武俠世界


藍色行星（太空科學幻想故事）馬雲・新著
一隻來自「藍色行星」的飛碟突然在地球神秘
爆炸，星球人要報復，地球人如何是好？今期的科
學幻想小說令你耳目一新，切勿錯過。
$3.50
1076

編者話

愛好閱讀有關科學幻想小說的讀者們注意，我們今期又選刊一部由馬雲先生撰著的巨型故事「藍色行星」。由於地球人類對太空外星球的不斷有新發現，致使有科技先進之稱的國家——美國，對太空奇奥深感興趣。本文就是描述一隻飛碟於降落地球之後不久，就立刻被一批來歷不明的人將它爆炸，於是該批來自「藍色行星」的外星球人就無法離開地球，與另一外星球——「祖必達」人展開追逐戰……美國中情局「CIA」對此事也甚爲重視，忙於奔命，加入漩渦 ……

**　　**　　**

農曆新年即將來臨，我們在新春假期裡，不但如期出版發行，而且在內容方面也特別增强，以備讀者們在假日裡，得到充份的閱讀享受，琳瑯滿目，別有一番萬象更新氣氛，敬請密切注意。

**　　**　　**

東方英在下期裡，將以一部巨型佳作迎新歲。「乳燕降龍」是「滄海無情英雄淚」續篇，要知雙龍會的名號在江湖上出現了之後怎樣？和會主沈中原成爲少會主後之際遇，千萬不要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7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空科學幻想小說

藍色行星

鑛工的奇遇

馬雲·文
盧令·圖



他們是二名鑛工，公事上是同事，私下裏是朋友。年紀較大的是萊德，四十一歲。較爲年輕的，是三十五歲的希信。

他們同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因此每天工作之後都很疲倦。

儘管如此，他們仍然會在公餘時找些消遣，例如玩玩撲克牌，喝啤酒談天等。

尤其是美國人，他們最講究生活享受；他們認爲一個人應該爭取時間好好享受一下，因爲人的生命太短促了。

這一天晚上，一班鑛工又聚在一起玩牌。萊德和希信都是局中人。

大約十時半左右，牌局散了。萊德輸了。和他常在一起的希信雖不是大贏家，畢竟也是贏了。

希信於是請萊德去喝啤酒。

一直喝到十一時許，二人才併肩離開了酒吧，步行返家。

豈料就當他們剛離開小鎭，準備返回鑛場宿舍的時候。

「萊德，你瞧，那是什麼？」希信突然叫住他。

萊德喝了酒，視綫有些模糊：「那是什麼車子，車頭燈爲什麼這樣光亮？」

希信不安地說：「你有沒有看清楚？那……那不是汽車啊。」

「不是汽車，難道是直升機麼？」

「別嚕嗦，快躲起來。」

希信也不等他答話，一手將萊德拖到一處路邊的矮林去。

這時候，萊德稍爲清醒過來。

「怎麼一回事？」

「殊，別作聲！」

希信的視綫一直盯住那邊小山山脚下的一處空地。他見到的是一種奇異的景象，從來未見過的。

一座直徑約爲三丈的圓型飛行物體，離地約一丈，停留在半空中。

那是傳說中的「飛碟」。

但是在此之前，他從未見過；萊德也從來未有機會一睹。

飛碟四周發出橙色的光芒。有如瀑布似的白光，滑下三個呈藍色的人形影子。

當三個影子接近地面時，白光立即消失；那很像是一把扶梯。

三個藍色的影子，並未着地，只是離開地面約一呎，飛也似的，滑行過來！

萊德和希信二人都聽過許多鬼故事，他們却又從來不信鬼。

然而現在，他們親眼見到，十足就是「鬼故事」中的鬼魂！

他們有點毛骨悚然。

那三個藍色的影子，外型與輪廓都很像人，高度只有六呎左右——這也是一般東方的男女的高度。也許比東方人還矮了一些。他們好像也有四肢，但四肢好像未見擺動，只是飄浮在空間，一直滑行過來，速度像踏滑板，或者踩雪屐。

萊德在這刹那間，一切酒意都消失了。他吶吶地說：「我們可能見鬼。」

「不，他們不是鬼，可能是外星球生物，我們快些去找警察。」

但是，話猶未完，三個藍色的影子却將他們包圍住。

萊德非常吃驚。希信企圖闖出重圍。就在這刹那間，他們渾身一震，好像中了電殛一樣，感到一陣痲痺。

他們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不過潛意識中，他們仍然極力保持冷靜，停止了反抗，以免受傷。

萊德和希信都身不由主，輕飄飄的「乘風而去」，那種感受是前所未有的。

轉眼之間，萊德和希信已被一團光包圍。他們睜不開雙眼，因此也不知道這兒到底是什麼地方。

他們感受到的，是一陣溫暖；耳邊聽到的則是「吱吱」怪叫聲，他們很想張開眼看看這是什麼地方，以及四周的環境。

但是不可以。那種光足以令到雙眼非常不適，卽使勉强睜開也不可以。

忽然之間，有些金屬物件送到了他們的耳畔來，那是二個耳筒。

有一種聲音傳出，那是一個男子的說話聲，那是英語。英語儘管說得很生硬，但是，他們却聽得明白對方的意思。

「你們是地球上面的美國人吧？」耳筒裏的聲音問道。

萊德點點頭：「是的。」

與此同時，他又企圖張開雙眼。但只裂開少許的眼縫，就無法勉强下去。

他唯有閉上雙眼，否則，他可能因此而失明。

「你們是幹什麼工作的？」那聲音問：「爲什麼有些人睡了你們却在走動？」

萊德道：「我們是鑛工，你們又是什麼人？」

「我們是來自另一星球的，我們希望了解你們的生活。」

希信在耳筒中聽到的，也是大同小異的問題。

他們內心的恐懼逐漸減少了。代之而起的，是好奇心，可惜他們沒有機會目睹身邊的一切，因爲他們雙目一直睜不開。

他們答的機會還多過問。

對方似乎不想讓他們知得太多；相反，對方却希望知道許多關於地球的問題。

萊德他們既是人家的「俘虜」，自然希望盡可能令對方滿意，以便早些獲得省釋。因此，他們幾乎是有問必答。

希信又問對方是否常常到這兒來？

對方告訴他：「是的，我們常常到這兒來，但我們不會傷害你們。」

希信充滿好奇心地說：「那麼，我們

可以變成朋友。」

「朋友？」對方又在「吱吱喳喳」的，似乎要問旁人。

許多時候，對方對一些問題弄不清楚時，就這樣「吱吱喳喳」一番。

萊德和希信想像到：他們身邊可能另有翻譯。

他們是外星球人，不明白地球上的生活習慣，自然也不了解某些名詞，那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情。

經過一番詢問之後，萊德和希信突然之間又像被電殛一下。

他們同時失去了知覺……

× × ×

彷彿是發了一場夢。當他們甦醒過來的時候，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就是那位位於路邊的矮林後面。

他們分別打了一個呵欠，伸了一個懶腰。他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問：「什麼時候了？」

希信記得很清楚，他們發現不明飛行物體時，是晚上十一時四十分。他記得當時還看過那隻配有照明設備新式電子表。

希信担心沒有人相信他的話，所以看時間，希望將來加强時間上的證明。但是，現在再看手表時，却呆了一陣。

現在竟然是十一時四十一分。

時間只過了一分鐘？

他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他問萊德：「我們被捉去最少已有半小時吧？」

萊德摸摸後腦：「我想，這一覺倒也睡了不少時間啊。」

「怎麼，你以為我們睡覺？」希信有些啼笑皆非地說：「我眞想知道你夢見了一些什麼？」

「噢，神奇得很啊！」萊德回憶着說：「我們像個瞎子，跟一些外星球生物交談，眞有趣！」

「你眞的以為那是夢？」

「不是夢是什麼？你……你難道以為那是事實麼？」

「唉，算了，我們走吧！」

× × ×

希信不理會萊德的想法，他自己跑到警局去說出他的遭遇。

警方於是自動去找萊德。

萊德承認當晚喝了酒，所以，他一直以為自己醉倒於道旁。

但是，他所講述的「夢境」，却與希信在警局所作的口供相似。

與此同時，二名鑛工遇上了外星球人的事，迅速傳了開去。

萊德和希信立即成為衆所觸目的人物；那小鎭頓然熱鬧起來。

第三類接觸

史巴里和艾烈是兩位志同道合的大學敎授；他們同樣對外星球生物感到興趣。因此，他們不但經常躲在一起研究，還有一間地下實驗室。

他們所以要秘密從事研究，是担心有人譏諷他們異想天開。更避免別人誤會他們是想取得政府資助的研究費用。

萊德和希信的新聞既然轟動一時，他們自然也可以從報紙和電台的新聞報導中知道了此事。

「這當然不會是假的。」年過半百的史巴里博士，將報紙攤在桌上。

年紀只比他小幾年的艾烈教授，却沉思着說：「這種事情，在美國已不是頭一次發生了。」

「為什麼外星球人最喜歡登陸美國？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們早已偵知美國是這地球上最先進的國家。」

「但我却有另外一種想法。我担心外星球人實際上已滲入了我們的生活圈子；他們不斷將一些新知識灌輸給人類，而美國正是最容易接受新科技的地方。」

「無論如何，這將是我們的另一次機會。」

「我們什麼時候出發？」

「越快越好。」

× × ×

史巴里和艾烈要到那小鎭去，目的是為了找那二名鑛工——萊德和希信。

訪問「曾經見過UFO的人」，在他們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屬於「第三類接觸」的人，實在是很少的。所以史巴里和艾烈，對這一次的訪問，也萬二分的重視。

× × ×

第一類接觸，就是目擊「UFO」掠過天空或地面。

第二類接觸，就是目睹外太空生物由「UFO」出來活動。

第三類接觸，就是能够直接接觸外星球生物。

× × ×

聽取了萊德和希信的報告之後，史巴里故意使用了「銀彈政策」，要這二名鑛工，帶他們去到了現場一帶視察。

史巴里和艾烈二名教授，分別用輻射探測儀器在附近探測。

但是，除了一些草林被燒焦了之外，並無輻射遺下。在此之前，他們也曾一齊探測過不少傳說有「UFO」出現過的地方。有些地方的確有輻射遺留下來。

為什麼這一次却沒有？

「UFO」是「不明飛行物體」的簡稱，而並非只限於飛碟而已。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悄悄在現場拍照，以及留下一些記號。他們又將希信的電子手表脫下來，仔細研究過了。

希信的口供中曾提及「時間問題」。

那是他感覺到被帶上飛碟最少有半小時，然後才失去了知覺。但是，為什麼他的電子手表却只有一分鐘光景？

「一分鐘可以做這許多事情，那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事。」艾烈道。

史巴里博士却用儀器一邊測量那手表，一邊說道：「照我的想法，一定是飛碟上的儀器，影响了電子手表的運行。」

艾烈問：「手表上有輻射遺下麼？」

「沒有。」史巴里道：「他們可能比我們想像中更先進。」

「連你們也相信他的話？」這是另外一個人的說話聲。這聲音來得十分突然。

各人回頭張望，那邊却來了另外幾個人；其中一人是穿制服的警察。

穿警察制服的人，一邊走過來，一邊埋怨着說：「這兩個傢伙，害得我們好苦，相信以後我們什麼事也不必做了。就是事為他們這件事去忙就够了。」

跟住警員一齊過來的，是幾個身份不明的人。

但是，無論如何，萊德和希信却認得了其中一個；那是他們的上司。

「就是他們兩個。」萊德和希信二人的上司——鑛場經理指住二人說道。

單看鑛場經理親自出動，就知道事情絕不尋常。

萊德和希信交換了一個眼色。

史巴里和艾烈也在互相交換眼色。

大家都感到有些莫名其妙。

但是，由警員和鑛場經理帶來的三個人却說道：「就是你們看見飛碟的？」

希信首先點了點頭。

萊德却有些木然。

警員和鑛場經理的態度，一些也不見得友善。這更加令到萊德和希信二人忐忑不安。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鑑貌辨色，已想像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他們過去自我介紹。

一個是博士，另一個也是大學教授，他們的地位自然受到尊重。於是那三個身份不明的人，也開始表露身份。

原來他們是華府派來的，全是中央情報局裏面的人。

「CIA」為什麼會關心到飛碟的事呢？

其中一名「CIA」頭目說道：「我們要知道的是事實的眞相。在美國領土上發生的事，越神秘的，我們越加有興趣去知道。」

鑛場經理道：「你兩位由現在起，暫時可以放假去了。」

萊德以為被撤職，立刻埋怨希信：「我早說過，這種事情不會有人相信的。」

但是，那名「CIA」頭目却說道：「我們只是要帶二位去接受一項測驗。」

萊德又是呱呱叫：「怎麼？你以為我神經有毛病麼？」

「CIA」頭目解釋：「不，我們只是請二位去做一項測謊試驗。」

鑛場經理道：「除非你們講的都是眞話，否則，最好請你們還是另外找過一份新工作吧！」

葉德和希信二人又呆住了一陣。

× × ×

「CIA」總部裏面的測謊儀器是世界上最先進的，

即使受過特殊訓練的人，也瞞不過這種測謊試驗。

因此，站在史巴里和艾烈這兩位專家的立場上，也非常贊成這種試驗。

「CIA」人員在美國一向橫行無忌，即使地方官員也怕了他們幾分。但是，他們對這兩位大學教授，反而敬畏三分。

「CIA」人員已從史巴里口中知道他們是研究飛碟專家，所以，他們答允將「測謊試驗」的結果告訴兩位教授。

× × ×

「其實，無須什麼測謊試驗，我們也肯定這是事實。」史巴里對他的拍檔說。

當二位教授回到了他們的秘密實驗室之後，就對這件事展開討論。

艾烈道：「雖然一個說是『可能發夢』，另一個却繪影繪聲，但是，兩者口供一致，他們不似是說謊的人。」

「是的。」史巴里又打開一份文件紀錄：「我查過他們的底細了，他們都很誠實。」

「我們下一步行動如何？」艾烈道：「是否依原來計劃行事？」

「是的，立即準備好一切，那是最有可能歷史重演的地方。」

「好吧，賭一賭我們的運氣。」

飛碟突然爆炸

經驗是由積累而成的。

專家之所以被稱為專家，是因為他們擁有許多實際的經驗。

史巴里和艾烈是研究「UFO」專家，自然有許多這方面的實際經驗。

他們實地視察過許多「UFO」降落過的地方；包括了飛碟以及各類型的不明來歷飛行物體。

他們不但根據目擊者的口述，繪了圖做了紀錄，還用儀器到現場實地測探過。

過去他們發覺有些「UFO」的着陸地點曾有輻射留下。但這一次却沒有。

現在史巴里和艾烈又悄悄回到那小鎭附近來。

他們在較高處的山頭上紮營，居高臨下視察那曾經是飛碟降落的地點。

他們覺得「UFO」降落時，有些十分謹愼，專選擇人跡罕至的地方；但有些則找「靜中帶旺」的地點。

前者極有可能屬於「初來埗到」的「星球探險者」。

他們要極力避免讓地球上的人類見到；後者就不同了。

後者大概要進一步實地研究我們人類，所以要找隨時有人出現的地方。

史巴里和艾烈覺得：他們不管是初次來，還是舊地重遊，却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非找易於隱蔽的地方不可。

那兒有一些山，也有樹木環繞，但却不妨碍飛行物體的降落。看來正是一處十分理想的「着陸地點」。

因此，史巴里和艾烈決定在此等待一個時期，以便小心視察。

他們充份利用儀器協助，包括了雷達，以及紅外光觀察器等等。

所以，即使是夜晚，他們仍然可以作有效的監視。

他們明白到：耐性比一切更重要。

他們一邊等，一邊繼續他們的研究工作。

× × ×

月黑風高。這是個沒有月色的晚上。

天空中，烏雲片片，甚至將星光也遮蔽起來。

這種天氣，相信除了傻瓜之外，誰也沒有興趣留在郊野外面。

但這世界上最少就有兩個這樣的傻瓜，他們就是史巴里和艾烈。

經過多日以來的捱更抵夜，他們都有了倦意；所以這晚他們本來也睡得很甜。

突然之間，一陣「嘟嘟嘟」的儀器訊號，把二人從夢中吵醒。

那是非常敏感的電子儀器。被監視的範圍，只須發出少許的光綫，儀器也會自動發出「嘟嘟嘟」的怪叫聲。

二人從夢中紮醒。

他們等待了不少時日，所以刹那間的興奮，足以抵消一切睡意。

他們立即取過紅外光的望遠鏡，由營帳的窗口外望。

遠處果然有一團光！

那是一團變幻不定的橙色光。

他們立即將視綫扯近，杲然是他們渴望的「UFO」。

他們又驚又喜！

喜的自然是多日以來的等待終於有了結果；驚的却是距離未免太遠！

只怕等到他們趕到現場時，對方已飛走了。

橙光漸淡，終歸熄滅了。

史巴里和艾烈急忙爬出營帳，乘脚踏車趕落山去！

他們所以用脚踏車，是避免馬達聲的驚擾，以致功虧一簣！

× × ×

現場又是一片空地。

空地四周，有許多樹木遮蔽住外界的視綫；剛才史巴里他們若非居高臨下，亦難發現飛碟的所在地。

史巴里和艾烈終於趕到了那塊空地附近。

他們很機巧，也早已棄下脚踏車，只帶着背囊前進！

那飛碟靜悄悄的，停在那空地之上，沒有光，甚至連金屬的反光也沒有。但在天幕之下，他們都可以看得清楚，那直徑足有三丈的飛碟輪廓。

史巴里和艾烈都有說不出的興奮。

史巴里取出紅外光電子攝影機；艾烈也從背囊中拿出他們準備好的電子探測儀器來。

他們一直在放輕手脚，靜悄悄地展開他們的工作。

他們非常了解到目前所處的境地；只要一不小心，就會像鑛工萊德和希信一樣。那時候他們會變成俘虜！

突然之間，艾烈扯了一下史巴里的衣袖。

史巴里會意地往前張望，身子亦同時蹲得更低。

他們是多年以來的拍檔，對許多事情都習慣了默契！

果然，那飛碟附近，有一些黑影在移動！

史巴里和艾烈已研究「UFO」有好多一段時期。他們一直相信地球人的智慧，很難超越來自外星球的生物。

道理其實十分明顯，如果地球人的智慧高得過外星球生物，那麼，爲什麼地球人至今仍未能遠征其他星球？

地球人最遠也不過踏足於月球。

但是月球只是地球的一顆衞星而巳。

相反，人家不但來了地球無數次，而且還來得非常機巧，連地球上的雷達也往往偵察不到。

由此可見，高低的確是有分別的。

史巴里和艾烈急忙往一處矮林後面俯伏下去，以免讓對方見到他們的影子，那時後果就難以想像了。

豈料就在這刹那之間！

「轟隆」一聲巨响！聲震遐邇！

史巴里和艾烈都感到震耳欲聾。

一些碎片在他們的頭頂飛掠而過，落下時鏗鏘有聲！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的內心充滿了疑問，也感到無限吃驚！

他們一時之間也不知道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但肯定事不尋常。

他們悄悄抬起頭來，只見前面仍是一股股的烟霧瀰漫！

那火光由紅變藍，這也是史巴里和艾烈第一次見到的。

他們正嚇至口呆目瞪之際，忽然又聽到傳來一陣呻吟聲！

循聲望過去，果然發覺地上躺着一個人——一個受了傷的人。

艾烈蹲下去，發覺他傷得很重，於是問道：「你是什麼人？」

傷者半閉着眼睛，不作聲！

艾烈回頭對史巴里道：「我們先救了他；他可能就是飛碟裏的人。」

史巴里本來想進入飛碟殘骸去觀察，但一想到輻射問題，就急急後退。

他與艾烈合力先將傷者抬離現場，爲傷者止血。

× × ×

大批警方人員聞訊趕至現場。

救傷車也應召而來，將現場上發現的唯一傷者送院救治。

現場一帶找不到其他交通工具，除了史巴里和艾烈二人的兩輛脚踏車之外。因此，他們相信那傷者是飛碟內的人。

飛碟既是外星球生物的交通工具之一，那麼，傷者就是外星球人了。

由於艾烈和史巴里二位敎授以前也來過這小鎭，所以警方人員也認得他們。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雖然否認這是他們的所爲，但警方却懷疑飛碟的爆炸，可能與他們有關。

× × ×

醫院之內，擠滿了人。

單單是「飛碟爆炸」已經够轟動，何況還傳來「星球人受傷」！

於是記者雲集，科學家、太空專家以及政府人員，紛紛趕到阿干薩斯州的小石城醫院來！

有許多人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要看看「受傷的星球人」。

但是，醫院方面却不准任何人進入急救病房去，除了醫生之外！

醫生認爲傷者傷勢危殆，正在施行急救手術中。

因此，醫院方面不准任何人進入病房去，即使是警方人員。

「CIA」的專家們，也迅速趕來！刹那間，一向十分平靜的小石城，變得非常熱鬧。

「CIA」人員的插手，令到許多人感到十分驚奇！

「CIA」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簡稱。

中情局管的是關乎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的，權力一向十分大。

儘管一向崇尚民主自由的美國人，一

再抨擊「CIA」人員擁有太大的權力；但是，華府領導層却明白到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爲了美國本身的安全，「CIA」人員不但滲透美國各階層，即使國外，「CIA」人員也是無孔不入！

他們注意每一可疑事態的發展。雖然有時難免會出錯，但立功却是常見的事。

爲什麼他們會這麼注意「飛碟爆炸」事件？

許多人還不知道，目擊飛碟降落的二名鑛工——萊德和希信，仍在華府的「CIA」總部裏接受偵訊和檢驗！

因此，「CIA」人員插手此事，已不是現在開始的。

「CIA」一位專家栢德力，在醫院中會晤了兩位敎授——史巴里和艾烈。

他們同是對「UFO」素有研究的專家，即使彼此從未見過面，也識英雄重英雄。

史巴里和艾烈明知警方也在懷疑他們，所以惟有將他們偵察飛碟的企圖和目的，告訴了栢德力等人。

栢德力也知道史巴里和艾烈他們對飛碟素有研究，於是偕同他們，先趕到飛碟爆炸現場去觀察。

× × ×

許多人都有一種錯覺，以爲美國「CIA」只是一個特務組織，因此屬於「CIA」的人，也只是一些只會用滅聲手槍的人。

其實，「CIA」是個無奇不有的部門。他們幾乎對任何新奇事物都深感興趣，包括美國國家和國外的最新科技。

例如細菌的研究、科學上的新發現以及飛碟問題等等，「CIA」都擁有專家負責深入了解。

栢德力就是「CIA」總部裏數一數二的飛碟專家。

× × ×

飛碟爆炸的現場上，警方人員仍在附近一帶封鎖。

他們不准任何人進入現場去，目的正是要等專家們前來研究散發在現場一帶的碎片。

栢德力、史巴里和艾烈等三人都是飛碟專家，他們都獲准進入現場去。

栢德力了解到史巴里和艾烈二人的好奇心，因此十分相信他們所講的。但是，爲什麼飛碟會突然發生爆炸？

那個正在醫院中接受急救的人，到底又是什麼「人」？

是外星球人，還是我們地球人？

留下來的問題似乎太多太多了。

× × ×

「這些碎片是屬於罕有金屬，比銻更輕，比鋁還要堅固。」

一位與栢德力同來的專家發表了他的初步研究結果。

現場上，除了散發各處的碎片之外，飛碟上面的儀器，均已毀壞不堪！

令人感到驚奇的就是：除了躺在醫院，正接受急救的一名傷者之外，現場上找不到別的生物——包括可能屬於外星球或者地球上的生物，或者殘骸！

血漬是有的，只是可能屬於醫院中的傷者。

飛碟內的儀器，不但毀了，而且連小小的零件，也變得粉碎！

專家們雖然感到可惜，但每一小節，都小心保存下來，以便進行研究。

專家們儘管有許多担心，但現場之上，却未有輻射遺下。

× × ×

史巴里和艾烈一直受到監視，雖然「CIA」十分尊重他們的意思，但在「飛碟爆炸」事件未弄清楚之前，却不准他們離去。

事實上，他們也不急於離去！

罕有的金屬元素

「現場上的金屬碎片，不可能是我們地球上的金屬。」

一位金屬專家對栢德力作證。

栢德力道：「地球上有許多稀有金屬，會不會是一些新組合？」

「由一種元素變成另外一種元素，我們稱之爲『質變』，但是，我們作過十種以上的假設和試驗，都無法組合成同類型的金屬。」那位金屬專家說，「這是又輕又堅固異常的合金，組成的原子，也非我們現有的理論可以解釋的。」

栢德力道：「你的意思是：它肯定是外星球人的交通工具？」

「我想不會錯了。」金屬專家又說：「上面的儀器，更加出奇！有些即使利用金屬測探器，也毫無反應！但根據目前我們地球上的科學進展，任何儀器的製成，也必須要金屬才可以。所以，我認爲這一定是外星球人的飛碟無疑。」

栢德力想了想道：「這眞奇怪，爲什麼軍火專家又會在爆炸現場找到一種烈性炸藥？那又是我們地球人常用的炸藥。」

栢德力的助手也在旁插咀道：「是的，現場上找到的血漬，經分析後，屬於我們地球人類的『A』型血液。」

栢德力等人談話的地方，是醫院中的一間辦公室之內。

這是「CIA」臨時借用的數間辦公室之中其中一間。

「CIA」最關注的，當然就是那個正在急救中的「人」。

他們一直在等待着醫生的報告！

根據較早時醫生的報告：傷者傷重垂危，可能有性命之虞！

但是，醫生却又說：「那傷者與我們地球上的人類並無分別。」

「CIA」人員急於要知道傷者的血型。

這是比較簡單而快捷的事，因爲傷者需要輸血，所以醫生首先要知道傷者的血型，自然很快有結果給「CIA」人員。

傷者也是屬於「A」型血液。

因此，栢德力和他的助手們，都有理由相信，傷者就是現場上唯一的傷者；那些遺下的血漬，一定也是屬於他的。

「這麼看來，傷者未必是外星球人。」栢德力以專家的身份分析，「我看，這傷者的背景十分可疑。」

就在這時候，有人闖進辦公室來。

那是一名「CIA」頭目。
他告訴栢德力等人：「醫生正式宣佈，那傷者已經死了！」
栢德力很不服氣：「爲什麼醫生不讓我們入內？現在變了一無所知。」
那頭目說道：「醫生說，他一直在昏迷中。所以在全力急救中，不許任何人入內。」
「醫生的意見，會不會懷疑他是個星球人？」栢德力問。
「醫生認爲他只是個十分普通的地球人。」那頭目說道：「不過，仍須將屍體解剖，才可以作進一步的證明。」
「這件事似乎有個輪廓了。」栢德力沉思着說，「假如這傢伙是個地球人，那麼，飛碟爆炸事件，實際可能是一項意外，而背後則隱藏了一項大陰謀。」
那「CIA」特務頭目也同意栢德力的見解。他說道：「不錯，我們早已假定這是地球人的所爲，說不定死者是個蘇聯人。」
那位金屬專家却提出了疑問：「那麼，飛碟上的金屬混合物，又如何去解釋呢？我敢肯定，那絕非我們地球上常見的金屬。」
「蘇聯人有許多詭計，我們CIA插手這件事，目的也無非逐步去拆開它。」特務頭目道：「他們存心要擾亂美國人的民心，當然要有十分周到的設計。」
栢德力忽然若有所思地問：「那兩位教授現在何處？」
「CIA」特務頭目道：「我已派人小心監視他們。老實說，我覺得這兩個人最可疑，他們爲什麼會在現場出現？」
栢德力也說：「是的，當初我只尊重他們是這方面的專家，而且又是大學教授；但現在想想，似乎有些不對勁。」
「我早已覺得不對勁，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實驗室並無任何基金支持，而且，又在半公開中進行，這背後可能另有內幕。」特務頭目本着他的一貫多疑的作風。
「朋友，你們是否要看看那死者？」一名醫生突然在外叫了入來。
特務頭目又若有所覺地說：「是的，醫生，先讓我們看看，再將屍體解剖。」
待那名醫生走了，特務頭目立刻吩咐一名助手：「快些派人去查清楚這傢伙的底子，不准我們及時進入病房去見死者的人就是他！」
助手領命去了。

× × ×

史巴里博士和艾烈教授二人，這時候也在醫院中。
他們並未獲得通知進入病房中去看那名身份未明的死者。
但是，他們已經知道那人已經死了。
史巴里因此說道：「如果依據我的理論，外星球人是沒有時間和空間的，否則，他們將很難來到遙遠的地球。就憑此推斷，他們同樣也不應該有所謂死亡！」
艾烈道：「可是現在他並非自然死亡，而是受了傷。」
他們討論的正是剛宣佈死去了的人。
史巴里又說：「他有血液，可以受傷，那跟我們地球上的人類又有何分別？」
「無論如何，相信也要經過解剖才可以知道眞相。」
「爲什麼他們還不通知我們入內？」
「可能因爲我們不是政府人員。」
正當二人在諸多忖測之際，突然有個女護士入來。
他們以爲這位女護士代表醫生邀請他們到病房中去。
但是，女護士的態度却有些古怪。
她望望門外，才鬼鬼祟祟的說：「二位不要見怪，我講的却是實話。」
「什麼事？」史巴里看得出事情的確有些不尋常。
女護士道：「你們是專家——飛碟專家，這已是無可否認的事。」
「過獎了。」艾烈說：「請問那個死者——」
「他已經死了。CIA人員正在研究他的身份。」女護士說，「二位不是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所以不獲得尊重，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事，不過，我却可以介紹一個人給你們認識，他可以資助你們。」
史巴里道：「這是什麼意思？」
女護士道：「我知道你們的經費發生了問題。你們何必否認？」
「你到底是什麼人？」史巴里已經覺得不尋常。
女護士道：「我只是個中間人，你們一定要拒絕，我也沒有辦法。因爲據我所知，你們的秘密實驗室，可能已被人佔據了。」
「你說什麼？」艾烈嚇得跳了起來！
女護士輕輕一笑：「其實，你們是難得的專門人才，但美國政府不會尊重你們，事秦事楚，你們當然懂得選擇。」
「你是女間諜？」艾烈若有所悟。
「代表蘇聯KGB跟你們接頭，答允合作的話，十萬美元明日就交到你們的手上。此後你們須要什麼帮助，儘管開聲！」女護士很有把握地說。
史巴里望望他的拍檔：「我們是否入了瘋人病院？」
女護士道：「你們不接納才是瘋子，因爲，回頭會有個電話到這裏來找我，你們現在的決定，可以影响我的暗號。」
艾烈道：「你的意思是——我們根本沒有抉擇的餘地？」
「是的，沒有抉擇的餘地，」女護士斬釘截鐵地說：「我只要暗示你們拒絕了，他們就會毀去你們的半生心血！」
「眞是瘋狂！」史巴里氣得發抖！
艾烈却冷靜地想了想！
最後對史巴里道：「博士，爲保存實驗室內的寶貴資料，我們還是答允她再說吧！」
史巴里望望艾烈。
女護士在旁笑道：「這是十分現實的世界，沒有經費，你們如何展開更進一步的研究工作？」
史巴里終於嘆了一口氣！
他對艾烈道：「好吧！那實驗室，你也有一份子！」
艾烈於是對女護士道：「我們如何與你連絡？」
「我會先通知他們，他們自然會找你連絡。」女護士道。

× × ×

在一間特別病房裏，一干人等正面對住一具屍體。
這是由「CIA」人員和警方人員在附近小心防範的病房。除了醫生和獲得批准的人之外，誰也不能進去！
的在病牀上的，是個身份未明的死者——在「飛碟爆炸」事件中唯一的傷者。但是，他一句話未說過，人却傷重斃命。醫院方面雖然經過一番急救，仍然無濟於事。
警方依例給死者拍照。
「CIA」人員也帶着專家們入來。病房中擠滿了人。
人們最感興趣的，當然就是死者的眞正身份——到底他是外星球人還是地球上的人？
栢德力道：「我以爲外星球人不可能這麼容易就死去。」
他的助手却說：「這人傷得很重。如果他有血有肉，自然亦會像我們地球人一樣受傷，以及死去。不過，照我意見，最好把史巴里博士他們也一併請入來。」
栢德力也有這意思。
不過，他們要向「CIA」那名特務頭目請示一番。
特務頭目正與醫生談及死者死前的一般情況！
那名主診醫生道：「我想，他應該只是普通人類。」
「爲什麼你說得這麼肯定？醫生。」特務頭目儘管懷疑他，却在表面尊重他。
醫生笑了笑，道：「他受了傷之後送入來，我們自然要循例作各項檢驗！例如血型，心臟跳動情況以及身體各方面的反應等等。我覺得他與一般人無異。」
這時候，有人「咦」的一聲！
各人循聲望過去！
發出驚嘆聲的，是個穿了便服的人；但是「CIA」人員認得他們不是他們的人。
那人「咦」一聲之後又說：「原來是這傢伙！我們已找了他很久，想不到他却死得這麼安樂！嘿！眞是便宜了他！」
特務頭目立刻過去問他：「你是什麼人？」
那人瞪他一眼：「你又是什麼人？」
特務頭目的助手一把執住他的衣襟：「你如何進來的？跟我們波士說話，你怎可以如此無禮？」
那人欲待反抗！
却有個穿警官制服的人過來排解：「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這樣？快放手！」
原來那是一名便衣警探。他自然不敢再惹「CIA」人員。
大家對他剛才一番話十分注意。
他說：「這傢伙是一名流氓，叫克拉克，在我們的檔案中，稱得上犯案纍纍。我當然認爲他，只可惜太遲了！」
栢德力望望那「CIA」頭目，也忍不住笑了起來：「看來我們可以省回許多時間。」
是的，經此證明連解剖也屬多餘；死者並非什麼外星球人，普通地球人而已！
但是，他又怎麼會在飛碟爆炸現場出現？

× × ×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被邀請入來。
栢德力很尊重他們的意見。雖然「CIA」頭目很懷疑他們。
史巴里已從栢德力口中知道了死者的眞正身份。他說：「死者既然是個不務正業的人，他可能受僱到飛碟降落的地方去，也可能是個人行動，例如他以爲飛碟之內，有什麼貴重的東西等。可惜，他摸錯了門路，儀器在他的胡搞一通之後發生爆炸。」
栢德力也以專家的口吻道：「是的，我也這樣想。但是，那些飛碟中的外星球生物呢？」
「他們可能仍留在地球之上，也可能及時乘另一飛碟逃走了。」艾烈又說：「雖然當時我們根本見不到另一隻飛碟，但我相信他們不會只派一隻飛碟來！」
「無論如何，這是人類史上一個轉捩點，假如外星球人不諒解我們的話，一次星球大戰可能就此展開。」栢德力道，「我並非危言聳聽，防範華沙集團還比較容易，防範外星球人的突襲却不容易。」
「CIA」頭目立刻問栢德力：「你以爲我們應否向總統作緊急報告？」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否則，我們連通知蘇聯的時間也沒有。」栢德力又說，「不過，一切只宜在暗中進行，否則，可能造成大混亂！」
史巴里道：「爲什麼要通知蘇聯？」
栢德力道：「那是因爲他們也是這地球一份子啊！如果不通知他們，萬一外星球來襲地球時，美國豈非要孤軍作戰？」
各人又是一陣哄然大笑！
史巴里和艾烈交換了一個眼色。
「CIA」頭目明明是看見了，却佯作不見！

× × ×

當局爲了安定民心！首先由醫院公佈了死者的身份。
在醫院中死去的克拉克，是個聲名狼藉的流氓。
飛碟的爆炸，也給形容爲軍方一項秘密試驗的失敗。
當局又借用了「輻射問題」，把那一帶現場加以封鎖。
因爲有關方面一直未就此事發表正式公佈，所以，在此之前的「駭人新聞」，當局都否認了。

腦波儀的測驗

在華府郊區的「CIA」總部裏面。
二名目睹飛碟着陸的鑛工——萊德和希信，正接受一項秘密測驗。
當局要證明他們所講屬實，因此首先替他們作了一次測謊試驗！
萊德和希信一直被分隔着。
雖然他們都承認當晚喝了酒，但是，他們首先被證明神經系統正常。
在測謊儀器之前他們證明並未說謊。
但「CIA」人員仍未放過他們。
他們被軟禁起來，由有經驗的「CIA」特務，進行了一連串的問話。
尤其是當「飛碟爆炸事件」發生了之後，他們的地位，就更加顯得重要。
萊德和希信都是美國人，當然明白到

「CIA」特務的權力和做事原則；他們担心從此失去自由。
但是他們偏偏又無力反抗！
正當他們感到絕望之際，却來了「救星」！
柏德力博士等人回來了！
這班人是以學者的身份在「CIA」機構中工作的。
無論如何，他們不似特務的手段。
柏德力還把二位專家一併邀請回來，他們就是史巴里博士和艾烈教授。
柏德力是飛碟專家，他的決定，連「CIA」特務頭目也不敢反對。
史巴里和艾烈獲得柏德力的熱情欵待，也有機會閱讀一份關於測謊試驗的報告；那是關於二名鑛工的。
史巴里博士對柏德力道：「我有個建議，可不知閣下同意否？」
「史巴里博士，我知道你是這方面的先進，有什麼寶貴意見儘管提出好了。大家何必客氣？」
「在我們的實驗室之內，有一副新儀器，算得上是我和艾烈教授的心血結晶，如果閣下有興趣的話，我想先請你去參觀一下。」
「是什麼儀器？」
「我們稱之爲腦波儀。」
「是關乎那方面的？」
「很神奇。」史巴里道：「相信比起測謊機更有效。」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可是：讓二名鑛工試一試？」
「是的，相信在我們這副儀器的測驗下，他們無所遁形。」
「這倒是個好主意！」
× × ×
柏德力博士十分慶幸自己沒有跟「CIA」特務一般見識，否則，史巴里和艾烈就不會在他面前公開這麼新奇的設計——腦波儀。
這是十分神奇的發明，柏德力在私心底下也不得不佩服這二位專家的成就。
事實上，在史巴里博士的秘密實驗室之內，有許多儀器的設計，不但實用，而且非常先進而新奇！
要不是「CIA」特務頭目以安全爲理由，他眞想邀請史巴里和艾烈二人替「CIA」機構工作。
但是，現在「CIA」特務頭子不但不信任他們，甚至還在懷疑他們。
× × ×
「腦波儀」的神奇，完全在乎那個像電視機一樣的傳眞螢幕。
史巴里博士首先替鑛工希信做了一次催眠；因爲他覺得希信比較年青。
史巴里向柏德力解釋：年青人的腦細胞組織比較活躍而且健全。因此在「腦波儀」的測驗中會有較良好的後果。
希信接受了催眠之後，被安置到一張椅子之上，然後戴上了一頂鋼盔！
那是一頂很特別的鋼盔，四周連帶了許多電綫；那些綫路分別通到椅子和一副操縱儀器上面去；而儀器與電視螢幕之間，又另有綫路相通。
史巴里和艾烈分別操縱儀器。
不久之後，螢幕開始跳動！一些波紋，極不穩定；直至到艾烈將畫面調校好之後，螢幕上就出現了一些映象。
畫面出現的，正是當晚萊德和希信所遭遇到的「奇事」。
史巴里博士在一個咪高峯之前喃喃自語；其實他正在向希信問詢！
希信巳接受了他的催眠，所以思想方面也就不由自主。
他腦海中所想的，全都在螢幕上出現了。因此，在場的人，包括柏德力博士和他的助手們，還有「CIA」的特務們，都可以一一目睹希信的「回憶過程」！
那的確是一項非常神奇的發明，柏德力不得不嘖嘖稱奇！
一個人的思想狀況，向來就是一項秘密；即使在著名的鐵幕國家——蘇聯，也不可能知道他們國家人民的思想情形。
但是現在，希信却在史巴里的催眠下，身不由主的，讓衆人「目睹一切」。
看見那「橙色的光」，那圓形的「UFO」，以及那「藍色的滑行怪物」，柏德力和「CIA」特務們，再也不會懷疑什麼。
現在留下來的，却是令到衆人無限的担心和驚奇！
他們担心却是有理由的。
當初「CIA」特務頭目一度懷疑「UFO」是一項巧妙的僞裝；一切只不過是蘇聯人的詭計。他們甚至想像到這是走私客的佈局。
但是現在，一切巳經盡在螢幕中見到了。除非史巴里和艾烈另有企圖，放出來的是一條錄映帶。
不過，在塲的柏德力博士和他的助手，還有「CIA」特務們，都不是泛泛之輩。要在這些人面前作僞，那簡直就是班門弄斧！
既然一切盡是事實，那麼，飛碟當然不會是假的了。
外星球人到我們地球來探險，差不多巳是百份之百被肯定下來的事；但在此之前，地球人只對他們「佯作不知」，就像「河水不犯井水」似的，懶得去理。
或者說得低能一些，根本也理不到。
但是這一次，克拉克那傢伙，不知如何，竟然爆炸了一隻飛碟。
這後果將會如何？
目前雖然尚屬未知之數，但担心却絕非多餘的。
萬一那外星球要向地球報復，地球上的人類，又是否有能力應付？
「CIA」總部巳決定將事件向總統作出報告。因爲這巳經不僅是國際事件，而是地球上的首宗「星際事件」。
× × ×
「CIA」特務頭目非常留意史巴里和艾烈二人的實驗室，只是在柏德力的面前，他們被迫啞忍着而巳。事後他們却暗中展開了偵查工作。
「CIA」有着非常充份的理由去懷疑史巴里和艾烈。
就憑他們所見，這實驗室的設備不但新式，而且齊全。
這裏有些儀器比他們想像中還新式。

他們不禁會想：史巴里他們的經費從何處來？是否有人暗中支持他們？
但無論如何，表面上他們仍得感謝這兩位專家的帮忙。
× × ×
史巴里和艾烈他們雖然帮了「CIA」的忙，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却覺得「CIA」也等於帮了他們的忙。
因爲對任何「UFO」的事情，他們都感到有興趣。
經過「腦波機」的測驗之後，史巴里和艾烈他們所得到的結論却是百份之百肯定的：外星球人不但到了地球，他們目睹的飛碟，也就是希信他們所見到的。

奸計

「博士，請你過來看看，這是什麼東西？」艾烈蹲在實驗室一角，大驚小怪的，叫將起來。
史巴里博士急忙走過來：「發生了什麼事？」
艾烈忽然又打出了一個「請勿聲張」的手勢：「殊」的一聲！
史巴里會意地彎下腰來。
他可以見到桌下有些東西附在那裏；那是一枚竊聽器。
史巴里和艾烈互不作聲，只打着手勢，用眼色交談。
他們知道現在的間諜儀器非常先進，即使躲在一角喁喁細語，亦無可避免地，被對方將聲音收集。
因此，他們惟有用紙筆「交談」。
「記得那蘇聯KGB的警告麼？」
「是的，我想一定是他們的傑作。」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我們……」
電話忽然聽了起來。
艾烈急忙過去接聽。
「誰？」
「艾烈先生，不，應該稱呼你做教授。」對方是個女子：「你還記得我麼？我們在醫院裏面見過了。」
「原來是你。」艾烈又問：「你想怎麼樣？小姐。」
「十萬元美金巳經準備好了，我們希望得到一些有用的資料。」
「嗯，我們暫時還沒有你們所須要的資料。」
「教授，別開玩笑了。在美國，很少有什麼事情可以瞞得過我們的耳目。我們巳知道你們與CIA合作。就是那一份資料，對我們也非常之有用。」
艾烈一邊向史巴里打手勢，一邊望望桌子那邊；他想起了那竊聽儀器，一定是對方悄悄安裝的。所以，對方對於他們這裏的一舉一動，幾乎都瞭如指掌。
艾烈說：「好吧！我們如何見面？」
那女子道：「十五分鐘之後，你們之中的一個，若無其事的到街口去截一輛街車，只要朝東行，我們自有辦法與你連絡。記住，不要通知警方，也不要讓可能跟踪你的人釘梢！」
「我明白了！」
電話掛斷了。
史巴里故意問：「又是你那位女朋友的電話？」
他所以這樣問，是預防桌下的偷聽者未必是蘇聯「KGB」，而可能是美國的「CIA」。
艾烈也會意地答：「不！大學方面的研究小組。」
艾烈一邊取過紙筆，一邊故意說道：「博士，這裏有我的事麼？」
但在紙上他却寫：「他們要我十五分後出去一次。」
「嗯——」史巴里道：「你可以先走，如果學校裏有事的話。」
「那麼，我們明天什麼時候在這裏見？」艾烈又問。
史巴里道：「電話連絡好了。」
他一方面又在紙上寫：「你眞的要把實情出賣給KGB？」
艾烈寫道：「不！我會立即用打字機做份假的。」
史巴里寫着問：「看這情形，我們應該向CIA告密。」
艾烈寫道：「時間來不及了。」
× × ×
十五分鐘左右。
艾烈其若無事的，挽住一個占士邦式公事手提箱，離開了他們的實驗室。
他依照那女子在電話中的說話，步向街口那邊。
一輛街車突然不知從何處駛出，他記得自己根本沒有揮手，對方巳刹停在他的身邊。
跟住車門打開，他上了去！
他吩咐司機朝東行。
艾烈不是個傻瓜，他可以看得出，司機也是個問題人物。
「先生，你要往何處？」司機還是循例問了。
「你只要朝東面駛去，我會隨時叫你停；車費我自會加倍付賬。」艾烈一邊說，一邊很留意司機的反應。
司機笑了笑！
艾烈大概沒有猜錯，這司機不但是「預約」的，還是「KGB」的人。他大概也是奉了那女護士之命。
司機一邊把車子朝東行，一邊又問：「先生，你貴姓？」
「艾烈。」
「艾烈教授？」
「是的，你是——」
「我知道你約了一位小姐。」
「嗯——你怎麼知道？」
「我不但知道，還知道你女朋友是一位女護士，對麼？」
「原來你們是同黨。」艾烈苦笑道，「也好，你就帶我去見她好了。」
「你有沒有報警？」
「報警？」艾烈笑了笑，「我爲什麼要報警呢？」
「我們知道你們與CIA有連絡。」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若非如此，我們又怎麼有交易？」
「是的，十萬美元只是一個開始！如果合作得好，資料越珍貴，代價越高。」
艾烈很不耐煩地問：「我們還要多久時間才可以到？」
「何必焦急？」司機望向望後鏡，「

我們必須多繞一些路，以防有人跟踪。」

街車轉彎抹角的，繞了好一大段路，司機不斷回頭。艾烈坐得有些納悶。

司機終於對他說：「看見那路口有一間書店麼？我停了車之後，你立即落車入內，自然就有人跟你連絡。」

艾烈還來不及回話，車子巳經停了下來。司機在他落車之前一刹那，才將一本雜誌交給他：「先生，你忘了這東西！」

艾烈只好將那本雜誌接過了。

他相信這可能是「標記」之類；他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問司機。

他手持雜誌，挽住手提箱，進了那間書店去，果然有人跟他招呼。

從那男子的眼神中，可以知道對方的注意力在艾烈手上的雜誌。

「教授，你好？」那男子手上也有一本一模一樣的雜誌。

那男子又低聲對他說：「請跟我到這邊來！」

艾烈一切處於被動！

他無可奈何地跟了過去。

原來書店的另一邊，又是另一出口，通往另一條街道。那兒路邊巳經有一部車子在等待着他們。

他們的行動很快！這邊剛上了車，那邊車子巳匆匆開走了！

× × ×

「你們太小心了！」艾烈覺得很麻煩，也很不習慣。

「這是爲安全計。」帶他上車的男子說，「相信你也不想落入警方或者CIA的手上吧？教授！」

這是一輛客貨二用車。

車頭另有司機負責開車。

艾烈問身邊的男子：「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交易？」

「你焦急什麼？」

「坦白說，我沒有太多的時間。」

「好吧！」那男子終於現形了，「我就是負責與你連絡的人。艾烈教授，你的東西帶來了沒有？請拿出來。」

艾烈也不示弱：「錢呢？」

「放心！我們一向信用十足。」那男子從車子一角，取出了一個箱子。箱子打開，花花綠綠的美鈔，足有十萬美元這數目。

艾烈也打開了他帶來的占士邦手提箱，把文件交給對方。

那男子看了一遍，但顯然很大意；可能他只是個外行人。

艾烈收了錢。

那男子對前面那司機說：「就在前面停車吧。」然後，他又回頭對艾烈道：「以後我們要保持連絡。」

車子停了下來。艾烈落了車。

他正想召街車回去，忽然想起那竊聽儀器；到底那東西是誰偷裝在桌底的？是蘇聯「KGB」還是美國的「CIA」？

不管是誰，他也得先撥個電話給史巴里博士。因爲那車子迅速開走了，竊聽器留下的疑問，根本無從追問。

他走進一處路邊電話亭去！撥電話回實驗室找史巴里。但電話却沒人接聽。

他走出了電話亭，立刻感到不妙。

有二名大漢朝住他走過來。

他可以看得出，對方不懷好意；於是他匆匆揮手。

一輛街車在他前面停下來，二名大漢却以跑步的速度衝至。

他情急之下，揮動手提箱作勢；但却給對方一手抓住。另一名大漢飛撲而至。

他本來以爲可以有時間搶登街車之上，但却來不及了。他被二名大漢糾纏住。

街上有其他行人，也有不少車輛經過，但是沒有人理會他。

街車開走了。

另一輛中型卡車匆匆開至。車上又跳出三名大漢，合力把艾烈捉上卡車去。

他剛上了車，車子就開走。

× × ×

「你們是什麼人？」艾烈驚魂甫定，忍不住問那班大漢。

「你很快就會明白的，教授。」其中一名大漢故作神秘地說。

但另外一名却道：「爲什麼不乾脆告訴他我們是CIA，讓他及早爲自己想個藉口辯護呢？」

艾烈又向其他人望了一遍，果然發覺了一些似曾相識的面孔。

這些人可能在醫院的病房中見過了。

「你大概又是說：我正想去找你們。是不？」一名大漢道。

艾烈說：「事實的確如此，本來我想先通知史巴里博士，但沒人接聽電話。」

「我想，我應該告訴你，你的拍檔，較早時亦已被我們拘捕；罪名就是，出賣情報，叛國通敵。」

「眞是寃枉。」

「有話你可以留待上法庭時對法官說，不過，我相信你會有一個時期，然後才可以去見法官呢！」那大漢道。

艾烈有如啞子吃黃蓮。

他明知中計，可惜就是知得太遲了。

木頭人的超然力量

艾烈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總之不是警局；可能是「CIA」的秘密辦事處。他見到了史巴里博士。

史巴里生氣地說：「誰說美國是個最民主的國家？」

艾烈也說：「是的，我們中了CIA的奸計了。那竊聽器定是他們偷裝的。」

「他們把我們的實驗室澈底地搜過，我解釋也沒有用。」

這時候，有人入來。

那是他們所熟悉的「CIA」頭目。

他還帶了一些人入來：「這都是你們見過，或者接觸過的人。」

史巴里和艾烈細看清楚，是那女護士、書店中出現過的「交易對手」和開街車的司機等人。這些人並未被鎖住帶入來。

那特務頭目道：「你們上當了，還好他們並非眞正的KGB，否則，我們國家的秘密就外洩！」

艾烈生氣地說：「你們簡直就是蠻不講理！」

「你們的地位一直受到尊重，可惜你們太過貪婪了。」特務頭目道。

艾烈道：「我們本來想告密。」

「不錯，我們一直等你們告密，但你們却沒有。」頭目說。

「我們沒有證據，如何作準。」艾烈道，「收了錢之後，我準備找史巴里，但電話又沒有人接聽。」

史巴里道：「我想，你應該告訴他們，那份資料是假的。」

艾烈道：「你們可以不講理，但我巳十分討厭你們。」

特務頭目道：「我們會小心檢查那些文件，但未有結果前，只好委屈你了。」

史巴里和艾烈都感到無可奈何。

他們也的確想過及早報警，但又怕「KGB」知道了會眞的到實驗室去搗亂，所以希望進一步有了證據再說。

但是他們決難想到，原來這是詭計。

× × ×

毫無疑問，「CIA」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因爲他們擁有一個私人實驗室，所以才對他們生疑。

「CIA」冒充「KGB」，這詭計的確令他們感到十分生氣。因此，史巴里和艾烈二人，幾乎不想多作解釋。

他們以爲不久就會被解上法庭去。有話留待往後向法官說。但他們却被關進了不見天日的地牢中去。

「眞想不到，原來美國也是一個秘密警察統治的國家。」

史巴里和艾烈在伸手不見五指的環境底下，難免諸多埋怨。

「如果能通知柏德力博士，相信他一定有辦法救我們出去。」

「但是，我們如何能通知他？他們可能不讓我們公開審訊。」

「CIA一直受人抨擊！看情形，我們無法再見天日了。」

「不如我們想辦法逃出去。」

「有什麼辦法逃出這裏？」

「辦法一定有的，讓我們先到各處摸索一下，看看這裏是什麼環境再說。」

於是他們分頭在黑暗的斗室之內，四下裏探索着。

他們很快就感到失望；因爲這兒連門也沒有。這兒唯一的出入口在頭頂之上。

但是囚禁他們的人也實在想得很周到，竟然用一度扶梯讓他們下來；當他們下來之後，扶梯就吊起。因此，這兒除非有人放下一度梯子，否則他們只有飛上去。

突然間有人低語着：「朋友，想離開這兒嗎？」

兩人同時在黑暗中怔了一怔。

他們彼此都熟悉對方的聲音，剛才那說話聲絕對不是他們的。

史巴里於是問：「你是什麼人？」

「我是有辦法救你們出去的人。」那陌生的聲音又說。

史巴里差些兒笑出來：「你有辦法？如果你有辦法，你早走了。」

艾烈也不知道這兒除了他們二人之外，原來還有第三個人囚禁着。

但那空洞的陌生聲音又說：「朋友，相信我吧，我不是人，不是你們人類。」

史巴里和艾烈同時嚇得一跳。

「你不是人，難道是鬼？」史巴里這一驚非同小可。

艾烈感到出奇，因爲那說話的聲音，的確有些古怪。那聲音宛似銀鈴——一種生硬的聲音撞擊在金屬薄壁之上回彈的反應，聽起來確實與人聲有其不同之處。

艾烈道：「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們是藍色行星的人類——與你們地球上的人類雖然有差別，但也同是高等生物。這話對別的人說，他們不但不明白，也未必相信；但是你們可不同了。」那聲音說。

「藍色行星？」史巴里恍然大悟！「原來你們就是飛碟裏的人？」

「不錯。」那聲音又說，「我們的飛碟被毀，當時我們巳察覺你們在附近。」

艾烈忙解釋道：「你切勿誤會，飛碟爆炸的事，完全與我們無關；我們只是對飛碟感到有興趣。」

史巴里也說：「是的，那只不過是偶然的巧合而已。」

「坦白說，當初我們也以爲是你們做的，因爲當時我們正待返回飛碟之上。後來飛碟發生爆炸時，你們又出現在附近。不過，我們知道還有一個受了傷的人，他也有可疑之處。」那聲音道。

艾烈道：「那是一個流氓，他最可疑，不過，可惜他巳經死了。」

「不！他還未死！」那聲音說，「如果你們要我救你們出去，我有個條件。」

「什麼條件？」

「我知道你們的實驗室之內，有一副腦波機，你要協助我們查清楚這件事。」

史巴里和艾烈感到驚奇！到底他們如何能將自己救出去？

他們自稱是「藍色行星」的生物，那麼，他們是否有超人的力量？

他們又怎會知道「腦波機」的事？

他們爲什麼又說克拉克未死？克拉克明明在醫院中死亡，而且史巴里和艾烈二人也親眼看見了。

無論如何，此時此地就似乎只有這條「生路」。於是艾烈道：「如果你們眞有辦法救我們出去，我們願意與你合作。」

「好吧，那麼我們就一言爲定。」那聲音道，「現在你們只要伸手過來。」

史巴里和艾烈在黑暗中伸出手來。

他們同時接觸到一些硬梆梆的東西，像木頭，却有些冰冷的感覺。

那聲音又說：「你們只要抓住，千萬別放開手。」

他們照做了。那物體在上升。

史巴里和艾烈心裏都在想：「上升又有什麼用呢？上面根本鎖住了。」

豈料想也未想得完，那帶他們上升的物體巳將出口處的木門撞毀。

他們刹那間巳到了地面之上。

他們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一名看守他們的特務巳叫了過來：「不要動。」

一支手槍指住他們。

「小心！」

也不知是誰叫出的，只見一些物體飛也似的滑行過去。

「蓬」的一聲！

持着手槍的特務，在呆住的一刹那間被撞倒地上。

墮在地上的手槍，迅速自動飛了起來，附在一支「木柱」之上。

那是一支「木柱」，或者說它的外型似木柱吧。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用無限驚奇的眼光瞪住「它」。

後來想了想，又不得不承認那是一些有生命的東西。

因此，他們在想，也許應該改稱爲「他」。

不錯，剛才他們就是攀在這「木柱」之上，被帶上來的。

那的確很似一棵樹，下面雖然有兩條似是腿的東西，却不會走路，只會滑行，急速地滑行。

同時憑黑暗中在地牢下的感覺，「他」也會飛。

那外型和皮膚更像樹皮了。

兩隻手像兩枝會擺動的樹枝；頭部沒有明顯的咀和臉，但却有聲音發出。

聲音可能發自那些不規則的裂紋——一如樹皮上的紋縫。

艾烈正在萬二分驚愕中，那支手槍巳被扔了過來。

他急忙接過了。

這時候，走廊那邊剛好又有另一名「CIA」特務出現。

他顯然是聞聲趕來查看究竟的。

「砰」的一槍！

艾烈首先開了一槍，先發制人。

那特務急忙退回彎角後面去。

那「木頭」又說：「跟我走過去吧，不必怕他們！我有辦法帶你們出去。」

從剛才「他」的表現看，史巴里和艾烈都對「他」充滿了信心。

於是二人跟在後面。

那特務拔槍發射，但子彈擊在「木頭」的身上似乎毫無作用。

那特務反而因此嚇得魂不附體，回頭就走。

「木頭」帶領二人走到通天的空曠地方，叫二人攀住「他」，又再騰空飛起。

史巴里和艾烈雖然有如坐直升機，但回頭俯視之下，大批特務巳出現脚下。

他們顯得萬二分的驚愕；也許剛剛趕到的人，都以爲會飛的是他們這兩個地球人。

「木頭」十分機靈，急急上升之外，也飛離那處空際，所以，當特務們定神要開槍射擊時，他們巳在射程以外。

史巴里悄悄舒了一口氣。

但是他們仍得小心翼翼，因爲這巳是數百呎高空之上，一不小心，同樣會跌至粉身碎骨。

× × ×

在艾烈的指引下，「木頭」將他們二人帶到實驗室的上空。

他們居高臨下，可以見到實驗室的門前，停了數輛大卡車。

有些人好像在「搬屋」。但當他們再仔細看清楚時，被搬上大卡車去的，都是實驗室裏的東西。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又急又氣，他們告訴「木頭」道：「我們恐怕想帮你也帮不了。你瞧！我們的儀器全被CIA據爲己有。」

「木頭」道：「等會兒你們見機行事，我自有辦法難爲他們。」

「木頭」輕巧地在一處路口降落。一些剛在此過路的人都看得驚奇不已。

「木頭」將史巴里和艾烈二人放下之後，就發出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聲。

這種超頻率的叫聲，有如狠嘶，只有近距離才可以感應得到，其他人未必聽得到。

史巴里和艾烈同是教授，自然明白到「超聲波」是怎麼一回事；那是聲音可能十分尖銳，而且可以傳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但在耳朵感覺上却又未必能聽得到「有聲音」的傳出。

「木頭」的叫聲就是如此。

× × ×

「CIA」人員帶來大隊人馬，奉命要將二位教授實驗室內的東西——包括一切儀器和研究文件等都搬回去「研究」。

但是不知怎的，那些卡車都開不動。

「沒有理由一齊壞的。」

一名「CIA」頭目呱呱叫，又下令司機趕快修理機件。

但是，司機們看過了汽車的機件根本就沒有壞。

「那爲什麼都走不動？天光白日難道見鬼麼？」頭目生氣地走了過來。

他親自檢查過了，汽車的機件的確完整無損。

那名頭目又試試走上駕駛座去開車。

但是，車子根本無反應。

再看看錶板上的儀器，也沒有什麼不妥；並非沒有油，也不是電池失靈。

到底爲什麼？

領隊的特務頭目只好對助手道：「叫他們開過另一批汽車來吧。」

助手奉命去撥電話。

這些汽車之內，本來有些大房車也有無綫電話。

但很奇怪，那些電話也失靈了。

那特務頭目氣得七孔生烟。

他正待親自跑到屋內去，使用實驗室裏面的電話時，那些「失靈」的汽車突然之間紛紛開動了。

在場的「CIA」人員們無不大吃一驚。

他們紛紛追趕上去。

因爲汽車既然「失靈」，就連司機也離開了崗位。

現在爲什麼會自動開走？

特務們在吃驚之中，也想到可能有人作怪，因此紛紛拔槍戒備。

由於他們只是徒步追趕，無論怎樣快，也追不上汽車的速度。

那「CIA」頭目瞄準就是一槍。

「砰」的一聲之後，又傳來「嘭」的一响。

汽車的輪胎給特務頭目命中，因而發生爆炸。

但是，車子並未停下來。

其他特務人員也在追趕中開槍，只是大部份無法命中正在急馳中的車子。

還是那特務頭目頭腦冷靜，他揮手截了一輛街車，帶了一名助手，急急追去。

× × ×

大街之上，還有其他車輛，但是那四輛卡車不但開得快，也快得出奇。

交通擠塞，似乎對這車隊毫無關係，它們利那間駛上行人道，利那間又從其他車輛的車頂掠過。

那特務頭目和助手坐在街車之內，一度十分接近卡車車隊，但是，他們却看得口呆目瞪，驚駭不巳。

原來那些卡車的司機位之上，根本見不到有人；那麼，車子如何會走動？

街車司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知道他們是「CIA」人員，因爲那頭目曾出示證件。

街車司機幾乎奉命開快車；那特務頭目顯得很暴躁，他一點也不敢怠慢。

卡車開上了行人道，街車也追上行人道。

但是，當卡車隊紛紛自其他車子的車頂騰空掠過時，他們就無可奈何了！

特務頭目和街車司機看得睁大了雙眼，吃驚不巳。其他駕車人仕也以爲電影公司正在街上拍外景和攪特技。

死人也會逃亡

卡車隊橫衝直撞，終於開到了郊外一處較荒僻的地方。

那兒有一間古堡式別墅，是史巴里博士的渡假地方。

這時候，史巴里博士和艾烈教授，正在一輛大房車之內。

大房車之內還有另外兩個「人」——那是外星球人。

由於這兩個「人」外型似樹木，所以艾烈叫他們做「木頭」。

「木頭」有超乎自然的神奇感應力量，他們根本沒有接觸到那些卡車，但是卡車的一切却由他們控制。

他們可以在遠距離令到汽車失靈，更可以令車隊在無人駕駛的情況下，自動開走。

這還不够奇，奇在那些汽車的車胎雖然被特務頭目射穿了，竟然也可以在洩氣的情況下，繼續開動。

這到底是什麼神奇的力量？

史巴里和艾烈雖然也看得木然，但他們却明白到地球上的人類並非最聰明的，外星球生物一定比地球人類更是智慧。

這些「木頭」到底是那一個星球的生物？

根據他們說，那是「藍色行星」的生物。就憑萊德和希信二人的腦海回憶，證明他們確曾目睹一些「藍色的影子」在白光之下出現。

那時候應該是飛碟出現時，被萊德和希信二名礦工見到。

他們見到飛碟下出現一度白光，一些藍色的影子由瀑布似的白光下滑下來……後來二名礦工就一度被擄去了。

以上情景，二名礦工曾在史巴里他們的「腦波機」中出現，當時二名礦工曾接受了催眠，在身不由主的情況下回憶。

在白光折射的情況下才呈現藍色，這完全是視覺問題。

現在在光天化日之下，「木頭」的顏色却是啡色的。因此看上去更似木頭了。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首先下了車。

車後的二個「木頭」也在他們的精神感應情況下，車門自動打開了。

史巴里和艾烈本來只給一個「木頭人」救出那地牢，但後來那個「木頭人」却召來了另外一個同伴。

當時他的召喚方法十分新奇！陣陣的呼嘯，別人可能聽不到一點聲音，但站得較接近的史巴里和艾烈却感應得到。

結果，當另一名「木頭人」與他會合後，他們商商量量，就開始「作法」。

地球人在一些被視作「神怪」的故事中，常常提及「作法」的事，事實上許多巫師也會利用精神感應的力量，做出種種令信徒驚奇的事情。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對外星球人的智慧從不感到懷疑，所以他們做出種種超乎常理的事，亦不足爲奇！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一直在大房車裏，那是史巴里停在實驗室附近的大房車。他們也一直看見「木頭人」如何利用超然力量對付「CIA」人員。一切過程，就彷彿看了一齣用特技鏡頭拍攝的電影。

現在他們總可以鬆一口氣了。

× × ×

「木頭人」把大卡車上的一切儀器，以及實驗室裏的新式設備，用一種前所未見的「搬運方法」，「搬」進別墅之內。

「木頭人」的方法新奇而有趣，如果用地球人的物理法常識，根本也無法解釋，因爲他們根本沒有用過任何工具。

沒有用手，沒有工具，如何能搬運？這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不可能」只是限於我們地球人，「木頭」却做到了。

就像神怪故事中的「作法」一樣，大卡車中的物件，一件一件的，離開了大卡車，進入別墅之內。

在史巴里和艾烈的指揮下，那些東西也擺放得井井有條。

「木頭人」最感興趣的，還是那一套「腦波機」。

在「木頭人」的協助下，史巴里和艾烈首先將「腦波機」裝配起來。

× × ×

史巴里和艾烈一直希望分辨出二名「木頭人」，到底二者之間，又有些什麼分別？

但是，他們花了很多眼力，也無法分得出，也就是說，他們表面上都是一模一樣的，就像一個「模」塑出來的一樣。

他們不似人，人類個個不同。我們地球上的人類甚至分成許多種族。

但是，「藍色行星」的「木頭人」，爲什麼會一模一樣？

史巴里博士花了很大的心思去分析，才發覺一點點秘密。

那是「木頭人」身上的花紋。

只有那些「樹皮紋」的彎曲度彼此有不同之處，才可以分出彼此來。

因此，史巴里博士就稱他們爲「木頭人一號」和「木頭人二號」。

至於還有沒有第三個「木頭人」留在地球上？

在這短短時間之內，史巴里和艾烈二人，已經和二名「木頭人」混得很熟了。

他們並不担心警方人員的緝捕，雖然明知「CIA」不是好惹的。他們受了戲弄，遲早也會查到這裏來。但，他們一點也不再担心。

因爲「木頭人」有如「護身符」，相

信「CIA」也無奈他何！

現在他們急切要做的，反而是替「木頭人」去「驗屍」。

「木頭人」要求他們利用「腦波機」，檢查飛碟爆炸現場的唯一死者——克拉克。但克拉克已被醫院正式宣佈「死亡」，所以史巴里他們認爲只是「驗屍」。

史巴里博士告訴「木頭人」：「地球人不同你們，我們地球人有死亡，人死後腦活動細胞就停止了活動。因此，我們認爲，你們的企圖會失敗。」

「木頭人」的目的，就是要從克拉克的腦波中找出他的回憶。

「木頭人一號」說道：「博士，不怕坦白對你說，我們已不是頭一次來到地球探險，只是這一次比較不幸而已！」

「木頭人二號」也說：「是的，博士，我們自然知道地球人的身體機能和組織功用。因此，我們在醫院中，已利用我們的方法，令到克拉克的心臟停頓，但腦部仍在活動。」

史巴里博士不會懷疑他們有此力量，因爲他們的高度智慧，的確可以做一切人類感到「匪夷所思」的事。

但是他們爲什麼一定要救活克拉克？克拉克既然宣佈死亡，他的屍體可能已被放入殮房去了。

他們又如何取得克拉克的屍首？

艾烈感到「木頭人」似乎很有計劃，因此對他們剛才的另一次呼嘯，也感到奇怪！

「你們還有同伴在別處麼？」艾烈當時就忍不住問道。

「木頭人一號」答他：「是的，我們不止兩個。還有其他人。」

「你們既然不止一次的來過地球，那麼，目的又何在？」

「探險！」

「你們藍色行星之上，有多少像你們這樣的人？」

「我不想說得太多，就像我不希望你們追問我們來地球的目的一樣。總之，藍色行星離你們地球很遠很遠。以你們這種生命有限的生物，根本永遠也去不到。」

突然之間，後面却傳來一陣陣汽車的馬達聲。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同吃一驚。

他們和「木頭人」一齊到門外去。

一輛汽車正以高速飛馳而來。

唯一可以令他放心的，就是那不是一輛警車。但是，「CIA」人員的車子却沒有規定標誌的，這一輛會不會是特務們的汽車？

× × ×

車子很快已經在門前停了下來！車內出現的一個人，足以令到史巴里和艾烈二人震驚。

坐在司機位上的人，竟然會是克拉克——一個已被宣佈死亡的人。

× × ×

在醫院的殮房裏面。

克拉克的屍體正被一幅白布覆蓋住！放在一個冷藏箱之內。

表面上，這具屍體並無什麼特別之處，他也跟其他屍體一樣，被冷藏起來。

但是，醫院方面却奉命對他特別加以保護，所以那個鐵箱加了鎖。

主要還是「CIA」人員知道了「KGB」——蘇聯特務插手這件事。

因此，「CIA」人員甚至留下二名武裝特務，在醫院中看守。

醫院殮房設在庭院的後面，中間隔了一個環境相當美好的花園！

也就是說，由醫院前座的建築物，走到後面殮房，最少有一段頗長的路要走。

二名特務被派來看守一條屍體，的確不是味道。

其中一人說：「我們波士一定瘋了。這條屍體不過是一名流氓的，又不是總統的。」

另一名「CIA」特務却道：「你也許不知道，蘇聯KGB也對飛碟爆炸的事有興趣。」

「那又怎樣？難道KGB他們會稀罕這條屍體麼？」

「防人之心不可無，總之波士要我們這樣做，一定有大條道理。」

「喂！你要喝杯咖啡麼？」

「好的，你去買吧！順便替我買包香烟回來。」那名特務拿出銀包來。

就當其中一名特務離去之後不久，留下來的武裝特務却聽到了「卡察」一聲，彷彿有人在那邊開鎖。

「CIA」派駐殮房的人自然知道，只有克拉克的屍體才被加了鎖。

因此，他非常緊張，立即拔槍在手，然後衝過去。

殮房之內的通道上，却見不到有人，但特務却並未因此而放下心頭大石，反而感到有些毛骨悚然。

這兒畢竟是殮房——一處藏屍的地方。除了習慣殮房生活，專做死人生意的「專業人仕」之外，相信沒有誰有胆面對這許多屍體。

那特務雖然有槍在手，到底也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人仕」，所以感到害怕，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尤其是現在視綫之內，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突然之間，又是「卡察」一聲。

那邊一個冷藏庫彈了出來。

特務留意到那一格冷藏庫，原來正是克拉克的藏屍之所。

假如那兒出現了一個人，特務還有理由叱喝，開槍。

但是那兒連鬼影也見不到一個，除了驚愕之外，他惟有退出門外去。

他自問沒有胆量再留下來，因爲這的確是「不可思議」的事。

他想通知其他人。

但是，一陣陣緊迫而來的步聲，令到他不由自主地回顧。

天啊！怎麼會是他？

克拉克——一個已被醫院宣佈爲「死亡」的傷者。

一個躺在冷藏庫之內的人，竟然會開鎖，然後由裏面走出來。

特務雖則受過訓練，但却未曾學過唸咒語，否則，這時候他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唸起鎮壓的咒語來。

他用跑步的速度往外跑。

後來的沉重步聲却是有節拍的，一步一步走出來。

他急得回頭開槍。

但是，他的手槍竟然無法可以將機掣扳下來。

他以爲未打開「保險掣」，但是看清楚，那機掣早已打開了！

他嚇得冷汗直冒，一邊走，一邊呼救，希望他的拍檔會來救他出去！

但是，他的拍檔分明乘機躲懶去了。等到他找到他的拍檔時，回頭已不見那具「行屍」！

再進殮房查看，鎖是完整的，彷彿用鎖匙去開啓一樣，但內裏屍首却不見了。

× × ×

坐在克拉克汽車後面的，是一個「木頭人」，克拉克當然就是由他從殮房中救出來的，甚至一定也是令到克拉克復活的人。

現在史巴里和艾烈才明白，不久之前，「木頭人」的仰天長嘯，目的是向他的同類示意，否則，克拉克又怎麼會在「木頭人」的指示下，將車子弄到這偏僻的地方來？

克拉克面色蒼白，但動作還算靈活。還好史巴里和艾烈都同是研究多方面事物的人，否則，單是這一陣子，就已經嚇得手忙脚亂。

他們進入屋內，「木頭人」要求史巴里立即替克拉克催眠。

史巴里明白，他們急於要知道克拉克那寶貴的「回憶」。

因爲克拉克既然是飛碟爆炸現場的唯一傷者，那麼，他一定目睹當時的爆炸經過詳情。

大概「木頭人」相信飛碟未必就是由克拉克一手將它炸毀。最低限度，也可能另外有一些合作的人。

於是，史巴里就在「木頭人」的監視下，向克拉克施展催眠術。

在史巴里和艾烈的感覺上，克拉克根本未死，他與一般活着的人一樣。接受史巴里的催眠。

最重要的回憶

在史巴里博士的催眠下，克拉克果然很快就有了反應。

克拉克被安置在一張椅子上，由艾烈教授給他戴上一頂鋼盔——那是一頂通上了許多電綫的鋼盔。

所有電綫都通到控制儀器之上。

現在「木頭人」可以從儀器的螢光幕上面，觀看到一些事物。

首先是有二名男子去找克拉克。

克拉克當初很害怕，因爲他是一名罪犯。

但是，那二名不速之客十分斯文，還給了一些錢給他。

然後，年紀較大的一個人，打開了話匣。

「我們想僱用你去做一件事。」那中年人對他說。

克拉克立即就敏感地問：「是不是犯法的事？」

中年人回頭瞥了年青人一眼：「這算不算是犯法？」

「當然不算！」年青人道，「當你接受了我們交給你的任務時，你自會相信，這不是什麼犯法的事。」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克拉克眨着眼睛，疑惑地問。

「我們想請你去一處地方，進行一次破壞工作。」中年人道。

克拉克問：「可是保險庫？」

「不，不是。」中年人道，「是一隻飛碟。外星球人的，所以我們用地球上的法理說，不能算是犯法。」

「你可不是開玩笑吧？」克拉克道，「那裏有什麼飛碟？」

「它即將出現，我們能知道它的出現時間和地點。」中年人道。「當他下次出現時，就是我們展開工作的時候了。」

克拉克仍然苦笑着搖搖頭：「我怕我的報酬尚未到手，人已死在外星球人的手中。」

「這點你大可以放心。」中年人道，「我們會選擇當他們離開飛碟時，叫你去動手，所以一定十分安全。」

克拉克道：「既然如此，你們爲什麼自己又不動手？」

年青人道：「第一，我們不想露面，第二，我們須要一個好帮手。所以我們選中了你。」

中年人說：「你一定要帮我們。」

「爲什麼？」克拉克反問道。

中年人說：「因爲你是個通緝犯，你不答允，我們就將你交給警方，但是，相反，你答允了，我們會付你一大筆錢，你還可以逍遙自在一個時期。你不妨仔細想想。」

克拉克知道對方一定摸清了他的底子才找到這裏來。

他終於答允了。

× × ×

螢光幕之上，可以見到後來的發展。

那是兩個不明來歷的人，用汽車將克拉克載到郊區去。

站在儀器前面的「木頭人」，非常留心那兩個人的一些小動作。

尤其是他們手上那手表型的東西。即使在汽車開動時，他們之中的中年人，仍不斷對住「手表」喃喃自語。

「木頭人」與「木頭人」之間，顯然也在交談，只是他們的「吱吱」怪叫聲，正在操縱儀器，和施行催眠術的艾烈和史巴里他們根本就無法聽得懂。

看情形，他們要救活克拉克，找尋他腦海中的「回憶」，一定十分重要。

其實，就是史巴里和艾烈二人，看見了螢幕上的情形，對那二名不明來歷的人的身份，也感到驚奇。

他們到底是什麼？爲什麼會對克拉克宣稱他們會知道飛碟將於何時何地降落？

現在他們對住「手表」喃喃自語，會不會是正在跟別人通訊？然則，那「手表」一定是一種無綫電通訊儀器，而不是眞正計時用的手表。

× × ×

克拉克在史巴里的催眠下，腦波的反應十分之强烈。

由此證明，「木頭人」的說話的確沒有錯，他們的確有辦法可以令到一個人的

生命獲得延續，甚至死人仍可復活。

從螢光幕所見，克拉克這時候又被帶到一處矮林後面去。

那兩個神秘人物先將汽車收藏在樹葉的掩蓋下。然後又同克拉克往前走，走向一處空曠的平地。

那處草坪四周，有樹木和小山圍繞，應該是飛碟的理想降落地點。

螢光幕前面的人——包括三個「木頭人」和史巴里他們，最留意克拉克的一個背囊，那是神秘人物交給他的。

二名神秘人帶着克拉克，躲在一處矮林的背後。

時間雖在黑夜，但螢幕所見，却是十分之清楚。

他們很有耐性地等。

間中，那蹲在矮林後面的中年人會看一幅地圖。

那是十分奇特的設計，最少在地球人史巴里和艾烈的眼中看來就十分新奇。

地圖並不太大，在當時的黑夜環境裏，根本就見不到上面的東西。

但是，二名神秘人却分別戴上紅外光的眼鏡，所以他們可以清楚見到地圖上面的一些「X」記號。

除了看地圖之外，他們也不斷與「手表」喃喃自語。

這情形表示，神秘人的確是有備而來，而且還不斷與他們的同黨連絡。

不久，一團橙色的光出現天空中。

螢光幕上所見，也就是克拉克的眼中所見。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雖則見過飛碟的外形，但飛碟由天空出現以至降落的經過情景，他們却是頭一次目睹！

一切盡如二名神秘人的預測，飛碟果然就在那處草坪中降落。

×　×　×

螢光幕上有如放映着一部科學幻想片集一樣，各人可以見到飛碟上的「木頭人」自飛碟裏面下來。以及滑行着離開那兒的情形。

也可以看見飛碟的橙色光芒逐漸熄滅，一切歸於靜止的過程。

最後，好戲上演了。

克拉克在神秘人的驅使下，帶同背囊，摸上飛碟去！

以後的影像雖則較爲模糊，但是，螢光幕前的人還可以見得到克拉克的動作，包括他安裝炸藥，以及引爆的過程。

由於這是克拉克本人的「回憶過程」，所以那二名神秘人的下落，以及去向，他一概也不知道——不知道的事，腦波中自無「紀錄」。

克拉克可能不是一個良好的爆破人才，否則他不會在他還未離開之前，就讓飛碟爆炸，這正是他受傷的原因。

至此，螢光幕之上，出現了又矇又淡的影像；最後就像電視機壞了一樣，出現扭曲的不規則綫紋。

原來克拉克當時巳身受重傷，巳經失去了知覺。

×　×　×

三個「木頭人」對史巴里和艾烈二人表示感激。但二名專家却不明白他們的眞正用心何在。

艾烈忍不住問道：「那二名找克拉克的神秘人是何方神聖？」

一名「木頭人」答道：「暫時我們仍不知他們的來龍去脈，不過，我們相信一定是我們的敵人——另一星球的奸細。」

「另一個星球的奸細？」史巴里吃驚地瞪住「木頭人」。

「木頭人」道：「除了我們之外，還有其他星球生物來了地球，有些可能比我們早，有些則比我們遲。但是一直以來，我們互不侵犯，正是河水不犯井水。想不到這一次，我們竟然遭人暗算。」

艾烈道：「你們如何知道他們是外星球人？從外型看，那兩個出現螢光幕的人，都是地球人。」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我們相信答案很快就可以找到。」其中一個「木頭人」說道：「宇宙間有許多星球上的生物，都與地球人一模一樣的，那是由於那些星球的一切生存環境，與地球並無二樣。」

「他們爲什麼要跟你們作對？」史巴里又問道。

「木頭人」答道：「我們也不知道；也許是他們担心我們洞悉他們到地球來的企圖。」

史巴里道：「爲什麼你會懷疑他們是外星球人？」

「我們不是第一次到地球來。」那「木頭人」說，「我們知道地球人不會襲擊我們，因爲第一，他們怕帶來報復性的災難。第二，他們明知在智慧方面及不上我們。第三，以地球人目前的科技常識，無法輕易接近我們的飛碟。」

史巴里最有興趣的，反而是這一點：「爲什麼呢？」

「木頭人」解釋道：「我們的飛碟設計十分先進。上面有自動警報系統，任何生物要接觸它，在若干距離之內，它都會向我們及時報訊，但是，這一次，却在爆炸之後，我們才知道事情不妙。可惜爲時巳晚。」

「然則，克拉克又如何進行爆炸工作？」史巴里問。

「很簡單，就是幕後主謀者，使用某種儀器帮助他成功。」那「木頭人」又說：「那種儀器是最新的設計，可以避過我們飛碟內的儀器反應。所以克拉克可以順利接近我們的飛碟。其實，主謀者也算得上心狠手辣。」

艾烈道：「你的意思是：他們存心讓克拉克被炸死，殺人滅口？」

「不錯，這是一箭雙鵰之計。」那「木頭人」說，「他們以爲如此一來，便神不知鬼不覺，却想不到我們有方法令克拉克暫時不會死去！」

「暫時？」艾烈問：「你的意思是——他終歸要死？」

「木頭人」道：「是的，他傷得很重，以你們地球人的術語說：他傷正要害。以你們地球人的邏輯，他既然無法治好傷勢，自然是非死不可的。只不過我們爲了找出眞正的主謀人，才用我們的方法令他續命而巳！」

史巴里道：「他剛才的變相作供，對你們是否有帮助？」

「當然有帮助，我們會循此綫索去追

查主謀者是誰。我們一定不會放過他們的！」那「木頭人」咬牙切齒地說。

艾烈道：「我們帮了你們，但是，你們可知道，由現在起，我們也變成了通緝犯？」

「木頭人」道：「我們當然知道，警察和特務們目前一定正在到處找你們。」

艾烈道：「那我們怎辦？」

「放心好了，我們會暗中保護你們的。」那「木頭人」說。

另一個「木頭人」道：「現在我們先將他帶走。」

他說話時，指指克拉克。

克拉克這時仍未清醒過來。

「木頭人」以開玩笑的口吻對史巴里道：「博士，試用你的方法——催眠方法，指揮他自己回到汽車裏去吧！」

史巴里果然用催眠方法去指揮克拉克。但是，當艾烈將克拉克身體各處的儀器和綫路解除時，却吃驚不小！

克拉克身體的傷口上不斷滲出了血水來。他本來就傷得很重，但令人感到奇怪的，就是剛才不見有血水。

爲什麼？艾烈從「木頭人」的面色看，可以猜想得到，克拉克的一切，必然是由他們從中控制的。

從地球上的慣性理論看，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怪事」。

克拉克本身巳經「死亡」，同時又被收入冷藏庫去了。怎麼可能還有血水滲出來呢？

但是，從另一角度分析：克拉克既然死了，但「木頭人」却令他復活。

一個人的肉體如果恢「復」「活」動的話，理論上又必須他身體內的五臟有正常的活動才可以令到他的四肢活動。

因此，最低限度他的心臟也要恢復正常的功能。

心臟的功能就是「泵血」；因此，傷口有血水滲流出，也正是說明這個人的確復活了。

然則，爲什麼剛才他的傷口又能若無其事？

「木頭人」的本領，的確不能用人類的理論去解釋。

史巴里繼續施催眠術，但克拉克連站起來也不可能。

「木頭人」道：「讓我們使用我們的方法吧！」

話猶未完，克拉克巳站立起來，自動走到門外，上了汽車，同時他的傷口也停止了滲血。

公路上的怪事

「CIA」頭目幾乎不敢相信，可惜一切竟然都是事實。

首先他的下屬報告：史巴里和艾烈二人都逃獄去了！

逃獄不是奇事，奇在二位教授竟然會給「一塊木頭」救了出去，而且還會騰空飛去！這眞是太荒謬的事。

但是，數名下屬的口供同是一樣，叫那「CIA」頭目又怎可以不信？

奇事還不止一宗。

不久之後，醫院方面又有報告回來。

他派往醫院殮房去看守住克拉克屍體的二名特務，竟然也傳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屍體逃走」怪事。

那特務頭目本來就是個迷信的人，但他下屬的報告却跡近迷信。

本來他可以憑這次事件，立下一個大功，但現在他反而忙個不了。

那特務頭目以爲：單是將史巴里實驗室裏面的新式儀器，運回「CIA」總部，就一定獲得他上司的讚賞。何況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種種收獲呢。

那些收獲最少就包括了：二位教授私通蘇聯「KGB」特務，被他們破獲了。

還有：飛碟爆炸事件，眞相也給他們查明，還抓住了克拉克。最後還證明他是個被通緝的犯人。

凡此種種，都足以令他獲得晉升。

可惜現在，不但一切都落空了，還留下無限的煩惱。

他要找回克拉克的屍體，也要設法把逃獄的「叛逆科學家」——史巴里和艾烈找回來，以便向上級交代。

假如他就此將下屬的報告轉告他的上司，相信要找人相信才難。

因此，在盛怒之下，受盡責備的，自然就是他的下屬。

但事實畢竟就是事實，責備亦於事無補。

他們惟有廣佈綫眼，找尋那「二生一死」的下落。

「二生」自然是指史巴里博士和艾烈教授他們兩個活着的人。

「一死」就是巳被醫生正式宣佈巳經「死」了的克拉克。

「CIA」特務在美國國內外一向橫行霸道，尤其是在美國國內，連「FBI」——聯邦密探隊也避他們三分。

事實上，「CIA」特務雖然受盡各方面的責難，他們也立過不少的奇功，特別是在對付「KGB」——蘇聯特務這方面。

但是這一次，他們却感到啼笑皆非。

可不是嗎，誰會相信「CIA」特務最近所遭遇到的「怪事」？

如果公佈出去，只有被人嘲笑而巳。

×　×　×

一條超級公路之上，交通非常繁忙。

有一輛黑色大房車，開得飛快。

在超級公路之上開快車不但不算得上是犯法的事，而且是常見的事；相反，將車子開得慢吞吞才叫人驚奇。

但是，那黑色大房車雖然開得快，却有如搖風擺柳——忽左忽右，絕不穩定。

因此，公路上的駕車人，莫不感到震驚！紛紛閃避。

可惜，避得一時，却避不了一世。

終於「轟隆」一聲。

那輛黑色大房車，結果還是難逃一「撞」。

還好被撞的是一輛大貨車，否則後果更不堪設想了。

由於車子的速度奇高，這一撞，車子也變成一堆廢鐵。

公路上的駕車人仕目睹慘劇發生，都認爲那黑色大房車上的人——唯一的駕車人，咎由自取，與人無尤。

有人代爲報警。

也有人停下車來，看看有沒有生還者，以便伸出援手。

停下車來的人可以見到，那堆「廢鐵」之內，只有一個人。

那唯一的人已被撞得血肉糢糊。

沒有人敢將他移動；即使有人敢把他自爛車中拖出來，相信亦無濟於事了。

毫無疑問，那個人經巳死去。

但是令人感到驚奇的，却是那蒼白如紙的面孔，以及那些血液。

照一般情形和常理，此人剛死去——甚至未死，即使重傷，也可能只是昏迷，未致眞正的死去。

他的傷口滲出的血，應該還保持鮮紅才對。然而眼前所見，却是瘀黑的。

「爲什麼？爲什麼會這樣？」

數名目擊者都是剛由他們的汽車上落車，準備對傷者加以援手的人。

數名目擊者之中，最少有個對醫學稍有常識的人，否則他亦未必敢停車落來準備救急扶危。

那有醫學常識的人，就不由自主地，發出了驚嘆。

其他人也察覺了。

於是有人說：「是的，眞奇怪！他到底死去了多久啦？」

有人立即答：「我們數分鐘前仍見他開快車，怎麼會死得太久？」

又有人說：「他剛撞車，可能還未眞正死去，只是昏迷！」

更加有人說道：「要不是爛車將他困住，說不定還有一綫希望！」

「無論如何，他不該有此怪現象；可不是麼，他的面色怎可能會如此？」

「是的，他的血怎麼會是瘀黑的？這簡直就是死人的血。」

「是的，照時間推算，他只可能死去十秒至三十秒之間，鮮血不可能變成瘀黑的。這個一定是怪人！」

一陣陣警車聲。

兩輛在公路上巡邏的電單車——機動脚踏車的巡警，雙雙開到現場來。

目擊者將情形告訴公路巡警：「我懷疑他可能不懂駕駛，否則不會如此瘋狂，也不會撞成這樣子。」

「請讓開，先讓我們設法救人。」一名巡警道。

但另一名却說：「沒有用的，還是通知收屍的黑箱車到現場來吧！」

告密電話

「CIA」特務頭目的確不愁寂寞。

當地警方通知他們：他們要找的一名「死去了的逃犯」，已被發現。

但令「CIA」頭目震驚的，就是那具屍體竟會開車。

原來在公路上發現的「死亡飛車」的犧牲者，竟然就是克拉克。警方知道「CIA」找尋克拉克，所以立即通知他們。

「CIA」頭目聽到了這消息之後，幾乎不敢相信。

× × ×

「一定另外還有駕車人。」特務頭目來到了現場之後，對警方人員說：「一個死人又怎麼會開車？」

但是，警方和目擊者都異口同聲的告訴他們，這失事汽車自始至終只得一個人——就是現在見到的死者！

目擊者所以說得如此肯定，是因爲他們自始至終親眼見到了這件事。

他們向「CIA」人員力證：並無人自失事汽車中逃出來。

因爲汽車一經撞倒，他們這班熱心的駕車人，巳紛紛停車道旁，欲加援手。

「CIA」頭目至此又是弄得一頭霧水；如果說這些人「見鬼」，似乎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集體見鬼。

警方也是因爲克拉克不但是個通緝犯，他的照片還在最近的報紙上面刋登過，所以才留下印象。

若非如此，他們還可能當一般交通失事案件處理。

「CIA」特務頭目以第一時間，乘直升機飛到了現場觀察，可惜得到的，却是滿腹的「？」符號。

無論如何，此事巳迅速驚動了報界，於是大批記者趕到現場。

毫無疑問，這必然是一宗令人震驚的大新聞。

× × ×

失事汽車被拖去檢驗。

克拉克的屍體，再次被送回殮房去。

沒有人能找出一個較滿意的答案，去解答「死人開快車」的事。

報章忖測，唯一的可能，就是有人故意製造哄動的新聞。

這個別有用心的人，一定是利用無綫電遙控的方法去控制那輛黑色大房車。

但是，他們的目的又何在？

至此，又引起更多的忖測。

偏偏「CIA」方面又不想這件事太過張揚；因此他們惟有硬住頭皮，向外界說謊——他們力指開車的另有其人，事後逃走了。絕不會是克拉克開車。

× × ×

汽車經過檢驗之後，不但證明性能良好，亦無無綫電遙控的設備。

駕駛座之上，沾滿了克拉克的指紋，足以證明失事之前，汽車一直由他控制。

儘管沒有人相信一個死了的人會開車，但這却是事實。

「CIA」頭目忽然靈機一觸，一邊派人到公路附近偵查。

另一方面，又派出直升機，在郊區展開居高臨下的偵察行動。

原來這特務頭目一直在想：那黑色房車既然開到公路上失事，那麼，它可能由附近一些小路開出。

爲什麼會由小路開出？

最有可能就是：主謀者在附近。

「CIA」大隊人馬，奉召出動，只要稍有可疑，立即搜查。

尤其是那些孤零零的建築在郊野上的屋宇，更是非澈底搜查不可。

× × ×

報紙，電台和電視台，巳經成爲都市中人類每日都非要接觸不可的大衆傳播媒介。

因此，有什麼令人觸目的大新聞，剎那之間，就可能傳到每一角落。

「死人也會開車」，「CIA插手交通奇案」，「飛碟爆炸的怪事可能餘波未了」以及「警方存心隱瞞關於飛碟的事」，……等等，都是一些報紙的標題。

單單就是看看那些標題，已經够吸引人，何況內文報導中，又繪影繪聲呢。

因此，這一連串的「怪事」，立刻轟動了全美國。

甚至華府方面也十分關心這件事。所以「CIA」的壓力就更大了。

× × ×

陸空的偵察似乎毫無作用。

美國十分講究人權和民主！因此，當那些郊區的獨立建築物受到「CIA」的騷擾之後，立刻有人投訴。

「CIA」權力過大，以及他們越權的事，正引起美國國內的爭論之際，「CIA」總部實在不想太過份。

正當他們感到束手無策之際，突然來了一個告密電話。

對方是個男子。

他在電話中，詳細說出了一間別墅之所在。據說，在那古堡式別墅之內，可以找到「CIA」要找的那二位教授。

那二位教授，當然就是指史巴里和艾烈。

「CIA」對這件事自然感到半信半疑，因爲在美國，經常有這種無聊的投機者，企圖博取賞金。

但那人從未提及賞金。他只在電話中表示，仗義相助而巳。

「CIA」方面，他們在這種情況底下，不信也要信了。

於是會同州警，一齊出動，包圍那個地區——那是郊區一處極荒僻的地區。

大包圍

這是一間古堡式的別墅。

史巴里博士和艾烈教授，一直躲在這裏，不敢露面。

這兒距離第七十四號超級公路頗遠，即使轉入分支的小路，也很難找到這兒來，除非是熟悉門路的人。

他們巳經非常小心。所有汽車，包括數輛屬於「CIA」的卡車，都被樹葉所掩蔽住，不會輕易被直升機偵察到。

但是，不知怎的，他們還是被大批警方人員包圍起來！

頭頂之上，有直升機居高臨下觀察，地上除了「CIA」及州警之外，還有大批警犬，陣容可以稱得上「浩大」！

史巴里博士和艾烈教授都早巳有了心理上的準備。

他們曾與「木頭人」之間互有默契，在危急關頭之時，放出一枚可以噴射藍色烟霧的火箭，現在他們就開始。

火箭是由「木頭人」交下的。

當火箭直冲雲霄的時候，藍色的尾巴，一瀉千里，蔚爲奇觀！

連包圍他們的州警和「CIA」人員，也看得呆住了！

「他們一定是向外請救兵。」那名帶隊前來圍捕的「CIA」頭目說道：「任何人未經許可，不准進入這範圍。」

他的助手立即傳令下去。

這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放火箭，發訊號，除了請救兵之外，還有什麼作用？

史巴里博士和艾烈教授他們都是從事研究外太空飛碟的學者，正是手無縛鷄之力，這一回面對強敵，正如中國古代所說：「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講不清！」

躲在這間古堡式別墅之內，這一帶又是如此荒涼，如果換上一般人，一定悶死了，但是他們二人就不會。

他們除了購備日用品和食物之外，平時很少外出。平時他們都埋首於研究工作，所以絕不會感到煩悶！

尤其是他們實驗室中的一切儀器設備都全部搬到這裏來了，最近又發生了這許多有關外星球人的事，單單是「木頭人」就够他們忙個不了。

他們對飛碟有興趣，並非由今時今日才開始，他們早巳經是「第三類接觸」的人。「第三類接觸」也就是直接跟「UFO」有過接觸的人。

他們根據天體活動情況，深入研究宇宙間的現象。

他們留意每一星體的變化，以及一切有關飛碟在地球各地出現的情形，即使是「傳說」，他們也會盡可能去實地觀察和調查。

因此，他們在這方面，的確可以稱得上學識豐富。

有一次他們曾努力追查一隻飛碟的下落，事後他們見到了「人」。

在他們的想像中，飛碟既是另一個星球派到我們地球來的交通工具，躲躲閃閃是理所當然的事。

就像我們地球，當明知在語言上無法與該星球的生物溝通時，惟有偸偸摸摸的登陸人家的星球，其着陸點，自然也選擇一些不爲人注意的偏僻地方，這是不難理解的事。

但是，有一次他們却在接近市區的地方，目擊飛碟的降落，而且還有人由飛碟走出來。

當時他們巳在想，外星球人爲什麼會像我們地球人？

外星球人應該古古怪怪才對，例如傳說中的「綠色小人」和「尖頭大眼的怪物」……等等。

這二位專家從不懷疑此等傳說，主要就是他們深信來自外星球的生物，種類越來越多。

宇宙間既然有無數的星球，其中自有不少擁有高等智慧的生物，他們既然生存在不同的環境下，外型互有不同，也是不難想像得到的事。

就像他們的交通工具一樣，有圓有扁，有長條形也有酒桶形。

世界各地的人，眼睛的結構應該都是一樣的。

但是，爲什麼揚言見到「UFO」的人，往往描述出來的「UFO」並不一致呢？

有人說見到圓形的飛碟。

也有人說見到帶着橙色光芒的碟形飛行物體。

北美洲有人見過「火車卡」狀的長方形閃光物體。

諸如此類，幾乎次次不同。

爲什麼？

難道是各有各的「創作」？抑或各有各的想像力？

其實，他們並非說謊，也不是故意憑空構思的去「創作」一番。

主要原因就是：他們見到的未必是同一星際的交通工具。

例如就是我們地球之上的飛機，單是可以載上三百多人的巨機，就有「和諧式」和「波音七四七」。

又例如地上的交通工具，單是巴士就分雙層和單層，此外又有電車，纜車以及吊車……等等。

因此，眼光放得較長遠的史巴里和艾烈，他們一直相信所有揚言見過「UFO」的人，就是因爲他們深明此理。

那一次他們見到一隻飛碟走出了人──與我們地球人一模一樣的人，他們曾拍下一幅照片，以備帶回去研究。

但是，不幸他們的行踪被人發覺了。

後來他們立卽被包圍。

當時他們非常害怕，担心成爲外星球人的俘虜。

豈料當他們與兩個外形似地球人的外星球人接觸時，對方顯得十分友善。

對方要求他們將底片曝光，交換條件之一就是經常與他們保持連系，藉此滿足他們的好奇心。

此後他們對於「UFO」的研究，不但跨進了一步，還因此而進入了狂熱的境界。

後來對方知道他們是飛碟專家，非常敬重他們之外，還敎他們許多科技知識，令他們得益不淺。

最令他們驚奇的，就是那副「腦波測驗儀」的完成。

那巧妙無比的東西，他們簡稱之爲「腦波機」。

那正是曾經一度引起「木頭人」與趣的東西，也就是用諸於二名鑛工和通緝犯克拉克身上的儀器。

但是，他們從不敢對外揚言這是星球人輸入的技術，就是因爲敎他們製作這儀器的外星球人，曾勸告他們切不可將實情告訴其他人，否則後果難測。

就是因爲太過先進了，所以「CIA」才會敏感地想到，這可能是「KGB」派到美國的特種間諜。

同時那特務頭目還想將一切儀器用「名正言順」的，讓「CIA」搬回去仔細分析和研究。

史巴里和艾烈自問收獲不少，但從未想到會有今日。

他們知道「CIA」非同小可，尤其是今次他們的身份已被列入「通緝犯」，處境也就更加尷尬了。

× × ×

「CIA」的武裝特務人員，和州警聯合行動，當地警方又派出直升機協助，陣容也可以稱得上十分龐大。

主要還是「CIA」對這件事的重視，假如讓人家知道他們圍捕的原來只是二名手無寸鐵的學者，若不笑大了人家的咀巴才怪。

直升機凌空飛翔之際突然感到不妙，平衡器似乎出毛病，於是機師急急降落。

那間被包圍的古堡別墅，始終重門深鎖，從未發過一槍一彈，因此，直升機的失靈，肯定與他們無關。

正當「CIA」的頭目趕過來觀看時，另外二架直升機，也相繼要作「緊急降落」。

「CIA」頭目於是敏感的想到：「可能是那兩個怪物作怪！」

自從史巴里和艾烈越獄成功了之後，「CIA」頭目就認爲他們與別不同，有巫師一樣的「法力無邊」。

因此，他稱史巴里他們爲「怪物」。

但是，他很不服氣，尤其是這次的圍捕，獲得了各方面的信任，然後才可以調動了這許多人手。

他當然不可以空手而回，否則，他將無法向上司交代。

直升機機師們，紛紛檢查直升機的機件。

三架直升機，分別發生：引擎故障、平衡儀失靈以及油門顯示器發生不規則跳動……等等情形。

但當直升機降落地面之後，再經檢查，又若無其事。

機師們於是又再作起飛的打算。

可惜，他們無法再令直升機升空。

「到底爲什麼不能飛？」當「CIA」頭目知道所有直升機不能飛的時候，立卽匆匆過去問機師。

機師苦笑聳肩：「我幹這一行，足有十年，從未試過這情形。」

「到底什麼機件壞了？」特務頭目焦急是有理由的，「我們全靠你們凌空偵察，看清楚形勢才進攻！」

機師們啼笑皆非。

其中一個說：「我一向相信『預兆』，這是不佳的預兆，今天在下不飛了。要飛請找過另一位機師吧！」

說這話的直升機機師，只是開開玩笑，因爲事實絕非湊巧，怎可能三架直升機一齊飛不起來。

但是言者無心，聽者有意，此話聽在「CIA」頭目的耳中，感到十分生氣，因爲這次行動他是指揮者，而且亦已勢成騎虎。

因此，他下令調來機械師，仔細檢查各直升機的性能。

另一方面，州警奉命迫近別墅！

所有在塲的人，都感到萬二分的驚奇！爲什麼身爲指揮者的「CIA」頭目如此小心翼翼？

爲什麼攻擊令遲遲還未發出。

爲什麼別墅重門深鎖，屋內未發過一槍一彈？

相反看看「CIA」頭目，簡直就是如臨大敵。

此情此景，難免令到在塲的其他人等，爲之啼笑皆非。

州警走向別墅時，彷彿遇上了一陣無形的風暴。

他們紛紛被「吹」了回來！

他們同是受過訓練的人，怎會有此情形發生？

天色分明是良好的，又何來有風？

州警們再前進──

但是，只可以迫近別墅門前二十呎左

右，就非倒退不可！

他們的感覺非常特別，就像給「大風」吹回，非倒退不可！

不過放眼四望之下，周圍的樹木却又十分平靜。

那裏有風？

但是，他們一再試圖衝進別墅去，都失敗了！

「CIA」頭目一邊吩咐武裝特務由屋後偸襲。

另一方面又用擴音器警告屋內的人：

「你們小心聽着，我們手上有法庭簽發的拘捕令，你們立刻開門出來，否則就要開槍……」

可惜，屋內毫無動靜。

由後門攻擊的武裝特務們，同樣遭到無形的抵抗──攻不進去，反而被「風」吹得倒後。

「CIA」特務頭目氣得七孔生烟，叫人發射催淚彈。

但是，催淚彈竟然只可以射到屋子四周不足五呎處，立卽就被一陣無形的「風」，吹得飛了回來。

於是州警和特務們，被催淚瓦斯弄得涕淚交流！嗆咳不巳！

眞是自作自受！

在塲的人幾乎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實上，那間屋有如給一個看不見的透明保護「罩」防衞着！

任由他們用什麼方法，也無法可以攻進去！

× × ×

「CIA」頭目爲了避免催淚氣體的「回襲」，巳下令退後數十碼。

情急之下，他又揚言要開機關槍來掃射！

但是，屋內人仍然毫無反應。

州警和若干不知內情的特務們，當初還在暗自取笑這頭目未免太過小題大作，但目睹剛才的情形之後，也心裏明白，原來他們面對着的，竟然如此不可思議。

於是直升機機師們，更加不敢冒險。

持槍戒備，隨時奉命開槍的州警和武裝特務們，也不敢開槍，看過催淚彈「反彈回來」的情形，他們自然也担心開槍的後果──說不定子彈也由他們自己承受。

因此之故，「CIA」特務頭目一再下令開槍向別墅方面射擊，竟然就沒有一個人敢開槍。

那負責指揮的特務頭目，氣得透不過氣來！

最後，他奪過一名手下的一支手提機關槍，在警告後，立卽向別墅方面發射，但是，子彈一枚也射不進去。

相反，子彈彈頭紛紛在他本人四周落下像下雨一樣，嚇得在塲的人口定目呆。

奇怪的交易

久攻不下之際，特務頭目正待向上司作最後請示。

就在這時候，有一輛車子匆匆開到現塲外圍來！

車上坐了兩個人！

一個中年人和一個年青人。

他們被「CIA」特務攔住去路：「你們是什麼人？」

「我想見見你們波士。」年青人由車門探首出來！

「什麼事？」

「有十分重要的事，請快些通知他們。」年青人道。

特務人員於是利用了手上的對講機，將情形轉達正在「前綫」地區指揮「作戰」的特務頭目。

年青人和中年人來得突然，所以武裝特務對他們虎視眈眈，以防不測。

× × ×

特務頭目在苦思不得其法的情況下，聽說外圍地區來了二個不速之客，急急趕來接見。

假如在平時，他可能將下屬們臭罵一頓！但現在他正無法向上司交代，自然妙想天開的，以爲救星來了。

事實也並非他妙想天開。

眼前這二名不速之客，果然也自稱是他的「救星」！

特務頭目自頂至踵的將他們打量了一遍！

然後以懷疑的口吻道：「你們眞的有辦法令我們抓住屋內那兩個人？」

「是的，」年青人對特務頭目說：「你只須照我們的話去做，依足我們的條件，我敢保證你得手！」

「好吧，先聽聽你的辦法。」

「第一，不准追查我們的底細。」

「嗯——爲什麼？你們可不是通緝犯吧？」特務到底是比較敏感的。

年青人道：「我們怕被報復。」

「我們CIA有辦法保護你們。」

「坦白說，我們不想從此失去了自由。事實上你們無法可以令我們安全，唯一就是不查問我們的一切，反正你的目的只想抓住屋內的兩個人而已。」

「好吧，我答應你。」

「第二——」年青人繼續說：「我們要求你交出一個人。」

「誰？」特務頭目很吃驚地，怔了一怔！

「克拉克。」

「什麼？」那頭目又是一驚，「請你再說一次！」

他是眞的以爲自己耳朵有毛病。

但這一次，他聽得清楚：「我說的應該是克拉克的屍首。」

「你們原來是他的同黨！」特務頭目面色一沉：「我早就猜到你們一定大有來歷，果然不出所料！」

「你猜錯了，我們根本與克拉克互不認識，這點我可以發誓。」年青人道。

「那麼，你要他的屍首幹嗎？」

「唯一可以告訴你的，就是我們有研究的興趣，」年青人又說：「如果你爲了交代而無法交出克拉克的屍體，就是借用也可以。我們只須借用一兩天，屍體就可以交回給你們。」

「嗯——好吧，我答允了，」特務頭目又問：「還有什麼條件？」

「第三，你們仍須繼續困擾他們。」年青人又說道：「總之，我們保證助你成功。」

「你的意思是：你們不能立即見效？」特務頭目開始有些失望。

「坦白告訴你，我們還不能弄清楚對方的來龍去脈，」年青人道：「就像法師作法一樣，作法之前，必須弄清楚是何方鬼魂作祟，然後才可以施法。」

「你們以爲在克拉克的屍體之前，可以找出答案麼？」

「相信是的。」

特務頭目審愼的想了想，「好吧，我立刻叫人帶你們去取克拉克的屍首，但我一定要快些完成任務，否則難以向上司交代！」

「你放心好了，只要你繼續困擾他們，不久之後，這二位專家就是你們的，至於那些作祟的鬼魂，就交給我們好了！」

「什麼？你也以爲他們是鬼魂？」

年青人輕輕一笑：「他們當然不是什麼鬼魂，只是外星球人，只要我們知清楚他們是何方神聖，自有辦法對付！」

× × ×

別墅四周，一片沉寂。

別墅之內，史巴里博士和艾烈教授，正與三個「木頭人」在商量辦法。

因爲屋外的軍警雖則停止了攻擊，却沒有撤退的跡象。

所以，屋內的人的心情，也不難想像得到！

「我們不可能永遠挨下去，」史巴里道：「不如想法子逃出去。」

一個「木頭人」道：「你們甘心放棄這些精心設計的儀器麼？」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史巴里道：「你們不是地球人，也許不知道『自由』的可貴。」

「我們不止一次到過你們地球，你們的處境我當然明白。」另一個「木頭人」道：「我們不但了解你們的科技進展，還知道許多事實，例如，你們曾隱瞞了一些事實。」

史巴里和艾烈同時一怔。

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

「木頭人」之一又說道：「你們見過另一個星球的生物，但你們並未對我們說過。」

史巴里道：「誰告訴你的。」

「就是你們這些儀器。」另一個「木頭人」示意道。

史巴里心裏想：他和艾烈從未被催眠過，深信「木頭人」亦未必懂得催眠術，他們也從未被人做過「腦波測驗」，爲什麼「木頭人」竟然會說他們與這些儀器有關。

但另一方面，艾烈却想到了：「你以爲這是外星球人送給我們的？如果你這麼想，就錯了，你們可以化驗，這是百份之百的地球出品，一切金屬都是地球上可以找到的。」

「木頭人」道：「有幾個問題，我想先請你回答。」

艾烈道：「好吧！你儘管問。」

「你可知道，爲什麼會有這許多來自外星球的生物到地球探險？」

「好奇！」

「不！爲了向外發展。」木頭人又問：「你可知道，爲什麼大部份外星球生物選擇美國等國家所屬的地方爲着陸點？」

關於這問題，艾烈和史巴里都研究過了：爲什麼一些落後地區，如非州、印度等，很少聽到有「UFO」出現？

相反，美國是最多這類傳說的國家；是否美國人最富於幻想？

結果，他們得到的結論，也就是艾烈現在告訴「木頭人」的一樣：——

「因爲在科技方面說，美國是全地球最先進的國家，所以你們最有興趣。」

「木頭人」道：「不錯，我們很希望了解地球上的科技。因此，我們最注意的，正是你們的科技進展；你們的儀器太新奇了，照目前你們人類科技的進展情況，根本不可能有此發明。」

史巴里和艾烈暗暗吃驚。

在此之前，他們儘管承認這些「藍色行星」的生物屬於高智慧生物，却不會想像到他們意外地，竟會聰明到這個地步！

因此，艾烈又和史巴里交換着眼色。

他們不敢交談。因爲他們即使使用各地方言交談，「木頭人」也可能了解他們的談話內容。

「木頭人」說話時的聲浪，猶如珠走玉盆；他們想像到這種來自「藍色行星」的生物，體內另有翻譯的儀器。

史巴里覺得面對着此種高等生物，說謊只有令他們生疑。

何況目前這情形，他們非依靠「木頭人」不可。

所以，史巴里接受了艾烈的眼色之後，就說道：「不瞞各位，我們的確是受過其他星球的科技知識。」

「木頭人」說道：「我們早已猜想到了。」

史巴里和艾烈心裏明白：如果他們再不承認的話，後果又會如何？

可能是：「木頭人」將他們推上「腦波測驗儀」之上，展開測驗。那時，他們腦波的反應，必然令他們盡窺全豹！

史巴里和艾烈二人，在替克拉克作腦波測驗時，已清楚見過兩個「人」——那兩個曾帶克拉克去爆炸飛機的人，當時看上去巳十分面善。

後來他們才想起，那兩個表面看來是地球人一樣的「人」，亦即他們以前見過的，另一星球生物。

「木頭人」又問：「他們是來自那一個銀河系的？」

史巴里道：「我們只知道他們自稱：祖必達星球的人類；但在我們的研究範圍之內，並沒有這星球。」

艾烈又補充說：「這只有聖經裏提及過。」

「木頭人」道：「宇宙間有數以億計的銀河系，以你們目前的科技進展，根本不可能知道太多。所謂『祖必達』或者『藍色行星』，也只是你們地球人對它們的稱呼，若然以我們的習慣，却是以編號代替。因此，你們說什麼星球，對我們毫無作用。」

另一「木頭人」又說道：「就我們所知，地球人和幾個外太空的星球生物，外型根本無分別。剛才你們所講的『祖必達』星球，只屬其中之一。」

艾烈說道：「但是他們肯定比我們聰明。」

「木頭人」道：「若非如此，他們又怎會滲入你們的社會中這麼久，你們竟然一無所覺？」

艾烈好奇地問：「你們準備如何了結這件事？」

「一切只在乎你們！」其中一個「木頭人」說道。

史巴里道：「你們的恩怨，似乎與我們無關吧！」

「木頭人」道：「但你們却可以帮助我們，把他們引到這兒來！」

「嗯——」艾烈怔怔地說：「這是什麼意思？」

「木頭人」道：「等會兒你們自會明白。」

外面仍然一片沉寂。

大批武裝人員仍未撤退。

局勢仍在僵持着。

腦細胞已失去作用

那個中年人並非別人，正是史巴里和艾烈口中所講的「祖必達星球人」，他叫狄卡。

那個年青人叫雅力。

雅力正是狄卡與地球上一個美國女人所生的「星際混血兒」。

現在這兩個ㄟ巳經利用他們的「腦波機」檢查過克拉克的屍體。

但很可惜，克拉克的腦細胞巳死亡。

「祖必達人」就是教史巴里他們製成「腦波機」等儀器的人，所以他們自己當然擁有更先進的儀器。

無奈克拉克自從被「木頭人」利用完之後，「木頭人」認爲他們利用價值巳完，就不再保存他的器官。

人類，到底還是地球上的人類。

地球上的人類由於環境所限，一切生命都必須新陳代謝。腦細胞既然巳停止了活動，那麼，當然就沒有了反應。

腦細胞沒有反應，「腦波機」當然就對它起不了作用。

× × ×

「雅力。」狄卡對他的兒子說，「看來我們要完成任務，就只有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雅力問。

「通知指揮部，派人用飛碟載運一些儀器來，協助美國CIA人員進攻古堡別墅；只有史巴里和艾烈才可以向我們提供準確的情報。」狄卡說。

雅力雖然有一半是地球人的血統，但却相信了他的父親。

他相信「祖必達星球人」對地球人不致造成災難性的威脅。他相信「祖必達星球人」只是到地球來探險。

因此，雅力一直成爲他父親的一名得力助手。

現在他就依照他父親的吩咐去做。

× × ×

無論這一次的後果如何，「祖必達星球人」首先也勝了一仗！

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成功地利用了克拉克，驅使他去炸毀了「藍色行星」派到地球來的飛碟。

他們並不知道那是什麼星球的生物，只知道對方不是好東西。

飛碟毀了，那些外星球生物自然就非留在地球上面不可。

地球對「祖必達星球人」來說，似乎比其他星球人更爲親切和熟悉。

所以，狄卡認爲只要「斷了對方的後路」，必可穩操勝劵。

當然，這是十分自私的做法。

飛碟被毀，在爆炸現場出現的，却是個地球人「克拉克」。

那麼，對方一定以爲是地球人所爲。

（其實「木頭人」一點也不愚蠢，只是狄卡他們愚蠢而已。）

如此一來，後果將會怎樣？

第一，報復。

萬一那是星球人要向地球人報復的話，好戲自在後頭。

第二，要把「俘虜」留下來。

狄卡在他的第一步計劃——爆炸飛碟

成功了之後，現在就要進行他的進一步計劃了；那就是將這些不明來歷的生物，抓向他們的臨時基地——「射綫號」太空船去。

現在，狄卡就正在進行他心目中的「第二步計劃」。

×　×　×

狄卡在雅力和特務人員的陪伴下，又到了現場來。

「CIA」機構一名更高級的特務頭子貝加，這時亦已由總部趕來。

貝加已從下屬的報告中，了解到這兒的事態發展。

貝加同時亦已經知道那些「法力無邊」的，可能是外太空生物。

因此他警告下屬：「千萬別讓這事件發展爲太空災難。」

他的意思很明白；他担心外星球生物會因爲一隻飛碟被毀，而大擧報復。那時人類就面臨一場大災難。

但是，剛回到了現場來的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却另有見解。

狄卡道：「我們可以替你們抓下史巴里和艾烈二人，但另有條件。」

曾與狄卡談過「條件」的「CIA」一名頭目插嘴道：「你們的條件似乎太多了。現在應該是你們實踐諾言的時候！」

狄卡看見那頭目的態度，很不高興：「其實我們所提的條件，只是爲了尊重你們，所以才聲明在先，以免後論！我本來大可一言不發，助你們成功之後，要怎麼樣就怎麼樣！相信你們也無可奈何吧！」

這番話極具挑戰性，所以聽得連剛剛來到的「CIA」頭頭——貝加，也有些生氣。

貝加回頭問他的下屬——那名「CIA」頭目：「他們是什麼人？」

「自稱有辦法替我們完成任務的人。」那特務頭目道。

貝加打量了狄卡父子二人一眼：「你們有什麼好方法？」

狄卡道：「不瞞你說，如果我們早知克拉克的屍體對我們全無作用，我才不會把史巴里的所在告訴你。」

「原來告密電話是你打來的？」那特務頭目恍然大悟。

正當各人議論紛紛之際，那邊突然起了一陣騷動！

雅力揚聲大叫！「大家快些避開！」

一輛卡車，如飛衝至！有如一匹失了常性的野馬一樣。

特務頭目立刻命令：「開火！」

「砰砰砰……」

一連串的槍聲，集中火力，射擊那輛汽車；刹那間，最少有一百幾十枚子彈擊中車子各部份。

車胎洩了氣。

馬達也着火！

「轟隆」一聲巨响。

整輛車子發生爆炸！

即使這車子不爆炸，車上的人相信也無一倖免。

但是，當各人圍過去察看時，車上竟然沒有人。

「沒有人，車子怎麼會開動？」

說話的並非別人，就是剛到埗才不久的貝加。

貝加是頭一次目擊這一類「怪事」，難怪他嘖嘖稱奇。

但在場的其他人等，早已目睹不少難以置信的，更奇更怪的事；因此，「無人快車」反而變了小兒科。

貝加以爲那是無綫電遙控的，他根本不相信「反物理」的精神控制，或者見不到的電子引力感應……等等可能性。

因此，貝加立即下令將現場上所有汽車，排列成陣勢，將各出口和去路，分別阻塞住，以防下一次有人來可乘坐另一輛車子衝出了重圍逃去。

不過，狄卡本身是外星球人；只有他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因此，他帶領着雅力，悄悄離開了人羣，躲向一處山頭。

突圍

果然不出所料，「車陣」還來不及排列好，又見二輛大卡車分別開足馬力，急急衝來。

那些大卡車對「CIA」頭目等人，一些也不會陌生。

那本來就是屬於他們的汽車。

他們將數輛卡車，開到史巴里的實驗室去。

但是，他們搬運儀器和實驗室設備之際，車隊却自動開走。

他們見不到有人，也不知道車子怎麼會自動開走。

總之，他們當時無能爲力，惟有目睹車隊一齊開走。

現在他們仍然可以見到車內無人。

所以在現場上指揮的「CIA」頭頭貝加，却有另一種想法。

頭一次只用一輛大卡車打前鋒，目的是試探。

既然包圍他們的人開槍狂轟，被圍困的人當然明白；要闖出重圍，絕非易事。

但爲什麼這一次竟然用到二輛大卡車一齊衝過來？

車內既然沒有人，難道又是空車？

凡是幹「CIA」這一類職業的特務們，大都詭計多端，何況貝加還是一名大頭頭呢。所以他靈機一觸！

大聲喝道：「不准開槍！」

所有現場上的軍警和特務人員都呆住了。他們都不敢開槍。

原來在這刹那之間，貝加想到一個微妙的問題。那就是：車內可能載了炸藥。

第一次試探，對方既然知道軍警瘋狂開槍。

那麼，這一次自難例外。

只要他們再一次亂槍掃射，車上的炸藥就會爆炸。那時候，這裏的軍警和特務，必然全數被毀。

因此，貝加又大聲叫道：「大家快些遠遠避開！」

所有人都要聽從這特務頭頭的命令。

於是人們一窩蜂的，排山倒海似的急急後退。

「轟隆轟隆」的响了幾聲。

企圖突圍而出的大卡車，分別和「車陣」上的各類汽車撞作一團。

有些被撞得翻倒，有些被撞得焚燒起來。

此等汽車雖未排成什麼陣勢，但也橫七豎八的停在附近。

因此，除非卡車衝過來的方位十分正確，才可以由小路上一衝而過，否則，撞車勢難避免。

這些汽車之中，有載着警方人員前來的警車。

也有載住州警前來的大卡車。

還有「CIA」的特務們所用的大房車。

更有現場附近空地之上，那三架無法升空的直升機。

刹那間，火頭處處。

貝加担心因此釀成巨災，叫人致電消防隊前來協助救火。

汽車上都有汽油。

汽油遇火就會燃燒、爆炸。

汽車與汽車相撞，難免也會碰出火來，所以即使車上沒有炸藥，還是同樣會發生燃燒和爆炸。

只不過這種爆炸，當然不及炸藥那麼厲害了。

×　×　×

現場上一片混亂。

第二批企圖突圍的二輛大卡車，已證明沒有人在內。

那麼，對方的企圖又是什麼？

難道他們要第三次嘗試？

如果他們乘坐第三次突圍的汽車，企圖闖出重圍，那簡直就是妙想天開。

因爲現場之上，汽車的殘骸，亂七八糟，即使有人要開車緩緩地由此通過，恐怕也絕不容易。

所以，貝加現在反而不担心他們乘汽車逃去。

那麼，對方爲什麼要一而再的用車子飛闖而至？

貝加立刻想起他收到的一份「越獄報告」；對了，對方正轉移他們的視綫，先用車子分散各人的注意力。然後……

貝加正仰首望向天空。

地面上，又有一輛大卡車，風馳電掣的，急急衝了過來。

但是，那車子狂衝的方向，對貝加全無影响。

因此，貝加仍然只望向天空。

他是一名特務頭頭，自然頭腦非常之靈活。

果然給他猜對了。

四個人影，分成兩團，正騰空飛起。

四個「人影」分別是史巴里和艾烈，他們分別被二個「木頭人」帶着飛上了天空；所以，看上去就是「四個人影分成兩團」。

貝加從未見過「木頭人」，所以也只以爲那是兩「具」能飛的機器，正被史巴里他們利用而已。

地球人也會製成供陸軍使用的個人飛行器。因此，貝加對此，反而不會感到驚奇。

令他感到驚奇的，却是更高天空中出現的飛碟羣。

那隊正由高空俯衝而下的飛碟羣，最少也有五隻之多。

單一出現的飛碟，經常被人見到；有時甚至一大羣人見到。

成隊的飛碟也有人見過，但只是「點點的火光」出現於夜空中，從未聽見有人在白日裏目睹飛碟隊成羣結隊而來。

貝加他們眞想不到，他們竟會在此時此地見到這麼多的飛碟。

過去，飛碟似乎存心避過人們的視綫，所以很少有被人類「清清楚楚」地看個透澈的。

因此才有「可能是」又「可能不是」的種種忖測。

這一次似乎很例外。飛碟有如作戰的飛機，正急急俯衝而下。

貝加看得口呆目瞪之際，担心受到飛碟的襲擊。

於是下令各人找地方躲避。

地面上，立刻又亂成一團。

大隊飛碟突如其來

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趁住軍警陣脚大亂的時候，早已躲到了一處山頭上來。

他們一邊注意山下那古堡別墅中的動靜，一邊利用手上的通訊儀器，通知「射綫號」太空船。

「射綫號」太空船是由「祖必達星球人」所控制的一個臨時太空基地，一直以來，就悄悄地停泊於地球的外太空。

由於船上有反雷達設備，所以地球上的一切探測衞星，根本無法發現「射綫號」之所在。

較早時，「射綫號」的指揮部已收到了雅力發回去的一項報告，所以基地上的飛碟早已升火待發！

及至「射綫號」指揮部再收到狄卡的緊急訊號，之後，五隻一隊的飛碟立刻以最高速度直闖地球。

地球上的人類，往往把衞星或太空站發射上太空之後，經若干時日，就會「壽終正寢」的墮回我們地球來。

而每次墮回地球的時候，又必須掠過地球的大氣層。

每次掠過大氣層時，又會被焚毀！

那麼，這些飛碟爲什麼又不會？

這完全是科技和金屬質素的結構問題，絕無半點神秘可言。

換句話說，外星球生物肯定比我們地球人的智慧要高深得多，否則，爲什麼我們最遠只可以去到自己範圍內的月球，而對方却不止一次的，紛紛自別的星球溜到我們地球上來窺探？

而地球上的人類，不但無法用雷達測探其來龍去脈，甚至亦無法可以留得住他們！

由此可見，地球上的人類，儘管已統治了整個地球，但跟他們相比，分明還差得很遠很遠。

憑此推想，我們提煉出來的所謂合金，根本亦難與外星球人的飛碟相比。

當然，可能別的星球之上，本來就有一種又耐熱又堅固的金屬亦未可料，但人家的科技比我們地球人的更先進，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回頭再說五隻一隊的「祖必達星球」的飛碟，一邊以高速直闖入地球的大氣層

範圍之內。

另一方面，又憑自動探測儀，追踪着狄卡父子手表發示的訊號。

飛碟隊就憑着那訊號，非常準確的，找到這裏來。

別小睹那「手表」，它除了看時間之外，還有多種用途。

它可以讓佩戴的人物離地飛起來——只須開動其中一個反抗地心吸力的機掣，地心吸力對這個人立即失去作用，於是他就可以輕飄飄的，飛了起來。

另一個作用，就是當對講機用。

香港警察目前也普遍使用了這種型式的對講機，只是體積較大之外，還是單綫路的——亦即要「收」不能「講」；要「講」就暫時不能「收」。

「祖必達星球人」的科技比我們地球人要先進得多，所以那小小的手表，既可同時講，亦可以同時接收對方的聲音。而且清楚到有如面對面交談一樣。

最重要的還是那個「訊號掣」。

只要這個掣一經打開，訊號就會一直自動發出！其作用正如香港巡警身上佩帶的對講機一樣。

香港警方所採用的這種無綫電儀器，也有一個「緊急掣」！

這「緊急掣」一經拉開，訊號立刻接到總控制室，表示其人有危險，控制室自會通知隣近的同伴趕來營救。

因此，這小小儀器——手表，除了體積細小，以及可以帮助飛行之外，其他方面地球人也可以做到，自然不覺得有什麽新奇。

不過，除了以上功用之外，還有更多更妙的用處，那巳是後話了。

回頭再說五隻「祖必達星球人」控制的飛碟，當他們還未能及時飛到附近上空時，狄卡差些兒就要親自利用手表飛行去追踪「木頭人」他們。

狄卡眼看二個「木頭人」就要把史巴里和艾烈帶走。

他巳回頭對他的兒子雅力說：「如我此去有什麽不測，你記緊把情形告訴射綫號指揮部。」

雅力當時勸他父親不要隨便飛，因爲對方的實力未明。

但是，狄卡却担心他們逃得無影無踪，而他們花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發覺了這些「木頭人」之所在，又怎可以輕易放過他們？

父子二人正在爭持間，幸好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適時出現在那處高空之上。

狄卡立即用「手表對講機」與飛碟指揮官連絡。

狄卡問飛碟指揮官：「看見了嗎？他們就在你們下方！」

飛碟上的指揮官回答道：「見到了，讓我們給他們看看顏色吧？」

說着，一隻飛碟巳急急俯衝而下。

「木頭人」帶住史巴里和艾烈二人，此時見狀也感到不妙。

只有「木頭八」他們才認得出，這種型格的飛碟，絕對不是「藍色行星」派來的飛碟，而是另一星球的。

「木頭人」同時也知道，地球上的人類根本沒有飛碟，有的一定也是外星球來的。

以目前的情勢忖測，再看看這三隻飛碟的來勢，「木頭人」就感到不妙。

他們立即將飛行的高度降低。

「木頭人」很聰明，只有這個方法可以難倒飛碟。

因爲飛碟飛行速度極高，决不能飛得太低的。太低就可能撞毁！

當然，飛碟可以用光束槍和死光炮射擊他們。

因此，「木頭八」立刻左穿右插，飛進了樹林中去。

飛碟本來可以一舉將他們擊落，但是，就當指揮官親駕飛碟俯衝而下，正待攻擊「木頭人」時，却又給狄卡在通訊器之內，連聲叫住。

狄卡叫道：「千萬不要殺死他們！」

若以地球人類的習慣稱呼，駕飛碟而來的，只是一些「作戰軍人」。

而狄卡父子他們，則是滲入地球人類世界中的「星際特務」。

因此，狄卡的意見非常重要，最少地球上的情况，飛碟上的指揮官也沒有他這麽樣了解！

狄卡爲什麽會在千鈞一髮之際，呼喝住飛碟指揮官？

原來狄卡有他的想法。

他的任務是要查清那隻巳被炸毁的飛碟的來龍去脈。

因此，他想到非生擒活捉那些「木頭人」不可。

如果飛碟要居高臨下的射殺他們，那是易如反掌的！

而且，只須輕輕一按，死光槍就會在電光石火之間，連同史巴里等人，一齊消滅，但那是無濟於事的。

因此，狄卡在最後一刹那之間，及時制止了他的同胞。

然後，他又對身邊的雅力說：「你快跟我來吧。」

說完，他巳打開手表上的飛行儀——反抗地心吸力的小巧儀器，立刻發生作用，令到狄卡從心所欲的，騰空飛起，飄然而去。

雅力自然明白他父親的用心，急急尾隨着，飛入樹林中去。

× × ×

地面上的美國特務，——「CIA」的頭頭貝加等八，看得呆住了一陣。

飛碟會飛絕不出奇，否則又怎麽會叫做「飛碟」？

但是那些人——像狄卡和雅力這些看來與我們並無分別的人，怎麽也可以徒手地隨意飛行？

貝加急忙命令下屬：「快些通知國防部，外星球生物開始進襲我們地球了。」

兩隊飛碟相遇

天空中，由「祖必達星球人」所駕駛的飛碟隊，因爲暫時與狄卡他們失去了連絡，只好暫時退守高空。

豈料就在這時候，「射綫號」指揮部來了緊急訊號。

根據初步報告：地球的外太空，出現

了一些可疑的「光點」。

飛碟隊正待回防。

刹那間，「射綫號」巳證實那是一隊十多隻可能屬於另一星球的飛碟。

由於對方的飛行速度奇高，來勢洶洶，所以「射綫號」惟有發出緊急訊號。

一隊十二隻比「祖必達飛碟」體積更大的飛碟，一經穿過地球的大氣層之後，立刻變成了橙色！

由祖必達星球人駕駛的「小飛碟」，是一種小巧的「作戰飛碟」。相等於地球上各國所用的「戰鬥機」一樣。

此等「小飛碟」每隻載了一個人，這唯一的祖必達星球人，既要操縱小飛碟，並要同時控制飛碟內的作戰裝備。

不過，小飛碟輕巧精緻。

它可以完全由一個人操縱自如，因爲一切都是自動化的。

駕駛方面固然由電腦操縱，就是死光炮與光束槍，亦只須輕輕一按，由電腦控制的自動瞄準器就會替駕駛員找尋目標。

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隊，急急升空。

由於體積小巧，刹那間，地面上的肉眼就會失去了他們之所在。

另一方面，一隊十二隻的較大型飛碟，無論體積和類型，都與被炸毁的一模一樣，就是闖到大氣層之後所發出的光，也同樣是橙黃色的。

因此毫無疑問，他們也一定是「藍色行星」派來的飛碟隊。

原來「藍色行星」上面的自動通訊系統，在他們的飛碟被爆炸後，儀器巳經測探到了，情形一如人類發射土星火箭到外太空去探險一樣，它的遭遇，我們地面的監視儀器也同樣知道。

眼看地球將遭受到一次外太空生物的報復性攻擊。

就在「藍色行星飛碟隊」俯衝而下之際，五點星光閃閃上升。

只見那「五點星光」迎着他們狂衝而上，直闖外太空之際，「五點星光」分別發出有如電光一樣的閃爍。

「藍色行星」的飛碟隊，有三隻飛碟首當其衝。

只見高空之上，有如放烟花一樣，發出了三團燦爛異常的火花，光采奪目。

可惜那高度巳在大氣層的邊緣，地球的人類肉眼即使看得見，也只是「星光一閃」而巳。

三隻「木頭人」的飛碟，冷不提防，十二去其三。

於是只剩下了九隻。

一時之間，他們也不管那五隻小飛碟是何方神聖；指揮官立即下令，折返外太空，追擊那五隻「小鬼」。

於是大大小小十四隻飛碟，就在地球的大氣層以外的太空中，展開混戰。

森林大火的真相

地球上的人類，根本不知道一塲太空災難曾經一度迫近眉睫之間。

那處樹林之內，狄卡和雅力巳利用手表型飛行儀器，追逐飛入樹影婆娑之間。

他們既然及時制止飛碟向「木頭人」開火，當然是立下了决心，要生擒活捉那些「木頭人」回去。

當狄卡和雅力父子二人入了樹林裏面之後，瞬即失去了「木頭人」的下落。

他們從未見過「木頭人」的眞正面目，只知道他們可能對地球有不可告人的企圖，所以先斷了他們的去路——爆炸那隻飛碟，慢慢再設法生擒他們，帶回「射綫號」去找答案！

但是現在，他們父子二人却呆住了一陣。因爲樹林之內，虫聲鳥鳴，只見樹木，不見有人。

由於荊棘處處，樹木又密密麻麻，雖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視綫也感到不清。

雅力提醒他父親：「小心點，他們可能躲在樹上施毒計！」

狄卡正待擧頭望上一棵大樹横枝去！

突然之間，有一團人影飛壓而下，來勢洶洶，朝住二人站立的位置射來。

雅力首先飛身跳過一旁。

狄卡也看見了，只見他不閃也不避，因爲他看得比較清楚。

那是一個人！

狄卡在這千鈞一髮之際，甚至認得他就是史巴里博士。

如果他走開了，博士由數丈高的樹上，被人扔下，必然粉身碎骨。

因此，狄卡不但沒有走避，反而擧起雙手順住來勢，把史巴里博士接個正着，沒有讓他硬闖地上。

但是，史巴里博士也是剛剛落在狄卡的雙手臂彎之上，狄卡便巳感到不妙。

他很快巳感覺到他臂彎裏的人巳是一個半死的人。

可惜他還來不及細看清楚。

樹頂上又有另一團黑影勁射過來。

來勢如箭，快似閃電。

那是一名「木頭人」！

「木頭人」原是想把半死的史巴里博士擲下，居高臨下的，將狄卡父子二人硬梆梆的撞個半死。

他完全想不到狄卡有此敏捷身手，所以惟有趁住狄卡還未放下史巴里之前，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狄卡如果狠心一點，只須順手一扔，大可以來一個順水推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同樣可以用博士做他的擋箭牌。

但是，狄卡可以感覺得到，史巴里博士儘管氣如游絲，人却未死去，如果他用他作擋箭牌，那麽，博士肯定就會立即死去。

狄卡正在猶疑不决之際，「木頭人」眼看就要把他撞個重傷。

豈料就在這電光石火之間，雅力看見父親危在旦夕，立刻奮不顧身，飛身急躍狂縱而至。

「蓬」的一聲！

「木頭人」被雅力雙手一推，卸身借力，將他推得撞向一棵大樹之上。

樹葉一陣「沙沙」作响，迎頭飄下，而「木頭人」却巳被撞得「吱吱」怪叫不巳。

狄卡急忙輕輕放下史巴里博士，一邊望向樹上。

樹上正有兩條人影，大打出手，那是艾烈教授和另一名「木頭人」。

「木頭人」將史巴里和艾烈二人帶上天空，只留下一個「木頭人」留守地面，以便隨時用他們的方法去接應他們。

但是，當二名「木頭人」帶了二名專家飛上天空之際，想不到「祖必達星球人」的飛碟隊已經殺到。

他們並不知道「祖必達星球人」的目的，只想生擒他們；爲了避免射擊，他們惟有低飛，避入樹林中來。

就是因爲情勢十分險惡，飛高飛低，險象環生，所以，一向身體並不太好，年紀又稍大的史巴里博士，立刻心臟發作，昏倒在「木頭人」的身上。

在另一名「木頭人」手中的艾烈教授，却不知道博士當時已昏迷，只見他被人當作石頭一樣擲下去。

他担心自己的命運也像史巴里一樣，但未必有此幸運——讓狄卡伸出雙手接個正着，所以趁着「木頭人」在未對付他之前，立即動手就要將「木頭人」推落樹下去！可惜「木頭人」反應奇快。

只見「他」的一條樹枝似的「手臂」，迅速勾住一條眞正的大樹橫枝，另一條「手臂」已揮動起來！

「木頭人」也有四肢，上兩肢較爲靈活，下兩肢可能因爲他們只會滑行，而非左右擺動，所以比較呆滯。

艾烈不但比史巴里年輕，也比較靈活和壯健。

他看準了對方的弱點之後，立刻一個假動作，佯作絆倒樹下。

其實他雙手仍及時攀穩了一支橫枝。

艾烈年青時代已是學校的雙單槓選手之一，刹那間只見他反彈而上。

那情形就像單槓運動一樣，那橫枝就是現成的「單槓」！

人影反彈，雙手握住樹木橫枝，雙腿飛踢而上。

整個人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半圓迴旋！

「蓬」的一聲！

「木頭人」立刻被艾烈的雙腿踢個正着，人也凌空飛墮而下

「木頭人」硬梆梆的，撞在一棵大樹的樹身上，「嘩啦」一連聲，彷彿有些金屬製品被撞得凌亂不堪。

一股股濃烟，自「木頭人」身上冒出，只見他動也不動的，躺在地上，就像剛被砍下的木頭一樣。

較早時被雅力擊倒的另一個「木頭人」，冒出的烟較少，但也沒有再動一下。

狄卡父子正鬆了一口氣。

這時候，仍留在樹頂之上的艾烈教授，却發出了警告：「請你們快上來救我一齊離去，那邊着了火呢！」

狄卡和雅力飛身上樹，果然見到那邊不知怎的，濃烟密佈。

父子二人不是頭一次見過艾烈，以前他們已將一些科技傳授給艾烈。

眼看情勢危急，於是父子二人聯手將艾烈拖住，飛離樹林。

地球未來的命運

以貝加這特務頭頭爲首的軍警聯合隊伍，因爲看見古堡別墅之內，人已飛去，便想聯羣進入屋內。

但是，他們想不到一個「木頭人」仍然留守在那裏。

「木頭人」本來與同伴約好，如果二名同伴飛上高空之時，軍警如果開槍射擊，就由他用他們習慣使用的電子感應方法，令到那些槍炮失靈。

可惜，刹那之間，風起雲湧；他的二名同伴還未能把二位專家帶出險境，「祖必達星球人」飛碟已到。

他目睹二名同伴飛入樹林中去，只留下他一個人，他也無心戀戰。

軍警並不知道「木頭人」急於與同伴會師，竟然「乘勝追擊」。——其實貝加他們根本也從未「勝」過。

當各人追進樹林去時，「木頭人」一聲呼嘯，一棵明明是陳年大樹的老木頭，竟然像妖怪一樣，把軍警們嚇個半死。

貝加見狀，急急下令開火。

槍聲連串响起。

可惜子彈對「木頭人」毫無作用。

進擊的隊伍，在樹林中弄得眼花繚亂，幾乎敵我不分。

因爲「木頭八」外型似足木頭一樣，連膚色也似樹木。所以樹林之內，彷彿全是他們的人。

他們就憑住這種掩護，明明只是有限的兩個木頭人，忽停忽動，忽東忽西的，弄得軍警們團團而轉。停下來時像樹木，眞假難分，教軍警們無從下手！

突然之間，明明是一棵樹木，却揮動起橫枝來，又疾又勁，登時又將附近正在搜索他的軍警們，打得七顛八倒，傷亡纍纍！貝加眼看勢色不對，下令各人急急退出樹林之外。貝加眼看「木頭人」形狀可怖，担心他們橫行。

這時候，外面因爲那些汽車互撞，燃燒着汽油，到處可見火光熊熊。

貝加把心一横，叫手下將火頭引進了樹林中去！那是易如反掌的事！

他的目的，本來只是對付那些「木頭人」，以免讓他們爲患人間。

豈料這一燒，却燒得不可收拾。

火勢越來越大！也越燒越遠，迅速變成一場森林大火！消防隊雖然開到現場，可惜一切都太遲了。

貝加向在場的人提出警告：不得把事件眞相向外透露。他強調不是担心責任問題，只是担心外星球人的報復。

因此，表面上，這只是美國歷史上的另一次「森林大火」，又有誰知道它的背後竟然與「木頭八」有關？

「木頭人」可能悉數被這場大火燒死；也可能仍留在我們地球之上。

就算他們留在地球之上，恐怕也不易被發覺。因爲他們的外型與樹木一樣；只要躲進樹林內，那就是他們的避難所了。

因此，即使「祖必達星球人」也無奈之何！

× × ×

狄卡和雅力這父子二人，已將艾烈教授帶返「射綫號」去。

他們要艾烈提供關於「木頭人」的一切有關資料。因爲艾烈是這方面的專家，狄卡對他最清楚不過。

但在我們地球之上，貝加等人只以爲史巴里和艾烈同在樹林中燒死了，誰會想到艾烈實際只是「失踪」呢！

× × ×

在外太空之上。「祖必達星球人」和「藍色行星」的飛碟，在交戰中互有死傷，但却沒有眞正的結果。

「藍色行星」損失前後五隻飛碟之後，其他七隻已匆匆直飛外太空。

沒有人知道「木頭人」屬於那一個銀河系的。

連「祖必達星球人」也不知道；他們只知道自己在這場「太空星球大戰」中，也損失了兩隻飛碟，傷了一個祖必達人。

但是，以目前我們地球人的科技，暫時還無法知道外太空的交戰過程。

當有一天我們的科技可以做到像其他星球一樣時，我們當然也可能到其他星球去探險！可惜，人類你爭我奪，一場自相殘殺的世界大戰，隨時會「自我毀滅」；那日子，恐怕永不會來臨了！

除非人類不再自私！

除非各大國合作發展太空科技。

否則，人類文明終將毀滅，地球可能屬於另一星球生物的「殖民地」。（完）

民族英雄軼事

秦中客

葛嫩娘

孤軍抗清兵，嚼舌就義。

葛嫩娘，明朝人，幼年時候和父親住在北京，專心寫字唸書，又練習劍術，很有心得。這時候清兵正向中原侵犯，快要打到北京，情形非常危險。這時嫩娘的父親正担任北京鎮守使，他曾經用民族大義勸勉部下，發誓要以死保衞國土。沒有多久，清兵統帥博洛已率領大批軍隊攻到北京，她父親帶了軍隊出城和敵人作戰，拚死殺敵，敵人被殺很多，最後因清兵太多，因而爲國犧牲了，嫩娘就被趁火打刧的家丁拐去賣了。

嫩娘原來有一個戀人，是安徽桐城的名士，文武雙全，名叫孫克咸，他聽到葛嫩娘流亡的消息，終於把她找到，嫩娘想起清兵侵佔土地掠奪城池，國家的土地失去，人民都離開了他們的故鄉，痛哭不止。從此他們兩人發誓要爲國家復仇雪恥。

清兵攻下北京之後，派兵南下，繼續爭奪土地城池，將向福建進攻，福州守將楊俊，雖然非常勇敢，但是因守在城中的兵力非常少，恐怕打不過人數衆多的清兵，想到朋友孫克咸還在金陵，立刻派部將武標前往請求援助，當武標到達的當天，也正是清兵攻下金陵的時候，孫克咸帶着嫩娘和武標三人，在混亂中逃出，連夜趕路，不畏辛苦，終於到了福建省城。

楊俊將軍聽說孫克咸、葛嫩娘等到了，非常高興，就計劃訓練新兵，由嫩娘負責娘子軍，準備和清兵作戰，但是想到城防兵力太少，恐怕很難支持太久，嫩娘就向楊俊說：「我們目前雖然能堅固的防守，但是敵人太多，恐怕很難支持很久，爲什麼不殺出一條血路，向鄭芝龍要些援兵，來加强防務。」楊俊很同意她的說法，却沒有人敢担當這個沉重的責任！嫩娘非常勇敢，一個人衝過清兵的陣營，雖然被清兵阻擋殺打，終於被他衝出去了。

葛嫩娘見着了鄭芝龍，說明來意，鄭芝龍因爲考慮太多，沒有答應。嫩娘哀求說：「我是爲福建無數的百姓來向您請命的，我實在不忍心看見同胞的生命被敵人慘殺！希望老將軍以忠義爲要，趕快去救救這快要失去的國土和快要死去的百姓們！」芝龍一點也不被嫩娘感動，雖然嫩娘再三的哀求，但終於被拒絕。她滿腔的熱血，忽然遭到這樣無情的打擊，只得帶着非常沉痛的心情回去。

這一座防守很單薄的福州城，被清兵圍困了很久，已經沒有任何糧食可吃，而且外援也沒有，然而清軍又不斷地增援，向城猛烈地攻打，架着雲梯向城上衝殺。雖然由防守的將士們拚命抵抗，殺了無數的敵人，然而清兵仍不斷地直往上衝，以兩萬名守城的步兵，怎麼能够抵擋得住滿清十萬雄兵，終於被攻下，而守將楊俊也在那時爲國戰死。清軍既然佔領了福建，軍隊非常地多，鄭芝龍也就率領着全軍投降。

城被攻陷之後，葛嫩娘和孫克咸召集殘餘的部隊，向一座危險的高山逃去，這座山非常高險，形勢十分重要，嫩娘說：「這山形勢很好，又便利防守，不如暫時先退到山上，即使敵人殺來，也可以根據險要的地方堅固防守。」於是帶着部隊，沿着山路走到山頂，她下令把軍營安置好，並派部下看守重要的通路，一面選擇可以耕種的土地，自己耕種自己吃，從此在山上林間生活，一方面訓練部下，以準備繼續抵抗敵人！

滿清主將博洛，知道葛嫩娘退到山中，準備繼續和清兵作戰，就派明朝降臣蔡如衡去說服嫩娘，如衡以爲他和克咸是好朋友，不難說服她，沒想到嫩娘說：「我們是忠勇義氣的人，寧願死也不屈服，要想我們投降，比上青天還要困難，我們一定要繼續抵抗，還要殺到金陵去，將這些滿州奴殺得乾乾凈凈，以洗刷國家的恥辱。」博洛聽到後非常生氣，屢次派軍隊去圍攻，都不得逞。以後多年，山頂上的大明旗子仍然繼續飄揚，清兵也沒有辦法。

許多年之後，博洛再派大軍二十萬人圍攻山上，猛烈攻打，把山圍得非常緊密。嫩娘奮力作戰，打了很久，力量不能支持，因而孫克咸、武標和嫩娘都被敵人捉住。嫩娘求死不得，於是她就把舌頭咬斷，把血吐在博洛的臉上，從容就義。

恐怖武俠小說



妖魂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輕侯正待就寢時，一陣香氣撲鼻，香奴正輕盈地走到床前，對楚輕侯親熱，楚輕侯正在無法抗拒時，東海留侯幽靈般出現，一聲叱喝使香奴迅速遁去，這情況使楚家主僕均驚異不已……次日，主僕醒來，不見有人前來，兩人便沿石徑四處觀看，石徑盡頭處，驀然發現一大二小的石墳，石碑上赫然寫有東海留侯，以及香奴、月奴的名字，還是一百多年前死去的，楚輕侯對眼前的事實無法理解，他們就躲在附近樹椏上，至黑夜暴風雨忽然降臨，閃電劃過，楚輕侯發覺石碑一動……

五色帆出現　六絕成殭屍

霹靂聲响，又是一道閃電亮起，銀蛇般疾舞，凌空一落，竟然正擊在當中那座墳墓之上！

灼目的電光在墳墓上就像是火藥般迸開，也不知是閃電爆炸，抑或是霹靂怒鳴，「轟隆隆」一連串亂响，天地也震動起來！

那座墳墓同時散開，就像是一桶火藥在墳內爆炸，亮光一閃之中，四分五裂，碎石飛揚，激射開去！

閃電再一亮，墳墓中突然冒起了一個骷髏來！

× × ×

楚安一驚，想呼叫，可是那刹那嗓子竟然像啞了一樣。楚輕侯心中的驚訝不在楚安之下。

那個骷髏身穿錦衣，頂戴金冠，一切看來是如此的熟悉。

事實那正就是東海留侯的裝束。

骷髏的左手在衣袖之外，白骨嶙峋，抱着另一副骷髏。

那副骷髏的大小，形狀與一隻貓差不多。

楚輕侯沒有見過貓骷髏，可是一瞥之間，直覺上那仍是一隻貓的骷髏。

然後他就想起了昨夜東海留侯抱在懷中，那隻看起來充滿了邪惡的黑貓。他動念未已，那副骷髏就發生變化，變成了一隻貓。

黑貓！

骷髏的牙齒即時張開，發出了一連串可怕之極的笑聲來。

那種笑聲竟然將風雨聲也蓋過，充滿了邪惡，充滿了歡樂！

楚安看着聽着已快要暈倒，可是居然仍能够支持得住。楚輕侯的目光已幾乎凝結，他實在懷疑，這只不過是一個夢，是一個惡夢，一切是如此不可思議，却又是如此眞實。

尤其是那種笑聲，入耳驚心，楚輕侯不由自主的連打了幾個寒噤。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這樣恐懼。

× × ×

風雨不息，怪笑聲不絕，天色更加深沉，那錦衣骷髏却看來更明顯。

這簡直已變成一個人間地獄，楚輕侯主僕也正有一種墮向地獄，開始遠離人世的感覺。

也只有在地獄中，這種事情才顯得眞實。

× × ×

怪笑聲甫落，那個骷髏便變成了東海留侯。

骷髏由淸楚而朦朧，面貌由朦朧而淸楚，長而黑的眉毛，丹鳳眼，高鼻薄唇。嫣紅如喂血的嘴唇，雪白如敷粉的面頰，這不是昨夜那一個東海留侯又是誰？

那只剩白骨的手也出現了肌膚，他的右手連隨抬起來，輕撫在那隻黑貓頭上。那隻黑貓「咪嗚」的一聲，兩隻眼碧光大盛，竟好像就在瞪着楚輕侯兩主僕。

也就在貓叫聲中，東海留侯的身子飄起來，飄上了墓前那塊石碑。

急風吹起了他的披肩散髮，雙袖飛揚，就像蝙蝠的雙翼。

他整個身子也彷彿化成了一隻奇大的錦蝙蝠，就立在那塊石碑之上。

他的一雙眼忽然闔上，嘴唇蠕動，發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那種聲音斷斷續續，就像是廟宇僧人早課中吟唱的經文，更像是招魂詩誦的咒語。

風狂雨暴，電閃雷鳴，那種聲音隱約竟仍然能够聽得到。而楚輕侯主僕却聽不懂。

須臾，聲音停下，東海留侯那雙眼終於張開，懷中那隻黑貓又叫起來。

左右兩個墳墓即時花綻般裂開，一條條白骨左右從墳墓中跳出來，最先是兩個骷髏頭，然後是四肢。

那些白骨並沒有散落地上，彷彿被一條條無形的繩子懸着，跳躍在空中，發出一下下令人心悸的「格格」聲。

東海留侯的右手接揚，軟柔的招展，一時左，一時右。隨着他右手的招展，那兩副骸骨亦左搖右擺，終於合而爲一體，在空中手舞足蹈。

雖然就只是骸骨，但那種舞蹈，看來是那麼的柔和，令人一絲生硬的感覺也都沒有。

就像是在舞蹈的並不是兩副骸骨，而是兩個女人。

兩個精研舞蹈的女人。

一舉手，一投足，是那麼自然，是那麼美妙，美妙而恐怖。

楚輕侯只看得頭皮發炸，混身都冒起鷄皮疙瘩。

楚安抱着樹幹的那雙手青筋畢露，兩排牙齒「格格」相碰，看樣子，好像隨時

都會香過去！

東海留侯的動作更緩慢，一轉眼間，撫落在懷中黑貓頸上，也就停留在那裏。舞蹈中的骸骨同時停下來，幽然從空中飄落，立在左右那兩塊墓碑之上，白骨由清晰而朦朧，變成了兩個女人。

那兩個女人的形貌由朦朧而清晰，左面是月奴，右面是香奴。

楚輕侯看到這裏，手心不由得揑了一把冷汗，他抬手抹去了披面的雨水，凝神再望去。他實在難以相信，竟然有這種事情。

留侯的聲音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月奴，香奴——」

月奴香奴一齊欠身應：「婢子在！」

「時候到了——」留侯的聲音是那麼清楚，楚輕侯每一個字都聽得眞切。

月奴香奴的聲音也是。

香奴問：「侯爺不是說，還要再待三四天？」

月奴亦問：「這場暴風雨會不會片刻就停止。」

東海留侯搖頭。「不會，這一場暴風雨也就是我們在等待的那一場。」

香奴追問：「那一場暴風雨不是三四天之後才降臨。」

「天意難測，又豈是我們這些孤魂野鬼所能够肯定？」東海留侯的語氣有些感慨。

楚輕侯聽得清楚，心頭一陣惡寒，一隻冰冷的手幾乎同時落在他的脖子上。楚輕侯冷不防猛吃一驚，險些倒栽下來。以他耳目的敏銳，雖則狂風暴雨中，也應該不會在那個人那麼接近時，仍然都全無感覺。

難道這裏除了東海留侯月奴香奴之外，還有第四個孤魂野鬼？

楚輕侯此念方動，劍已經在握，這比起他以往的反應，實在慢得多。他的目光這時候已盯上那隻手，握劍右手一緊又鬆開，然後就啞然失笑。看到了那隻手，他便已知道那是什麼人，那是一直就在他身旁的楚安。

楚安那隻手有如冰雪，一張臉亦冰雪封藏過一樣，死魚肉也似，一絲血色亦沒有。若不是他那隻手不住顫抖，楚輕侯簡直以爲他已死亡。他瞪着一雙眼，瞪着楚輕侯，牙關交戰，似還有白沫流下來，看他的表情，好像要說什麼，可是一個字也都說不出來。

楚輕侯體會得到楚安心中的恐懼，也想像得到楚安要說些什麼話。

——公子，他們眞的是那種東西。

這種話現在已經是廢話。若說是，他們現在又如何走得了。

所以楚輕侯也沒有說什麼，只是握住了楚安的手，然後一頷首。這表示他什麼都明白，也表示他心中有分數。

楚安總算安靜了一些。

風雨却愈更激厲。

五色帆

閃電奔雷，雨水在地上匯成了一股股小流，往下奔竄，紅葉在風中吹落，在水流中奔瀉，那一股股的水流就像是一股股的血液。

風雨是那麼激厲，立於石碑上的東海留侯月奴香奴都完全不受影响，始終是立得那麼穩定。月奴香奴仰首望天，鬼火一樣的雙瞳閃爍着碧芒，顯得有些無可奈何。東海留侯亦望天，沉默了一會，才接上說話：「早三四天對我們並無影响。」

月奴道：「侯爺，是依照原定計劃進行？」

東海留侯道：「不錯。」

香奴道：「那婢子先到大殿去打點一切。」

東海留侯搖首，道：「我們現在立即就動身。」

香奴道：「那儀式……」

東海留侯道：「儀式是不重要的，暴風雨提前來臨，爲免中途發生變化，我們還是掌握時間，動身啓程。」

此時月奴忽然問道：「那個姓楚的主僕……」

「反正他們離不開這裏，又何必將時間浪費在他們身上。」東海留侯有意無意的向楚輕侯主僕藏身的地方望去。只一瞥，他又抬起右手來，指向西北方。

楚輕侯的目光自然向那邊望去。

那時一道閃電銀蛇般飛舞於那邊的海面上，照亮了停在那之上的一艘五桅大帆船。五帆都升起，每一面帆的顏色都不同，紅藍黃白黑五色鮮明，船艙是樓閣式，氣派極大。

東海留侯右手一指，一聲：「去！」蝙蝠般從石碑上飛下。

月奴香奴左右相隨。下石階，進楓林，如流水奔瀉，轉瞬不知所踪。

楚輕侯沒有動，實事上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聲蒼凉已極的號角從西北面傳來。

又一道閃電照耀，在西北面海上那艘五色大帆船開始移動。這艘船行駛非常迅速，到第二道閃電照亮海面的時候，已幾不可見。

兩道閃電相距不過很短的片刻。那若是一艘鬼船，眨眼便應已無踪。楚輕侯知道不是，也絕不懷疑那艘船的速度，他知道那艘船的來歷。

電光閃逝，他終於呼了一口氣，深鎖的雙眉却並未開啓，人已陷入沉思中。

東海留侯雖乘船離開，他們的生命威脅並未解除。楚安却不知道那許多，終於忍不住問道：「公子，怎樣了？」

楚輕侯「嗯」的一聲作答。楚安又問：「那個東海留侯怎樣了？」

楚輕侯這才應道：「他們已乘五色帆離開。」

「五色帆？」

「那是海盜頭子胡四相公設計建造的一艘五桅大船，風帆紅藍黃白黑五色，船上建樓閣，據說佈置得華麗如皇宮，兩舷置有火炮，用槳達百數，一划動，若是順風，能够升上五色帆，其快無比，一日千里。」

「不是說，他根本就瞧不起胡四相公西門羽翼兄弟他們。」

「那船現在相反已經不是胡四相公的了。」

「那是說……」

「胡四相公五色帆船縱橫海上，好像這樣的一個島他們是絕不會錯過的，而且他們也一定需要一個像樣的根據地。」楚輕侯目光一轉：「這個島三面懸崖，一面沙灘，沙灘後濃密的松林亦是天然的屏障，進可攻，退可守，何况還建有宮殿。」

楚安道：「他們應該瞧得出這個島有問題。」

楚輕侯嘆息道：「這是一個孤島，孤立無援，胡四相公左右有兩門羽翼兩個高手，還有一羣能征慣戰，殺人如麻的海盜，在海上，又還有什麼地方他們不敢去動的。」

楚安嘟喃道：「這個地方住的可不是生人，是……」知道東海留侯已經離開，他的心已完全安定下來，但說到這裏，餘悸猶在，便接不下去。楚輕侯又一聲嘆息，道：「這種事是不是太不可思議？」

楚安苦笑。

楚輕侯接道：「在此刻之前，我們豈非也仍然有些懷疑？」

楚安說道：「的確是有些。」猛打了一個寒噤。「公子，我們到底是不是在做夢？」

楚輕侯道：「不是。」伸手一抹披面的雨水，「我却希望是。」接着歎了一口氣。

楚安沉吟道：「那個香奴昨夜只怕眞的是要吸公子的鮮血。」

楚輕侯不覺打了個寒噤。楚安顫聲接說道：「幸好那個東海留侯及時制止，否則公子的血液只怕已經被那個香奴盡吸去了。」

楚輕侯嘟喃着道：「他所以制止，難道就是只爲了要從我的口中知道一些中原的情況？」

楚安吃吃道：「幸好這一夜風雨提前來臨，否則在問完我們之後，仍不免要吸我們的血。」

楚輕侯用力的一摔頭，到現在爲止，他仍然有些不相信方才所見的是事實。他眞的希望那只是一個夢。

「奇怪——」楚安接又道：「爲什麼他們要等待這一夜風雨降臨？」

楚輕侯沉吟道：「唯一的解釋，這樣他們才有足够的時間乘船到中土。」

「足够的時間？」

「他們顯然只能够在夜間出現，不能够光天化日之下現形，由這裏乘船到中土，也許絕不是一夜之間所能够做得到。」

楚安道：「可是我們飄流到這裏，只是兩三個時辰的事情。」

「或者是水流的關係，逆流順流有很大分別。」

「公子，那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一定要盡快趕回中土，將這件事情通知蕭十三，讓他知所防範。」

「來得及？」

「東海留侯百年未臨中土，一切都陌生，加上要晝伏夜出，我們未必不能够趕在他們之前。」

「若是趕不及……」

「也可想想辦法看如何善後，阻止東海留侯更進一步陰謀得逞。」楚輕侯忽然一聲歎息，「問題在……」話說到一半，突然又住口。

「在那裏？」楚安急不及待的追問。

楚輕侯苦笑，語聲也變得無可奈何。「在我們的說話有誰會相信。」

楚安怔住，不能不承認楚輕侯所說的是事實。

楚輕侯接問：「你有沒有被人當做瘋子的經驗？」

「沒有。」楚安應聲搖頭。

「那麼你很快就會有的了。」

楚安總算明白是什麼意思，呆望着楚輕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楚輕侯歎了一口氣，道：「呆在這樹上淋雨也不是辦法，我們下去再說。」

楚安當然同意，楚輕侯沒有等他答話，探臂托在他的脅下，身形一動，掠了下去。

有樹葉阻隔，在樹下雨勢自然弱了很多，可是雨聲却强了不少。楚輕侯再抹去披面的雨水，嘟喃道：「該怎辦？」

楚安呆應道：「公子也沒有主意？」

楚輕侯歎息道：「沙灘上小舟縱然沒被波浪捲去，這種天氣之下，我們也出不了海，一個方向錯誤，實在不堪設想。」

楚安道：「我們不可以跟着五色帆的方向……」

楚輕侯道：「那裏跟得了？有昨夜的經驗，你應該認識大海的可怕。」

楚安一想，打了一個寒噤。楚輕侯接道：「風狂雨暴，一葉輕舟在海上，就只有隨波逐流的份兒。」

楚安道：「說不定隨波逐流會流到中土去。」

「說不定……」楚輕侯微喟。「到目前爲止，我們的運氣都還不錯，這種好運氣會不會繼續下去，那就難說了。」

楚安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若是到此爲止，說不定就會葬身魚腹的了。」

「嗯。」楚輕侯淡應。

楚安吐了一口氣：「老奴這把年紀，死不足惜，只是公子年青有爲……」

「生死有命，問題在我們現在必須活下來，知道那個東海留侯的秘密的，就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生死事小，國家的安危事大，就是拚了命，也不能讓東海留侯陰謀得逞。」

楚輕侯沉聲接道：「我的意思，相信安伯也明白。」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捨身成仁，殺身取義，老奴雖然讀書不多，這個道理還是懂的。」

「好，很好，我們走！」

「走去那裏？」

「先試試能否闖出那邊松林，闖過那些白衣人的阻截！」

「必要時，公子就將老奴留下來好了！」楚安說得很肯定。

楚輕侯沒有作聲。這時候風雨仍然沒有停止，楓林中一片黑暗。

楚安忽又道：「在離開之前，我們必須準備好一些食物，還有食水，以防萬一，否則舟雖靠岸，已經饑斃渴死，才叫寃枉。」

楚輕侯道：「本該如此。」

楚安接問道：「公子現在其實只是要試一試那些白衣人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實在有些懷疑。」楚輕侯沒有否

認他的動機！

「懷疑他們並不是活人？」

「實在很不像。」

「可是他們都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現身。」

「奇怪就在這裏了。」

楚安考慮了一下，道：「那麼公子就將老奴留在大殿中，也好得放開手脚。」

楚輕侯「哦」的一聲。楚安笑接道：「老奴本來很害怕，但現在一些也不害怕了。」

楚輕侯明白那是因爲什麼。「安伯既然這樣說，我就一個人先去一闖！」

楚安道：「公子一定闖得過，看情形若是立即可以啓程，那就不必闖回來！」

「這個話怎樣說？」

「公子應該明白，而且公子也不是一個那樣子婆媽的人。」

「留下你一個……」

「老奴即使一個人留在這裏，也不會餓死，而只要公子粉碎了東海留侯的陰謀，隨時都可以回來，將老奴救出生天！」

楚輕侯沉默下去。

「公子不必再考慮了。」楚安隨即舉起脚步，大步跨前。楚輕侯一把扶住了楚安，放步往山丘下走去。

樹林中雖黑暗，但依稀仍辨樹影，難不倒他們。他們的脚步與心情同樣沉重。

殭屍

殿堂中仍然是一片死寂，燈火也仍然是高燃，一切似乎都沒有變動。

餘香猶在，是昨夜的酒香，楚安在殿中逡巡了一周，忽然省起了一件事，放聲大笑起來。

楚輕侯奇怪的望着楚安。

楚安笑說道：「老奴方才還在爲不知道如何打發時間煩惱，其實簡單得很。」他的目光轉向殿後，楚輕侯的目光順着一轉，道：「你是說那些酒？」

「可不是，一醉解千愁，就是天塌下來又有何妨？」楚安雙掌興奮的互搓。

楚輕侯笑道：「你當然沒有忘記那都是難得一嚐的陳年佳釀。」

「當然沒有。」楚安目光四轉。「一會拆掉兩張矮几，生個火取暖，順便把酒溫一溫。」

看樣子，酒雖然還未進喉，他心中的寒意已經被驅去不少。

楚輕侯笑道：「只是不要喝得太多，省得一會我要扛着你離開。」

楚安一聲「省得了」，接道：「公子最好也喝兩杯才出去。」

楚輕侯還未回答，楚安又說道：「酒能够活血行氣，公子一身水濕，喝點酒，也正好將寒意驅散。」

楚輕侯笑道：「你倒是大條道理。」

楚安立即道：「公子你在這裏稍候片刻，我這就去拿酒來！」也不等楚輕侯有所表示，他便舉步，向殿後奔過去。

楚輕侯沒有叫住楚安，事實上他也想喝點酒來壯胆。

× × ×

殿後並沒有燈火，窗外風雨未歇，天色仍然是潑墨也似。天光雖然有，但周圍還是一片陰森。楚安的眼睛並不很好，但酒放在那裏，却記得清楚。一路走來，他都不覺得怎樣，也忘記了恐懼，可是到他一步跨進後殿，不知何故，心頭就冒起了一股寒意。

——楚安，你怎會是這樣胆小的人？

他暗罵了自己一聲，大着胆子一步跨進，目光轉向放酒那個方向。朦朧中，他仍然看到那一排排的酒罈，一搓手，不由就打了一個哈哈。

也就在這刹那，黑暗中突然出現了兩點光芒。慘綠色的光芒，就像是兩點磷火。兩點之後又兩點，都是從酒罈的後面散發出來。

楚安當場就一怔。衣袂聲即時響起，兩個白衣人從酒罈後面閃出來，黑暗中那兩襲白衣也變成了深灰色。

他們的面色與白色竟然好像就一樣，幸好還有一雙鬼火也似的眼瞳，才讓人知道那張臉的存在。

楚安連隨省起了一件事。

「是你們——」這三個字方出口，黑暗中寒光一閃，一支長劍就向楚安刺來！

楚安這刹那脚已軟了，劍未到，他已經軟癱地上，也幸虧他身形這一矮，劍變了從他的頭上刺過，沒有刺入他的咽喉！

一劍落空，第二劍又刺到，那也是第二個白衣人的長劍！閃亮的鋒刃從上刺下，楚安若是仍然在原位，又凶多吉少，却幸好這時候他已連滾帶爬，離開了後殿！

兩個白衣人雙雙追出！他們的動作很生硬，走起來更就是一跳一跳，說不出的怪異！

楚安聽到脚步聲，不由得魄散魂飛，嘶聲大叫，往廊外狂奔出去！兩個白衣人仗劍緊追不捨！

走廊中立時森寒起來，也不知是劍氣還是殺氣！

× × ×

楚輕侯聽到了楚安的呼叫聲，身形一動，急掠去走廊那邊的出口。

他方待衝入走廊，楚安已跌跌撞撞的衝出來，急一把扶住，一退丈八，來到殿堂正中，一面追問：「什麼事？」

「那些白衣人……」楚安話說到一半，兩個白衣人已跳出走廊。

當先一個年已六旬，道士裝束，手中利劍竟長五尺！他的面色有如白堊，與那襲白衣的確差不多，最怪異的還是他的咽喉，竟然有一個洞。

那個洞周圍肌肉外翻，却像死魚肉一樣，非獨沒有血流出來，而且一絲血色也沒有！

隨後那個白衣人年紀相若，也是道士裝束，手中劍也長四尺，有異一般長劍，咽喉亦穿了一個洞。

楚輕侯主僕看在眼內，非獨驚訝，而且混身毛管豎立，一種難以言喻，强烈已極的恐怖猛襲上心頭！

這兩個人他們並不陌生，都是六絕之一，當先是孤鶴，隨後是孤松！

他們的咽喉上的洞也正是昨夜在江上被楚輕侯以龍泉寶劍刺出來！劍入咽喉，必死無救，可是他們竟能够活下來。

楚輕侯實在難以相信，却又不能不相信。

在這個地方，連死去一百年的人也能

够復活，又還有什麼事情不會發生？

他們驚恐未已，殿堂外突然有脚步聲傳來，沉重而怪異的脚步聲。

那種脚步聲來得非常迅速，不像一個人的脚步聲，是那麼整齊。

楚輕侯反手將楚安拉到身後，右手按劍。

孤鶴孤松停在走廊的進口，沒有動，慘綠的眼瞳也彷彿已硬化，亦不動。

楚輕侯目光從孤鶴孤松的面上掠過，轉向殿堂的門口，刹那一緊。

兩個老和尚幾乎同時並排從門外跳進來。

左無他！右無我！

無我雙手執戒刀，赤裸着上身，心胸一個洞穿透，一樣沒有血流下。

無他斜握禪杖，一個頭齊中裂開，臉分兩片，左右相隔差不多一寸，隱約可以看見內裏的腦髓白骨，那種詭異，那種恐怖，實在難以言喻！

楚輕侯看在眼內，五臟翻騰，居然忍得住沒有嘔吐出來，就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

楚安兩條脚猛抖，雙眼發直，面色亦白得有如死魚肉一樣。

枯竹枯梅也跟着跳入。

兩人的眉心一道血痕，枯竹手握着軟劍，枯梅仗塵拂。那枝塵拂部份已經被削去，楚輕侯當然沒有忘記又是自己用劍將之削掉。

分別死去的六絕，現在竟然一個不缺，出現在他們面前，若不是目睹，有誰會相信？

楚安居然還能够作聲。「公子，你……你……看他們……」那聽來已完全不是他的聲音。

楚輕侯沉聲道：「不用驚慌。」

楚安簡直就是在尖叫：「他們是六絕，他們不是已死了？」

楚輕侯道：「這是事實。」

楚安道：「那他們是鬼？」

楚輕侯冷靜的答道：「就是鬼又有何妨？」

楚安呼道：「公子……」

楚輕侯截道：「東海留侯你都不怕，又何懼這些小鬼？」

「我……我……」楚安語不成聲。

若說他不怕東海留侯，那是笑話，楚輕侯那樣說是什麼意思，他却也明白。

——東海留侯不在，其他的就不足爲懼了。

東海留侯有多厲害，他們雖然不知道，但可以絕對肯定，六絕一定比不上。

六絕在生，打不過楚輕侯，現在死了，似乎也應一樣打不過。

但人鬼之間，是否一些也沒有分別？楚安不知道，楚輕侯一樣不敢肯定。

說話間，六絕已開始向他們迫近，不是走，是一步一步的跳。

楚輕侯劍仍未出鞘，突然喝道：「六位！」

六絕充耳不聞，繼續跳前，神情呆木，一些變化也沒有，眼瞳並不例外。

楚輕侯接喝：「六位生時爲惡人，死後亦自成惡鬼，無論鬼或人，楚某人一樣不懼。」

他有他在說，六絕有六絕跳前。

楚輕侯冷笑道：「人死爲鬼，鬼再死只怕就永不超生，六位若不怕，楚某人奉陪到底！」

六絕迫前，楚輕侯不敢再怠慢，龍泉劍出鞘，「嗡」一聲龍吟，一道奪目的劍光，在楚輕侯的身前一繞！六絕同一時間身形一頓，停下來！

楚安已坐倒，全身的骨頭彷彿都已癱軟！

楚輕侯橫劍當胸，一面輕叱道：「安伯，你退到那邊牆角！」

楚安連聲知道，站起又跌倒，掙扎着爬了過去。

枯梅身形立轉，跳向楚安！

楚輕侯左手一捏劍訣，右手劍立即指向枯梅！

枯梅的身形一凝，然後才撲出，仍是撲向楚安，楚輕侯人急上！

他一動，其他的五絕亦動，兵器齊展，一擁而上。

楚輕侯先救楚安，身形一落，脚一撥，楚安的身子就被挑起，落在那邊牆角下。他用的是巧力，楚安並沒有受傷，只是已嚇得發慌，身子落下便癱軟不起。

枯梅的反應竟然是那麼遲鈍，她面上也沒有任何變化，轉撲向楚輕侯，塵拂柄點向楚輕侯的眉心！這一點，角度奇詭，昨夜在江心，同樣的招式，她也曾用過，不同的只是那支塵拂未被削斷，一散開，千百枝尖針一樣，雖點向眉心，在眉心周圍兩尺的範圍也是在攻擊之內！

楚輕侯有過昨夜經驗，應付得來就更簡單，一偏身，已讓開來勢，劍接翻，斜截枯梅的手腕！

枯梅的招式變化，也竟然就與昨夜一樣，一點落空，一偏斜落，接着就是斜從下挑上，反掃楚輕侯咽喉！

塵拂却已只餘下一條柄，他仍然用這一招，即使楚輕侯站立不動，那條塵拂柄也絕對够不上尺寸，接觸不到楚輕侯的咽喉，但楚輕侯的劍則一定能够削在她手腕之上去。

以枯梅的武功經驗，應該知道這一劍的結果，她却像毫不在乎，原勢不變。

這只是刹那間的事情，劍光一閃，「噗」地一隻手飛入半空。

枯梅的右手！

那隻手齊腕而斷，手中仍緊握着那條塵拂柄！沒有血，一滴也沒有，斷口的肌肉死白，枯梅混身血液似乎早已被抽乾。

是什麼時候的事情？

枯梅也沒有絲毫痛苦的表情，就像是斷的並非她的手。她的攻勢也沒有停下，一轉身，雙手插向楚輕侯的咽喉，這時候，斷口才有水流出來，却不是血水。

水白無色，帶着一種難以言喻的惡臭，這種惡臭楚輕侯也不太陌生。他省起從死屍之上嗅過這種惡臭。

難道這枯梅竟然就只是一具屍體？他心念急轉，身形也急動，「呼」一聲，一條禪杖橫裏疾掃了過來！

是無他的禪杖，一招熟悉的「橫掃千軍」，氣勢奪人！

楚輕侯身手何等敏捷，杖未到，身形已凌空，禪杖變了從他的脚下掃過，掃向

撲來的枯梅！

枯梅不知道閃避，無他那一杖橫掃，也竟是有去無回之勢！

「蓬」一聲，枯梅被那一杖橫掃在胸膛上，骨碎聲暴响，她整個胸膛下塌，整個身子被掃得疾飛了出去！

一飛丈八，撞在東牆上，「隆」然有聲，只撞得牆上土堊剝落，承塵上塵灰「簌簌」洒下，整座殿堂亦好像震動起來！

這一杖的威力已足以開碑裂石，枯梅雖然沒有支離破碎，骨骼最少已散去一半，再也站不了起來，爛泥般倒在牆下！

楚輕侯只看得毛骨悚然，那邊楚安亦看在眼內，雖然沒有嚇暈，也已差不多的了。

奇怪他居然還叫得出來：「公子，這些人都瘋了！」

「他們沒有瘋！」楚輕侯應道：「他們也不是活人！是……」

「是什麼！」

「殭屍！」

說話間，楚輕侯已換了七種身法，刺出了三劍！

三劍封開了無我的雙刀，枯竹的軟劍，孤松的四尺青鋒！

他們始終是一跳一跳的衝上前，人又怎會這樣子走路？

楚安一聽「殭屍」兩個字，雙眼翻白，終於昏過去。這對他來說，未嘗就不是一件好事。

楚輕侯沒有理會，也無暇去理會，孤鶴的劍已毒蛇一樣標來！

劍長逾五尺，一刺出，颼的破空聲响動，攫人心魄！

楚輕侯「鯉魚倒穿波」，避來劍順勢回刺一劍，刺入孤鶴握劍右手肩膀！「篤」的劍穿透，孤鶴若無其事，劍仍然刺出，削向楚輕侯右脅！

楚輕侯已掠出，劍仍將他的衣衫削下了一片來，他若是以爲那一劍刺入孤鶴的肩膀就可以令孤鶴不能再出劍，現在只怕已傷於孤鶴劍下。

楚輕侯現在已完全肯定眼前的六絕並不是活人，乃是殭屍。他不知道那個東海留侯怎樣弄出這些殭屍來，却清楚知道這些殭屍一樣能夠殺人，一個不小心，隨時都會送命。

他一劍縱橫江湖，身經百戰，却從未戰過殭屍，這種經驗，一次都已太多。

已死了一次的人，絕不會再死一次，怎樣才能夠將眼前的殭屍擊倒？

楚輕侯的目光轉落在枯梅身上，終於有了分寸，再閃孤鶴一劍，從孤松劍底竄出，避無我雙刀，偏身又讓開枯竹軟劍一擊，來到了無他面前。

無他禪杖立即當頭擊下，地面的石板爲禪杖碎裂，楚輕侯在禪杖旁閃躍出來。

六絕若仍是活人，陸地上聯手齊攻，楚輕侯絕不會應付得這麼容易，他們現在的出手，招式雖然有，威力已不如生前。他們反應的遲鈍，更就是不如生前遠甚，但對於楚輕侯的敵意，却似乎並無改變，所用的都是最狠毒的招式。

無他那一杖若是擊中，楚輕侯的頭顱實在不堪設想，他却是及時從杖下閃出來，右手劍一引，貼着杖身反削而上。

無他視若無睹，橫杖而掃出，這一動，他的右臂就迎上削來的劍鋒！只聽一下異响，無他的右臂齊肘斷去，那條禪杖連着再斷，楚輕侯劍勢未絕，接斬向無他的左腕！

無他的左腕剎那亦斷下，那條禪杖連着兩隻斷手墮下來。

楚輕侯脚尖一挑，便又將那條禪杖挑起來，他的劍隨即入鞘，雙手一探，正好將那條禪杖接下。

無手的無他仍然衝前，楚輕侯右脚及時踢出，正踢在無他的胸膛上。

無他「砰」的被踢飛，一頭撞上後面牆壁，已變成兩片的頭顱齊斷，更顯得恐怖。

他的一雙斷手仍抓住杖柄，楚輕侯一抖不脫，孤松劍已經斬到。

楚輕侯偏身急閃，雙手掄杖，一杖掃在孤松的左腰之上，將孤松的腰骨掃斷，掃飛出去。

孤鶴一旁立即殺上，劍五尺，疾斬楚輕侯胸膛。

楚輕侯回杖一擋，握在那之上的無他一隻斷手被孤松劍削斷，楚輕侯杖一旋，柄尖便撞在孤鶴的小腹上！孤鶴被撞得連退半丈。

楚輕侯杖再掄，橫掃在枯竹的身上，枯竹左半身立時被擊塌，倒地不起。

那條禪杖重逾百斤，楚輕侯舞來實在不大趁手，六絕若不是殭屍，一定不難發現楚輕侯杖勢破綻百出，隨便就可以將之擊倒。

可惜他們現在就只懂得跳着往前撲，向生人撲擊。

他們也的確就是六具沒是生命的殭屍。就因此楚輕侯才改用那條禪杖，那麼重的禪杖擊下去，莫說是骨頭，就是硬石也難免粉碎。

六絕並不怕劍刺，但只要能將他們的骨頭擊碎，便再跳不了起來。

這無疑是最有效的解決辦法。楚輕侯看見枯梅在杖下倒地，才生出此念，棄劍用杖。

事實證明他並沒有錯，在他面前現在就只剩下無我與孤鶴。

孤鶴被禪杖撞飛跌下，搖搖擺擺的又直立了起來，迫向楚輕侯。

無我雙刀已逼近，左一刀，右一刀，看似亂斬，實際上都有招式，角度奇詭，斬的更必是要害！

六絕名動江湖，無我據說出身少林，在刀上下過一番苦功，另創了一套狠辣陰毒的刀法。這套刀法當然奇詭變幻，否則也不能置身六絕之中，令江湖中人聞名色變。

現在楚輕侯却只是一閃便閃開，一繞竄到無我的後面，攔腰就一杖！

無我蓬的倒下，雙刀砍地，沒入盈尺，他的腰骨已被擊碎，就像是一隻螳螂也似，斜倒在地上。

孤鶴孤劍，並不因爲五絕倒下而退縮，五尺劍又飛刺前來。

楚輕侯雙手握杖應戰，身形多少亦有些影响，已沒有方才那麼靈活，可是要閃開孤鶴的劍還是輕而易舉。

他方自一閃，身形就一栽，長衫下擺

竟被孤松的左手抓住。孤松腰已折，倒在一旁，右腕於跌下時亦折斷，不能再運劍，可是左手還能用。他只是倒下，仍能夠活動，楚輕侯向他這邊閃來，他的左手自然就抓了過去。

孤鶴劍立至，嗤的從楚輕侯頸旁刺過，說險當眞是陰極。

楚輕侯及時一偏首，目光落處，知道孤松起不了多大作用，禪杖立即回攻孤鶴，一杖將再刺來的一劍撞開，再一杖，撞在孤鶴的面門上。

孤鶴整塊臉頓時四分五裂，倒飛了出去，「奪」的五尺劍刺入一條柱子，竟就虛空懸在那柱子下。

楚輕侯這才回杖，一咬牙，一狠心一杖擊在孤松後心上。

孤松脊骨盡碎，半邊身子幾被擊得平陷入地面。

楚輕侯反手將禪杖插在地上，接一劃，裂帛一聲，下擺斷下。這他才吁一口氣，也這才感到恐懼。

尖針一樣深貫骨髓的恐懼。

× × ×

風未止，雨未歇，楚輕侯扶杖而立，好一會，那個身子才停止顫抖。

他的目光終於從六絕支離破碎的屍體上移開，近乎呻吟的道：「想不到竟然眞的有這種事。」

癱軟在地上的楚安掙扎着爬起身子：「公子，你說我們應該怎樣做。」

他的牙關不住在交戰，語聲簡直就像在哭泣，實在不容易聽得出他在說什麼，他昏迷的時間也事實不多，這一幕恐怖又殘忍的惡戰最後仍然看在眼內。

「一定要盡快逃出這個孤島，趕回中原去！」楚輕侯的回答很堅決！「那個東海留侯顯然要天下大亂，第一步的目標就在蕭十三，我們若是不能及時趕到去制止，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公子以爲他……」

「昨夜他已說得很清楚的了，以蕭十三現在的財勢，足以割據稱霸一方，若是我沒有推測錯誤，只怕他就是要借助蕭十三的力量，逐步去傾覆天下。」

楚安越聽越心驚，突然省起了什麼，道：「那位蕭大爺老奴也見過，可不是一個容易對付的人，而且，他也未必會輕易受唆擺，隨便相信那個鬼王侯的話。」

「你又忘記了。」

「什麼事？」

「那個留侯並不是活人，說不定有他的一套鬼魅的手段，不是一般人們能夠應付。」

楚安不由又打了一個寒噤。

楚輕侯歎息接道：「我們知道他們的本來身份也未免太遲了，否則今天正午在暴風雨降臨之前我們便能夠離開。」

「但是那麼多白衣人守着……」

「那些白衣人必然都是空門六絕那裏的殭屍，所以神態舉止才會變得那樣子可怕。」

「那……那我們如何應付得來？」

「光天化日之下，他們也許根本就不能夠移動，若我們要離開，說不定輕而易舉。」

楚安忙問：「現在又會怎樣？」

「空門六絕既然能夠移動，他們當然也一樣，若是一齊向我們襲擊，我們未必能夠應付得來。」

「公子……」

「我們却又非走不可。」

「殭屍……」

「是一個問題，這種天氣出海也是的，」楚輕侯皺眉。「一葉輕舟在狂風暴雨的海上，除非又出現奇蹟，否則我們未必能夠安然飄流回中土。」

「老奴就是這意思。」

「只好碰碰運氣了。」

「若是離不開？」

「也是天意，總之我們拚盡心力就是。」楚輕侯舉步又停下。「安伯，你…」

楚安立即叫起來。「老奴就是死，也不願再留在這個鬼地方。」

楚輕侯沒有勉强，道：「好，我們一起走。」再次舉步，這一次也只是走出三步，突然又停下來。

楚安奇怪：「公子……」

「他們來了——」楚輕侯的面色很難看。

「他們……」楚安怪叫起來。「公子是說那些殭屍？」

楚輕侯點頭，一陣陣奇怪的颯颯聲即時傳來，楚安也聽到了，往殿外看一眼，只見無數白影一跳一跳的向這邊跳近。

他有如驚弓之鳥，忙躲到楚輕侯的後面，楚輕侯的雙手也冒出了冷汗來。

顫抖着，他拔起那支禪杖，再次緊握在雙手之中，胸膛不停的起伏。

這些年來，他身經百戰，從未試過這樣緊張，有生以來，他也是第一次遇上殭屍，而且和殭屍拚起來。

好像這樣的經驗，一次已太多。

第一個白衣人才跳入，他的雙手已完全鎭定，大喝一聲，橫杖胸前。

那個白衣人毫無反應，只是繼續跳上前，第二第三個緊接跳入。

他們跳得異常迅速，手執不同的兵器，有短只尺許的七首，也有長槍大矛，甚至又重又大，佈滿了尖刺的狼牙棒。

楚輕侯先發制人，暴風一樣突然撲前去，迎頭狠狠的一杖擊下。

「噗」一聲，一個白衣人的腦袋四分五裂，爛泥般倒在地上，那腦袋竟然就只是一個空腦殼，裏頭什麼也沒有。

「殭屍……眞的又是殭屍……」楚安更加恐懼。

楚輕侯不是不害怕，只是已不容他害怕，嘶聲大喝，一條禪杖劈掃撞挑，每一杖都貫上眞力，只聽「砉砉砉」一陣骨碎聲响後，幾個白衣人被禪杖擊得疾飛了出去！

後面跳進來的白衣人都視若無睹，繼續向楚輕侯撲上，手中兵器不停揮動！

他們根本就沒有生命，當然也沒有恐懼。

楚輕侯禪杖吞吐，又將三個白衣人撞飛。

那些白衣人前仆後繼，越來越多，一跳一跳之間，所發出的力道也非常大，倒在地上的白衣人一沾上，立時被撞飛。有些竟就向楚輕侯飛回來！

（未完）

風塵俠隱記故事之四

鐵翅・文
盧令・圖

乾靈眞訣

置個人不顧　拯黎民災難

上元仙宮

陝西，太白山之積翠崖，有一座上元仙宮。

時值陽春三月，本宜於騷人墨客，登臨訪春之期。由於上元仙宮，僻居山陰，道路曲折迂迴，所以，除非是有心人，否則，極難有人找到。

上元仙宮是清靜慣了，也不在乎那些庸俗凡子之登臨，打擾他們的清課。故而，門雖沒有常關，有時候，荷葉枯枝，將個觀門徑道，堆埋湮沒。這就可表現了上元宮中人之清靜無爲之一斑。

是黃昏時分，有着步聲……

借一點天際餘光，可以看清來人，乃是一個年約卅左右的英挺文士。此君兩眼有神，一身天藍色長袍，顯示了他的不凡氣度。打扮是文士，但是，走山路，毫不吃力！不，簡直是嶽停淵峙，嗨嗨，分明具有武家的不凡功力。

不過，文士的面色却與這天色一般，陰沉沉的，有些令人担心……

難道他有什麼心事？難道，有着不可解決之糾紛。一個文士，即使有着這些，那些凡事俗務，與方外人並無干係的啊！哈，莫非來避靜？或者，來求個出家求道，脫離紅塵……

文士來到了上元仙宮前，舉手扣門。

四外寂靜引致這扣門清晢而漫長……

除非宮中無人，除非別有原因，否則，就該有人應門……至少……有個交待……，可惜，半晌……沒回應。再半晌，依然空寂，靜悄悄……文士以爲來到了個寂滅之境。

時間已過了一大陣，天色也越來越暗……文士是呼了一口氣，舉手再扣門，這次，比第一次更用力，更震耳，文士看來是有些不耐煩了。

山間的風，在靜寂之處，顯得特別的清勁。又何況，雖說是陽春三月，在這陰沉的時分，春寒料峭，這就難免的，令人感到不耐。又何況，文士是站立了一大刻……所以，第二次的扣門聲，顯示了他的焦躁與不寧。

這一次總算不壞，有了回聲……

「什麼時候了，還有人來找死……」

列位客官，上元仙宮是座道觀。道觀又在僻陰之處，就算是個習靜的所在。習靜修煉的羽士，至少，得心平氣和，冲然淡泊吧！那會出口如此粗魯不文，並且，在言談之中，還帶着極大的火氣，出口傷人的？這可未免令人感到不忿。

但是，文士却是好涵養啊，他毫不在意，反而，聽得了人聲，他越顯得恭敬，誠懇。

門開了，開的是邊側的小門。

探出顆頭！光頭，挽一個道髻，橫插了一支玉簪，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枝玉簪，價值不非。從簪身所吐的綠光來說，分

明是上好的翡翠，不過，道人的頭面，不太討人喜歡。

一張紅臉，濃眉如刷，雙眼隱沒兇光，唇紅齒白，却生了一部絡腮的虬髯！當這個虬髯道士看見了文士之後，他的面色微變道：「是你！」

「正是在下，虎頭仙師……」

原來，虬髯道長的道號是虎頭。

「你……來幹什麼？涂少爺，此地沒你的事啊！」

姓涂的文士是微微嘆了口氣道：「虎頭仙師，我是來找——他——」

虬髯道長一聽涂姓文士來找人，他的面色顯得萬分尷尬！環眼滴溜溜的一轉之後，他踏出了門。面對了涂姓文士道：「有什麼要緊事？」

「爲了舍妹之事。」

「唉！涂少爺，你何不就此饒了我那師侄。」

「虎頭仙師，我那會害他，常言道得好，至親莫若郎舅，再說，涂家家世清白，又怎能說話不算……至於舍妹，年幼無知……不過，在家母之親自出門，再三查訪，然後，對她詳加勸導，再三開說……現在，總算令舍妹，開悟前非……爲了女孩子面嫩，家母這才命在下前來，求見勳弟……」

「眞的……」虎頭仙師的面色，突然轉爲興奮……一伸手，將文士抓住，拉了他往宮中走，幾乎連門也忘了關……

很快的，虎頭仙師與涂姓文士，來到了東廂的靜室中。室中的陳設十分清簡，而一個暗黃色的蒲團上，坐着一個神態俊朗的少年，雙目垂簾，靜坐吐納……

「勳兒，勳兒！」虎頭仙師在招呼着那少年：「你看看，誰來了！」

少年睜開了眼，兩道彩芒一閃即隱。然後，他是喟然一聲嘆息道：「原來是光瑜兄……」

「勳弟！你這是幹什麼啊？」

少年是微微一笑，不作回答。倒是虎頭仙師在一邊幫了腔：「勳兒，你丈母娘出了馬啦……」

少年聞得此言，面色微變，又再睜開了眼……

「勳弟，家母是萬分抱歉……」

「有什可說得上抱歉兩字的？」

「舍妹年幼無知……」

「不！」少年是立即阻住了文士的說話：「素妹那算是無知，她做得對，也挺有眼光……荊天生，實在是個不世出之奇才，素妹與他正好是一對……」

「勳弟，你在說什麼？涂氏世家，怎可言而無信……」

「錯了，說什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姓方的一直覺得不大對勁，實不相瞞，在十年前，先父代我訂下令妹，我就由心底泛出個不字來……因此，素妹並未負我，我也不負她……」

「勳弟，你……你竟然意圖賴婚？」

「就算我賴了婚……」

「勳兒！」虎頭仙師突的開了口：「你在說什麼？難道，難道你甘心情願苦痛一輩子？你決不可如此矯情，走，這兒，可不准你賴下去，你想出家？哼哼，老祖師是再三不允，爲什麼？他老人家說過，你塵緣未斷？你……」

「三叔……」少年的叫聲，滿含淒涼之意……

「你！眞的要方門絕後？」虎頭仙師有些愴然。

然後是一片靜寂。

列位看官，這位姓方的少年，正是方今小輩中，有名的英俠之士，人稱笑方朔，神行無形方勳植。爲人光明磊落，秉性耿直，還有，他是個十分明理、大度的英雄。

十年前，他父親威震八方方天翔代其訂下了涂氏一門婚事。方勳植雖說沒當面反對，其實，他是壓根兒的不喜歡……事實上，他首先對自己不滿意，一直來，他自以爲是個傻旦，怕躭誤了人家的閨女。

七年前，父親過世，方勳植在三叔虎頭仙師之提携下，將他帶進了上元仙宮，上元仙宮的老當家，玄鐵上人對方勳植大爲激賞，竟然助其煉成了武林一絕的射陽功。更將失傳多年的貫蝨針發下……

方勳植是藝成下山，在家傳的八反神功之輔助下，技驚江湖，成爲小輩第一位英俠人士。三年來，幾乎令江湖、黑白兩道，談虎色變。

但是，他是個眞正的行俠仗義者。

涂家的前人死了，方勳植不得不依禮上門……他看到了涂素馨……而素馨端莊大方，見義勇爲，令方勳植大爲傾倒……不想，晴天霹靂，袁家堡一戰，涂素馨變心……愛上了鐵行者荊天生……

方勳植是遠走甘涼，他詳加查訪，他發現了荊天生之可歌可泣之事蹟。他非但不怪責素馨之變節，而他自覺形慚。因爲，他看到了荊天生之誠樸與可貴一面，自己從來沒想到，做荊天生所做的事——

荊天生是眞正的大俠，具大干担，有眞血性。

自己只不過是個江湖中人，在江湖中打滾，爭強鬥勝，即使作幾件義舉、善行，也不過是求取博得個俠義之名而已！自己是有意無意的，爲「名」所困。

荊天生是無私的……

他不禁心神俱傷的，再上積翠崖。他想出家，他想在道觀中，渡此一生。

其實，他是深愛着涂素馨的。

他三叔虎頭仙師就明白了自己侄兒的心事……所以，涂光瑜的出現，令虎頭仙師大爲高興。

可惜，方勳植是無動於衷，虎頭仙師是大爲難過，而涂光瑜更是大爲焦急！

老實說，涂光瑜此來，是奉命行事。而最大的目的是，騙方勳植下山，也只有他可以與荊天生一鬥。涂光瑜、素馨之母親龍老太君，她爲求成功，已到了不顧廉恥，泯滅天性的地步。方勳植如果不下山，那麼，龍老太君將永無成功之望。涂光瑜是明白此中之關鍵與玄妙，也因此他顯得萬分焦躁。

第七日，上元仙宮突然變得萬分的熱鬧。

被稱之爲秦中一俠的時泰，竟然帶同了他手下十八羅漢來訪方勳植。

時泰與方勳植有着極好的交情，並且，屢共患難。可是，今天，他却帶了極壞的消息。久未出現的戮魂神魔荊漁父竟然

在甘凉道上出現，並且，揚言非殺龍老太君不可，而最關重要的是搶奪涂素馨……

方動植不禁大起疑雲。

就在此時，上元仙宮中的巨鐘响動，方動植更爲心震，什麼人，敢來上元仙宮出手搗亂。

當今之世，有七大禁區：少林、武當、峨嵋金頂、崆峒廣成宮、雪山香浮寺、岷山五行宮與及上元仙宮。這七大禁區，並不是一定憑武功壓服江湖，其中有着不少是主持人之道德聲望，令武林黑白兩道，自覺形慚而不敢有所冒犯！

誰敢擅闖七大禁區，就等於與方今武林道作了對。

可是，今天，却是有人來搗亂上元仙宮？因爲，這巨鐘的响動，說明了事關重大……

虎頭仙師巳在靜室盡頭，發號施令，本來靜悄悄的上元仙宮，立即出現了令人心震目眩之場面……

三清殿上，三只蒲團，空蕩蕩的，而一對一對，羽衣星冠的道士，分列兩旁，左首帶班的，正是虎頭仙師，而右首的是個年約五十開外，鄉里鄉氣的乾小道士。

殿下天井中，站立着一個精神矍鑠老人，還有一個生得極醜陋的老婦，後面有着三個少女，看來年紀均在廿歲左右。

在老人、老婦面前，橫七豎八的，洒滿了一地長劍，有幾柄還被折斷成幾截。看來，已經打過一仗，而上元宮中人，分明是落了下風。

一聲引磬响，兩班道士恭身作揖，齊聲說道：「恭迎三位仙尊法駕……」

老人首先唾了一口唾沫道：「牛鼻子，好大的排場。」

半响，又是一聲引磬响，由大殿左右廂，各走出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道童。兩道童生得劍眉星眸，滿面英悍之氣，而手中各執一只提爐，爐內香烟裊裊……

又歇了老半响，再傳來一聲引磬……就聽得履聲槖槖，出來了三個鬚髮如銀的老道士……分三面坐定，而兩道童立即分侍在中間老道的左右。

「好大的架子，好大的威風，哼哼……想不到，一座小小道觀，也有這等排場。老夫眞疑心，他們這些牛鼻子平時幹些什麼？」是老人的說話。

「坐地分贓。」是老婦的接口！

「對，」老人尤如恍然大悟一般！

兩人的一說一答，可令上元仙宮中人，大半發了火生了氣。有幾個巳瞪目相對，但是，這兩個老人家，却是毫不在意。

「這位是荊施主……」中座的老道開了口。一言中的，來人正是雙陽令主荊漁父。

「好，算你有眼光！老雜毛，我們可是找上門來，有事交待。不想，你們這些牛鼻子，也不知是吃了什麼藥，三言不說，兩話不答，出手就打……你看，讓你老頭子毀了幾把劍……然後，來了個雜毛，說什麼稟告老當家，好了，等了老半天，總算見到了你，還有你，你……姓荊的素來辦事講究爽快，我們是追人追上了山，追上了門，我們不想無事生非，我們只要你一件事，把這幾個賊羔子趕出宮門，或者，由我們自己找他們，打一架……」

荊漁父的說話，可算是又急又快，又沒個頭，缺個尾，並且，他又不讓人有個插咀機會，他那裏知道，他巳與上元仙宮中人，結下了樑子了！

玄門如魔

荊漁父還想講下去呢，對不起，巳有人向其搖了手，右肩的那個班首老道士，不知怎麼一來，而地下的長劍，竟然爲其一脚挑起，一股極狠厲的勁風中，長劍巳向荊漁父當胸釘到。

絕無顯著動作，可說是不動聲色，但是，這長劍所挾之勁風，直可裂石穿山，荊漁父不禁一凛，他那名聞天下的盤古神訣立即出了手，現在，他是功炁全復，至今只爲荊天生之乾靈炁所敗的劈天神招展開，而長劍竟然爲其勁力兜住，這還不算，老人是怕這老道的暗算，一運潛勁，長劍宛如活了一般，兜了一個圈子，就聞嗆的一聲，一道青虹，直向大殿中投去。

老道的出手是厲害的，那想到荊漁父的還力，更是驚人，並且，他不反擊老道，竟然向殿中主持射去，這可說明了荊漁父的傲氣凌人，也等如說，在他眼中，你這個老道，還不配與他對手。

還有一層，他是得找爲頭的算賬。

長劍射入殿中，三個老道全是神色不動，而左右雙童是各平提爐，一貼一黏，如此勁厲的長劍，爲雙提爐黏住而平平穩穩的，由其中一童收了去。

「好！不壞！」荊漁父是老老實實的喝了一聲采。

「盤古訣果然威力驚人。」右手蒲團上的道人，接了一句，然後，他是面色不豫的叫道：「白石，你好！」

右首的老道，不禁面色一整，搶步出列，跪拜在地道：「這魔頭敢來仙宮搗亂，弟子不忿！」

「你的黃庭靜參，功力何在？」

此言一出，老道是垂頭無言。

「罰爾面壁一月，事後再呈懺悔，退下，右班暫由青松押班——」

白石道長是行禮退下，而一個面清目秀的中年道長，巳由行列中站出，恭身致禮：「遵師主法旨。」然後，他巳站在白石之位置了。

「荊施主，上元仙宮與尊駕有什麼過節？」

「與你們上元宮，本無過節。」

「那麼，如此行動，未免過份。」

「我不是說過，上元宮有我們要找的人。」

「上元宮是個四方之所在，焉能由得你如此的橫行無忌！」老道士的說話聽來一無火氣，其實，是一步緊迫一步的，要荊漁父承認理虧。

「喔，上元宮是個四方所在。」

「對。」

「誰也可以來。」

「正是，所以，荊施主的須求，跡近無理取鬧了。」

「不見得，你們上元宮欺人太甚。」

「胡說！」幾乎是異口同聲的怒斥。

「別爲犬吠影的，怎麼啦，阻人上門，還得阻人說話嗎？你們上元宮可眞霸道

的可以。」

嗨嗨，荊漁父可眞是個走慣江湖的前輩，他說話看來是有頭無尾，但是，一層一層的分析時，你就會發現了他的詞鋒凌厲，並且，四平八穩。

事實俱在，欠理的是那些上元宮的道士。

荊漁父爲求挽救涂素馨，他可是出盡辦法，可恨的是，涂素馨是落在她親生之母的手中。

涂素馨心灰意懶，涂素馨眞想老母毀了自己，但是，龍老太君是別有陰謀在，她非但扣住了女兒，還設法道出上元宮中門下客，方動植來。

由方動植對付荊天生，然後，可取得天下兩大秘笈，然後，她可以成爲不死之身，而獨霸武林。

但是，方動植不肯下山，反是荊漁父與辣手天姥上了山，龍老太君是反應極快，變機靈活，立即暗中傳言其子，挑起了上元宮與荊漁父的爭執，她，希望在這場混戰中，來個渾水摸魚。

爲求有更好的照應起見，龍老太君的伏着，時泰與十八羅漢先上了山，在上山之前，時泰與荊漁父巳打了一架。時泰始終認爲荊漁父是人間魔星，並且，對涂素馨的生存，有着極大之威脅。

第一架，時泰是僅以身免，上山來，求見方動植時，時泰不得不帶同了十八羅漢手。

荊漁父一行人就此成爲上元宮中的對頭。

老實說荊漁父巳是老大的不開心，卅六天罡劍陣的圍攻，在辣手天姥及犇山弟子淳于瓊相助下，再加上兩個具血性，有悟力的鄉村少女的出手，卅六柄劍爲荊老人，天姥擊了個一敗塗地。

而今，上元宮主持玄鐵上人的說話，越來越擠兌老人，荊漁父可就不再客氣，而直言直說上人的不是了。

上元宮是該當有此一刦。

或者是先入爲主這個觀念害了人，總而言之，荊漁父的上元宮一戰，就幾乎令雙方全下不了台。

「荊施主，你是不會認錯了。」

「老雜毛，你說什麼，老夫錯在那裏？該認什麼錯？」

「你擅闖三清殿，毀我天罡劍陣，本來，貧道亦只求你直認己非，低頭服輸，貧道也就不爲巳甚，略加告誡，全我山規，放你們下山……」

「放你娘的春秋大驢屁，說什麼山規，道什麼四方之地，越說越不要臉，放我們下山？哼哼，老雜毛，就算你送我下山，老頭子還嫌你一無誠意，而拒絕了。」

「好個荊漁父，看招！」一聲極嘹亮的清叱中，一條青影，那大殿上右手的道長，聲到人到的，向荊漁父連劈七掌。而這七掌，正是玄門無上妙法中的百步劈空掌，這一種憑仗罡氣運勁的殺手神招，力逾千斤，可斷碑開山，更可立劈獅虎，比之少林神技，「隔山打牛」，有異曲同工之妙，又何況一式七招，荊漁父簡直是被困在這罡風陣中。

雙陽會主實具不可輕侮之實力，七巧追魂招，掌影翻飛下，荊漁父是一挫身，護身功炁，一提即到，而雙手一拱一抖，戟指連彈七彈，七股又細又直，又勁又沉的勁炁，竟然直透罡風掌影之中。

但是，七煞眞人豈是一擊即示弱之輩，他是身在荊漁父的七股震天勁，連消帶打的反攻之下，他是一聲長嘯，身形宛如金翅摩雲般，向上直竄，而一股勁嘯帶起時，形成了一個旋風圈，反兜反困着荊漁父。

非但反困，而人在半空，仗其本身無比之玄門神罡織成的戮魂神鋒，挾無比之鑽翻之勁而臨。

荊漁父想不到老道竟然會出手即拚命，四週之旋風圈巳狠狠束住自己，再加由上而下的戮魂神鋒，如果雙陽令在手，一招劈天神招，非但可以震破這個旋風圈，更可就勢反擊戮魂鋒，那麼，老道是不死也得帶傷。

而今，利器不在手中，只能運用昊天神掌相對……

在一聲怒嘯下，荊漁父的雙掌一分陰陽，身似陀螺的一個大旋轉，這就是荊漁父的反應變招，靈活快疾之處。以旋轉對旋轉，而雙掌之陰陽兩儀，吞吐來復之勁。一前一後的迎住了這戮魂神鋒，一絞一壓……

勁力與罡風相合，各自感到對方之神力可畏，而各爲搶步出圍。

雖只一對一掌，可是，雙方俱各感到了對頭之可怖。

刷一聲，寒光如林，在虎頭仙師與青松率領下的兩班道士，巳各伸長劍，形如半弧形的，圍住了荊漁父。

一聲又沙啞又難聽的怪笑傳來了，那個一直背手不出聲的老婦，突然雙目微睁，而舉步踏出。

「想不到上元宮，果眞是不可輕進之區，自巳蠻不講理不算數，還得留下人命不可呢。好厲害，好殺氣，好威風！」

「天姥，你可得小心吶，死了我，沒什麼，死了你，我眞怕這件江湖風波，會越扯越大……」

「唉，老魔頭，如果現在你我死了，我相信，總得有些人，會流淚，會傷心，會記住我們倆……」

「啊……哈哈哈……天姥，你說得對，就算我們死，也比以前死得值……」

誰也弄不明白，他倆說的是什麼？並且，是爲了什麼而突然想到死、眼淚這些個問題。

「老魔頭，你想不想死，怕不怕死？」辣手天姥又問兩個死的問題。

荊漁父是搖了兩次頭，表明了他不想死，但是，也不怕死。

「那麼，得你我一同出手了。」

「很好。」

「且慢！」突然，傳來了一聲喝阻聲，是個女子，而這個年才十七八歲的姑娘，却是理直氣壯的站在那裏，她首先向大殿上的另二個老道拱手下拜，然後邊走邊說：「爲什麼非得打個一團亂糟，我們只不過來找人，我們憑什麼，一進門就得捱打，老祖師，請教，我們是面目可憎，還是我們惡名滿天下，或者是我們頭上刻有壞人的記號？」

嗨嗨，這個女子的說話，可眞有些道

理啊，事實俱在，三清殿上的三位主持，根本不知道先前的事，只不過是事後，聽各人說着經過，說明了來者是江湖有名的惡魔荊漁父。

玄鐵上人首先皺了眉頭，老二洞霄眞人，老三七煞眞人，雖說習靜多年，可是，對三十年前的荊漁父依然有所耳聞，因此，先斷定了是老魔橫行。

即使白石的暗使偸襲，令玄鐵有些不滿，不過，罰是罰了，依然編派了老魔的不是，他根本沒詳問一切，憑主觀，先入爲主的概念作準則，好鬧了個不可開交。

七煞眞人兩招一過，玄鐵、洞霄立即發現老魔果然可怕，越發證實了老魔是有意前來挑衅，至於，他們爲什麼來挑衅，挑衅的目的何在，這可沒想過。

現在少女的說話令玄鐵有些慚愧了。

唉，玄鐵上人啊，如果你能够因此一念而詳問所以，這個亂子可能鬧不起來，可惜，老道爲了面子，更不甘心老魔之上門欺人，好，就此弄得幾乎無法下台了。

「你是何人？」玄鐵淡淡的問一句。

「小女子牛小蘭。」

「無名小輩。」

「放你媽的屁。」

玄鐵是一念托大，不想，立即遭到了荊漁父的痛斥，說眞的，天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更不必說什麼有名，無名，老輩，小輩，玄鐵是說了句——也可算是老實話，牛小蘭眞正的是無名小輩，那想到，你越是倚老賣老，好，荊漁父就遍不讓你自命不凡。

但是，荊漁父一時口爽，可將個玄鐵

老道氣過了頭，沉下臉來，喝聲：「玄都劍陣。」

嗆嗆嗆……唰唰唰……。

人影翻飛，劍光如虹，而七煞眞人巳由其他道士手中，取得長劍，劍一震，嗡嗡連聲，响個不絕。

左三，右四，前七，後八，玄門別具威力的玄都煉魔劍陣，巳在交叉縱橫的步位下，將荊漁父，天姥，連三個少女也圍住了。

「好可惡的雜毛，竟然連三個女娃子也不放過。」

「小蘭，靈姑，你倆是沒什武功，現在，我問你倆，怕不怕？如果怕，老太婆將你們送出陣去。」

兩個說話的村姑，各各搖了搖頭，一個是立了個門戶，分明是涂素馨的天星式，而靈姑娘則傲然看着那些道士，華山派的淳于瓊是長劍貼昇。七煞眞人是根本不理會少女會不會武功，一聲長嘯，劍光如虹，劍嘯如潮的，首先搶步入宮。

他這裏一動，玄都劍陣是「破軍」，「貪狼」，「巨門」之三星位，引動了「羅喉」，「計都」雙煞位，長劍似林般，向中間點到。

果然是玄門煉魔大陣，劍橫縱橫中，更有劍炁環繞，將五人困了個狠的。

荊漁父，辣手天姥早巳發了狂野之性，一個抖開了盤古訣，一個身形疾走，排雲神掌，立展神威，時輕時靈，時疾時勁，變幻多端，而又咄咄迫人，如果不是玄都劍陣，實在門戶緊密，呼應極快的話，一個猝然相對，有幾柄長劍險乎爲其劈手

奪來。

兩個老的是不懼這個劍陣，有守招，還有出招，但是，三個少女却迭遇險招，才三個迫退，牛小蘭的肩頭中劍，靈姑娘更是背部劃了條三寸來長的口子。

誰也該看出來，兩個少女根本是在捱打，等送命，兩老想加援手，實在玄都劍陣，步步緊迫，令他倆難以湊出手來，目見兩少女之受傷，大大的影响了兩老的出手發招。

「衆位師伯，師叔，不可再打……」

聲到人到，一條白影巳奪入了劍陣，護住了兩個少女，此人正是方勳植。

玄門劍炁

或者是天佑善人，也可能是小人之陰謀，有干天忌。否則，在如此緊張場合下，極可能扯起一場彌天之風波來！

方勳植是看不過眼，玄都劍陣連不擅武功的少女也在誅殺之列，一時血性仗義，奪入重圍，以求補救之道。可是，他却忘了，自己這樣貿然入陣，將自己置於極不利之位置——

辣手天姥，荊漁父正爲玄都劍陣困擾，突然由敵方搶入一人，並且，極自然的奪入陣中，第一個念頭，來人非友是敵。

方勳植又是一到即與少女靠近，明眼人一看，分明是攻我之疲，這就更令兩老心神不寧，敵意更重。

尙幸，七煞眞人所率領之巨門、貪狼、破軍、羅喉，計都五大方位，再加上外護變星幻曜，層層緊困，逼使兩老，瞬時之間無法騰出手來，方勳植本身之武功又高，這一股疾勁沉着的射陽炁，首先代天姥一阻羅喉、破軍之兩股交叉撞擊。否則，方勳植極可能爲兩老反控反刺，甚成受了重傷，送了命也說不定。

如果，方勳植有什三長兩短，那麼，上元宮勢必與兩老結下不可解脫之仇怨。

而兩老也勢必同三個少女之有所傷失，而義憤塡膺，不完不了。到那時，大風波是被扯開了，江湖道上，又不知該有多少人，進入枉死城。天幸是方勳植本身功力不弱。認宮立位，又有心得，中氣充沛，一聲呼喝，上元宮中人首先有了些內愧。天姥與荊漁父也有深得我心的感受。看清了這個小伙子並不是個蠻不講理者，這殺手，辣手，毒手也就不對付他，而專來對付玄都劍陣了。

「方賢契，速速退出！」

七煞眞人是越來越動了無名火，他有心決不讓兩老走出上元宮，爲了不想誤傷自己人，他要方勳植出陣。

「三祖師，玄門中人，又豈可波及無辜。」

「魔頭侍從，即是從兇！」

七煞眞人這八個字，就算宣佈了三個少女的死刑。方勳植莫明其妙的接了句：「玄門中人，那有如此的狠毒心腸！」一邊說，一邊巳彈出三枚貫蚤針！

貫蚤針爲玄門中第一利器。由於方勳植的苦心專志，他得習上乘內功，在射陽炁之推運下，可說是百發百中。甚至於銀光一綫，一閃即隱，而對頭巳中了針……

是上元宮中的絕技，想不到，方勳植

今日用來對付上元宮中的人。

這豈不是背叛師門？方勳植可犯了嚴重之門規了！但是，又有誰明白，方勳植的心思啊。

七煞眞人是一個一炁三清，好功夫，劍虹幻起千重霞朵，微微三點，琤琤琤。三絲極細微的脆音，貫蚤針巳爲七煞眞人的凝煉的元磁訣所吸。然後一聲怒斥道：「化三清！」立即劍影漩橫，步聲雜沓，一轉眼，劍陣巳變，離兩老等人，大約有五十來步，也就是，七煞眞人等，自動的退後了一大截。

辣手天姥，荊漁父是江湖大行家，那會看不出，這種欲擒先縱的法門。老實說，越是這樣，越可顯示了他們將有更厲害的殺着出現。

果然，「嗤嗤」連响中，天姥、荊漁父面色微變。這是「玄門劍炁」！等如劈空掌，隔山打牛，利於遠擊，而自己，分明巳被困在一炁化三清的劍炁之中了。

想起了雙龍令，如果雙龍令在手，依然可仗盤古神訣震破這混元劍炁，可惜：

兩老與方勳植却分三才位，各用本身最精純的內功相抵。

漁濛炁、劈天功，射陽勁，結成了一個三元陣法。强抵着混元劍炁。

三人功力，全是不同凡响，天姥與雙陽會主不得不對這位小輩英俠，心生敬意。江湖上，果然是後浪推前浪，一個荊天生，依他們之見是，天賦異稟，得天獨厚。而今這個小伙子，唉，分明不在七煞眞人之下，如果，肯以一對一的話，兩個老人家，眞能買方勳植。

可惜，現在，牛鼻子人多，並且，他們善於截長補短，他們更有着一種奇怪的法門，在前爲首一人，定能有劍炁傳出。

然後變陣形，而新的爲首人，一樣可發出劍炁，方勳植是明白，這是「借劍之法」。是上元宮中的一項秘技。就如別派人的連體之法而巳……

玄門劍炁，無十年八年清修之功，難以煉成。而劍炁之吞吐長短，全靠修煉者的悟性及天資，每人之功力不同，劍炁之凌厲與否，相差極遠，不過，玄都劍陣中的好手，個個練到有成的佼佼者。常言道一人氣短，二人氣長，所以混元劍陣之所以自動闢出一個大空位來，就是便於借劍法之使用而巳！

以衆凌寡，並且，還有三個武功不佳的少女在。兩老巳鬥得心火大起，幾次想一走之後，然後來個大報復。但是，當看到小伙子是面色鄭重的，爲了祖護少女，不惜違犯門規而出手時，兩老又不忍了。

「列位，敬請停手……」

半空中傳來了天神般的叱喝聲。

但是，誰又會聽他的？

「荊老前輩！接住！」

半空中，突的出現兩道蒼霞，一閃即入，如此凌厲的玄門劍炁，竟然無法阻擋這蒼霞之破圍而入。

一聲長笑中，荊漁父是鬚髮具張的，揮手連彈中，一長身，接住了這兩道蒼霞；正是他的雙陽令……

「梆」一聲啞嘯中，劈天神招抖出，蒼霞似潮的，捲起了兩股其勁無比的神力，玄門劍炁，幾乎爲他擊破一洞……

七煞眞人是一聲怒嘯，長劍一抖，幻起圈圈漩渦，「分光神招」展出，與雙陽令糾絞一起。

辣手天姥是大有喘氣之機，排雲掌似風捲狂沙的，向四外捲去！

方勳植突然的住了手。

可是兩股劍炁巳到……

就在此時，一條灰影似天神下降般，投入陣中。阻在方勳植前，兩股陰陽相生的推推撞撞勁，將這兩股劍炁絞住！

「恩公……」

「荊大哥……」

「大哥……」

三個少女有不同的叫法，但是，人是一個，一個看來平凡，却又顯得大不平凡的漢子，護住了方勳植，加强了三元方位之威力，與混元劍陣，鬥了個狠的……

來人正是荊天生！

他不希望打下去；但是，他更不明白的是方勳植，爲什麼突然之間，有了輕生之念。他根本不認得方勳植，只以爲，他是個年輕而又具正義感之英雄人物。

這或者是氣機感應之故，荊天生一見方勳植，就如磁引針的，有了種親切感。

方勳植又何嘗不如此。

待到荊天生的出手展開，方勳植更是敬佩讚嘆，而衷心佩服！

漸漸的，荊天生、荊漁父、天姥三人所結成的無形勁圈，巳反尅住混元劍陣中的無形劍炁了。

七煞眞人是面色大變，步法是越來越穩，而兩只袍袖，無風自鼓，劍尖爆散的銀虹，更挾着嗤嗤急响，向前射出……

也只有七煞眞人的劍炁，還有些生氣，其他四方，根本是萎疲無用！

突然，左角有一聲勁嘯……

右角也發出了狠勁的劍炁。

上元宮中的三位祖師，親臨劍陣了。

荊天生求想善罷，現在，如果不用强硬拚，那麼，越下去，勢必會引起了互有殺傷之場合。如此，將會再無良策，以求善罷了。

荊天生是突的一個旋轉，一股急漩是挾勁嘯抖出，而人宛如强弩般彈出……

七煞眞人剛剛抖出一股無形劍炁，不想橫裏欺來一股勁風，正在他中空、虛宮之位。他不禁一凜。心中也不得不佩服來人的看得準與狠。

可是，尙未有所動作，而一陰一陽，一推一撞的兩股不同勁力，巳將他狠狠扣住，七煞眞人豈是等閑之輩，長劍迴刺；那想到眼前一花，胸口一窒，一股若有若無的玄力，將其重穴扣住。

荊天生是看準了七煞眞人，久戰之下，巳成强弩之末，他是立即展開乾靈天玄身法，在冒險一擊之下，果然爲其一招成功！

七煞眞人被扣！而荊天生巳沉聲大叫道：「晚輩不敢放肆，敢請祖師爺暫罷雷霆之威，聽我一言……」

不得不停手了，因爲，七煞眞人分明巳落人手。荊天生是用了一着險棋，總算將上元宮中的爭鬥，暫時停止。他這才喘過一口氣來了。

他打了個羅圈揖，沉着地說道：「晚輩荊天生！」

當場鬨然，原來，此人就是最近鬧得江湖上沸沸揚揚的鐵行者，荊天生。

靈姑娘突然有了份自傲之感。

淳于琼是深情的看着這人中英俠。

「半路上，得悉一份陰謀；而這件陰謀之主的，在於晚輩的乾靈訣上，有人非但想殺我，還想乘機，讓上元宮捲入漩渦。晚輩本不在意這些江湖的爭殺，但是，卻也不甘心爲那些陰險宵小所害……。

「如果，志同道合，如果直心爲民，晚輩可不是個量小氣狹之徒，乾靈訣誰也可以借看，攻習。事實俱在，一部乾靈訣，也不至於能橫行天下……。

「其實；晚輩所怕的，就是借乾靈訣而濟其惡；而現在，這份乾靈訣果然引使惡人，巧使陰謀，令上元宮與我作了對！晚輩這才秉程趕來……

「三位前輩！我可以將乾靈訣雙手奉上，我知道，上元宮主者。是深明大義，不會助紂爲虐，更且言出如山之前輩，晚輩只求三位主者，別將乾靈訣傳與惡人……前輩意下如何？」

玄鐵上人等三位主者，連夢也沒做過，自己是爲求乾靈訣而留難這些人的。

他們不禁目瞪口呆。

但是，荊天生是誠懇的，他果然取出一本極舊的薄本子……

「且慢！」

辣手天姥突然出聲喝阻了荊天生：「荊大俠，你用乾靈訣來換我！還有這個老兒？……」

「正是！」

「我們不見得闖不出上元宮！」

「前輩！我是秉程趕來！我還得秉程趕去，你可知黃河兩岸大災；官府辦事不力，只知求神拜佛……迎什麼龍王，拈什麼香……可是，百姓嗷嗷待哺，而且，風聞已有易子而食的慘象發生；老前輩，救人要緊，爭什麼江湖之意氣，爭什麼武林之風光啊……」

誰也看見了，荊天生說着說着，他的眼中滿盈了淚水。事實俱在，他怕上元宮爲陰謀所苦，他更怕自己的朋友，莫明其妙的，陷入了陰謀中。他甘心情願，用乾靈訣換來時間，救災民！

這是誠懇的呼聲，這是爲民請命的哀號！

辣手天姥，荊漁父，連方勳植也不禁暗暗喝了聲采，這才是有眞肝胆的、血性好漢子。

方勳植跪在三老面前，他甘心情願，接受宮規家罰。但是，他請求三老放他們走。

玄鐵上人是面色慘變，他走上前，一手抓住了荊天生的右手，一手扶住了他肩頭，是這樣的激動，這樣的慈祥：「孩子！好！我得多謝你！你代上元宮解除了一次大患難。放心，我會查清楚，到底是件什麼事，乾靈訣我會收下，但是，上元宮中人，誰看一眼，誰就剜下眼睛來，我代你保管，不，這是說明了我的懺悔，去吧！孩子……」

荊天生恭恭敬敬的跪下，叩頭。玄鐵上人將他扶住，拉他起身……一回頭，他叫了一聲：「勳植！我相信你，再也不會讓愁思所困了吧；你再也不會想到，一死了事了吧！嗯！孩子！」

方勳植是站起了身，興奮的抓住了荊天生的手。

陰謀依然存在

龍王廟、赤陽崗、邙山脚下，千里黃河，連決了幾處堤岸……

哀鴻遍野！有賣兒賣女的，也有買了當豬羊殺的，更有人販子在人羣中出沒。

突然，一股清風吹來！

人販子竟然死了三個。

賣出兒女的鄉親們，正在含着眼淚，吃着賣兒賣女的糧食時，他們發現了自己子女走回來了。

並且更有大戶在發放錢、米、糧食。

他們是災民，但是，誰也有着耿直、善良的心性。他們得到了救濟，更得到了大戶的指導，有的防洪，有的退水，有的開始了搶種，搶耕！

他們之中，有人傳出了訊息，大戶主奉命行事。至於眞正籌謀劃策，眞正辦米辦糧，運來糧食，金銀，耕具的是一批人！一批眞正的游俠……

其中有一個他們全都耳熟能詳的，荊天生。

在南莊，一座難民集會的破廟中，有着個特別的家人。一身粗布衣服，一張憔悴的面孔，正對着一個莊稼漢子在說話！說着沉痛的話：「我，對不起你啦，海子哥！」

「你！再說這樣的話！你就是在罵我，咒我……我不能沒良心……孩子丟了！那是咱的命苦，能怪你……」

「荊大哥！你餓了吧！」有個村婦遞過來一塊麥餅……

「海子嫂！我吃不下！多好的孩子，那會一轉眼，就不見了！我心中堵得慌。是我沒好好的安置你們！這才引使小娥兒不見了！」

「那能怪你！你代我們大伙，操的心還少了……」

有多少人在飲泣，哽咽……

「靈姑娘來了……」

衆人一聲鬨，只見個村女走了進來。

「恩公！你可得答應我一件事。」

靈姑娘的說話，令荊天生神色一整。

「海子哥！你更得勸恩公，別一時意氣……」

「啊，什麼事？」

「小娥兒在別人手中，奸人的算計可眞狠，他們是看準了恩公的弱點！」

「靈姑娘，快講，小娥在那裏？」

「他們會逼你！」

「總得去救孩子啊！孩子沒罪……」

「不！」海元——一直來人們稱他爲海子，他是斬釘截鐵的說着：「荊大哥，我們還年輕，丟了一個孩子，我們可以再生，因爲此而連累了你，我可變成了大伙的罪人。荊大哥，無論如何！你得聽我的話……」

「對，小娥他爹說得對啊，大哥！你可不能讓我們背上這個大惡名啊……」

「再說！恩公啊，你已多天沒闔過眼了……」靈姑娘幾乎哭出來了。

荊天生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恩公，我相信，明天，或者後天，荆老爹會趕來了，連方大俠也可能由鄭州趕來……」

荊天生不言不語！沉下了頭！

靈姑娘哭了：「恩公！我明白你的心意，你在怪我自私，可恥……但是，你爲什麼不想想……你眞的甘心讓海子哥兩夫婦背上個大罪名？孩子小，不懂事，沒罪？這當然對，可是，天公也會說，你……又有了什麼罪，該讓那些人作弄！陷害？我或者是太自私……也因爲我自私，我連累你，求你自私……恩公啊！有多少災民，在等待着你……」

「還有不少人啊！靈姑娘，你爲什麼忘了，我的朋友，越來越多了！」

「從沒聽過，有了人，必需得死一個！難道，好人就只該有那麼幾個？」

這倒是實話，對麼，誰又規定了，好人不該多，多了就該死幾個來齊個數的？

荊天生算是給難住了。

但是，他又怎能讓靈姑娘圈住了自己。他明白，既然是對頭的陰謀，自己終得與他們對了面。靈姑娘怕自己涉險，其實，他又怎說得明白，一直來，他已經歷過多少風險了。

突然，他有着一種極奇怪的想法！人多好辦事，這不錯，事實俱在。這一次的黃河成災，如果沒有荆漁父，辣手天姥，加上方勳植的出謀劃策。可眞不能辦得如此妥貼！如果憑仗自己一個人，那怕東西奔波，也極難救得了這多的人。至少，有不少人家，得骨肉流離，或者，死亡於逃荒途中。

但是，人多，也有人多的方便處。現在，他就不能像單身一人時的，走着自己想走，該走的路。

他有些不滿，可是，他可不知該怎樣來解說。

海子嫂在勸他睡一陣！因爲，靈姑娘的敍說，令衆災民越發的心痛。誰也不忍心，這樣個好人，爲了代民請命，非但沒點好吃，好喝的，反而，連睡眠的時間，也讓他們那些災民給躭誤了。也難怪，看來是如此的憔悴……

海子嫂更在暗自的怪責自己。哭什麼來的，小娥不見，不讓荊天生知道，他也不會立即的出門尋訪……如果，自己知道他已十來天沒好好的睡過的話，她那怕死，也不會吐口有關小娥失踪的事的！

也因爲這樣，她是苦苦哀求着荊天生，睡一會兒，海子嫂就剩沒跪下叩頭了。她們誰也清楚荊天生的爲人，他是非但看不慣！更且深惡痛絕這種行動。

他是人！他與貧民百姓完全一樣！

是官府，世道的不平，而自己只不過是個打不平者。既然有人欺逼良民，也該有帮助平民的。在他的心目中，人，誰也該好好的活下去，決不能活不下去。那怕天災，還是人禍，他得引領他們抗災，抵禍……如此而已。所以，他不能看人比自己矮一截……

海子嫂只能求、求、求……

突然，廟外傳來了一陣叱喝！並且，更有人喝打的聲音……

一陣極刺耳的怪笑傳來，靈姑娘是心頭發凛……海子嫂更是面色慘變……有慘叫聲，有仆跌聲！荊天生看了靈姑娘一眼道：「這可是沒法子的事，他們欺上門來了！我大概是生就條勞累命，舒舒服服的日子，可輪不到我！」

在他以爲在開開玩笑，說得輕鬆些，讓她們少些內疚之感。不想，荊大俠啊！你越是說得輕鬆，越是令他們感到心痛！

靈姑娘幾乎想叫皇天，問天公，爲什麼，人，有這樣的壞人，惡徒……荊天生前生到底做錯了些什麼啊？而你們今世要千方百計的，要害他，要置其於死地……

廟門口，可憐巳倒了一大片人……一個看來年約四十開外的黑瘦漢子，陰狠狠的對地下人在笑：「憑你們也敢來阻攔我！泥腿子，窮棒子，你們就等死吧……」

哼，這說話可透了個底。黑瘦漢子分明是下了重手點了這些窮苦人的死穴……

出來了一個粗布衣服，毫不起眼的小伙子！眼睛沒神，面容憔悴，一個標準的災民樣，黑瘦漢子也不放在眼中，但是，突然他的眼睛睜大了，他越來越心驚……

這個小伙子是彎身扶人，扶起一人，好似代人拍去灰塵的拍幾拍，本來在慘叫呻吟的災民，行動如常，更且出聲辱罵……

分明解了自己點的死穴……

自己的獨門玄陰指，別說對付這些飢疲無力的災民，就算江湖上，一等一好手，中了也難脫得了身……除了自己解救，實死無生。而此是何人！能夠解開自己的獨門點穴法？……

「荊天生！」黑漢是想到了這三個字。對，風聞此人。看來平凡，其實深藏不露……對！就是他！因此他是叫出了聲。

荊天生根本不理不睬。他得解救所有爲黑漢所苦的災民。他是心中明白，這些災民是爲了來人對自己有些無禮的說詞，令他們發火。以爲人多，可以代自己打發個對頭，那想到，來人是江湖能手，他們反而受了害……不過，鄉愚無知，一個江湖人，就算出手，略加懲罰，也就夠了。那可濫下殺手，要人性命。並且，爲其傷的，竟然有十幾個之多……荊天生不禁對此人，大爲不滿，也因此，他是一反常態，故示驕傲，更當其面，解了他的獨門點穴，一挫其銳氣……

黑漢見荊天生如此相對，他是一聲怪笑道：「是你不識抬舉！打！」

打字出口，黑漢的出手，疾如閃電，雙指巳點向荊之雙目！

荊天生不架不格，雙手還在料理着傷者！只不過是一仰頭，好準的分寸，黑漢子立即一點落空。且不能乘勢直迫。但是，黑漢根本第一招是實中虛，而第二招的虛中實跟了就下。雙指是一滑一下，點向荊天生的笑腰穴。

這一招是眞正的狠招，指影看來游移不定，其實，正是他的成名絕技，「幻影指法」！

不想荊天生乃是方今第一位英俠，乾靈炁是堅實難破，又何況他的七退六進的天靈身法，更是神鬼莫測。黑漢以爲一招即可成功，不知什麼一來，他眼前巳不見了荊天生的人影。雙指所展開的幻影萬變手法，竟然會落了個空！這可叫他心神俱震了。

看一看，荊天生巳到了另一角，在解

救那邊的傷者。他簡直不敢相信，在自己神目貫注之下，他竟然可以脫出自己的監視。他是使幻術，還是另有分身法？

「好個荊天生，竟敢用妖術……」

這是自我解嘲的說法，當荊天生是個妖人，那麼，不能對付，一擊不中，全可借此過了塲……

但是，第二招就該有個對付妖術之道了吧……哼，依然故我。荊天生在黑漢的倍加留神，展開游魂七指之下……在他以爲，經已封鎖住前後左右，十步之內的地區。饒是他轉身疾快，也難脫出了自己的禁圍……不想，一股旋轉之力，略爲撞了一撞指風，荊天生又不見了他的踪影。

黑漢心中大爲煩惱，更有着三分怯意……但是，自己來時，誇下了海口，如果就這樣的灰溜溜的回去！那以後，又怎做人……

耳根清淨了，清淨什麼？原來，已無那些苦哈哈的呻吟聲了。這就表示了荊天生已解救完畢。他一定神，果然，面前有一張看來樸實，但帶三分冷意的面……

「你叫什麼名字！」

眞不客氣，將個黑漢氣得幾乎閉過氣去。

「荊天生，你好狂，焦大爺與你沒個完！」

「我狂，哼哼，姓焦的，是你濫施殺手，是你殺戮無辜……如果沒有我，試問，這十來個窮途災民，豈有活理。你還大言不慚，說荊某狂妄？」

「荊天生，你就與我眞眞實實的對招吧……」

「我幾時不老實了！」

「不可用妖術……」

「唉！想不到武林道中，有你這樣的井底之蛙！」

荊天生說的是實話，但是，焦大爺可恨極了。老實說，他最怕人罵他坐井觀天啊，井蛙之見啦！由於他閉門苦練這太虛玄陰指，廿年不履江湖。指法煉成，自以爲是擧世無雙，而無敵天下。不過，他的長老却在他下山之時，諄諄告誡，說什麼：天下之大，武功之多，可說浩如烟海，不可驕狂，不可自滿，以免爲人有井蛙之譏！那想到，今日，果然爲人笑了……

焦大爺是恨瘋了心，身法動，雙手齊揚，這是他的拚命打法，兩手十指，點，挑，撥，打……每一招，每一式，竟然連聲嗤响！而一股又一股的陰烝勁風，交織層層的，依稀結成了一個羅網似的，困住了荊天生。

荊天生嘆了一口氣。心中明白，這是一部極難得的指法！密而緊，實而穩，尤其是這指風陰勁，一般江湖人，實難抵禦這種綿密精緻的指法。

但是，出手傷人，用心太險，這樣個江湖人，留在世上，也太可怕……

荊天生思念及此，他是由隨從其指法飛舞，而一變爲反手迴扣……想不到荊天生竟然也用指法來對指法。而荊天生的指法是大開大闔，氣象萬千，比之玄陰指，更具聲威！有幾招，簡直是殊途同歸，不過，一個趨於陰煞而一個是光和陽祥……

噗、噗、噗，三聲如擊敗革之聲中，焦大爺是連聲也未出……跌翻在地，他中了荊天生三指……

焦大爺是有說不出的難過，自己苦練了廿年的玄陰指，竟然如此的不堪一擊！

他那黑臉變得灰撲撲，這說明了他的心神緊張，不，簡直是怕的要死！

也眞是不可思議的規律，越是心狠毒辣，殺人不眨眼的傢伙，他們越怕死！當報應臨身時，他們所表現出來的是：下流，撓種，卑怯，無賴……

焦大爺也有着這種表現，顯出了一身膿包樣……剛才那種驕狂，囂張的威風收起來，他眼神中透露出無比的驚惶，如果不是身受重傷，他眞能一走了之！

「你怕死了！」

「我……我……姓荊的，常言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我是奉命……奉命來請……」

現在，他直認自己是個使者了。請瞧，這個傢伙的鬆旦樣……

「其實，你不說這些，我也不會殺你，好，我們走吧！」

「那你總得解了我的穴道……」

「那也不忙！」

「這，我……」

「我可以押了你走！」

「你這算是示衆了……你！」

「不，姓焦的，我是以人換人……走吧……」

荊天生押了焦大爺走了。靈姑娘追出廟門口，她還想阻……連海子夫婦也出了廟門……可惜，這一次荊天生連馬也沒騎，走先了一步……

遠處傳來了馬嘶聲，靈姑娘倏然一整面色，她打了一個响亮的口哨，鐵騎似雲龍過渡般馳來……她匆匆的告誡了幾句，姑娘騎上了鐵騎走了！

在一座陰森的莊院中，有着人聲喧嘩！但是，一聲吹竹聲傳來，立即鎮住了喧嘩……傍晚的莊院中，一變爲寂靜，只剩下吹竹餘聲，在空際蕩漾，越顯示了這裏的陰森，可怖……

宅院深處，一座偏廳，居中坐着一個滿面慈祥，打扮富泰的老婦。老婦的輪廓極美，即使老，可依然有着極美之風韻。

面前，坐着一個少女，有些憔悴，有些病骨支離。但是，她那星眸依然似點漆，吐露出怨憤交迸的光芒。

一個衣衫襤褸的女孩，大概才十一二歲吧，雖然面黃肌瘦，這一對大眼睛，依然閃耀着機伶的神采，現在，有些緊張，有些恐惶，倚在少女的身旁。

那老婦人開了口：「馨兒，你可算是人大心大了！你再也不代爲娘的想想，涂家是武林世家，涂家領袖西南武林數十年。而今日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你父親爲江南程家所毀，雖說此事隱秘，可我却永遠記得清清楚楚。不錯，我是別有野心，但是，馨兒啊，身在江湖，不是爲人一刀，就得殺人流血……爲了報仇，有時忍垢含辱，有時，締親結友，有時，也難免賣友損親，可是，我爲的什麼？還不是爲了涂家……」

姑娘是低頭不語，也不接口。

「是的，我在設計陷害荊天生！我所求者何？乾靈訣，而今，乾靈訣在此！」

轟的一震，涂素馨猛一抬頭，只見龍老太君手中托一玉匣，匣中正平放着一本薄薄的絹本……她想看，可是，龍老太君突的一聲長嘆道：「我記得上元宮玄鐵上人說過，誰看一眼，瞎了他的眼睛……老身或者也會這種精神所感……荊天生，好個小輩英傑，他竟然感動了辣手天姥，雙陽令主……更將勳兒也拉下了山，是他們一力承担，救濟保護了千里黃河，所造成之災害……」

素馨是越聽越激動……

「……這就越來越令我，自覺形慚，馨兒，交還給荊天生，而我與你大哥，也該走了！我們在家中等你！」

「娘……你……眞的，追悔從前……你……」

涂素馨激動得說不出她心中所想說的話。

龍老太君是這樣的慈祥，也是這樣的難過，涂素馨不禁跪拜在地，抱住了龍老太君流淚，不過，姑娘現在是興奮的！

龍老太君遞過那只玉匣，素馨接住時，老太君在說話：「涂家人，誰也不准偷看！」

素馨是面色莊重地說道：「女兒決不會如此無賴！」

龍老太君長長的嘆了口氣道：「覺今是而昨非！可惜，也太遲了——」

「不，娘，並不遲，實在不遲……」

「走吧！好好的找到天生，代爲娘多多致意，就說，爲娘是心香一瓣，默祝他，一路平坦……」

素馨幾乎又流下了淚……

然後，她走了，並且，携帶着那個小女孩小娥，七廻八繞，總算走出了這所陰森的莊院。天，已開始黑了。

才走出莊院大門，迎面，碰見了荊天生……還有一個，正是那個焦大爺。

涂素馨決不是個一無見識的人！當共發覺姓焦的是奉母命前去騷擾荊天生，又清楚了拐走小娥，造成天生之心理障碍時，她不得不有所推析其母的用意，眞的，還是假的……

荊天生也有着心事，爲什麼，龍老太君在這個時候放出了涂素馨？

是臨時變計，是別有陰謀，還是她眞的心中有愧？

晚風吹來有些寒意。素馨直到如今，她的病體未復，並且，有着加添之跡象，由於一時興奮，她可以說是憑仗了一時的虛火，一時的意氣，前來尋找天生，她想不到天生會這樣快出現在她面前。

本來有些靦覥，現在，更有些心神不安。但是，荊天生心頭一亮……

「涂小姐！」

「荊……先生！」

「方世兄就快到了！」

「我……不配！或者……」

「涂小姐，我們相交雖短，相知該深，我是個無聊，跌宕的浪子，或者，我生具流氓之個性，更可以說，我不配受牽受累，事實俱在，有多少不平，有多少可憐的人們！我記得我已對你說過，除非官清吏治，否則，這天下，這世道就得在貧富懸殊中激盪，最後，不是天災人禍的死人，就是官逼民反的戰亂……

「涂小姐，讓天下……少些亂事，少些不平。別造反，別打仗，兵兇戰危，還有，飢荒所逼，造成了農民失田，田園荒蕪！造成了更大的糧荒。那時候……這世道啊，就越會令貧民死，一大片，一大羣的死……決不能讓他們死，對不對……

「方世兄他也說，決不可任憑災荒驅民。涂小姐，他眞是個足智多謀的好人，他有條有理，救災，賑濟，還代他們安排了搶種，開荒的策劃。

「一直來，我只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與他一起，哈哈……」爽朗的笑聲，眞誠的語聲，令荊天生形如崇高的天神！涂素馨幾乎聽得呆了。

突然，她發覺了荊天生的說話，非但偏向方勳植，並且，他是在告誡着涂素馨，暗示着，方勳植比荊天生更感人！

可惜姑娘的病體未癒，可惜……她的眞氣未續，而突然，她明白了一件事。荊天生或者是已看清了母親的陰謀，龍老太君放出涂素馨，是希望這個三角，引起一塲糾紛，然後，她可以從中取利……

從荊天生如此坦誠的說話中，涂素馨已感到，她與他的距離，越隔越遠，但是，友情却越來越清晰！

姑娘是心痛，却又心歡……

她坦然的取出了玉匣，交付與天生。

荊天生聞說是自己的乾靈訣，他感到不安，他怕上元宮中人會受到了陰謀之暗算……

打開玉匣……嗤嗤兩聲，荊天生心中陡的明白，龍老太君依然在算計自己……根本無乾靈訣……

中門被暗器透入，全身一震，還想運烝護身時，一陣劇痛他不得不撫胸坐倒！

四外已傳來了驚人的笑聲。

涂素馨那會不明白，一個連環扣住另一個連環！龍老太君無論如何，得毀了荊天生，而自己，却做了這個陰謀的主要人物。

「涂小姐，速走……」荊天生咬牙迸了一句話，到現在他還顧住別人的安危！

涂素馨不哭也不笑，面色變得更爲嚴肅。四外，步聲雜沓中，走出了不少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們已圍成了一圈！他們爲龍老太君的陰謀成功而歡呼。荊天生忍痛的環視之下，發覺了有不少是袁家堡中的餘黨。

這是血戰袁家堡的餘波！

西北角有着一個貌相青綠的老婦，手執鳩頭杖。一身黃衫，巍然獨立，滿面猙獰之色，正是名震江湖的無形姥姥。

在無形姥姥的左側，有着面如骷髏的黑瘦道姑。她身後有三個小婢，乃是羅刹門下的三個兇手，自己曾從他們手中奪下了雙陽令。

又是一陣悶叫聲！龍老太君率領了兒子涂光瑜，還有不少分明屬於她的手下的男女人衆，步出了塲，她是萬分的得意，向衆人擧手示意。

「蕭老太太，你的羅刹刀，果然是厲害，憑你這一手，妹子絕不會令你空手而回！」

「你答應過我將上元宮交給我的！」

「一言爲定！」

龍老太君與羅刹門的交易算是做定了，然後，又向無形姥姥提說條件，就是事成之後，荊天生交給姥姥處置，分明無形姥姥恨極天生毀了她的得意門徒段雲雲。

然後，龍太君沉聲招呼涂素馨，要她回到自己的身邊，她的理由是：一筆寫不出兩個涂字，自己人始終是自己人！

一陣極凌厲的長笑中，涂素馨是冷冷的看了自己生身母親一眼……一揚手，青靈三陽刺出了手……她的三陽刺已向荊天生刺到……

荊天生面現笑容，他以爲，她這樣做，依然會粉碎龍太老君的如意算盤。

荊天生一死，借以示儆，用他欺騙上元宮，甚或交付無形姥姥，凌遲處死自己的主意，全算完……

那想到涂素馨的三陽刺才抖，一道綠影，宛如鬼影凌風般，一閃即到……並且，如此威名傳江湖的神脈訣，太陰炁，竟然如此的不濟，爲這綠影，一招扣住。

衆人鬨然叫好，龍老太君果然身手不凡。

可是，又有誰清楚，這又是個陰謀，涂素馨這幾個月來，讓自己母親，折磨得意氣消沉，在一股自隳的意氣侵襲下，她的眞氣未復，功力大打折扣。再加一連串的卑污作爲，出現在一個自愛的少女眼前，請問，她那能受得住？老實說，她已打定了與天生一起死的主意……也可以說，她依然在自隳的意志控制下，她又有什麼辦法來應付處心積慮的殺着……

她一口鮮血噴出！噴了龍老太君滿頭滿面……

但是，龍老太君她怔住了，不是在被血噴之後，而是在血噴之前！

一個目如電閃，形如童嬰，綠髮披拂的半老女子，冷冷的看住了龍老太君，而一方面，她已扶住了涂素馨。分明，龍老太君爲這綠髮女子所反尅，並從其手中，救得了涂素馨……

「姑姑……」涂素馨在哭！

「不許哭。」這位女子火氣眞不小。

至於龍老太君却怔住了：「你！你沒有死……假的，你……」

「我不許死，我怎能令你肆無忌憚的大展手脚……其實，從你勾結袁鐵生，教唆袁小恩起，我一直在暗中破壞你。上元宮之突然受牽累，如果不是我……恐怕，乾靈眞訣眞的會爲你的手下，小空空白飛得手……還有今夜，你以爲無形姥姥對付荊天生？不見得……素馨，取出荊天生所藏的書信……交給韋素娘。」

涂素馨現在是讓自己姑母玄天仙女涂辟邪的九天玄功，打通了渾身經脈，連太陰炁脈也爲涂辟邪的無比功力打開，她精神一振……她向天生走去，但是，荊天生搖了搖頭，他不想再引起其他的糾纏！

「荆天生！你師父是誰？」九天玄女在發問：「難道他沒說過他有個師妹？」

玄天仙女

荊天生似被雷轟，他依稀記得師父坐化時，說過他門中還有個長輩，對，是個女的，姓杜！不，是「涂」，他突的流下了眼淚，因爲，他記起了師父，想起了師父教誨，傳藝之恩。

突然，他萬分依戀的看着涂辟邪。眞想不到，自己還會見到師父生前極關心的人。

「我師兄收得個好徒弟，天生，你，難爲你了……」涂辟邪何嘗不喜歡這個師侄，但是，突然，她面色一整，對天生道：「我師兄授藝極嚴，收徒更苛，費盡心血，可不准你自己消沉，爲宵小所害，記住了。」

邊說，邊已從他懷中掏出個破布包來，一打開，揀出了一張束帖，她是手指輕彈，這封束帖，宛如一方鐵片般，向無形姥姥投到。

「妹子！」龍太君沉聲的叫了一聲。

「誰是你的妹子，我只怪我大哥有眼無珠，老實說，壓根兒，我就沒有把你當作嫂子。」

「你就如此的恨我？」

「欺師滅祖，陷害親夫，邪行惡爲，勾結羣小，你還不值得人恨你？荊師侄如此人才，他犯了你什麼忌，自己女兒，千方百計，代你贖罪，而你爲什麼非毀了她不可？，爲來爲去，只是爲了你一念之私，獨霸武林。獨霸武林，你從我大哥口中得悉乾靈，坤脈雙訣合璧，可以天下無敵。唉，你却忘了，爲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武功，決不可能一人習成，還有，除了神訣本身之外，還得有其他的苦功融合，你是一知半解的，就妄圖携取，唉，你不是人，只是個可怖的惡魔啊，我走避，我故意授技於素馨，可惜，你不會明白，她學的是功，而不是訣。這些，你也永不會明白，我所明白的是：你永不會成功。不論你如何用盡心機，到頭來，只是場空。」

「哈哈哈，空也罷，實也罷，不論如何，荊天生是死定了，他永遠無法再耀武揚威了，羅刹刀毀了他的功穴。即使我失敗，而你們……」

「不見得，」這一聲叫，似半夜梟鳴般難聽，一條黃影掠到，無形姥姥看住了荊天生道：「你怕不怕痛。」

荊天生苦笑一聲道：「前輩，你看我可是個怕痛的人？」

「好，準備了，」只見老姥姥面色一整，雙手十指微彎向荊天生的頂門虛按。

荊天生是突的一跳，然後，他是十分莊重的，雙目垂簾，盤膝坐定。

漸漸，人們已看到了荊天生的身上，發出了氤氳的氣，雙眉緊皺，而姥姥是突然長了身，十指不離天生頂門。但是，她的脚步在移，移得雖慢，可是，一步一個脚印，明眼人一看便知，姥姥走的乃是奇門步……每走一步，立即助長了十指的勁力。

銀光如虹，嘯聲如潮，一片白影，載沉載浮的，向姥姥飛來。

「羅刹刀！」半空中傳來一聲厲喝。

誰也該有個明白，這羅刹刀的可怖，這刀薄如紙，輕似蟬翼。却是那最陰狠不過，羅刹門中的專破玄門罡氣之物。由於它本身爲玄金精鐵所鑄，雖然輕薄，可是無堅不摧，擅破橫練，再加上用九幽煞靈勁之輔助，發出了具廻旋，急轉之力，不碰，直鑽入身，一碰拐彎，其勢更勁，再

古今武俠叢畫掌篇

白衫翁

混沌書生

月明如鏡，絕無片雲，一女郎年可十七八，纖腰若柳，弱不禁風，俏立柳陰間，仰天長嘆曰，月姊月姊，汝照偏天下人，能照儂胸中不平之氣乎，語甫畢，忽一老翁，鬚髮如雪，雪衣白衫，眉際呈豪俠之氣，行近女郎，謂之曰，汝有何事，盍爲老夫言之，設能爲力，當助汝一臂也，女見翁突如其來，初頗驚駭，繼見以和靄可親，遂哀告曰，儂揚郡產八歲遭盜刦至此，家本小康，父經商於浙，年冬返里，合家團聚，是夕，忽有盜二十餘人至，架刀父頸，逼詢藏銀之所在，父堅不肯言，遂爲所害，儂母奔救，被盜削去左肩而斃，於是翻箱倒篋，任意搜索，時儂年尚幼，驚極之餘，惟知號泣，而當時情形，固歷歷在腦也，旋一盜撫儂背曰，小女子勿悲泣，我挈汝去，當今汝食足衣豐也，遂强儂隨至盜家，已十餘年矣，嗚呼痛哉，今日儼然爲儂父者，蓋昔日殺父母之盜，逍遙法外者也，戴天之仇，迄今未復，使泉下人何以瞑目，一念及此，能無悲痛，翁聆語畢，鬚眉戟張，大怒曰，天地間有是事哉，今盜在否，女曰，在，諒晚餐方畢，猶未就枕耳，翁大笑曰，今日幸遇老夫，此獠惡貫盈矣，汝稍待，當取彼首級來，語畢，縱身一躍而逝，移時，翁已携一人頭至，鮮血淋漓，擲於地曰，是斯人乎，女審之良確，跪地叩謝，及起，欲詢姓氏，翁已不知所之矣。

★ ★ ★

加上了羅刹門中的冷焰搜魂之毒性，中上有難，那怕劃破皮肉，也得受盡陰火煎熬，而死於非命！

玉匣中藏的就是這羅刹刀。

而今，大批打出，分明是對付姥姥，逼使荆天生難脫生天。

無形姥姥全神貫注在荆天生身上，她當然想到有人暗算，不過，她想不到平時對自己奉命唯謹的天女羅刹，會對自己下這樣的毒手，不錯，自己徒見垂死之時，寫出了她的懺悔，也寫明了血羅刹的可惡，自己或者會對羅刹門有所不利，不過，決不至於立即出手。至少，也得在此地事完之後，約期比劃，而天女羅刹之如此出手，分明更坐實了她們的一貫作風，移禍江東，然後，從中取利，還有，越熟，越近，她們越會下手。

無形姥姥對荆天生更爲看重！因爲，以此例彼，就可顯示出，一方面是陰險刻毒，無情無義，另一方則是光明磊落，仁至義盡。

可怕的是，她無法抽手對付羅刹刀，並且，自己非但得死在羅刹刀下，荊天生勢必因自己的不幸，而連累他陰毒反倒，而無可救藥。

說得遲，那時快，琤、琤、琤、密如貫珠的清脆响音，如此陰狠厲害的羅刹刀，莫明其妙的在半空間打飛，並且，琤琤有聲，却又看不見是何物件。

「好穩狠的貫蚤針。」

半空中傳來了老人的喝采聲。

「前輩謬贊了。」

聲到人到，一個白衣英挺少年，一個黑衣老人出現在人圍中。

「姥姥，你好好的照顧荊大俠，我代你阻住這幾個惡羅刹，你事完之後，找她們算帳如何？」

「多謝你，荆老頭。」

來人正是方勳植與荆漁父，現在，現場情形大變，而天女羅刹與手下三個血羅刹是心神俱震，好在她們個個精通潛形追風身法，當貫蚤針破去了她的羅刹刀時，已經打算脚底抹油，雙陽會主的出現，羅刹門深悉老人的武功可怖，尤其是雙陽令又具吸收各種五金暗器之能，再發羅刹刀，等於硬往禁圈中闖，那可是有去無來，因此，嘘哩哩幾聲鬼啾聲，平地風起，捲起一陣狂飆，風沙散處，四個羅刹刀門中士，已走出老遠。

前面却傳來了一陣冷笑，四羅刹莫明其妙的被截停了，看看清，正是那個涂辟邪。

原來，涂辟邪救治了涂素馨之後，她就將龍太君交給了涂素馨。看來，她是胸有成竹，她突的隱身不見，而此時，却現身阻住了四羅刹。分明，在她心目之中，四羅刹比龍老太君，更爲可怕。

龍老太君實在是個奇才，她能屈能伸，明明，她的陰謀已爲小姑所揭穿，無形姥姥更因段雲雲垂死上書，恍然有悟。本來是自己的一個大臂助，竟然一翻而成爲了她的大對頭。不是此長彼消，簡直是一來一回，相差何止倍屣。龍太君是不再出手，只能靜以觀變。還有，她是已看清了形勢對她，大爲不利。既然如此，何必塌一個台，由得他們發落，則可以落得個光

棍。

因此，雙陽令主與四羅剎激鬥時，此地反而大爲清靜。當無形姥姥的神功透穴，果然將荊天生所中的羅剎刀硬生生打出後，荊天生算是保全了命。

荊天生體力過人，稟賦特異，多了如此陰狠厲害的毒刀，在姥姥運勁透穴之時，他可以說一聲，歷盡艱辛苦難，羅剎刀彈出，黑血似箭般激射而出，任何人也得痛得死去活來，至不濟也得滿地翻滾，以解劇痛，那想到，荊天生談笑自若。

他走到了方勳植面前道：「方世兄，你來得正好，你又救了我一次！」

「天生兄，你不會死，也不能死。」

「依我看，涂小姐可受够了，得你我代其有個担當。」

「你，說什麼？担當？担當什麼？」

「常言道，天下無不是之父母……」

「荊大俠！」涂素馨的語聲有些抖戰：「你，你代我母解脫，你，難道還不清楚她……」

「我明白，就因爲我明白，所以，我請求大伙兒，放過了她，說實在的，我們難道還打不怕，血還流不够？」

「可是，她們……」涂素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爲，她看見荊天生已走到了龍太君之前，慨然地說話：「龍前輩，並不是我怕你，更不是我大方，而是，我實在想不出殺你的理由……

「在你認爲獨霸武林，是你莫大的快活。可惜，我素來不屑江湖意氣之爭，我師叔已有所說明，其實，我又何嘗不早有說明，我之所以將乾靈訣交付上元宮，這已經表明了，一部乾靈訣，決不能無敵於天下。」

「對啊，龍前輩，」方勳植也接口，不過，他已不再自認爲涂門之女婿了：「荊大哥才是眞正的無敵天下。」

全場突轉沉靜，遠處傳來女子慘號聲，分明，已有羅剎的門下，爲荊老人所傷了！

「龍前輩，有多少人想對付荊大哥，但是，有多少人甘心情願的爲他死，非但是在你們眼中看來的無知蠢愚，就算我，還有多少的有血性人物。當你清楚了荊大哥的爲人，非但會盡泯前怨，更會代其脫身急難。爲什麼？因爲他永不顧住邪人之仇怨，他只記得救人，救人，救人……龍前輩，即使你成功了，你又有什麼可誇傲的？你失去了丈夫，女兒，親人，你越是天下無敵，你越孤單，可憐。如果，人到了如此之地步，我眞怕，以後，一個人，孤苦伶仃的，究竟有何樂趣。」

方勳植的說話是深沉而有力，並且，感情充沛，由於他說的是衷心話，在場人，又有誰不受感動！

「我本來，只是個自命不凡的狂傲小子。當我得悉素馨的移情別戀，我即使强打精神，故作解人，看來我是瀟洒大方，其實，我內心之苦痛，實在非言語可形容。我上太白山，我進上元宮，表面看，我是習靜，其實，我是不敢正視素馨，荊大哥來了，他的說話令我如被當頭棒喝，我自以爲帶了劍傷之心，去做一番事業，給世人看一看，我只是想讓人看到我的不凡處。

「可是，當我與荊大哥一起之後，我越看越慚愧，他從沒想到表現自己，他只是甘心默默的做着與民有益之事。爲了救人，他可以不顧饑疲勞累，當他看到因無法趕及，以及不可避免的死亡時，他會痛心流血的，直認着自己的不是，因此，他得到人的愛戴，也更因此，我聽到了有人的詢問：『荊天生他犯了誰的家規，做了什麼錯事，而竟然有人要他死……』現在，我也想問問你，龍前輩，他，到底爲什麼該死。」

龍太君是無言可說，涂素馨是清淚掛下了面龐。

陽光照耀着大地。

荊天生陪了靈姑娘去，後面是方勳植，淳于琼，還有涂素馨，牛小蘭。

黃河的災民，已被安排妥貼，突然，一條綠影飛來，阻住了荊天生，原來正是涂辟邪。

荊天生是十分恭敬的下了馬，跪拜，行禮。

涂辟邪看了荊天生一眼道：「天生，我總算明白了！」

「師叔，你爲何說出這樣的話來。」

「說實在話，你主張放走龍婉君時，我恨不得打你一頓狠狠的，你放走了一個魔頭，將會給你帶來多少麻煩？現在，我明白了……

「江湖上有誰不知道，你的大量。」

「不，師叔，唉，其實，我是根本不希望滲入了江湖道，說實在話，爭武林，霸江湖，唉，眞個是傻人幹的笨事而已，又何況她總歸是涂小姐的親生之母，她自己作孽。由她自己身受，再說，以後，她也再不能對我橫施毒計。本來，只有我一個人，現在……我的朋友越來越多。」

「她的親人，越來越小了。」

「對啊。」

「天生，你將會到那裏去。」

「到處爲家。」

「那麼，素馨又該如何？」

「聽說她會回歸七里屯，將七里屯建成個世外桃源。我相信她辦得到，並且，她還希望能有餘力，作爲救濟其他受難人之用。」

「我問你，她的終身大事。」

「師叔，這該是你做長輩的事。」

「你就不能跟她一齊去。」

「唉，」荆天生長嘆」一聲，他是萬分的誠懇地說着，「師叔，慢說我與她生活於不同階層。就算蒙她垂青，請問，我又怎能忍心，令其跟我一齊奔走天涯，何況，方世兄比我，唉，我明知說這種話，軟弱無力，不過，師叔，總而言之，我既無成家之心，更無立室之意，涂小姐即使降格以從，我也實難從命。」

「我明白。」

是涂素馨的語聲：「荊大哥，我永遠記得你，我更永遠記得，我有一個比親生同胞更好的哥哥。」

爽朗的笑聲中，荊天生深沉的看着涂素馨道：「待我西北事了，我會來七里屯找你們。」

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現在，該是散席的時候了。

（完）

七龍傳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丁獵騎着一匹寶馬——黑豹子去找他的師弟七郎，可是沒有遇上。由於長途奔馳，人困馬乏，乃下馬牽着黑豹子到一口湖去讓牠喝水。正在此時，丁獵突然發現湖的對岸有四個黑衣劍士，施展「登萍涉水」的輕功，渡湖而來。這四個劍士一上了岸，即把丁獵連人帶馬圍住。丁獵見情勢不妙，躍上馬背，拔劍迎擊，只一招，已把四劍士擊退，隨後告誡他們，以後別被人利用，四劍士面有愧色，互殺而亡，似是一同殉職。丁獵長嘆一聲，即去買棺材爲他們殮葬，在路上與棺材店老闆賈一木相遇，並見四人抬一棺木相隨……

使强認丈夫　要賴拜師尊

棺中美人

（一）

賈一木本來還是滿臉笑容的，但當他看見了丁獵的時候，却笑不出來了。

他好像碰見了一個殭屍，又好像是忽然發覺自己的錢袋不見了。

丁獵看着他。

他也呆楞楞的看着丁獵，連眼睛也沒有眨一下！

過了半晌，他才說出了一句令丁獵啼笑皆非的說話：「丁公子，你沒有死？」

× × ×

丁公子當然沒有死。

他若是死了，又怎能四平八穩的坐在馬鞍上？

但是，丁獵却快要給賈一木的說話氣死了。

因爲賈一木又說：「這副紫檀棺木價錢很貴，你還沒有死，現在當然用不着，但敝店的規矩，是貨物出門，概不退換，所以丁公子還是要把它收下來，再見。」

說到「再見」這兩個字，他就掉頭要走了。

那四個壯漢也立刻把棺木放下。

丁獵突然喝道：「賈老闆且慢。」

賈一木終於轉身道：「錢已收妥，沒有甚麼好談的，已是貨銀兩訖，誰也沒欠誰甚麼。」

丁獵道：「是誰付錢爲我買下這副棺木的？」

賈一木道：「是人。」

他的回答簡單無比，但其實却根本不能算是回答。

丁獵道：「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叫甚麼名字？」

賈一木道：「不知道。」

丁獵冷冷一笑：「你怎會不知道。」

賈一木道：「我沒有看見這個人，當然不知道，他也沒有告訴我他的名字。」

丁獵冷冷道：「你怎麼會看不見這個人？」

賈一木道：「他一直都站在我的背後，無論我怎樣都無法看得見他的面孔。」

丁獵吸了口氣，道：「他是在甚麼時候向你買下這副棺木的？」

「今晨。」

「他說我要死了？所以要你爲我送一口棺木？」

「正是如此。」賈一木說。

丁獵眉頭一皺。

賈一木又道：「我現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丁獵嘆了口氣，終於揮了揮手。「你走罷。」

賈一木可惡的臉孔上，這才露出了一絲笑容。

他雖然不是個武林人，但他却走得很快。

那四個壯漢也走的不慢，路上就只剩下了丁獵、黑豹子和那副名貴的紫檀木棺材。

直到賈一木等人已消失了踪影，丁獵忽然冷冷道：「朋友，你在裏面是不是很舒服？」

四野無人，只有一副棺木，他在對誰說話？

× × ×

棺木却是嶄新的，棺蓋當然也沒有釘着。

棺蓋終於慢慢移開。

棺中果然有人。

丁獵肯定那是人，而絕不會是鬼。

因爲他根本就不相信鬼神這一類的事物。

一雙很好看的手，從棺中緩緩伸出。

丁獵心中忽然有怦然一動的感覺，雖然，他現在所看見的，只不過是一雙很好看、很美麗的手。

（二）

在洛陽，丁公子並不能算是個很風流的男人。

比起桃花園的褚四少爺、鎭英鏢局總鏢頭顧雄義的獨子顧志英、還有家財千萬，產業多如恆河沙數的駱六爺那些人來說，丁公子實在是一個很正經的男人。

丁公子甚少在風花雪月的歡塲中出現，那是事實。

但丁公子可也有他風流的一面。

這也難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丁獵這種翩翩佳公子，而且又是住在洛陽城這種大地方，又豈會沒有美人垂靑？

丁獵雖然還很年輕，但這一生以來，巳曾經和不知多少絕色美人訂下密約，也不知渡過了多少甜美而旖旎的晚上。

美麗的女人，她們的手大多數都是和她們的臉孔同樣美麗。

但丁獵却從未見過任何一雙手，可以和這一雙從棺木裏伸出來的手媲美。

× × ×

手，美絕。

但更美的却還是從棺木裏冒出來的一張臉。

丁獵忽然覺得自己的呼吸幾乎完全停止，但心臟的跳動却快了幾倍。

他並不是沒有見過美麗的女人，但却沒有任何一個女人，可以和這棺木裏冒出來的女孩相比。

她的身軀上，帶着一種令人心醉的香氣。

丁獵的鼻子雖然比不上獵狗，但却比一般人都靈敏得多。

丁獵彷彿已醉了。

（三）

躺在棺木裏的女孩子非但年輕、美麗，而且身裁還很窈窕動人。

她穿着一襲水藍色的衣裳，肩頭上披散着柔軟而烏溜溜的長髮。

她的頭髮彷彿有點凌亂，但却又是那麼自然。

丁獵並不是沒有見過女人。

但從棺木裏忽然走出一個美麗而神秘的女人，這種遭遇他却是第一次遇上。

這女孩的身子彷彿很輕盈，就像是柳絮，又像是一朶從天際飄降下來的雲。

她的笑容很甜美，甜美而清新，比起三月裏的蘭花還更嫵媚動人。

丁獵茫然地盯着她，就像是一個呆子一樣。

她忽然向他輕輕揖禮。

「你就是洛陽城裏的丁公子？」

丁獵點點頭，道：「我就是丁獵。」

「其實我是多此一問，」女孩嫣然一笑，道：「你當然就是丁公子，否則賈老闆也不會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裏。」

丁獵勉强一笑。

「他給我留下的是一副棺木。」

「還有我呢？」

「你是誰？叫甚麼名字？」

「我姓楚，楚依人。」她的眼睛閃動着一種明亮的光芒，就像是一對美麗而色澤鮮明的寶石。

只不過再美麗的寶石，它本身並沒有生命。

但楚依人的眼睛却有生命，而且還散發着一種令人陶醉、迷惘的柔情。

丁獵彷彿又更醉了一點。

楚依人輕輕一笑，笑聲比銀鈴更淸脆動聽。

她又說：「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我爲甚麼會躺在這副棺木裏？」

丁獵道：「我相信妳一定有個很充份的理由。」

楚依人笑了笑，道：「當然，木衣門下每一個弟子做事，都一定很有理由，否則又怎能在短短數十年之間，成爲中原武林最可怕的一個門派？」

丁獵的臉色有點變了。

「妳是木衣門下的人？」

「不錯，」楚依人眼波流動，笑道：「怎麼？你害怕了？」

丁獵嘆了口氣，道：「木衣門本與峨嵋派源出一脈，但這些年來，它在江湖上的聲譽實在不怎樣好。」

楚依人道：「不怎樣好的意思，其實就糟透了，對不？」

丁獵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楚依人又道：「聽說你很喜歡林雪嬌，是嗎？」

丁獵一怔：「這是在下的私事，我喜歡誰，跟你有甚麼關係？」

「怎會沒關係？」楚依人的臉色忽然沉下，剛才的笑容巳完全消失。

丁獵皺了皺眉，道：「我實在想不出，我喜歡林雪嬌，與你何干？」

楚依人冷冷一笑，道：「你不能喜歡

她，也不能喜歡任何一個女人。」

丁獵啼笑皆非，但他還是捺着性子的說：「我爲甚麼不能喜歡別的女人？」

楚依人道：「因爲我吃醋。」

聽見這五個字，丁獵呆住了。

他眞的完全呆住。

殺人的魔星

（一）

丁獵生平遇過不少怪事，但却從來沒有一件會比現在所遇見的事情更奇怪！

一副棺木裏忽然冒出一個活生生的絕色美人，這件事巳可讓人三晚睡不了覺。

初次見面，居然會有個美麗的女孩子爲自己而吃醋，這更是奇聞，唯一可以解釋這些事情的，也許只有一個理由。

——這個自稱楚依人的女孩子，一定是個瘋子。但她像個瘋子嗎？

答案：不像。她一點也不像個瘋子。

丁獵瞧着她，呆了很久很久，才道：「我承認妳很美麗動人，但直到現在爲止，妳似乎還沒有資格可以爲而我吃醋。」

楚依人眨了眨眼睛：「你說我沒有資格吃醋？」

丁獵點了點頭。楚依人却立刻大搖其頭，道：「倘若連妻子都沒有資格吃醋，世間上又有誰有這種資格？」

丁獵又給嚇了一跳。

「楚小姐，誰是你的丈夫？」

「你！」楚依人瞪大眼睛神氣地說。

「我們只是第一次見面，求妳別嚇壞我好不好？我怎會是妳的丈夫？」

楚依人道：「你現在雖然還沒跟我成親，但到了明天，你就是我的新郞倌。」

丁獵嘆了口氣，道：「在下實在爲妳感到可惜。」

楚依人冷笑：「我有甚麼地方值得你可惜？」

丁獵指了指她的腦袋，道：「妳的神經有毛病，說不定還很嚴重。」

「但你可知道你自己也有個毛病。」

「我甚麼地方有毛病？」

「肩井、氣海、志室。」楚依人淡淡的說道：「你這三個穴道立刻就要給人點住，變成一個動彈不得的廢人。」

丁獵忍不住笑了。「妳想把我的穴道點住，然後把我搶回去？」

「正有此意。」楚依人瞟了他一眼。

丁獵又笑了，就像是聽見一個小孩子，正在用一些很幼稚的說話來引逗自己。

這個女孩子不但有些瘋，撒謊似乎比撒嬌的本事還大。

就在這一瞬間，他巳有了一個主意。

他準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先把楚依人的穴道點住，看看她還能說些甚麼。當然，這只是一個玩笑，他很快又會把她的穴道解開的。

但他還沒有出手，楚依人竟巳比他更快一着。她的手有如春葱般柔軟，又彷彿是羊脂碧玉塑磨出來似的。

誰也看不出，這一雙美麗絕倫的手，竟然能發出準確而快速的點穴手法。

丁獵也看不出。但即使他心裏早有準備，也絕對無法避得過她那纖柔的五指。

丁獵又呆住了！任何人給別人一口氣封閉了三個要穴，都非要呆住不可。

丁獵竟然栽在這個神秘的女孩手上。

× × ×

楚依人臉上露出一種很愉快的笑容，就像個剛摘滿一籃鮮花的小女孩。但她沒有花籃，她只有一副嶄新的紫檀棺木。

她也沒有摘花。她只是點住了洛陽城丁公子的三個穴道，讓他動彈不得。

雖然楚依人沒有點住他的啞穴，但丁獵却巳氣得連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到了這種地步，他又還能說些甚麼呢？

楚依人也許眞的是個瘋子。但丁獵却覺得自己是個比瘋子還更可憐的呆鴨子。

× × ×

姑勿論丁獵是不是一隻呆鴨子，他現在巳變成了一個很乖、很聽話的男人。

楚依人向他提出了一個要求。

「你能否不張聲？」

丁獵沒出聲。楚依人又說：「你不出聲，我就不把你的啞穴封閉，因爲剛才我說過，只是點住你三個穴道，倘若再把啞穴也閉住，那就很不好意思了。」

丁獵哭笑不得，因爲現在不好意思的人並不是她，而是自己。倘若洛陽城裏的人，看見自己現在這副樣子，那眞是丢人極了。雖然丁獵一向都不在乎別人對自己的看法怎樣，但他知道自己現在臉上的表情一定很不好看。

× × ×

楚依人終於把丁獵放在棺材裏，好像是摘花的女孩，很小心地把剛摘下來的鮮花輕輕的放在花藍裏。只不過有一點是絕不相同的。花藍很輕，花也很輕。

但現在這副棺木，再加上躺在裏面的丁獵，這份重量就極其沉重。

但楚依人居然很從容的就把這副棺木扛起，就像是提着一隻小巧的花籃。

世上的奇事眞不少，奇人也不少。

丁獵躺在棺木裏，四週一片黑沉沉。

他實在不能不佩服楚依人，倘若現在是晚上，他說不定會第一次聯想到：「世間上是不是眞的有鬼？」

但他現在想的不是這一點，甚至連自己的安危都沒有去想。

他只是想着另一個人。那人就是他的師弟——七郎！他究竟在那裏？

（二）

日巳偏西，風中開始傳來陣陣寒意。

金松鼠、雷極惡兩人幾乎走遍了方圓百里內的大小山頭，還是沒有找着七郎。

金松鼠是個小偷，雷極惡是個獵戶，兩人加起來剛剛三十歲！

他們雖然年紀輕輕，但本領却很不錯。金松鼠的偸竊技術，雖然還談不上用「神偸」兩個字來形容，但等閒之輩，遇上這位「小小偸」，恐怕錢財實在難保。

但金松鼠可不能算是個很壞的小壞蛋。他自幼就很仰慕那些江湖俠盜，他早就立志要刼富濟貧，把奸商汚吏的不義之財，重回到貧苦百姓的手中。

他的想法實在很偉大。

可惜，他沒有本事去刼，只能偸。

但偸也不一定是個好辦法。

他也曾失手，而且還給人揍個死去活來。

揍他的是個暴發戶，而這人之所以能夠暴發起來，是因爲他的心腸夠狠辣，行

事的手段够卑鄙，而且臉皮之厚，猶在犀牛河馬之上。這種人的不義之財，正是金松鼠下手的好對象。

可惜這個暴發戶不但心腸狠辣，行事手段卑鄙，而且還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

金松鼠也懂武功，三脚貓一般的第八流武功。結果，遭透了。

他能檢回一條性命，完全是有賴雷極惡捨命相救，死纏着那個暴發戶。

但雷極惡却也因此受傷不輕。他們總算是肝胆相照，生死不渝的好朋友。

雷極惡比金松鼠還年輕半歲，但却比金松鼠健碩得多，他的父親是個獵戶，在他十三歲的時候給强盗刺殺身亡。雷極惡雖然年紀輕輕，但狩獵的功夫很不錯，經常都大有收穫。金松鼠、雷極惡都是七郎的好朋友，而且雷極惡和七郎的相貌還甚為相似，有人甚至以為他們是同胞兄弟。

（三）

「得」！這是折箭的聲音。

雷極惡有個習慣，就是當他心情不愉快的時候，就會把箭壺裏的箭一根一根的折斷。他已折了二十四枝箭。

箭壺已空，連一枝箭也沒有。

金松鼠盯着他，皺眉道：「你不但脾氣不好，而且還蠢得厲害。」

雷極惡一揑指骨，發生勒勒的異响。

他沒有說話！

「你把所有的箭都折斷，那又怎樣？難道就能够找到七郎嗎？」金松鼠嘆着氣，說：「萬一途中遇見猛獸，却又無箭可用，豈非該死？」

雷極惡仍然沉默着。

金松鼠眨了眨眼睛，又道：「他可能已回到家裏，咱們還是回去罷。」

雷極惡終於說了一個字：「好！」

金松鼠道：「只要找到七郎，那幾個無賴又何足懼哉？」

原來他們急於找尋七郎，是要為一個老頭兒抱打不平。

他們自知武功平庸，不是那些無賴的敵手，所以非找七郎幫忙不可。

× × ×

在那幢古老陰沉的屋子裏，透出了一絲微弱的燭光。

金松鼠笑了笑，對雷極惡道：「我沒有說錯吧？他果然已回到家裏。」

雷極惡臉上也露出一絲喜悅的笑容。

「我們快叫七郎去對付那些渾蛋！」

「對！」

兩少年健步如飛，向那幢古老的屋子走去。

他們沒有敲門，因為大門根本就沒有關上，而他們又是那麽着急。

但當他們走進屋子之後，大門忽然自動關上。兩人的臉色都同時變了。

因為他們都已看見屋子裏有兩個人，但七郎却不在這裏。

（四）

一根慘白色的蠟燭，亮起搖擺不定的火光。蠟燭是平擺在一把大刀之上的。七郎雖然練武，但却從不用這種大刀。

金松鼠認識這種刀，那是份量極沉重、殺傷力極其强大的斬鬼刀。

刀很平穩，因為握刀的手很穩定。

這一隻手寬闊粗大，這人無疑是一個很可怕的殺人者。

這把斬鬼刀斬的不是鬼，而是人。這人無疑是個視殺人如家常便飯的魔星。

× × ×

在金松鼠的背後，站着一個黑袍人。

他身如竹竿，又高又瘦，手裏倒提着一根禪杖。雖然他提着禪杖，但他却不是個和尚。

黑袍人的臉孔很陰沉而且毫無血色。

金松鼠道：「你是不是個和尚？」

黑袍人乾笑着，道：「小娃娃，你看我像不像個和尚？」

金松鼠搖頭：「不像。」

黑袍人道：「連你都認為我不像個和尚，那麽我又怎會是個和尚？」

金松鼠道：「但你手裏的禪杖，却是只有和尚才用的東西。」

黑袍人冷冷一笑，道：「雖然和尚都吃素菜，但吃素菜的未必一定就是和尚，這道理很簡單，我想你一定會懂的。」

金松鼠搖搖頭道：「我還是不懂。」

黑袍人道：「你還有甚麽事不懂？」

金松鼠道：「這裏是不是你的家？」

黑袍人道：「不是。」

金松鼠道：「是不是這屋子的主人邀請閣下到此？」

黑袍人道：「也不是。」

金松鼠道：「既然兩樣都不是，你們有甚麽資格在這裏逗留？」

黑袍人道：「我們沒有打算在這裏逗留，只要辦妥一件事，我們立刻就走。」

金松鼠還沒有出聲，雷極惡已大聲道：「無論你們想怎樣，都給我滾出去！」

他的火氣又發作了。

握着斬鬼刀的人忽然把蠟燭輕輕放在一張殘舊的木桌上。

燭光仍在，但刀光却令人心寒。

呼！一刀揮過，一顆人頭應聲落下。

這一刀看來並不快，但却彷彿有一種懾人魂魄的力量，使人無法閃避。

金松鼠面色慘然。

他沒有死，他的腦袋還在頸子上，一丁點兒的事都沒有。但雷極惡的腦袋却已在這一刹那間搬了家。

× × ×

對於金松鼠來說，這一刹那間所發生的事實在太可怕，足以令他畢生難忘。

老猴皇帝

（一）

金松鼠忽然覺得全身冰冷，就像是掉進了冰天雪地之中。他相信自己直到嚥氣的時候，也絕不會忘記這一刹那間所發生的事，也絕對不會忘記這個用斬鬼刀砍掉雷極惡腦袋的人。

這人大約五十歲，臉孔焦黃，右頰上有一條兩寸長的疤痕。金松鼠還看見他的右手，沒有了一根尾指。

這人身上的特徵不少，金松鼠相信日後一定可以找到他，為雷極惡報仇。

但他還有機會活着離開這間屋子嗎？看來很難。因為那個提着禪杖的黑袍人已對九指人說：「這一個小娃娃留給我！」

九指人道：「要殺就快點動手，我想去喝酒。」

黑袍人忽然嘆了口氣，向金松鼠緩緩

說道：「我們本來只想殺他，可惜你的運氣太差，今天居然和他在一起。」

金松鼠臉如紙白，道：「你們為甚麽要殺他？」

黑袍人道：「你想知道其中理由？」

「不錯，」金松鼠吸了口氣，道：「他可說是死得不明不白，倘若連我也糊裏糊塗的一併死掉，又有誰能在陰曹告訴他為甚麽會招致殺身之禍？」

黑袍人想了想，終於點頭道：「我給你看一件東西，你就會明白。」

他一面說一面從懷中取出一張黃紙。黃紙上繪着一個少年的畫像。

「是七郎……」金松鼠失聲道。

「不錯，我們就是要來殺七郎的。」黑袍人淡淡道：「現在我們的任務已完成，但却還得殺你滅口，你還有甚麽話，不妨趁着這最後的機會說出來。」

「好，我說！」金松鼠突然站直了身子，大聲道：「你們都是狗娘養出來的狗雜種，歷代祖宗都是烏龜王八，總有一天你們都會給人砍成肉醬，和豬糞拌在一起拿去餵狗！」

他罵得很兇。但黑袍人居然沒有生氣，反而笑了起來。

金松鼠一怔。但他隨即也大笑起來。

這一來，倒是黑袍人和九指人一怔，他們都不知道這小子有甚麽事情值得發笑。他們只當他急瘋了。

× × ×

金松鼠沒有瘋，他比任何人都還更清醒。他大笑是有原因的。

這兩人是為了殺七郎而來的，但他們却錯把雷極惡誤認為七郎。這也難怪，雷極惡的樣貌實在很像七郎，而且他們又只是憑畫認人，自然很容易就弄錯。

但想到雷極惡無辜慘死，金松鼠又不禁悲從中來。

他笑了好一會，忽然又化笑為哭。他的哭聲很凄切，絕對不是在裝模作樣。黑袍人和九指人更認定這小子是忽然瘋了。

九指人不耐煩，道：「別再讓他鬧下去，幹掉了再說。」

黑袍人道：「小子，你認命好了。」

他的禪杖就在這時候捲起一陣急勁的狂風，一杖往金松鼠的頭頂上旁了下去。

這一杖劈下，金松鼠的頭顱立刻就要活生生的被擊碎。想不到黑袍人這一杖劈下後，金松鼠的人突然不見了。

（二）

金松鼠懂輕功。但他的輕功，並不能算是很高明。在黑袍人和九指人的眼中看來，金松鼠的輕功，恐怕和沒吃飽的蝸牛爬行時沒有甚麽分別。

以黑袍人這一杖的速度和招式來說，金松鼠是絕對無法可以避開去的，除非是有奇蹟突然出現。但世事往往就是這麽奇妙，奇蹟居然出現了。

× × ×

金松鼠並不是個很大胆的人。最少，他平時給別人的印象就是如此。

可惜雷極惡已經死了，否則他一定會為金松鼠痛罵黑袍人和九指人的說話而喝采。在面臨正邪與生死的鬥爭關頭上，金松鼠確然勇氣可嘉。最少，他沒有屈膝求饒，而且還鼓起最後一口氣，把這兩個冷血的殺人兇手罵個狗血淋頭。即使金松鼠死在他們的手下，他已經是個勇敢的人，而且很對得起自己的朋友。

金松鼠也自以為今天必死無疑。

但他沒有死。

當黑袍人一杖向他迎頭擊下的時候，金松鼠突然給一隻枯瘦的手輕輕托起。然後，他就像是騰雲駕霧似的，從一口細小的窗戶穿過去，瞬即遠離了這幢古老的屋子。

金松鼠雖然還很清醒，但在這時候，他不禁懷疑，自己是不是眼睛昏花，還是一種幻覺？但他很快就否定了這兩點。

這不是幻覺，而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同時，他也聽見黑袍人和九指人追殺上來的呼喝聲。但呼喝聲漸漸遙遠。

金松鼠鬆了口氣，看來這兩個可怕的魔鬼是追不上來了。

直到很久之後，他才知道，把自己從死亡邊緣挽回性命的，是一個身材瘦小，臉孔長得像猴兒般的赤髮老人。

（三）

赤髮老人的輕功，實在令金松鼠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位老前輩怎樣稱呼？」金松鼠驚魂甫定，就向赤髮老人說道：「晚輩叫金松鼠，既是外號，也是眞名實姓。」

赤髮老人笑了起來，道：「這倒方便得很，不像我老人家，連外號加上姓名、別字，最少七八個之多。」

金松鼠舌頭一伸，道：「那可痲煩透頂，前輩就只說一個外號和一個姓名給我知道好了。」

赤髮老人莞爾一笑：「我複姓司空，名急。」

金松鼠吃了一驚。

「前輩就是老猴皇帝司空急？」

赤髮老人大笑。「我還沒有說，你就已知道我是老猴皇帝？」

金松鼠吸了口氣，道：「前輩是個大行家，我雖然只是個第八流的小偷，却也聽過司空前輩的大名。」

司空急笑道：「我這個老猴皇帝別的本事沒有，若論到妙手空空，無中生有這種伎倆，却在武林中享有盛譽。」

金松鼠道：「前輩的輕功豈非也很了得，又何只偷術高明而已？」

司空急點頭道：「我承認自己的輕功很不錯，但常言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論輕功，江湖上倒有不少高人在我之上。」

金松鼠一楞。

司空急忽然嘆了口氣，慢慢的接着說道：「偷術高明，往往招來橫禍，若沒有逃命的本事相輔，遲早總有一天栽在惡人的手裏。」

金松鼠嘆了口氣道：「前輩之言，深得我心，這種苦頭晚輩實在嚐得不少。」

司空急莞爾一笑，道：「所以嘛，未學偷，先學逃，這就和武學中未學揍人，先學挨揍的道理一模一樣。」

「有理！有理！」

「當然有理，」司空急臉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倘若我老人家的輕功不好，剛才就無法把你的性命挽救過來。」

金松鼠目光閃動，道：「難道以前輩的武功，還打不過那兩個惡賊？」

司空急嘿嘿一笑。

「你可知道他們是甚麼人？」

「不知道，」金松鼠的眼睛忽然紅了起來，咬牙說道：「我只知道他殺了我的好朋友。」

司空急道：「他們殺了七郎？」

「不！」金松鼠道：「他們殺的不是七郎。」

「不是七郎？」司空急一怔：「剛才他們不是說要來殺七郎的？」

金松鼠長長嘆息一聲。

「他們殺錯了人。」

「那個腦袋搬家的不是七郎？」司空急大奇，「那麼他又是誰？」

「他叫雷極惡。」

「雷極惡？這名字好兇。」

「但他是個好人，比起我還好千百倍呢。」

司空急嘆了口氣，道：「難怪有人說，好人都不長命。」

金松鼠望着他，忽然問：「你是不是個好人？」

司空急怪眼一翻，道：「你幾時聽人說過老猴皇帝是個壞人？」

金松鼠道：「既不是壞人，那就是好人了。」

司空急道：「我老人家當然是個好人，我若不是個好人，也不會冒着危險，把你從兩個江湖煞星的手裏救出來。」

金松鼠點點頭道：「這就不對了。」

司空急一怔。「有甚麼不對？」

「剛才你說，好人都不長命，」金松鼠緩緩的說道：「但你是個好人，而且也很長命，所以這句話一點也不能相信。」

司空急想了一想，笑道：「有理！想不到你不但有種，而且還很有頭腦。」

「我有種？」

「不錯，你有種。」

「怎麼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金松鼠搔了搔頸子，「你又是怎樣看出我這個人有種的？」

司空急淡淡一笑，道：「你寧願痛罵那兩個惡魔，也不屈膝求饒，光是這一點，就已證明你很有種！」

金松鼠臉上沒有高興的神色，反而頹然躺在地上。「我有種又有甚麼用？雷極惡死了，而我的本領又比螞蟻還不如，怎能為他報仇？」

司空急道：「別頹喪，你還年輕，將來的事又有誰能預料？」

金松鼠忽然站了起來，道：「前輩，你能否收錄我為弟子？」

司空急隨即搖頭道：「不行！」

金松鼠拍了拍胸膛，瞪目道：「難道我不配做你老人家的弟子？」

「非也！」司空急搖手不迭，道：「不是你不配做我的弟子，而是我不配做你的師父。」

金松鼠道：「前輩本領高强，晚輩若能拜在前輩門下，那是前生修來的福！」

司空急嘆息一聲，道：「老猴皇帝雖然在江湖上薄有名聲，但武功却是平庸之極。」他沉吟半晌，緩緩接道：「我老人家唯一最大的本領，就是輕功不錯，逃命功夫高人一等，但這又有甚麼用處？比起那些武功高强的英雄豪傑，實在自愧不如，又豈能收錄你為弟子，誤你前途？」

金松鼠冷笑：「廢話！」

司空急一怔，想不到他忽然不客氣起來。

金松鼠冷冷道：「我尊敬你是江湖前輩，一直對你恭恭敬敬，你却來澆冷水。你若不肯收我為弟子，我就死在這裏！」

他年紀細小，但脾氣却是古怪之極，三言兩語間就以死作為要脅。

司空急不禁氣得鼻孔冒烟。

「你太無禮！」

「前輩若答應晚輩的要求，就算在你老人家面前跪拜三晝三夜却又何妨？」

「你要死儘管死，你的要求我決不答應！」

金松鼠臉色一變，突然用盡全身氣力，一頭撞向路旁一塊大石之上。

司空急沒有攔阻他。

看來他這一撞，勢必「腦肝塗石」。

但他沒有死，甚至連一點傷也沒有。

因為那塊大石忽然給人搬走了。

（四）

這塊大石份量不輕，少說也有二三百斤的重量。

但就在這一刹那間，整塊大石給搬走，金松鼠撞了個空。只見那塊大石已被司空急平平穩穩的接在手裏。

金松鼠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前輩武功驚人，晚輩佩服！佩服！」

「混帳！」司空急哼的一聲，冷冷道：「如此雕虫小技，你就讚不絕口，將來豈能成為大器？」

金松鼠心中一亮。

老猴皇帝司空急露了這一手，顯見他的武功絕不尋常，更並非只擅長於輕功而已。剛才他沒有出手對付那兩個惡賊，必然是另有原因。

只聽得司空急又道：「實不相瞞，憑邱九指、曾非禪兩人的武功，我老人家還沒有放在心上，但我已多年未開殺戒，所以不願和他們瞎纏下去而已。」

金松鼠道：「邱九指和曾非禪是甚麼人？」

司空急道：「這兩人早在二十年前，便已橫行於遼東一帶，是以江湖中人，都稱他們為『遼東雙魔』。」

金松鼠胸膛起伏：「他們為甚麼要殺七郎？」

司空急閉目沉思良久，最後還是搖搖頭：「這一點目前不知道，但將來必會有答案。」

金松鼠忽然跪下。「前輩若不收錄晚輩為弟子，晚輩寧願長跪不起。」

「唉！絕學！絕招！絕之又絕！」司空急嘆了口氣，道：「昔年老猴皇帝也是憑着這一招『長跪不起』，終於被先師納入門下，想不到四十六年後，你也來這一套，因果循環，報應不爽，豈能不信？」

金松鼠大喜。

「前輩是答應晚輩了？」

司空急緩緩道：「我老人家在江湖上打滾數十年，你是第二個弟子，也是關門弟子，希望你好自為之，別讓我老人家失望！」

就是如此這般，金松鼠終於成為了老猴皇帝司空急的弟子。

（未完）

大漠屠龍

兩月完中篇俠義故事

馬行空・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揚和芝兒幸得白雲天相救，才逃過龍堡殺手的追殺，但龍頭老大却另施毒計，以對付高揚，芝兒兩人。這天，白雲天前來看望高揚，告訴他這幾天江湖上出了七條命案，均是龍堡殺手幹的，江湖黑白兩道，羣情激憤，誓要找到龍堡，給以消滅不可，高揚等人也感覺事態嚴重，並懷疑是否與高揚，芝兒有關，隨後決定立即起程，尋找龍堡……高揚，芝兒黑夜趕到蘇州，在「雅苑小築」歇脚，誰知就在當夜蘇州城裏的大財主蘇善財夫婦被一男一女兩名幪面人所殺，次日官府捕快追至「雅苑小築」搜查……

逆旅聞風逭　無賴遇煞星

陳鵬道：「『五龍追魂令』，龍堡殺人標誌，錯不了！」

姚連忠問：「莊主夫婦被殺，兒女又無，咱們怎辦？」

陳鵬道：「報官！好在咱們已知那兩人落脚處，咱們可會同官差圍捕他們！」

花登道：「好主意，就這樣辦！」

三人立即奔出院外，在前莊大廳上找到管家，叫他立即到府衙報案。

這時天已微明。

蘇州首富蘇善財夫妻被殺，知府接報，顧不了天還未大亮，急忙帶了衙役捕快，仵作人等，前呼後擁，趕到蘇家莊。

官樣文章是少不了的，問話，驗屍之後，知悉陳鵬等昨晚追拿兇手，雖然拿不到，却查明兇手落足「雅苑小築」，忙傳令三班捕快，會同一哨營兵，由陳鵬姚連忠，花登三人帶路，捉拿兇手。

「雅苑小築」大門緊閉，一哨營兵已團團將「雅苑小築」圍了個水洩不通，另外後門派一班捕快緊守，弓上弦，刀出鞘，營兵與捕快緊張非常。

哨官在外指揮營兵，總捕頭郝雄帶着兩班捕快，會同陳鵬三人，入屋搜查。

拍開門，店家見是官差，慌忙問道：「郝大爺，不知何事到此？」

郝雄鼻子「哼」一聲，惡聲道：「老兒，站開，大爺是來捉殺人兇手，快帶咱們去搜！」

一推店家，不容店家多說，蜂湧着進去搜查。

搜遍了「雅苑小築」十多個小院落，都搜不到要找的人，住在這裏的客人可遭了殃，被那班狐假虎威的捕快害苦了，有的吃耳光，有的挨脚踢有的甚至破了財。

最後總算有發現，陳鵬和總捕頭郝雄帶着三名捕快，搜到一個小院中，店家明明說這裏有人住，是一男一女，但現在却不見人影，桌上有十兩重的三片金葉子。

這三片金葉子差點被最先進入屋內的捕快一手塞在懷裏，却是陳鵬眼快，一步躍到那捕快身後，一手按住了捕快伸向桌

上金葉子的手。

捕快狠狠瞪了他一眼，却不敢發作，因爲這時郝雄和另兩名捕快，也進入屋內，後面跟着那年老的店家。

陳鵬拿起三片金葉子對郝雄道：「總捕頭，客人可能已走了。」

郝雄接過金葉子看了一眼，向三名捕快一揮手，三名捕快立時在屋外房內搜起來。

郝雄看一眼陳鵬，問：「這是那裏來的？」

陳鵬說道：「可能是客人留下作房錢的。」

這時三個捕快已將小院裏每個角落搜遍，先後回報：沒有人。

郝雄一把抓過店家，厲聲道：「快說，這兩人到哪裏去了？」

店家臉色煞白，抖聲道。「大爺，小老兒實在不知，小二昨晚送晚飯來，還見兩位客人在，兩人也沒有對小二說要走，小老兒實在不知他們是何時離開的。」

陳鵬看不過眼道：「從桌上留下的金葉子看來，兩人一定是在天未亮時走的，這不關店家的事，老人家，住這院子的可是一男一女？住了多久？叫什麼名姓？」

郝雄不情願地放開店家，店家道。「確是一男一女，大約在這裏住了十多天，很奇怪，兩人十多天來，沒有出外一步，男的客人姓高，女的姓石，兩人年紀很輕，不過十八二十左右。如想知道名字，一查店簿就知。」

「快帶大爺去查！」郝雄順手將三片金葉子塞進懷中，店家開口想說，被他一瞪眼，窒住了，不情願地走出去。

翻查店簿，果然查到半夜溜走的住客，男的姓高，名揚，女的姓石，却不知名，簿上登記的是高揚姓名，芝兒的姓，是店小二稱呼時，芝兒自己說的。

既然捉不到人，只好撤人回衙，不了了之。

不過蘇州府却畫影圖形，懸賞捉拿高揚石芝兩人，認定他們就是殺死蘇善財夫妻的龍堡殺手。

陳鵬和姚連忠，花登回到莊上，細一分析，那晚追的是一男一女，在「雅苑小築」失去踪跡，而「雅苑小築」跟着有兩位客人失踪，也是一男一女，時間上又那樣脗合，遂也斷定溜走的高揚及芝兒是殺人兇手，龍堡派出的殺手！

但三人都只敢肯定，不敢動手追查下去，他們實在惹不起龍堡。

但三人有口，他們可以說，加上蘇州府畫影圖形，懸賞緝拿兇手，於是，一傳十，十傳百，而蘇善財夫妻之被殺，早已哄動蘇州，所以不幾天，江湖上也傳遍了有個叫高揚的偕同一名姓石的女子，半夜殺了蘇州首富蘇善財，屍身上有一面龍堡殺人後的標誌：「五龍追魂令」！

同時，江湖上也不約而同地傳出了，金陵李自然，揚州被殺的「天狠」余北，「地蛇」曾百足，南北盟二位長老，少林一智，武當清塵，都是這兩人殺的，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你說我說，遂成了鐵定的事實。

在江湖上追查龍堡所在的大帮細股，聞道蘇州出現了龍堡殺手踪跡，紛紛趕往蘇州。

一定禪師，清風子帶頭的那股人，最先趕到蘇州，也最先離開蘇州。

× × ×

高揚受了風寒，病在床上，由於這是荒僻小鎮，沒什麼人來往，芝兒遂決定等高揚身體全好了才走。

他倆對離開蘇州後發生的一切，一無所知，也不知江湖上已將他倆說成了殺人兇手，且深信不已。

江湖人本就衝動盲目，偏執易信。

小鎮上只有一名大夫，芝兒請那大夫來看了兩次病，吃了幾劑藥，眞靈，高揚感冒的風寒好了，再調息兩天，高揚身體好了很多，決定動身，趕往長沙，以免誤了和白雲天的約定。

日頭已行在樹頂，高揚和芝兒收拾好行李，結算了房錢，就在客棧店堂吃了飯再趕路，免得在路上再找地方吃飯。

店堂內冷落地坐着三幾人，高揚和芝兒隨便找了副坐頭，吩咐小二拿些吃的來，兩人隨便打量店堂內的食客。

靠窗兩桌坐了兩個鄉下人，當門處一桌却坐了三個大漢，一把鬼頭刀橫放桌上，三人喝着酒，高聲談笑着，旁若無人。

高揚和芝兒也不將這三個粗人放在心上，這時店小二已將飯菜端上，兩人低頭吃飯。

他們吃着飯菜，不將當門處桌上喝酒的三名大漢放在心上，人家可將他們，特別是芝兒，看上了眼。

三人中有一雙牛眼的大漢，坐在芝兒對面，正好看到芝兒，那雙牛眼，瞪得比牛眼還要大，注視着芝兒，忘了喝酒。

面向門口的灰衣漢子一仰脖喝下一大碗酒，見同伴瞪大一雙牛眼，怔怔望着自己背後，酒也不喝，不覺好奇地問道：「老牛，爲何不喝酒，呆看什麼？」

眨眨牛眼，藍衣漢子咽下口口水，低聲道：「老大你看看，想不到這小鎮破客棧，有這樣標緻的小娘們在！」

那灰衣漢子擰頭一看，目光一亮，回轉頭，邪笑道：「老二，果然是個標緻妞兒！」

另一個只顧在喝酒吃菜的黑衣漢子，這時也抬起頭來，問道：「你兩個在說什麼？」

牛眼一笑，低聲道：「沒什麼，快吃吧，待會告訴你。」

三人匆匆吃喝完畢，結賬離去。

一會，高揚芝兒也吃完了飯菜，付錢出門，往鎮口走去。

在鎮口外，略一打量方向，兩人見四外無人，展開身影，奔向前途。

穿過一個樹林子，剛出林口，驀的閃出兩條漢子，一穿灰衣，一穿藍衣，藍衣牛眼漢子手拿鬼頭刀，攔住兩人去路。

正是小鎮破客棧店堂內當門而坐的三人中其中兩人。

看一眼面前兩人，高揚沉聲道：「兩位意下何爲？還有一位呢？」

牛眼漢子一笑，道：「小子，乖乖的走路，留下那妞兒，饒你一命！至於還有一位，你走了他自會出現。」

芝兒羞怒交加，就要出手，高揚一把提住冷冷對兩人道：「朋友，我不想生事

，知趣的還是快走吧！」

牛眼漢子聞聲大怒，吼聲如牛，一揚手中鬼頭刀，喝道：「不知死活的小子，找死！」

二三十斤重的鬼頭刀掄起，一刀斜劈高揚頭肩。

同時灰衣人也一手閃電般抓向芝兒手腕！

高揚見這牛眼漢子二三十斤重的鬼頭刀，刀挾勁風，疾劈而至，知此人有股臂力，自己不宜硬架，忙一退步閃退三尺！

牛眼漢子正想他退，高揚這一退，背心正好迎上背後無聲無息刺來的一槍，槍尖眼看就觸在背上，高揚却像背後長了眼睛，身軀如靈蛇般一扭一側，槍尖已擦背而過。

高揚反手一劍，劍像會轉彎一樣，「哧」一聲刺向身後一棵樹後！

樹後一聲驚叫，倉惶閃出一人，正是那黑衣漢子，手拿練子槍。

高揚一劍迫出黑衣漢子，牛眼鬼頭刀挾着股勁風，攔腰疾劈而到，高揚忙彈身躍起，背後的黑衣人練子槍如毒蛇般甩出，點刺高揚腰股！

高揚空中迴風舞柳般，擰身回手，長劍疾削練子槍尖！同時一脚飛踢牛眼漢子眉心。

牛眼漢子一矮身，手中鬼頭刀斜削上揚，削斬高揚踢出右脚！

背後黑衣漢子見高揚長劍削向槍尖，手一抖，槍頭被那一抖之力帶動，驀然彈射高揚背心！

高揚縮腿拳身，一個翻躍，落在牛眼漢子身後。

身形落地，長劍閃動，一劍十三刺，直刺牛眼漢子背腰！

牛眼漢子一聲吼，鬼頭刀如潑風般回身旋舞，但見刀光劍影，「叮叮叮……」十三下連响，高揚十三劍盡被封擋。

這時候，黑衣漢子已一躍而前，手中練子槍甩手飛射向高揚左胸，其勢如流星電閃。

高揚回劍擋撥，那知槍頭如靈蛇般一繞一捲，練子槍已纏捲住高揚長劍劍身，黑衣人喝一聲：「脫手！」發力向後一扯，却紋風不動，高揚亦凝勁緊握長劍！

利那精鐵打造的練子槍身，被兩人扯得筆直！

高揚不想長劍脫手，但却被纏着，僵持着，這情況對牛眼漢子正是個好機會，不聲不响，鬼頭刀兜頭蓋腦，力劈高揚！

高揚眼看鬼頭刀挾萬鈞之勢，迎頭劈下，這刀被劈，不被劈成兩片才怪，但高揚却不慌張，驀然一聲沉喝，黑衣人硬生生被高揚扯進三步，高揚身軀亦閃退三步！槍練仍是扯得筆直的。

高揚這刹那，已閃避了那迎頭一刀。

牛眼一刀劈落，高揚却扯動黑衣漢子閃退三步，牛眼一刀劈空，刀勢已收不住，「鏗」一聲响！火花閃射，扯得筆直的槍練已被他這勢沉力猛的一刀劈斷！

高揚早已有備，倒沒有什麼，黑衣漢子估不到高揚能將他扯進三步，更料不到牛眼漢子一刀將槍鍊劈斷，猝不及防之下，蓄勁力扯的身軀驟然一晃，登登登，連退三步，身軀晃了晃，一挫腰，才拿樁站穩。

牛眼料不到自己一刀劈不中高揚，却劈斷了同伴的鍊子槍，一怔間，鬼頭刀已砍在地上，擊得砂石飛揚，奪一聲，鬼頭刀裂土而入。

由此可見此人臂力手勁之强！

高揚身軀在槍鍊斷時，身軀也晃了晃，藉那身軀一晃之勢，手中長劍一抖，抖脫纏在劍身上的槍頭連鍊，槍頭帶着三尺多長槍鍊，如銀虹劃空，閃曳飛射向牛眼漢子額門！

牛眼漢子一刀砍入地，大驚，忙抽刀，耳聽破空聲响，想躲閃已是不及，「篤」一聲，練子槍頭已射中額門，鮮血激濺，鎗尖入額過半！

一聲悲吼，槍鍊垂擊在牛眼漢子臉龐胸上，臉龐爆裂，「蓬」一聲，倒在地上，眼看着是沒命了！

這一切變化，只是一瞬間發生，那黑衣漢子拿樁站穩，拿着半截鐵鍊，牛眼漢子已額門中槍死去！

幾乎是同時，高揚抖脫練子槍，人已箭般標前，手一抖，斗大的劍花爆現，無數點劍光，罩向黑衣漢子前胸大穴！

黑衣人才站穩，點點劍光已罩到，手中鍊子槍已斷，只拿着大半截斷練，疾急將手中斷練一抖，抖起一圈鍊光，竟然被他解化了高揚那罩向胸前的劍光！

高揚劍光一收，無數點劍光聚作一點，疾射黑衣人咽喉！

黑衣人閃封皆不及，臉色一變，身形暴退，一退九尺，槍鍊飛舞，舞起一團劍光，硬想封擋刺來一劍！

高揚長劍疾刺，身形暴進，長劍竟然穿過槍練舞起的一團閃光，依然刺向黑衣人咽喉！

黑衣人料不到高揚長劍竟能穿過他揮舞起的一團鍊光，劍尖仍刺向咽喉，臉色大變，身形再退，三退！高揚劍劍仍刺向他咽喉，不由心慌意亂，「蓬」聲响，枝葉响動，背後已撞在一棵樹上，劍尖亦已點在他咽喉上！

臉色刷白，雙眼一翻，身軀軟軟的沿樹幹滑落地上，頭一歪，暈死過去。

高揚一笑收劍，抬眼向一方在打鬥的芝兒看去。

適時一聲慘叫响起！

× × ×

灰衣漢子一手抓向芝兒手腕，妄想一招制服芝兒，那就有天鵝肉可吃了，歪念頭正轉，劍光一閃，芝兒短劍已出手，疾如電閃，削斬灰衣漢子抓來右手五指！

灰衣漢子一縮手，一翻一抓，五指仍抓拿芝兒手腕，邪笑道：「好厲害的妞兒，大爺一會叫妳知道厲害！」

芝兒心中惱恨，左手一出，右手一沉一挑，左手短劍削斬灰衣人右臂，右手短劍挑刺抓來掌心！

灰衣人不敢托大，疾急縮臂旋身，堪堪避過兩劍！

芝兒身形跟進，左七右八，雙劍飛舞，連刺灰衣人十五劍！

灰衣人身形連連旋閃，一面邪笑道：「小妞兒，讓妳嚐嚐大爺滋味！」

手一抖，三截棍盤空飛舞，棍頭一點，擊向芝兒胸前。

芝兒見他來得下流，心中大怒，本不想下殺手，這時眼中不由燃起了殺機。

短劍迴胸，左右一絞，怎知灰衣人三節棍棍頭未到前胸，倏如蒼龍點首，沉點芝兒小腹！

芝兒目中殺機更盛，左劍沉削，右劍點刺，攻向灰衣漢子右臂！

灰衣人旋身揮臂，三節棍盤打芝兒雙腿。

芝兒人如小鳥騰空，一躍七尺，頭先脚後，左刺右削，左十三右十二，二十五劍刺削灰衣漢子頭頸。

灰衣人一挫身，三節棍盤舞如蛇，棍頭如毒蛇噬人，倏然點擊芝兒小腹！

芝兒空中彈身翻躍，落在灰衣漢子身後，雙臂反手疾出，短劍刺向灰衣漢子左右脇。

灰衣漢子倏然身軀前傾一步，三節棍從胯下飛擊而出，點擊芝兒後臀！這一擊下流得很！

芝兒跨步旋身，嬌哼一聲，身形一起，衝騰三丈高下曲腿拳身，一式「殺手十三擊」裏的第七擊：「長空鷹擊」！身形如雄鷹搏兔般疾射而下，離灰衣人頭頂還有四尺時，驀然嬌軀伸展，雙臂如鷹爪疾探，短劍帶着兩道劍光，分刺灰衣人眉心咽喉。這一式「長空鷹擊！」其威勢，速度，猶如老鷹搏兔還要威猛，快速百倍。

灰衣漢子一棍點空，已知不妙，旋身舞棍，芝兒那凌厲迅猛一擊已臨頭頂，心頭一懍，三節棍盤頭蓋頂，舞起一團棍影，妄想封擋芝兒這迅猛的俯冲一擊。

兩道劍光如閃電裂空，裂開那團棍影，「噗噗」兩聲，短劍已分刺在灰衣漢子眉心咽喉中，劍入一寸，灰衣人只慘叫了一聲，三節棍脫手飛空，身形同時倒地。

好一式「長空一擊」，當者披靡，立死不活。

灰衣漢子死狗一樣橫屍地上，芝兒身形落下，剛好高揚亦嚇暈了黑衣漢子，望向芝兒打鬥的這邊，兩三個跳躍，芝兒落在高揚身旁。望一眼臉帶煞氣的芝兒，高揚問：「妳殺了那漢子？」

芝兒又自恨恨地道：「下流無恥，不殺他難消我心頭之恨，你呢？不是也殺了那兩人。」

望着暈倒在樹下的黑衣漢子，高揚笑道：「殺了那牛眼漢，嚇暈了這個。」

隨手一指樹下黑衣漢子，芝兒望一眼黑衣漢子，皺眉問：「怎樣處置這人？」

高揚道：「要麼趁他暈倒，咱們不理他，立刻趕路，要麼弄醒他，問他是何來路，是否專爲咱們而來。」

芝兒望一眼那邊死去的灰衣漢子，道：「不會是專爲咱們而來吧，看他們那下流樣子，九成是江湖敗類，不過這樣不明不白的打起來，連人家的來歷姓名也不知，豈不是糊裏糊塗，弄醒他問問吧！」

高揚俯身連拍兩掌，那暈去的黑衣漢子身軀一震，悚然醒來，抬眼一看，煞星就在眼前，眼睛慌亂地看着兩人，驚聲問道：「你們……你們想……怎樣？」

芝兒臉色一寒，嬌聲喝道：「你們三個是什麼人？」

雙目慌亂地四下一掃，顫抖道：「你們……殺…了殺他們……兩……兩人？」

芝兒一揚短劍，喝道：「不錯，他們該死，快答我問！」

黑衣漢子渾身一抖，連連道：「他們該死，他們該死，小的不該死吧？」

兩人被黑衣漢這滑稽的一問，差點笑了起來，一翻臉，叱道：「你也該死，不過，你答得好，可饒你不死。」

黑衣漢聞言心頭一定，連忙大聲道：「俺叫李大胡，穿灰衣，和姑娘動手的叫『人見愁』曹如虎，穿藍衣的牛眼漢就叫『牛眼』牛三！」

高揚一皺眉，喝道：「你們爲什麼截着我們，受誰人指使了，快說！」

黑衣漢子咽下一口口水，趕緊答道：「都是他們兩人見……」

望一眼芝兒，不敢說下去。

高揚喝道：「是什麼！快說。」

黑衣漢子硬着頭皮說道：「見……這位……姑……娘生……生得標……標緻，起……起了邪心。」

「該死！」芝兒一揚手中劍，作勢要劈下。

黑衣漢子嚇得臉色煞白，連連打拱道：「饒命，女俠，饒俺一命。」

芝兒恨恨地一瞪眼，嚇得他渾身一哆嗦，高揚喝道：「快說下去，可是受人指使？」

望一眼芝兒手中劍，驚魂乍定，怯怯道：「沒有，都是兩人的主意。」

芝兒喝道：「眞的？可有虛假？」

「句句是實，絕無謊言，的確是他兩人臨時起的主意。」黑衣人劈神誓願，指天篤地，務求兩人相信，饒他不死。

雙目驚惶，緊張地注視高揚和芝兒，黑衣人一顆心突突亂跳，差點跳出胸腔。

高揚和芝兒對看一眼，高揚道：「答我最後一問，你們在江湖上幹何營生，何門何派？」

黑衣漢趕緊答道：「咱們幹的是沒本買賣，不屬何門何派。」

芝兒再一句：「你所說全是眞的？」

黑衣漢急聲道：「請姑娘相信，俺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謊言欺騙兩位。」

高揚喝道：「本應一併殺了你，你走吧，如查出你有一句不實，今後最緊要不要碰上咱們。」

黑衣漢一顆心放下了，鬆了口氣，抱拳連拱，爬起身，一溜烟走了。

他實在心寒，一個時辰前，還是好好的三個人，現在有兩個橫屍地上，只剩下自己孤另一人，這條命是檢回來的。

高揚和芝兒問出了這三人不是受人指使跟踪攔截他們的，放下了心，兩人仍舊趕路前往長沙。

× × ×

江湖上浪翻雲湧，全是爲了追查龍堡所在，對於所有關於龍堡的消息，相當敏感，所以江湖上關於龍堡的消息滿天飛，一會兒說有龍堡殺手出現在這裏，一會兒又說在某處發現了龍堡的所在，令到武林中追查龍堡下落，爲江湖道義，爲親朋師友報仇的大帮小股武林人，東奔西跑，像沒頭蒼蠅一樣四處亂竄，到處撲空。

如今，又傳出一個消息，說是有人發現了龍堡之所在，龍堡就在山西沂濛山區的一處秘谷中，言者確鑿，不由人不信，

於是那些零散小股，多者一百幾拾，少者幾人的，又一窩蜂般湧向沂濛山區。

既然已跑了這多冤枉地方，也不怕多跑這次，江湖人眞是盲目易信。

但這次似乎是眞的了，沿途不斷聽到消息，說在沂濛山區外見到有龍堡的人出現，更有甚者，說有個樵夫，無意中走到那個秘谷口，窺見谷內有座堡寨，湧去的人聽到這些消息，更加興奮，馬不停蹄趕往山西。

連在蘇杭一帶追尋高揚芝兒兩人踪跡的，在江湖上聲勢最浩大，始終不相信江湖流言的，以一定禪師，清風子道長，南北盟內外二堂主爲首的一帮人，聽到這個消息，也有點心動了。

一定禪師和清風子都不大相信龍堡所在這樣容易被發現，否則龍堡又怎樣在江湖上爲惡近百年，而不爲人知，始終沒有人知道龍堡所在，現在這樣容易被人發現，龍堡也不叫龍堡了。

但南北盟兩位堂主却相信，不少人也相信，都想趕去山西，因爲現在江湖上尋找龍堡的大帮小股人馬，已全趕往了山西，他們也心動了，認爲與其在這一帶作無結果的搜集，不如到言之鑿鑿的山西去一看究竟好，可能龍堡眞的會在那沂濛山區內找到。

他們都鼓噪着要趕往山西，向一定禪師和清風子表示，一定禪師和清風子拗不過他們人多，只好同意趕往山西去，但一定禪師和清風子却說要再到蘇州一趟，再重新問問殺蘇善財的經過，希冀再找到點綫索，他們實在不願盲從附和。

衆人見兩人願意趕去山西，也就順兩人意，同意再到蘇州一趟，好叫一定禪師清風子兩人死了條心，他們也樂得在蘇州樂一樂。

× × ×

蘇州城！

如歸樓今天可熱鬧了，樓上樓下坐滿了武林人，要酒要肉，店小二可苦了，被呼喝得轉來轉去，慢一步就拍桌子吹鬍子，又不敢得罪這些大爺，因爲他們都佩刀帶劍。

樓下坐的個個粗眉大眼，大碗酒喝，大塊肉吞，豪放粗魯，大聲吵鬧呼叫，鬧哄哄的，樓上坐的却全是在武林中有頭有臉的大爺。

酒喝多了，一條漢子呼一聲站起來，却如半截鐵塔聳立在空中，足有九尺高下，此人好高大的身材。

只聽他聲如雷響，擺手叫道：「來，來！俺就這樣站着，任誰拘，用手，用頭，用脚，甚至用屁股！」

衆人聽得一陣大笑。

半截鐵塔漢子語聲蓋過笑聲，續道：「只要能使俺脚步移動，俺這一百兩銀子就是他的。」

手掌一攤，兩錠五十兩重的的銀子在衆人面前一現，「拍」一聲放在桌上，道：「動不了俺的，俺只要五十兩！」

衆人嘩叫起來，有的退後，有的上前，讓開了一塊不大不小的空地，幾拾道目光看着面前這鐵塔一樣的巨人！

衆人在你看我，我看你，一時間沒有人敢出來。

鐵塔般巨漢環眼一掃，叫道：「誰人敢一試！」

聲如巨雷，震得衆人心頭一跳。

突然一人分開人牆走出，手一翻，「拍」聲放下一錠五拾兩重銀子，大聲道：「讓咱家來試一試！」

此人相貌威猛，環眼虬鬚，身高七尺，闊背蜂腰，好一條漢子。

半截鐵塔巨人雙手環胸一抱，兩腿一站，肚皮微鼓，看着環眼虬鬚漢子，不言不動，擺好了架子。

環眼虬鬚漢子手臂伸展，一伏身，單腿掃出，一腿橫掃半截鐵塔漢子脚踝。

環眼漢子自信這一腿有千斤以上力道，就算不能將巨人掃跌，最少也可將他脚步掃動。

怎知他那千鈞一腿，掃在半截鐵塔漢子脚踝上，被掃的人紋風不動，自己却感覺到有如擊在一條巨形鐵柱上，整個人一震，反倒在地。

衆人都看得眼也大了，繼之發出一聲喊：「好！」

環眼虬鬚漢子翻身站起，低頭撥開人羣鑽出去。

半截塔漢子環眼一掃，叫道：「誰想贏俺這一百兩，快快出來！」

人叢中又有一人走出，却是個五短身材的漢子，衆人一看，不由哄笑起來，這樣個矮冬瓜，只在人家腰下，也敢走出來，眞是好笑。

矮冬瓜却不理會衆人哄笑，邁動一雙短腿，上前放下一把銀子加在桌上，一言不發，走到離巨漢五尺開外，身形突起，縮頭拳腿，人如皮球般一彈躍起，激射向巨人肚皮！

「叭！」一聲大響，矮冬瓜如皮球的身軀彈射在巨漢肚皮上，巨漢身軀幌了幌，脚下沒有動，但矮冬瓜那像皮球一樣的身軀，却被反彈回去，在空中翻滾着，飛過衆人頭頂「達」聲大响，撞在牆上，屋爲之動，可見勁道之强！

衆人先是看那矮冬瓜如皮球般擊向巨漢肚皮的滑稽樣子，忍不住笑起來，繼之看到巨漢被他這一擊，身軀幌動，不由暗佩矮冬瓜的勁力，五尺不到的人，竟能令巨漢幌動，七尺大漢一擊，巨漢却紋風不動，由此可分出高下。

矮冬瓜沒事人一樣在人羣緩緩站起，就站在那裏不再出來，因爲他也輸了！

一條黑漢子又站出，放下五拾兩銀，衆人看時，此人黑臉膛，臂粗膀寬，拳如巴斗，一望而知是個有膂力的，且拳上功夫不弱。

衆人屛息着看這黑大漢怎樣出手，能令巨人脚步移動。

黑大漢在巨人三尺處拿樁站穩，深吸口氣，雙拳貼腰，倏的舌綻春雷，猛一聲喝，雙拳齊出，挾如濤猛勁，擊在巨漢小腹上。

這兩拳就算是一條九百斤重的大水牛，也能將之打跌，威勢確是驚人。

巴斗大的雙拳挾如山勁力，擊在巨漢小腹上，衆人但聞「咚」一聲巨响，如槌擊鼓，巨漢肚皮震動，身軀動也不動，黑大漢却被震退一步。

衆人聞那「咚」聲如鼓响，覺得有趣

，大笑起來，黑大漢被衆人一笑，震退的身軀突又冲前，雙拳疾出，密如雨點，擊在巨漢肚皮上，但聞「咚咚咚……」連珠鼓响，如戰鼓急擂，衆人笑彎了腰。

黑大漢被衆人笑得不禁老羞成怒，一退身，鼓起全身勁道，一頭撞在巨漢的肚皮上。

「嘭！」一聲如重槌擊破鼓，巨人身軀一搖，脚下仍不動，黑大漢的頭像眞的擊破了巨人肚皮，巨人肚皮凹陷，黑大漢一顆腦袋，却陷在肚皮上拔不出，左掙右扎，一張黑臉膛變了紫黑色，就是掙不脫巨漢肚皮。

衆人見這情景，更是大笑不止，笑聲連樓上的人也驚動了，樓梯巳有步聲。

倏的巨漢肚皮一鼓，黑大漢整個人被彈拋開去，「嘩啦」一聲撞碎了一張桌子，摔在地上。

黑大漢卽時極是狠狽，衆人又轟然大笑。

笑聲驚動了在酒樓門外匆匆走過的一個穿黑衣，手拿一截斷了槍頭的鍊子槍槍練的人，正是那個死裏逃生的李大胡。

李大胡被轟笑聲所吸引，抬眼望入酒樓，見有很多武林人在笑鬧，好奇心一起，脚下不由自主，走進酒樓內。

武林人就是好奇，如果不好奇，也不成其武林人了。

首先吸引他的是站在酒樓內半截塔般的巨漢，進入酒樓內，從笑鬧的人羣中探頭往人羣內看，正看到黑漢子從地上站起，李大胡忙叫了一聲：「胡大哥，你怎會在此？這是怎麼回事？」

黑漢子聞聲抬眼一看，驚喜道：「李兄弟，你又怎會來蘇州？」忘了身上痛，上前一把抓着李大胡。

李大胡嘆一口氣道：「胡大哥，不要提了，咱曹老大，牛老二都叫人殺了，小弟逃得一命，聽說有許多武林人到了蘇州，所以走來看看，不想就遇到了你。」

黑大漢一驚道：「什麼，曹老大，牛老二被人殺了，怎麼被殺的，是什麼人殺他倆？」

李大胡猶有餘悸地道：「被一男一女所殺，都很年輕，二十左右，那兩人身手眞厲害，眨眼就殺了老大老二兩人，幸好我走得快，才逃得一命。」

他隱瞞了因見色起惡意，攔截高揚芝兒兩人才被殺，及被高揚一劍嚇暈，後來放其逃走的事，因這都是見不得人的，所以瞞住不說。

黑大漢問：「不知道這男女的來歷姓名？」

李大胡苦笑搖頭道：「不知道！」

黑大漢忽道：「你還沒有告訴我是怎樣打起來的。」

李大胡心裏作了難，萬不能照實說，只好說謊道：「他兩人說咱兄弟三人瞧着不順眼，就動手和咱們打了起來。」

這時笑鬧的衆人見無熱鬧可看，紛紛回座，有的喝酒，有的結賬離去。

半截塔巨漢見沒有人再出來打賭，也就連本帶利將桌上銀子一手掃拿在手裏，塞在懷中，坐下再喝酒。

黑大漢拉李大胡坐在一張空桌旁，道：「來，坐下再慢慢說，咱倆有半年多不見了，喝杯酒！」

小二端來了酒，兩人舉杯喝乾，李大胡問道：「胡大哥，剛才是怎麼回事，鬧哄哄的。」

黑大漢黑臉泛紫，苦笑着將剛才打賭的事說了一遍。

李大胡轉頭訝異地看了巨漢一眼，問道：「胡大哥，爲什麼蘇州來了這麼多武林人，你也來了？」

黑大漢訝問道：「你不知武林中出了件大事嗎？」

搖搖頭，李大胡道：「五天前咱們兄弟三人才從獄中逃出，對外面的事一無所知。」

黑大漢於是說了近半月來江湖上有少林，武當等八人被龍堡殺死，他們都在找尋龍堡所在，現巳有很多人趕到山西，到沂濛山區尋找龍堡所在的秘谷，一舉將之毀滅，他們現在也將趕往，先在蘇州再查蘇州蘇善財被殺，兩名龍堡殺手的詳細綫索，因一定禪師和清風子不相信龍堡會在山西，不信江湖上流傳的消息，前後說及李大胡聽。

李大胡聽得瞪大了眼，呆了一會，突然道：「胡大哥，城門口掛着圖形懸賞捉拿的兩人，可是你們要追查的綫索。」

黑大漢道：「正是，這一男一女，就是龍堡派出殺蘇善財的兇手，江湖上傳說，其餘七人也是他兩人殺的，這十天來，咱們都在蘇杭一帶追查這兩人的踪跡。」

「可有查到？」

喝了杯酒，吐口氣道：「一點綫索也找不到，不要說人了。」

沉思一會　李大胡突然低聲道：「胡大哥，告訴你，殺小弟老二老大的男女，很像城門口官府畫影圖形，懸賞捉拿的男女，亦即是你們要追查的人。」

黑大漢一聽，怔了一下，突然拍桌而起，大聲說道：「李老三，你說的可是眞的。」

他這一拍桌大聲叫，吸引了座上在喝酒談笑的武林人，刹時喝酒的不喝，談笑的停口，靜得鴉雀無聲，齊齊望着兩人。

黑大漢這時也驚覺自己失態，忙坐下，有人巳開聲道：「胡黑，什麼事大驚小怪，可是又有人要打賭？」

黑大漢胡黑不答，緊張地低聲問：「李老三，你仔細想想，事關重大，是不是那兩個男女？」

李大胡再想想，低聲道：「我只在城門口匆匆瞧了瞧，看不大清楚畫的圖像，很像，不過不敢肯定。」

胡黑颯聲從椅上站起，一拉李大胡道：「走，咱倆這就去瞧清楚。」

丟下一塊銀子在桌上，旋風般拉着李大胡，跑向城門口。

在城門口懸賞告示前，李大胡瞪大着眼，仔細端詳着圖畫的男女人像，極力和腦中看過的高揚芝兒兩個映像脗合，胡黑盯視着他臉上的變化，一會，李大胡一拍大腿叫道：「錯不了，正是這兩人。」

胡黑小心地盯了句：「想清楚了，眞的是？」

李大胡道：「這畫像只有九分像眞人，不過我敢用腦袋担保，殺老大老二的正是這兩人！」

胡黑心頭狂喜，一拉李大胡，如飛跑進城中，在如歸樓前大叫道：「各位，咱們已有龍堡兩名男女殺手的綫索了！」

酒樓內喝酒說笑的武林人，本就覺得胡黑剛才拉着李大胡一陣風跑去，現在又如飛般奔回，本就覺得奇怪，被他這一叫，哄一聲，全都湧出酒樓，七口八舌問：

「胡黑，說的是眞？」

「胡老大，誰發現的？」

「你快說，那兩名龍堡男女殺手在那裏。」

鬧哄哄地，樓上的人也驚動了。

胡黑被衆人這一連串問，不知怎樣答好，樓上巳奔下幾人，分開衆人，問道：「你們又在鬧什麼？」

發話的人是南北盟內堂主「神刀客」易北山，跟在後面的幾人是外堂主「神拳」赫連新，「金背刀」程重，「斷金手」蔣淡如，天義堂堂主，「義重如山」謝天雲，「陰爪陽拳」趙少川等幾人。

有人答道：「易大俠，咱們不是在吵鬧，胡黑他說發現了龍堡兩名男女殺手的踪跡，所以咱們才湧出來問他！」

人聲又起，易北山一抬手道：「各位不要吵，待易某問清楚胡大俠。」

胡黑這個粗漢，有誰稱過他一聲大俠，如今被江湖上第一大帮會的一位堂主稱做大俠，眞是樂得由頭直透脚背，渾身舒暢。

當下連忙一抱拳，道：「易大堂主，確是發現了龍堡兩名男女殺手的踪跡。」

易北山神色一凝，道：「幾時發現，在何處？胡大俠，快說。」

眞想別人再稱他多幾聲「大俠」，只好極不情願地一指身旁的李大胡道：「易大堂主，各位，這位是我胡黑兄弟，叫李大胡，是他發現的，還和兩名殺手交過手，你們問他吧！」

衆人一聽，齊把注意力由胡黑身上移到李大胡身上。聽說還和龍堡殺手交過手，而能不死，逃生了，大奇大驚，幾曾聽說過有人見到龍堡殺手的眞面目了，除非是死了的人，死了的人也未必看清楚龍堡殺手的眞面目，而他，眼前這其貌不揚的人竟能，不但看清楚，而且交過手，並能不死！

這下可轟動了，前面的想再看清楚這奇人，後面的再擠前一瞻風采，刹時人羣大亂，你擠我擁，人聲嘈吵，場面大亂。

李大胡本是黑道上二三流人物，想不到這下却變成了衆人觸目的傳奇人物，站在胡黑身旁，一時不知所措。

易北山等有名望的人，聞言也是吃了驚，眼前這人，名不見經傳，而少林一智．武當清塵，金陵李自然，南北盟兩位長老也在龍堡殺手下難逃一死的成名人物，既然連這毫不起眼的漢子也不如，他們幾人實在不大相信，易北山和赫連新幾人好不容易平止了衆人的嘈吵擁擠，雙眼上下打量了李大胡一眼，用不大相信的語氣問道：「李大俠，請問閣下在何處發現兩名殺手的踪跡，你能確定是咱們要追索的人嗎？」

李大胡眞是受寵若驚，從來只有人叫他做賊，從來沒有人叫他大俠，也從沒有人這樣客氣和他說話，這下可露了臉，當下强壓心中惶恐，抱拳一拱，恭敬道：「易大堂主，各位，在下敢發誓，就在離蘇州城外西面不到百里處，一個偏僻的小鎭外，見到各位要追索的男女兩人，在下敢用腦袋担保，各位找的兩人，和在城門口懸賞告示上，畫影圖形緝拿的兩人，正是在下見到的兩人！」

話說的斬釘截鐵，易北山等人，不由不信。

易北山道：「閣下，胡大俠說閣下曾和這兩人過手，可是眞的？」

李大胡見易北山等信了，衆人又全注視着自己，不由一挺胸，傲然道：「當然是眞的，」一揚手中沒了槍頭的鍊子槍，「你們看看我手中這條斷了槍頭一截鋼鍊的鍊子槍，正是被那男的一劍斬斷的。」

他將鍊子鎗被牛三一刀砍斷，說成了是高揚一劍斬斷！

衆人又哄聲騷動起來，都想看看李大胡手裏連槍頭砍斷了一截鍊子的鍊子槍。

易北山和赫連新等人忙制止了衆人的哄動，問：「閣下可否將動手的情況說給咱們聽。」

李大胡點頭，思想一會，想到曹如虎和牛三橫屍林外，自己僥倖逃得一命，那情形，至今他心有餘悸，臉有驚容，聲音有點顫驚，道：「在下是和兩位朋友一起在小鎭外樹林口撞到這男女兩人的，一言不合，咱三人就和他兩人幹上了，那兩人身手好厲害，咱們要知道他倆是龍堡殺手，天胆也不敢和他們動手。」

「結果怎樣？」人羣中有人忍不住地問。

又有人道：「快說，結果怎樣？」

咳一聲，衆人靜下來，李大胡抖聲道：「交手不到十招，曹如虎，牛三兩人巳喪命在兩人劍下，好快的劍，在下生平僅見，幸好在下見勢頭不妙，乘兩人下殺手殺我兩位朋友時，急忙逃了，待兩人殺了曹如虎，牛三，我巳逃了有百拾丈遠，他們見追不上，也就不追了。」

又補充道：「我所以逃走了，是明知救不了兩人，打下去也是白白送死，逃脫了可以有機會爲兩位朋友報仇。」

隱瞞事實，充英雄，正是武林中，江湖上小人的可卑性格，李大胡將大部份的事實都隱瞞了。

易北山等人看李大胡說話的神情，臉上驚怖猶在，都相信他說的眞的，衆人更是哄動不巳，早就相信了，後面的人，聽到李大胡說，看不到他相貌，却想一睹這位力鬥龍堡殺手，後來又見機逃脫，得保生命的智勇傳奇人物，擠擁上前，欲一睹雄姿。

人羣又亂了起來，易北山一皺眉頭，對身邊的赫連新，程重等幾人道：「各位，這相信是眞的，事不宜遲，咱們帶這人去見一定禪師及清風子道長，怎樣，這裏人多，實在太亂了，不宜在此談話。」

程重道：「易兄，說得對，咱們立卽帶這位大俠去見一定大師，清風子道長，有必要商量一下今後的動向。」

易北山卽道：「李大俠，咱們立卽到客棧詳談如何？」

李大胡也想離開這嘈亂騷動的人羣，又得這樣重視，忙道：「易大堂主，在下

和合位去。」

於是易北山赫連新帶頭，程重、趙少川，關天雲，蔣淡如四人護着李大胡，胡黑二人，一路擠出人羣，向一定禪師和清風子住的客棧走去。

× × ×

白雲天單騎急馳，直奔洛陽。

黃昏日暮，洛陽城外，十里長亭，白雲天催騎掠奔而過，洛陽城已在望。

馬過長亭，驀的一聲悲鳴，前蹄貫立，身一側，蓬然倒在地上，黃塵飛揚。

驟不及防，事出倉促，白雲天差點被翻倒的馬身壓住半邊身，幸是他應變神速，單手，按馬背，人已離蹬掠起！

人掠起，黃塵蔽目，驀的一道刀光如流星飛墮，飛射白雲天。

這一刀如天外飛虹，迅速輝煌，騰掠起，黃塵蔽目中的白雲天，看來難逃這一擊之危！

刀勢迅厲，刀光劃破黃塵，飛刺在白雲天騰掠起的後背上。

刀光刺背，倏的白雲天空中身軀已不可能的速度一扭，疾瀉而下，刺在背上的刀尖裂衣而過，刀光帶着一條黃影射過，勢道未盡，「篤」聲，刺入路邊一棵樹身上，刀身直沒至柄，可見其勢道之迅猛！

黃衣人影急墮，雙腿在樹上一蹬一彈，長刀離樹，身彈翻，刀光在空中劃一大弧，臨空向白雲天頭頂砍落！

白雲天在變生驟起間，避過空中那致命的一擊，身形瀉落，脚還未沾地，頭頂弧光又到，脚未沾地，身形很難再次閃避，眼看一刀就要砍在頭上！

白雲天猛一沉身，雙脚已沾地，但刀光亦離頭頂不足三寸。

白雲天剛想旋身閃避，怎知迎着他閃旋的方向，一道白光又飛斬而至，白光從一棵樹後飛出，飛斬白雲天雙腿！

上下夾攻，閃避無從，白雲天這次是死定了！

驀的一聲暴喝，一道銀光從白雲天身上飛展，上下交擊，一氣呵成，間不容髮間，「叮叮」兩聲響，點彈開上臨頭，下臨腿的刀光！

黃塵散，人影現，一左一右，靠着路邊，站着一黃一青兩條漢子，手中握着長刀，刀身狹長，刀鋒泛光，兩條漢子年在三十上下，滿臉殺氣，目露精光，盯視着白雲天。

白雲天手裏已多了把一指寬的銀色軟劍，劍身上銀光泛現，站在路當中，離倒在地上的馬匹不到三尺，看一眼業已倒地死去的馬，馬屁股上有塊巴掌大的黑印，白雲天眼色一變，沉聲道：「好霸道的淬毒暗器！」

打量一眼左右兩人，白雲天向站在左邊的黃衣漢子冷冷問道：「你我素不相識，兩位因何襲殺在下？」

兩人聽如不聞，四道目光緊緊盯視着白雲天！

白雲天見兩人不答，冷笑道：「兩位襲我坐騎，復擊殺在下，兩位不開口成嗎？在下一定要弄個明白，討還公道！」

左右兩條漢子閉口不言，同時踏前一步！

白雲天朗笑一聲，道：「兩位還想動手，剛才那早有預謀，猝然一擊，也殺不了在下，兩位自信現在還能殺在下嗎？」

隨又對兩人道：「兩位，你們不說，我也猜到你們是什麼人，從那裏來。」

故意頓一頓，不說下去，兩人果然臉色一變，迅快地交換一瞥目光。

白雲天全看在眼內，爲了證實自己心裏猜想的不差，遂提高語聲，道：「兩位是龍——」

下面的話說不下去了，因爲一黃一青兩條漢子同時發動了凌厲迅猛的攻擊！

黃衣人長刀一閃，力劈白雲天右肩，青衣人長刀旋捲，長刀幻起一團白光，飛斬白雲天右腰！

白雲天手中長劍上下抖動，銀光飛閃，截擊攻來的兩刀！

怎知兩條漢子攻出的刀在半途刀勢一變，攻腰的青衣人刀勢陡起，刀尖挑刺白雲天後頸！黃衣人斜劈向白雲天肩頭的刀，刀勢倏然一變，改劈爲削，手腕一沉，削斬白雲天腰股！

兩人這一變招，大出白雲天意料之外，差點着了道兒，幸而他身手靈敏，應變快速，手中軟劍環身一繞，一團銀弧護身，硬擋兩刀。

兩人一擊不中，身形一躍退開，青衣人忽然雙手執刀，身如離弦箭矢，刀在身前，飛擊白雲天前胸。

這是種不要命的打法，但求傷敵，不計自身安危！

白雲天似也被這種不要命的打法驚呆了，臉色一變。

同時間黃衣人手一揚，拾數點銀光一閃，飛襲白雲天背腰，同時脚下一點，彈身而起，長刀一揮，砍劈白雲天頭頸！

這一刀如電閃雷奔，聲勢驚人。

暗器，加上兩把致命一擊的長刀，誓殺白雲天！

白雲天似被兩人這一擊嚇呆了，動也不動，任那長刀刺胸劈頭，暗器襲背！

就在青衣人長刀觸衣，黃衣人刀鋒沾髮，拾數點銀光射中背後的刹那，白雲天的身軀動了，像一棵被快刀砍倒的小樹般斜側倒下，倒下的速度快得令人不敢相信，最少黃衣人和青衣人就不相信！

長刀暗器，眼看襲殺白雲天當場！兩人目中已現一絲喜意，怎知長刀刺劈已空，但兩人刀勢迅猛，但聞「嗆」一聲大響，一聲悶哼，黃衣人迅猛砍劈的長刀，一刀砍在青衣人飛刺的長刀背上，只砍得火星飛濺，青衣人平飛的身形，被黃衣人長刀一擊之力，震得身軀一沉，這一沉，正好迎上了射空的暗器，那聲悶哼是青衣人身中暗器發出的。

這一切，皆發生在同一刹那間。

白雲天身一沾地即起，銀光一閃，刺向青衣人！

青衣人咬牙迴刀一揮，硬擋刺來一劍，平飛的身形一窒落地，以刀拄地，身軀一陣戰抖。

黃衣人長刀擊在青衣人刀背上，空中的身形再起，一翻躍落丈外，眼見青衣人刀拄地，身軀抖顫，臉色一變，白雲天一劍被青衣人迴刀揮蕩開，身形一退，閃退七尺，戒備着。

青衣人一臉痛苦之色，身軀劇烈一震

，口角溢血，倒在地上，臉色一片烏黑。

白雲天看得臉色一變，暗道：「好厲害的毒藥暗器！剛才只要倒身閃避慢一刹，現在死的不是他，而是我！」

黃衣人在丈外看到青衣人毒發而亡，中的是自己發射的淬毒銀針，心內一驚，臉色大變，呆住了。

白雲天看準機會，青衣人已死，趁黃衣人一呆間，身形一縱，銀劍劍尖一點，直向黃衣人咽喉！

銀光一點，已現眼前，黃衣人疾忙舞刀，刀光一團，擋護頭胸。

白雲天倏的手一抖，銀光一點忽化作銀光萬點，爆散開來，耀人眼目，忽又聚成一點，「嗤」聲似射向黃衣人咽喉！

黃衣人驟一點銀光化作萬點，耀人眼目，手中刀一慢，銀光一點已穿過刀光，但覺喉頭一涼，所有動作刹那停頓，僵着不敢動。

白雲天銀劍劍尖已點在黃衣人咽喉上，手只要微微向前一送，劍尖入喉，立死無救！

黃衣大漢僵立着，只覺一絲涼氣從喉頭直透丹田，不由機伶一顫，劍尖已入肉半分，一陣刺痛，嚇得他强忍顫抖，動也不敢一動，臉上有恐懼之色。

白雲天冷冷看黃衣人一眼，語聲冰冷道：「好陰毒的手段，一再想置在下於死地，好了，如今你的同伴已中了你的淬毒暗器死了，快說，你是什麼人？」

黃衣人開口想說，又不說。

白雲天手中劍微緊，冷冷道：「你不說，我也知道，你是個殺手，龍——！」

黃衣人聽到那個龍字，臉色一變，牙一咬，身軀向前一送，「喀」一聲，白雲天猝不及防，劍尖已刺進黃衣人咽喉，入喉兩寸，頭一歪，倒在地上。

死了，黃衣人寧願一死，也不肯說出來歷身份。

白雲天料不到黃衣人在聽到「龍」字時，猝然發難，不惜一死，保守秘密，令自己撤劍不及，一時間望着地上黃衣人的屍體呆了呆。

不過他也猜想到這兩名殺手，一定是龍堡派來襲殺他的，雖然問不出確實答案，但從第一次提到「龍」字，兩殺手即施搏命一擊，這一次再提到「龍」字，黃衣人不惜撞劍一死，從這兩個現象可看出，這兩名殺手一定和龍堡有關。

暮色如輕紗般籠罩大地，白雲天仰頭看一眼暮色，長吐一口氣，搖搖頭，「卡」一聲，手中銀劍已捲作一團，手一翻，沒入袖中，脚下一動，身形如飛，奔向洛陽城。

× × ×

高揚芝兒兩人，站在漁火點點的湘江邊，望着烏黑的江岸邊，江風拂面，春夜寒涼，寒意襲體，脚下江水拍岸，江面上波光閃閃，靜夜無聲，只有江水不斷拍打聲，兩人不言不動，似已溶入這無邊夜色中。

良久，輕吐了口氣，芝兒輕聲道：「揚哥，夜已深，咱們回客棧吧！明天好過江。」

高揚身軀動了動，低聲道：「靜夜江邊，漁火波光，使人頓生恬淡之意，我眞想泛舟江上，日看魚躍鷺飛，暮看落日溶江，夜看漁火波光星耀，我實在討厭江湖上這種血腥生涯，無盡追殺，芝兒，此一事了，如能不死，咱們從此遨遊湖山，泛舟江河，永不涉足江湖，優悠此生！」

芝兒道：「揚哥，你要怎樣做我都贊同，此生跟定了你！」

高揚猿臂一緊，將芝兒緊摟懷中，由衷地道：「芝兒，妳對我實在太好了！」

芝兒在高揚懷裏深情地道：「揚哥，你對我也太好了。」

一陣靜默，兩人緊偎着領略那無聲的情意，靜夜的幽深邃遠，只有那不斷的江水拍岸聲，像兩人的心跳聲。

良久復良久，高揚才低聲道：「咱們回去吧！」

芝兒無言點頭，兩人移動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 × ×

既然發現了兩名男女殺手的綫索，一定禪師和清風子，易北山，赫連新，程重，關天雲等人一商量，決定沿這新發現的綫索追查下去，由此追出龍堡所在，不再趕往山西，就由那紛紛趕往山西的武林人，到沂濛山區去找，決定不湊熱鬧。

一定禪師和清風子本就不信江湖上流傳的消息，也根本不想趕去沂濛山區湊熱鬧，只因拗不過衆人，才勉强同意去沂濛山區，如今得到這個重要綫索，立時堅持沿這綫索追下去，而易北山等人，初時因追查不到綫索，才嚷着要到沂濛山區去，如今親聽李大胡一說，也就不再堅持到沂濛山區，決定沿這條綫索追下去，況且聽李大胡說，就是昨天才和那兩人動手的，諒兩人也走不遠。

決定了就立即行動，但有不少人仍堅持要到沂濛山區去，一定禪師和清風子只好來個決定，要到沂濛山的只管去，於是有大半人走掉，趕往沂濛山湊熱鬧，他們本就是湊熱鬧而來的。

原本近三百人的，現在只剩百多人，一定禪師和清風子等人反而高興，人數少了行動也方便多了，也易於約束，事不宜遲，他們在黃昏日落後趕到那偏僻小鎮。

爲了不想失去踪跡，小鎮上也住不了這麼多人，在天未黑前，由李大胡帶路，一行人擁着到了小鎮的樹林子，就是先前高揚芝兒兩人和李大胡等人打鬥的地方，查看現場綫索，好追查下去。

打鬥現場像沒有人來過，牛三和曹如虎的屍體還在，屍體在，則更加證明了李大胡所說屬實，衆人分別仔細查看了兩具屍體的傷口，一定禪師指着牛三屍身問李大胡道：「李施主，這截帶鍊的槍頭，就是你斷了的鍊子槍？」

李大胡點頭。

一定禪師再問：「李施主，這斷了一截鍊子的槍頭，怎會射在這屍體額門上？致他死命的就是這槍頭。」

李大胡改動了牛三砍斷槍鍊，說成是高揚用劍砍斷的，至於高揚怎樣用這截帶鍊的槍頭殺了牛三，則一字不改說了一遍。聽得不少人動容，暗懍高揚殺人手法厲害。

一定禪師又問：「施主，你可有看到兩人走那個方向？」

（未完）

其人其事

易筋經的高手

麥海雲・文

在許多套古裝武俠影片以及電視片裏面，經常看到一些武林高手談及易筋經。近來放映的一套電視片「天龍訣」裏面，還把雲飛揚口中說的易筋經加以誇大，不但是提氣活血，健體養顏，使武功躍進，使內勁變成外勁，而且可以治療各種內傷。雲飛揚就是靠易筋經治癒傷勢的，照這樣看，易筋經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功夫留傳下來的一套絕頂精湛練功之術，聞說這種練功方式並非某一個拳師發明出來的，乃是古代西來佛祖達摩禪師創造，當時他每天必到少林寺嵩山的一個岩洞之內修練道術，除了靜坐，還苦練易筋經，由於他練功十分猛烈，使他的人形壓在洞壁之上，至今仍有一個好像佛爺打坐的影子留在石壁供後人憑吊，它就是達摩禪師的身形。

達摩禪師面壁九年，得道飛昇，他留下來的一套易筋經變成了不傳之秘，後來有許多武林中人輾轉獲得這一套練功的秘密，苦練多年，變成第一流的高手，不過時間太長了，至今好像沒有那麼一個人眞的精於易筋經，能够在地上施展壓勁，每走一步踏碎一塊二寸厚的階磚，看來最後一個眞正承受易筋經的奇人只是鍾秋禪。

他是個略矮又略胖的中年人，曾經在廣州國民體育會表演步行碎磚的奇技，確實連七步，踏碎七塊大階磚，目擊此事的武林高手，都覺得驚奇，跟住他一拳劈落，直徑有三寸的巨杉，應聲折斷，不過，他只是學易習筋經自衛，在荒山靜養，借此抵禦風寒，以及猛獸襲擊，並非設授館徒，更奇的是他只懂易筋經，從來沒有學習某一派的拳脚，這位鍾秋禪奇人，在廣州一住三年，便即離去，聞說他到了羅浮山的高峯，住在破廟之內，有半年之久，便即失踪，一說他直上崑崙山學道，另外一說就認爲他在羅浮山上面已經化解，他沒有把整套易筋經傳到任何人的手上，就算偶然談及，聽到的人，也未必朝夕苦練，此後就不再聽到有甚麼人眞正懂得易筋經，而且公開授徒，至於在坊間發售的單行本，却是有專書指導易筋經的，可惜它只是懂得皮毛，未能深入。

鍾秋禪練易筋經確是很到家的，至於他本人，走進荒山修道，究竟是走火入魔，抑或是眞的得道成仙，不再回到塵世來，那就非一般人所能知了，但却知道這一點，如果眞的練習易筋經，而且有了很高的成就，那個人必然健康，長壽，渾身是勁的，所謂渾身是勁，並非血氣流通得壯健許多，而是說他的身上到處都有一股驚人的力量發生，不管任何人，只要靠近他，一拳打出，碰到他的身上，那個人的手臂就會覺得痲木，隱隱作痛，受擊之人，反而絕無所損，當然那是不容易做得到的，舊日上海有一個名拳師叫做歐成章，他做得到，他表演易筋經功夫時，有人把一塊木頭拋到他的身上去，自己會彈出來，由此看來，假定有人用拳頭打在他的身上，他也是可以將那個拳頭彈出來，當然這種功夫並非一般人能够做得到，必須名師指點，而且很有耐性的練習，過了若干年，才有希望如願以償。

改談另一方面，有一名叫做「李金」的中醫師，他在香港灣仔的一條橫街開設一間很細的國藥店，同時教授拳脚，此人就擅長易筋經，至於他學習到易筋經的過程，相當古怪，有一天，他在韶關做軍醫，偶然到附近的廟宇打功夫，揮拳踢脚，所練的只是一般南派拳術，廟旁有一個和尚坐着，好像木人似的絕不做聲，有一晚，他練完拳脚，正想離去，忽然滂沱大雨，迫不得已避入廟內，那個不知名的和尚忽然開口，說：「你練功甚勤，只可惜揮拳踢脚，雖然有勁，缺少內力，成就有限，我偶然看見你練過一輪拳脚之後，就覺得氣浮步短，多走兩步，也搖搖欲倒，如果你不設法改善，這種病態的反應，那就不堪設想，功夫愈精，到時你就愈加容易受傷，而且傷了之後，不容易復元。」

聽了這話，李金即時明白，這個和尚有胆開口批評他的武功，必然是一個奇人，能够學習他的本領，那就再好也沒有了，主意打定，他就立刻趨前行禮，說：「多謝大師的指點，希望大師收我爲徒。」

那個和尚聽了笑道：「你眞是有趣，你還沒有跟我交過手，怎會知道我的功夫一定精湛呢？說不定你會打贏我。」

李金聽了這些話，喜形於色，說：「既然如此，希望大師更進一步的指點，讓晚輩學習。」

他的意思就是想跟那個和尚過招，對方既然開口說得出那種話來，顯然胸有成竹，一口答應，跟住兩人就在廟裏過招。

那一座破廟根本就只有幾個和尚，晚間燃點一盞油燈，不够光亮，不過，兩人過招只是玩玩，那不要緊，就算再暗一點，仍然可以分得出高下來，李金向和尚拱手行禮之後，立刻標馬上前，迎面一搥，跟住左手由下邊兜上去，收回右臂，再向和尚的小腹打第二搥，說也奇怪，和尚絕不動手，對方第一搥迎面打來，他只是把上半身向後稍爲靠去，便即使那一拳落空，至於李金所發的第二拳，他更加看得輕鬆，並不躲避，那一拳打在和尚小腹上面，有如擊鼓，發出槖槖之聲，李金突然覺得右拳發生痲勁的感覺，很快就延到上臂，整隻手臂都覺得痲木，大驚失色，知道自己絕非和尚的對手，立刻跪下來。

就此那個和尚在廟裏教他易筋經，旬日之內，全部教完，飄然離去，沒有留下法號，李金自始至終只是尊稱他做大師而已，後來他談及那個和尚，搖頭嘆息，說：「這種高人，實在很難碰得到，我只能當面把他稱做大師，在背後談及，尊稱爲無名大師而已，至於他從甚麼地方來，到甚麼地方去，我就茫無所知。」

李金現時不知去向，大概那個無名大師所學到的一種內功就是鍾秋禪所懂得的易筋經，亦未可料。

（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英雄好漢

溫凉玉・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正天被殺，龍虎陣亡。梁斗等人見此情景，自然心知肚明，決非左天德，應欺天，莫豔霞等人的敵手，這些人，任何一個都可以要他們送命。梁斗盱衡當前局勢，自知已無勝望。左天德洋洋得意，向梁斗等人勸降，蕭秋水義奮塡膺，慷慨陳詞，誓死不屈。左天德勃然大怒，正要出手之際，突然發現有人排闥而來，於是放棄對蕭秋水攻擊。接着，有四個人突然抵達現場，蕭秋水一見來人，歡喜得幾乎跳起來，原來這四個人，其中一個就是他的師叔鄧玉平……

五行水尅火　揮洒退强敵

太禪與守闕

不管他們是誰，左天德的臉色，却不是爲鄧玉平和孟相逢改變，而是爲了那兩人。

那兩人中，左天德顯然又是全心全意，向那高潔、孤漠、銀冠的道人招呼。

那道人看見大廳情形，似十分動容。

梁斗正想說話，忽然感覺全身一寒，身上「天柱」、「神道」、「志室」三處穴道都被扣住。

他勉力一看，只見應欺天不知何時，已站在自己身邊。

梁斗想叫，又叫不出，便向齊公子那邊看去，心裏也暗暗叫苦！

齊公子身邊，也站了個白鳳凰。他顯然也是被制。

這時那道人「呀」了一聲，見到天正氣絕，龍虎斃命，很是震訝，沒有注意到大廳的事。

能叫的唯有蕭秋水，他正想示警，左天德忽然跨退了一步，往後跨走。

他看似只後退了一步，却突然向前到了蕭秋水身邊，閃電般封扣了蕭秋水「缺盆」、「天樞」二穴，同時間，也點了曲暮霜的「伏兔」穴，曲抿描的「天象」穴，所以三人穴道被封，却與原來無異，並不墜倒。

這時進來的五人，爲大廳的情形所惑，並未注意到這般情形。

那神情猥瑣的人，一跛一跛，向天正的遺體走去，到了面前，恭恭正正拜了三拜，握住了天正大師的手，冥靜默念，黯然垂淚。

那羽衣高冠的道人，却十分悲戚，顫聲道：「這……這裏是怎麼一回事……」

左天德合什道：「阿彌陀佛。守闕上人，你來得正好——」

× × ×

守闕上人？

武當鎭山守闕上人！

× × ×

武當派守闕上人，以武功名望，只在少林木葉大師之上，不在長老抱殘大師之下。

木蟬大師與之一比，在武林中的威望聲譽，尚矮了半截。

現在武當派守闕上人居然來了！

× × ×

守闕上人長髯顫動，竟是老淚縱橫，悲聲道：「是誰殺了他們……」

蕭秋水想答，可是發不出聲音。

這種焦切的心情他似曾相識，高要城內，梁斗等出現，蕭秋水想開口出聲，揭發屈寒山就是劍王的事實，但也是苦於發不出聲。

所不同的是，這次多了梁斗、齊公子、曲家姊妹也一樣的感受。

「天正大師是被暗殺的……」左天德唶歎道。他左手的手指，尾指豎起，拇指也豎起，好像一隻手影裏貓頭的形像。

在權力帮來說，「貓頭」就是行動。

而且是殺人的行動。

權力帮這次的行動，本來就叫做「地圓貓頭」。

「地圓」就是指天正大師，「貓頭」這個行動可以大至暗殺。

——暗殺天正，收服龍虎，必要時也消滅之，讓木蟬當上少林掌門。

他們出動了「一翅、一殺、一鳳凰」，方才殺了天正、暗算了龍虎，但也犧牲了十絕。

而今守闕上人既然來了，爲何也不順手把他做了？——這還是大功一件。

武當派一般的外務與決策，掌門太禪眞人只屬幕後，守闕才是主持大局、分派行動的鎭山要將。

守闕既然已經來了，不如一併殺了。

——餘人不足懼！

× × ×

左天德伸出了「貓頭」，應欺天與莫艷霞都看到了。他們也伸出了尾指與拇指——「頭貓」。

這行動他們完全同意——他們本來就要殺守闕上人：同時他們也知道，這武當守闕，武功也許略遜天正，但絕對在龍虎大師之上。

守闕上人顯然在傷悲中，那容色憔悴、猥瑣的老頭，向他搖搖手，叫他不要難過。

——他們都沒有注意到這邊！

——他們已控制了全局！

× × ×

他們決定由應欺天的急遽身法、突擊守闕。

就算守闕躲過或接下，左天德的長槍，戮刺守闕之「玉枕穴」。

他們知道武當內家功力要得——但「玉枕穴」一破，眞氣盡散，縱不死也變成廢人一個！

龍虎大師的佛門「金剛不壞神功」，便是這樣被破去的了；這次他們要破的是「無極神功」，這是武當派幾可與「先天無上罡氣」齊名的內功心法。

只要應欺天、左天德吃住守闕上來，白鳳凰莫艷霞便罩住鄧玉平、孟相逢、猥穢老人之人，一擊得手，永絕後患！

左天德的「貓頭」，已垂下了尾指。

他們已決定出手。

只要再收起了拇指，「貓頭」不在，行動就要展開了。

左天德已收起了拇指。

行動即開始！

× × ×

應欺天出手！

他原本站在梁斗旁邊，忽然已到了守闕上人後面。

這只是一眨眼的事——你知道一眨眼究竟有多快，就可以想像他飛躍這幾乎十七尺的距離有多快。

可是他的劍更快——只要你眨了一下眼，你就看不到他出劍，也看不到他收劍，他的劍還在他原來的腰間，好似沒動過一般。

但他知道左天德比他更快。

不但輕功比他快，連槍也比他快。

只可惜他一劍刺出，守闕上人已不見了。

而且他也聽不到左天德應接的槍風。

他開始還以爲自己眨了眼睛，可是他清楚自己至少沒有掩住了耳朶。

他霍然回身，全身的毛孔在那刹間都滲出了冷汗。

× × ×

左天德已死。他的一丈二尺八寸四分三的黑鐵槍，已碎成一十九截，銳厲的槍尖，倒刺入他的喉管裏。一雙千里獨行的腿，軟得似沒有了骨頭，原來脚脛碎裂得像槍桿一般。

在他面前的，是那神情猥褻的老頭，現在却神光煥發，神色冷峻，如大殿裏的玉面神像一般。

應欺天的心沉了下去——完全的沉了下去，像冷澈入骨的潭水底層的沉水一般，完完全全的沉了下去。

因爲他知道，世界上只有一種功力，可以在刹那間、毫不費力、而且沒有絲毫聲响的震碎「寒鐵槍」，這功力就是「先天無上罡氣」。

而練「先天無上罡氣」最强的，除了武當兩個現下生死不明的長老外，就只有一個人——

這個人當然就是當今武當派掌教太禪眞人。

× × ×

莫艷霞已倒地。

她刺殺守闕上人時，守闕却撲向白鳳凰。

莫艷霞要刺殺孟相逢、鄧玉平時，守闕已一手扣住了她背後的五處穴道。

莫艷霞來不及一聲驚呼，鄧玉平的劍已出手。

鄧玉平是素不習慣留活口的。

這個「貓頭」行動就這樣結朿：

原來是莫艷霞搏殺鄧玉平、孟相逢和汚穢老人的，應欺天和左天德狙擊守闕上人的——

而今守闕上人却制住了莫艷霞，鄧玉平殺了她，孟相逢迅速地解了梁斗、齊公子、蕭秋水、曲家姊妹的穴道，而猥瑣老人却殺了左天德。

配合無間，天衣無縫。

× × ×

等到司空血、單奇傷、古濃和許郭柳

要出手時，一切都已經來不及了。

連應欺天定過神來的時候，也來不及了。

——「貓頭」行動，澈底失敗！

× × ×

只聽那原本猥穢而今煥發的老人道：「『狗尾』行動，全部成功！」

——「狗尾」行動？

「狗尾行動，」那老頭眼睛閃動着粹警的亮光——不是狡獪的，而是比狡猾更睿智的光芒。「對，就是狗尾行動。」他再次的擺擺手。

他擺手的姿態很奇怪，不是五隻手指在擺動，只有四隻——四指迸伸，中指却屈收。應欺天覺得這姿勢很熟悉。這姿態就像一條狗在擺尾。

在他們未動手前，這老頭彷彿也對守闕上人這樣擺了擺手，好似是在勸慰他不要太傷心。他覺得他知道得已太遲。他那時還在滿意自己等人佈署的「貓頭」行動，却不料別人已伏好了「狗尾」行動的殺着。

疏忽，永遠是最可怕的錯誤——它的可怕處並不止在低手，尤在高手，也會犯此。

而且疏忽往往與輕敵同時。

輕敵的結果——往往就是死亡。

而輕敵者在發生時還常常以爲自己高估了敵人。

× × ×

應欺天覺得很孤立。他知道守闕上人這等高手的武功。他沒有寄望於單奇傷、司空血及彭家雙虎等人。

可是他很沉得住氣。他一直很驕傲一點，他是柳五公子身邊的紅人，也是强人。所以他說：「你就是武當掌門？」他問得很客氣，很沉靜，他是向着那本來猥瑣而今英睿的老頭問的。

「是的。」那老頭點頭道：「我是太禪。」

「你是怎樣知道我們是……？」應欺天問。向來是他暗算別人的，而今却遭了別人的暗算。

太禪眞人頷首道：「天正顯然是被暗殺身亡的，他的傷口，由後穿心而過，因而致命。殺他的兇手顯然是木蝶禪師，他手中有劍，劍上有血，而他眉心穴有一金印，乃中『拈花指』而歿的。『拈花指』只有天正諳使。」太禪眞人每一點都很精細，說話也很賅要。

「龍虎大師傷口仍有血溢出，顯然剛死不久，還在天正死後發生的。他傷口在背後，也是被人暗算的，是槍傷，而木禪大師手裏倒提着槍。我了解龍虎的爲人，他不可能背叛天正，那因何在天正殺了兇手而自己身亡後，再被木蟬所殺？木蟬縱不是主兇，至少也是帮兇之一。」太禪眞人緩緩道。

「是。」應欺天不得不承認，「木禪也知天正懷疑他勾串外界，所以木蟬在天正未中劍前，一直沒有出來，就是怕天正生了疑心，反而不能得手。」

「可是，」應欺天問道：「……你何以判定此事，一出手就殺人？」

武當是名門正派，而且是道教的人，理應審愼從事，而且慈悲爲懷，在未百分之百肯定殺無赦時，不可動輒殺人。

太禪眞人笑道：「這事開始只是懷疑，後來却確定了，因有人告訴我的。」

應欺天不信道：「誰？」

太禪眞人道：「天正。」

太禪眞人緩緩走過去，靜靜地摸住了天正的手，又輕輕的把他上搭的右手牽開，露出左手，左背赫然有幾個字：

「小心木蟬」

這幾個字顯然用鮮血蘸來寫成的。

敢情是天正臨死前，還念念不忘木蟬的狠子野心，但碍於少林聲名，或無證據，故寫于手背上，讓親信龍虎大師收葬時，可以看見，以便儆戒，有朝一日，可力挽狂瀾。

詎知龍虎大師看不見——已永遠看不見了。看到的却是太禪眞人。他瞭解天正大師，正如天正瞭解他一樣。有一種人，彼此沒見過幾次，但天生能相互了解。也許他們本來是同一類人的原故吧。

「何況，」太禪眞人笑笑又道：「敢於殺天正的人也敢於殺我。」

——而且殺天正和太禪的原因，往往是同一個。

——權！

像太禪、天正這等方外高人，除了這盛名之累，還有什麼可以要爭奪的？

太禪眞人無所謂的一笑，接道：「別人會以爲我會光明正大的找人決戰，而且絕不會施暗襲。其實不然，這也要看情形。別人要暗算我，我就可以暗算他。前輩風範，光明磊落，可不是叫人光捱打不還手，任由別人殺戮的，這點我不怕人詬病。我不是天正，天正誠於天，我只誠于人。別人不誠，江湖上本就：『以牙還牙，以血還血』。天正是要捨身入地獄，我是主張好人上天，壞人下地。」他笑了笑又道：「我又不太壞，爲何要先下地獄？天理不公平？」

應欺天無言。遇着太禪眞人這樣的人，任誰都沒有辦法。這種人不怕使詐，因爲他也可以使詐；這種人也不怕誠正，因爲他也誠正。

「而且，」太禪眞人那雙比狡猾更英睿的眼光又在含笑，「你們暗殺天正、龍虎，我們暗襲你們兩人，這不是很公正嗎？」太禪指望上面，道：「『天下爲公』而已。」

× × ×

他說完了這句話，身子就往上竄，拂塵一揚，數百「嗤」聲連响，柔軟的拂塵絲，竟如鋼刺，全崩直如鐵，刺入閣樓板內，只聽一聲短促的慘叫，以及樓板一陣迫急的掙扎聲，便沒了聲息。

血，漸漸染紅了拂塵。

太禪一笑，驟收拂塵，笑道：「這個該是附送的。」

「喀喇」一聲，樓板裂開，掉落一人，胸腹間被刺千百孔，已然氣絕，蕭秋水等定睛一看，摔下來的人竟是彭九的弟子吳明。

× × ×

這下子，古濃、許郭柳、單奇傷、司空血等全變了臉色，才知道是絕了望。

守闕上人這時才問，很認眞的問：「你們要自殺，還是要我們殺你？」

他臉如冠玉，有一種公子王侯的氣態，偏偏却是個白髮道人。但是他這般溫文說出來的話，却令人不得不信。

應欺天長嘆。他敗得非常不服氣。柳五公子算無遺策，這次居然沒有算出，少林天正、龍虎來這裏之後，武當的太禪與守闕，居然也被孟相逢和鄧玉平請動了來浣花劍廬！

應欺天的不服的是這次僅是柳五公子的行動，要是李帮主也有派人出手……可惜李帮主已很少親自出手了，甚至很少分派人手，多半都是柳隨風接管一切。而柳隨風接任以來，權力幫更是蒸蒸日上，絕少敗過。

除了這次……以及浣花劍派的損失與犧牲！

如果李帮主在，或許……應欺天嘆了一聲，他知道權力帮決策的事，他是無權干涉的，就算身份已極之尊貴重要如他者……應欺天慢慢提起了劍，冷笑道：「你們應該看得出，我不是自殺那種人。」

太禪眞人也冷笑道：「你也應該看得出，我也不是隨便可以放過人的人。」

應欺天道：「你要我的命，就過來拿吧。」他橫劍當胸，決心一拚。

太禪眞人一笑，道：「不過我也有例外。」

應欺天緩緩放下了劍——螻蟻尚且貪生，何況他是人，掙扎了那末久，只是想要活得更好一點，更有名一點，更有權一點而已。

所以他問：「是在什麼情形之下？」

太禪眞人却不答他，却自言道：「近日來武林中變化良多，通常都是老一代，被新人所取代，或莫名其妙暴斃，更有之是滿門遇害……」他的眼睛掃向地上的莫艷霞，冷笑道：「像她，像你，像五虎彭門，等等等等……最近又有南宮世家，上官望族、棲霞觀、辰州言家、雪山派等等，都有變亂——這，想必是權力帮策動的了？」

應欺天目光閃動，點了點頭，他已看得出太禪眞人要問的是什麼了。

果然太禪問道：「只要你告訴我，每一帮每一派的內應是誰，你就可以帶着你的劍、你的人，活着離開此地了。」

太禪眞人含笑望向應欺天，道：「怎麼樣？」

只要告訴出別人的名字，自己就能活下去了。——

這條件無疑令應欺天十分動心。可是應欺天嘆道：「如果我知道，我多願意告訴你。」

太禪眞人瞳孔收縮，應欺天不由退了兩步，他從未碰到過如此凌厲的殺氣。

「你不知道？」

應欺天緊緊握住劍。「如果我知道，我早都告訴你了。」應欺天苦笑道：「柳五公子知道的事，由他分配，除了他要我們知道外，其他的我們都不會知道。」

太禪眞人精光四射的眸子瞇了起來，道：「柳隨風？」

應欺天突然跨了一步，他以輕功成名，只要他走得出這房子就一定逃得出去。

一定！

但是他身形一動，守闕上人就動了。

滿屋內人影飄動，衣袂閃動，急遽的風聲令人喘不過氣來。

然後「冷風吹」應欺天落了下來。

守闕上人就跟在他的後面，僅半尺之遙。

他一旦停下，守闕也止住。

他已開始喘息，守闕却如同一個人浴沐以後，容光煥發，連呼息都舒緩如風。

可是他們已在剛才的一剎那間，在屋子裏貼壁走了二十一圈。

沒有碰到一個人，沒有撞跌任一隻瓶子，沒有沾到任何一張桌椅。

而應欺天還是逃不脫守闕上人的貼身追趕。

他落了下來，一面喘息，而雙眸睜得老大——他很瞭解自己的輕功，當今之世，他和左天德的輕功，只有五個人能與他不相上下，或勝他一點，只是一點點——

他突然被恐懼所擊倒：他知道這紅顏白髮的人是誰了。

他手中所握的劍，不住的抖動起來。

一個善於握劍的人，手怎麼能夠抖？

太禪眞人看着他的手，眼光忽然有了笑意：「你這人，沒有用了。」

應欺天沒有回應，黃豆般大的汗珠涔涔而下。

太禪眞人望向守闕上人，道：「沒有用的人，該怎麼辦？」

守闕上人笑得像個年輕的小伙子。

「該死。」他轉向應欺天笑道：「你該死了。」

應欺天立即垂首道：「是。」

守闕上人突然出了手。

柳　五

一支七寸三分長的匕首，突然扎進太禪眞人的「神封」穴內。

太禪眞人惶悴的臉上，突然漲紅，十分怖人，他一手按住乳旁，發出驚天動地的一聲嘶吼：「你好……」一掌拍出。

守闕飛翻而出，這時白影一閃，白鳳凰竟沒有死，她的拂塵向太禪的臉上罩去。太禪眞人的「先天無上罡氣」，已被掉，自然無法硬接，但他神功蓋世，雙手一合，竟硬生生把莫艷霞的塵拂抓住。

應欺天這時出劍。他這一劍是恐懼中出手——因爲他知道，再不在此時立功，他將生不如死——所以他全力出了手。

他的劍就在莫艷霞的塵拂罩向太禪眞人臉門的刹那，全扎進太禪的「天宗」穴裏去。太禪狂吼一聲，猛夾住劍身，吐氣揚聲，「崩」地劍身中折，他一手抓住斷劍，雙指一拗，「叮」地拗了一截，「哨」地飛射而出，全打入應欺天的額上。

然後他巍巍顫顫，雙手抓住了兩處傷口，血染紅他的臉、身、手也完全漲紅，他一雙眸子，好像突了出來，瞪住遠處的守闕上人道：「原來，是你——」

大變遽然來。粱斗、齊公子、蕭秋水、曲家姊妹、甚至連同孟相逢、鄧玉平、還有彭門雙虎、單奇傷、司空血都怔住了，連佘殺等五人，都無法應忖此等奇變。

太禪眞人慘然踣踉了幾步，嘶聲道：「你……你好狠的心……」他至死也不信和他三十年之交的守闕上人會殺害他，否則他也不致於如此疏忽，全不防備。

守闕上人微笑。他緩緩抹去臉上的易容藥物，慢慢露出了一個神飛風越的英秀底臉容，他笑道：「這是上官家的易容術，瞞得過你，眞不容易。」這年青人似舒了一口氣，很安慰地道。

「慕容・上官・費」本來就是武林三大左道旁門的翹楚，尤其易容一道，這張臉要是上官世家中上官望手製的。那精明如太禪眞人者，也眞個無法看得出來。而上官世家，早已投靠權力帮。

太禪吃力地望過去，只覺得矇矓日光中，彷彿有一翩翩俗世的佳公子，可是仍看不眞切，他吃力地道：「……守闕……守闕上人呢？……」

那公子似是怕傷害到他，用一種輕如羽毛、軟如雪花的聲音道：「他……我只好殺了……他沒有出賣你，只好失去生命了。」

太禪覺得生命也即將離他遠去了。彷彿生命之神在駕着馬車，在雲端等着他，只要他生命飛來，就可以啓程了。這旅程是去那裏？太禪不知道。他只覺得全身輕飄飄的，眼皮越來越合攏。他吃力地張開失神的眸子、吃力地問：「你……你究竟是誰……」

那公子靜默了一會兒，用一種悲憫的眼色望着他，終於很小心的說：「我姓柳，在權力帮裏，排行第五。」

柳五！

× × ×

柳隨風！

這一聲猶如晴天霹靂，炸响在場每個人耳裏。

× × ×

柳大總管！

李沉舟的唯一親信！

× × ×

柳五公子說完了那句話，便輕輕嘆了一聲，一揮袖，就飄然而去，再也不回頭。也許他知道太禪已必死，大廳上只留下一個白鳳凰，她也能够應忖粱斗等人了。

這裏大局已定，他已無需費神。

應欺天雖然幾乎要出賣了他，但他也死在太禪手裏，已用不着他動手。

——能不必他動手的時候，柳五公子是從不必親自動手的。

動手就得要冒險，柳隨風不怕冒險：——只不過要多冒一些有意義有必要之險，而不是無意義又無必要之險，這樣才不容易死得太快。

——而又出名得更快。

人生在世，本就好名，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柳五愛名。

所以他也愛美人，愛權，和愛錢。

可是他在必要時，也可以殺美人、揮千金、奪大權，他要的名，無須流芳百世，但要他在世時，沒有一個的名字可以在他名字之下和他這個人的光芒之下抬得起頭來。

——除了李沉舟。

——李沉舟是個梟雄。

而他，也許僅是個人傑。——柳五在拂袖返身，走出去時，好像想到了這一些唏噓。

× × ×

太禪聽到了他的名字，就死了。

死得瞑目——好像服氣死在一個這樣的人的手上。

一個眞正的高手，當然是希望自己死在另一個更眞正的高手的手下——這就叫死得其所，否則死不瞑目。

莫艷霞看着柳五既沒招呼就飄然而出的身形，眸子裏發着亮，充滿了欽佩、崇拜。

她進入「權力帮」，不過五年，不過她因爲是他的親信，所以可以掌管一些帮裏的資料檔案。這些檔案，非常重要，部份就歸由她處理。

她隱約查出，在權力帮創帮立派時，原有七個，他們沒有名字，只有姓和代號：李大、陶二、恭三、麥四、柳五、錢六、裔七，一共七人。他們不要名字，也許就是他們未成名前決意要做大事的決心。

——也許眞正做大事的人反而是無名的。

可是等到權力帮名震天下時，陶二、恭三、麥四、錢六、裔七五人都聲消烟滅了。

這就是要成名付出的代價。權力帮現在威風八面，却無人知道他們昔年曾流過多少血、多少汗！

現在剩下的只有李大——李沉舟、柳五——柳隨風，已經是很有名很有名的人物了。

白鳳凰不知這創業的過程是怎樣，但她感覺得出——以前那消失了的五個人，必定是歷盡艱辛、了不起的人物，而到現在還能留存下來的人，更是當世豪傑、英雄好漢！

她覺得在這樣的其中一個人的部下當一名親信，是一件心服、口服，而且榮幸的事。

她希望永遠這樣。可惜柳五公子却要她鎭守恒山。她實在無意要守那枯燥的懸空寺，以及老朽的掌門師太。

——何不乾脆殺了她，把恒山實力，全撥入權力帮？

——就像現在她想殺了這羣目擊者一樣乾淨。

× × ×

站在她側前方的一個少年，他背後是蕭家劍廬的「龍虎嘯天」壁圖，忽然冷笑道：「原來柳隨風，如此輕賤他的部下與親信。」

他的聲音裏充滿着輕蔑與不屑。莫艷霞一震，只覺早晨的陽光灰濛濛洒下來，這少年飛揚的眉和深湛的眼神，竟是……白鳳凰幾乎失聲「啊」地叫出來。稍定神來，才知道好似不是，但又怎會樣子不同的人，神態如此相似？

不過司空血等全沒有注意到這少年像誰。一方面也因爲他們絕少面會過李沉舟，拜謁時更誠惶誠恐，不敢面對他，又如何得知帮主的神容？單奇傷叱道：「大胆！敢稱柳五公子名……」

那少年當然是蕭秋水。蕭秋水道：「我不是奴才，我當然敢。」雖然他心裏對柳五也有一種很奇特的感覺：那靜若處子、動若脫兔、穩若泰山、退若行雲的風度……蕭秋水覺得他是他，自己是自己，不過更却有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有好像現在是處於一個山洞裏，他和柳五，一個是人，一個是野獸，一定要有所解決，也一定有對決的一天。

——問題是，如果是野獸，究竟誰才是野獸？

——如果是人，誰才是人？

但是他還是看不過眼，要說話：因為他無法忍受柳隨風如此輕賤他的部下的生命。

——這豈不是也很像他哥哥蕭易人？

——這也是他最不能同意他哥哥的一點。

「雙翅、一殺、三鳳凰」，蕭秋水也知道，這都是柳隨風最精要的幹部，就像李沉舟最重要的幹部柳隨風，趙師容以及要稱「八大天王」一樣。

——但是而今，「藥王」死在浣花溪畔，「雙翅」之「千里獨行」左天德死於太禪之手，「冷風吹」應欺天也死於廳上，「一劍殺人」卜絕亦死在天正手裏，他居然可以不顧，沒有下一滴淚，甚至俯首探顧，就走了，連一眼也不多看。

彷彿死人對他已經沒有用了，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是的。權力帮而今只出動了一個柳五總管，已把武林中兩大派實力的頭領消除了：少林與武當，反抗的實力定必因恢復而大傷元氣，無法抗衡，但蕭秋水無法忍受的是，柳隨風也付出了代價。

這代價是他親信的生命。

——而他毫不珍惜。

彷彿這勝利是天生的。彷彿這勝利就是必然的。彷彿這勝利就是應該的。

——可惜他不知道。柳五確是以為是天生的，必然的，應當的，戰局若落到他柳五的身上，勝利是命定了的。

——而且柳五也從不更絕不，為已逝或已逝去的人和事，多作喟歎或傷心。

——他認為喟息是多餘的，傷心更無用。

× × ×

但是柳五也不知道一些事。

——他沒有聽到蕭秋水那聲斥苛，那時的神情。因為那時他已經走了。他認為還活在大廳上的人，已不值他柳五出手了。莫艷霞自會為他料理。

——如果他聽到那一聲責苛如此酷似帮主對他不滿時的譏誚與諷嘲，無論如何，他都必定會下手殺了蕭秋水，然後才安心走的。

可惜他不知道。

但是他離開浣花後，心裏忽然有一道鬱結，久久不能舒，好像自己有心愛的事物留在後頭，忘了拿一般，偏偏他又想不起是什麼。

所以他沒有回頭。

風和日麗，天正好。

他想辦法心情好。

何況一個年輕若他的人，居然輕易殺了天下兩大門派的掌門人，為了這件事，他覺得十分開心。

其實在大廳上的敵人，就算不全殺乾殺淨，他也覺得沒有關係，他反而喜歡留下活口，諒他們已被慴伏，知道對抗也無用。

何況由他們驚懼的口中傳出去，他的形象定必更為神化或誇張，他就可以更快的名揚天下。

他本來就已夠出名了。

所以他心情很好。

何況日正當中，陽光眞好。

他覺得陽光就像溫柔而多情的少女玉手，撫拂在他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雄岸底軀體上。

他相信昔年韓信斬殺大敵於沙場，定必也是這種感受。

所以他更快地忘了在離開浣花時那個鬱結。

× × ×

陽光映射得最燦爛，是在浣花蕭家劍廬聽雨樓，那一片飛簷上。

閃閃發光。

像無數個含着大志氣的希望的人，在招着他發光發亮的小手。

× × ×

蕭秋水繼續說。而且是冷誚地說。連梁斗都感覺到他的人變了許多。本來熱情得如火，可以融化所有的冰，忽又變得冷峻如冰，可以澆熄很多烈火。

「他的部下屍骨未寒，他就走了。」

莫艷霞聽得不知怎的，心裏眞有一陣寒，且由腳底下冒上來。她一直沒注意過這年輕人，現在她才注意到，這年青人年輕得像她一般的年青人。

梁斗忽然明白了。

他明白了蕭秋水為什麼忽然變得如此尖刻。

因為他發覺白鳳凰如鳳目般眸子中，望着柳隨風離去的門口，那洒在門檻的陽光，卻有了陰鬱的苦痛之色。

殺莫艷霞，迅速撤退，是他們唯一可行之路。

所以他立即就出了手。

齊公子也是老江湖，他也立刻出手。

佘殺、苗殺、蘇殺、龔殺、敖殺等五掌五殺也馬上出了手，此時此刻，他們只有一個敵人，也是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權力帮！

五殺撲向彭門雙虎，以及司空血、單奇傷，和被龍虎大師震得重傷的郎一朗。

齊公子和梁斗，目標則是莫艷霞。

莫艷霞心裏雖有些凌亂，但她的武功，委實太高了。

她突然竄了起來，蕭秋水只見她背後的長髮，「法」地露了出來，她把長髮一甩，扔到臉前，貝齒咬住，拂塵化作千百道暗器激射而出！

「錚」地一聲，一道精光，莫艷霞半空擰身，拔出了劍！

她原本是白巾披髮，如同觀音大士的紗罩，但半空出劍，又有一種無比的決心與艷麗，好像一個美麗的女子，知道自己半空出劍是一個美麗的姿態般自恃。

「叮」地一聲，刀光一沒。

刀打飛，「奪」釘入牆上。

打飛的刀是梁斗的刀。

梁斗空手而退。

莫艷霞的拂塵，齊公子剛剛格開，挺劍又上。

「叮」地一聲，劍又飛出。

「嗤」地插入牆上。

兩招兩劍，梁斗和齊公子都空了手。

就在這時「噗」地一聲，嵌於牆上的劍又被拔出。

被蕭秋水拔出！

他一招「長虹貫日」，連人帶身冲了過去！

莫艷霞冷笑，反劍一壓，順劍而上，即可將蕭秋水的胸膛刺個窟窿。

可是她的劍勢只使到壓住蕭秋水的劍身為止。

一股大力，已由對方劍身湧了回來。

莫艷霞從來沒有遇過如此浩蕩的巨力，它消解了自己遞出去的勁力，又撞入了她的五臟六脈，莫艷霞心道見鬼，運力又催。

她不相信蕭秋水年紀輕輕，竟有如此功力。

這功力簡直不在天正大師的「大般若神功」之下。

可惜她錯了。

蕭秋水的功力，不僅不在天正之下，而且若論內力之強及厚，連天正都比他不上。

也許只有武當的鐵騎、銀瓶，以及少林失踪已久的奇僧抱殘等可以相媲。

要是她一覺不妙，立即收回功力，或卸去勁道，以招式技巧戰，不出三招，當可殺蕭秋水於劍下。

可是她心高氣傲，沒有這樣做，反而運功相抗。

這一下來，蕭秋水功力雖純，而且渾實無比，却不似天正的內功之精純及運用自如，大部份都浪費上不會應用上，而今莫艷霞要震開自己，內力自動相抗，一旦湧出，無限舒暢，幾竭力激出。

莫艷霞本以劍法、招式、變化、輕功見長，功力是較弱一環，怎比上蕭秋水？

這一下來，她不禁臉色大變，花容失色。

但此時雙方功力，相互壓制，互相尅壓，若一方猝然收回，必被對方內勁排山倒海，連同本身內勁回攻而震死，所以莫艷霞只好硬着頭皮，苦撐下去。

內勁自蕭秋水劍尖源源而出，莫艷霞的紅唇不住抖着，身體抖着，連劍尖也抖着。

齊公子立即見出了倪端，大喝道：「此正其時，殺！」

梁斗沒有動。

他也看了出來，可是他不能下手。

如果一對一，他會毫不猶疑的殺了她，可是蕭秋水牽制她在先，梁斗眞無法如此乘人之危。

齊公子掃了梁斗一眼，飛身而起，拔牆上、梁斗的刀。

他以四指握刀，一刀斫出！

他可不是梁斗，如不殺白鳳凰，白鳳凰就會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殺掉，這不是婦人之仁的時候。

齊公子使刀雖不似用劍一般純熟，但一刀斫下來，刀勢已够嚇人。

刀未至，刀風已激起莫艷霞的頭巾與雲髮。

刀鋒已照綠了莫艷霞失驚的神容。

就在這時，「叮」地一聲，一劍架住一刀。

星火四濺。

齊公子變色道：「你……」

虎口震麻，刀幾乎震脫。

架刀的人是蕭秋水。

就在這時，莫艷霞一翻身，「刷」地劃了三道劍花，狠狠地盯了蕭秋水一眼，眼色裏也不知是怒是怨，「嗖」地飛掠出去。

× × ×

這一戰對蕭秋水來說，很是重要。

因為他看見了柳五，一刹那間，在他闖江湖的決心和有大志而無目的的歷險中，一下子，有了個前面的人，他可以去追趕，可以去超越，可以去作借鏡。

而不是榜樣，或學習的對象。

另外他放了莫艷霞。

因為莫艷霞不是敗在蕭秋水手裏，而是敗在「輕敵」的手裏。

而且莫艷霞在巨飆般的功力下求掙扎，在刀光下失措，那堅強，像唐方。只要有一絲絲像唐方，蕭秋水就不忍殺，都不願殺。

外邊日頭正好，可是唐方——唐方，妳在那裏？

——我想妳，唐方。

蕭秋水的心，又隱隱抽痛起來。

——那被他一劍挑開的臉紗的女子。

莫艷霞髮中白紗揚動……也許只因為這樣，他就不顧一切，放了白鳳凰。

就算再來一次，蕭秋水也會這樣做。

他沒有後悔。

何況他從不殺女子。

每個劍客都有他的原則，不必問他為什麼。

有些劍客不見外人，只殺人，有些劍客只交朋友，不應酬。有些劍客只傷人，不殺人，有些劍客只殺人，不傷人。這都是他們的原則。

× × ×

莫艷霞雖沒有死，却受了傷。

傷雖不重，但已不能再戰。

何況她也不想再戰，她立刻就走。

她已掠出了劍廬。

受傷的身子，紊亂的心。

× × ×

錯愕的臉，詫異的眼神！

齊公子實在不明白這青年人在幹什麼事。

他沒有空問，也沒時間罵，蕭秋水已把劍垂首雙手捧遞給他。

他飛快接過劍，把刀丟還梁斗——五殺與單奇傷那邊的戰局，還要他去迅速料理。

何況他也心知肚明，要不是蕭秋水力挽狂瀾，他和梁斗，十招之內，就要遭了白鳳凰的毒手。

單奇傷、司空血、郞一朗以及古濃、許郭柳跟佘殺、苗殺，蘇殺、龔殺，敖殺等五人，正以一對一，打得難分難解。

彭門二虎「斷頭刀」古濃，「七旋斬」許郭柳力戰佘殺、苗殺，顯然力不從心，郞一朗因被龍虎大師震傷肺腑，力鬥蘇殺，也有未逮，單奇傷獨戰龔殺，却佔盡上風，司空血也把敖殺打得甚為狼狽。

但是曲抿描、曲暮霜一加入戰團，一個助龔殺戰單奇傷，一個輔敖殺鬪司空血

，局勢便扳了過來。

　單奇傷、司空血等五人，可謂失盡先機。齊公子運劍飛去，權力帮本已失勢，怎堪齊公子劍光一擊？就在這時，迎空一道劍光飛來，正好截住齊公子。

　「噹」，兩劍交加，兩人各躍丈外。

　齊公子前襟被劃破，他的漱玉神劍發出如玉如雪的寒芒，他森冷的注視來人。

　來人是屈寒山。他淡淡地笑着，三綹長髯，無風自動，手中劍忽折爲二。

　他棄劍，掌中又神奇般多了一柄劍。

　齊公子冷笑道：「難怪人說屈寒山雙手百劍千招萬影，果然名不虛傳。」

　屈寒山微笑道：「眞正用劍的高手，一柄劍就够了；何況……」他注視齊公子手中劍，好像看一位美麗女子般溫柔：「好的劍，一把就够了。」

　齊公子也看看自己的劍，神情就像一個領袖羣倫的人，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助手一般堅定：「這確是好劍。如果他殺不死你，錯在用劍的人，不在劍。」

　屈寒山也似吁了一口氣，點點頭道：「如果我死了，死在漱玉神劍下，也算值得的；」忽然目光殺氣大現，毅然道：「如果死的是你，我將把劍與人同埋，決不妄取。」

　齊公子抱拳道：「謝謝。」

　屈寒山垂劍道：「請進招。」

× × ×

　這兩人都是劍法大家，一是白道名宿，一是黑道高手，爲人都千變萬化，奇詭不定。

　但他們現在所說的，都是至誠的話。他們不是對人誠，而是對劍誠。唯誠于劍，方使劍誠。

　所以他們才是劍中英豪。

× × ×

　梁斗撲出的時候，「鬼王」陰公攔住了他。「鬼王」的武功倏忽奇行，時似幽魅般閃動不已，正是聞者喪胆的「活殺十八打」。

　梁斗一直以雜學奇技在對拆着，一直沒有出刀。

　一旦出刀，不知生死。他的刀一出，敵人不死，自己便有危險。

　人要出手，便得全力以赴，這樣才可能把强敵擊倒，否則留三分退路，也等於只出七分力，對方若是高手，這三分便往往要了自己的命。但一旦全力出手，不能命中，却是連一分自保的力量也沒有了。

　所以梁斗一直遲遲沒出手。

　沒把握的事，除非必要，否則還是不要常常做的好。梁斗平實，他的刀非凡，但他的人還是沉實的。

× × ×

　蕭秋水猝以深厚的內力，擊敗了莫艷霞，正想上前帮忙，却碰上了「火王」祖金殿。他聽說過滇邊與蒼山之役，他哥哥蕭易人及「十年會」之所以一敗塗地，祖金殿可說是首凶，誅殺祖金殿、屈寒山、康出漁等，早是他心頭夙願。

　他一出手就下重手，但是祖金殿有鑒於前，連莫艷霞尙且內力不如對方，自己何敢攖其鋒，忙避去掌力，連用火攻。

　蕭秋水武功，連康出漁尙且勝不過，如何是祖金殿之敵，但他內力深厚，潛力發之不盡，他見招創招，隨機應變，以深厚掌力，打得攻來的火焰搖搖晃晃，幾明幾滅。

　祖金殿也忌其內力，一時奪不下蕭秋水。這時候，一廳之內，八個戰團，打得正酣。

× × ×

　久戰之下，祖金殿陰狠歹毒，而且烈火熊熊，蕭秋水確窮以應付。

　祖金殿叱喝一聲，「呼」「呼」「呼」三團火焰，竟串連在一起，如一火棒般，向蕭秋水沒頭沒臉的打到！

　蕭秋水情知之下，連削二掌，「嗖」、「嗖」兩聲，兩團火光頓滅，蕭秋水的氣功，何等犀利，祖金殿的「陰火」，本來水澆亦不熄，但蕭秋水掌風一激，「陰火」頓滅。

　但是蕭秋水出掌却不够快捷，滅得二火，還有一火焰已避不及，當胸撞到。

　蕭秋水情知若給此火炙到，不死也難活，但情急間也顧不了許多，雙掌一合，硬把火團抓住，想撑得一時，以免立斃。

　不料火團被他一閤，立時熄滅。原來他內功高强，絕不在武當鐵騎、銀瓶，少林抱殘、方外至交大水老人、丐帮帮主裘無意之下，與少林掌門天正，武當掌門太禪，可謂並駕齊驅，難分軒輊。而今他驚恐之下，內力頓生，雙掌如寒極之冰，「陰火」頓滅。

　祖金殿眼見已得手，但又被蕭秋水破去，勃然大怒，但對蕭秋水內功，更大爲戒心，絕不與之硬拚，一有空隙，即行攻襲，蕭秋水只要一個不留神，就要死在他的火攻之下。

　祖金殿這是「以逸待勞」。

　這時忽聽錚琮幾聲，又有二胡幽怨，笛子悠揚，吹奏幾下，便是國樂中的「醉打金枝」。

　這「醉打金枝」，清爽無限，蕭秋水聞之爲之一怡，登時不再那麼惶惶栖栖，而是瀟洒應付，他內力深厚，潛力無限，一旦從容，功力可成掌力，亦可更爲拳風，甚至易爲輕功提縱術，或變成指勁、改爲出手迅疾，祖金殿一時忙了手脚。

　蕭秋水打得正酣，跟「醉打金枝」的樂曲配合在一起，節奏、意境、氣態莫不沛然。祖金殿的火攻，莫不給他醉態盎然般的指東打西，打點得七零八落。

　只聽樂音一轉，琴聲交响，如馬作的盧，笛子一起一提，躍伏不已，二胡由幽怨轉而激揚，正是樂中的「春郊試馬」。

　蕭秋水精神大爽，使拳左衝右突，用掌穿花蝴蝶，祖金殿大汗淋漓，應付不過來，一個翻身，飛了出去。

　蕭秋水試蹄意暢，正要追擊，忽然錚地一聲，弦絕韻滅，二胡、笛子也音絕神餘，蕭秋水一怔，只見大廳內飛落三襲飄飄衣袂，蕭秋水道：「是你們？」

　捧琴的白衣少年溫艷陽道：「便是我們。」

　蕭秋水問道：「我們見過三次了。」

　執笛子的黃衣女子江秀音道：「只怕以後還有相見。」

　蕭秋水茫然道：「你們是敵是友？」

　拿二胡的黑衣登雕樑嘆道：「何分敵友？」說着緩緩自二胡抽出黑水一般漾亮

的窄細長劍，道：「你亮劍罷。」

　蕭秋水手中無劍。他還是問了一句：「昔年『九天神龍』溫尙方，是你什麼人？」他問的是那白衣少年。

　昔年「九天神龍」溫尙方，號亦名艷陽，武功蓋世，縱橫江湖，却因妻子在旁賭氣而至心神大亂，被敵人所擊倒。溫尙方當時年青俊秀，與這白衣少年容態頗有近似之處，用的也是「琴」。

　溫艷陽却淡淡笑道：「我是他麼？」

　蕭秋水大惑。

　江秀音突道：「亮你的劍！」

　蕭秋水一愕：「斬什麼？」

　溫艷陽暴喝道：「斬琴！」

　「刷」地一聲，自琴背抽出如一泓瑩水的長劍，「霍」地一刺，劍身迎風抖直，閃電刺出！

　蕭秋水却無劍。就在這刹那間，他頓悟了「無」就是「有」。

　他氣穴一冲，以手作劍，「嗤」地一聲，一道劍風，反斬了回去！

　「叮」一聲，竟是兵刃交鳴之聲，但又煞是好聽。

　蕭秋水一出手，登雕樑和江秀音也動上了手，三道劍光，嘯嘯不絕，一劍快過一劍，劍劍相連，又劍劍交擊，响成音樂一般，叮咚不絕。

　蕭秋水以手作劍，一一揮撥。

　笛子、二胡、琴三人劍法又是一劍，右手使劍，左手樂器，時劍與劍交擊，樂器與樂器交碰，發出極其亮麗的樂韻。

　蕭秋水且戰且聆，漸已被劍鋒、樂音包圍。

　蕭秋水漸已不敵。又過一會，笛子、琴、二胡，又是一變。

　樂器變作劍使，劍身反而在空氣間激盪，發出樂音，時劍身與樂器交擊，發出清韻，竟是一首曲子：「依稀」。

　依稀。依稀……

　依稀是當年。依稀是昨日。

　依稀是那失却的倩影，

　咫尺的眼神……

　依稀是天涯的分散，

　遺憾的眷戀……

　依稀是……依稀。

× × ×

　忽聽「嘯嘯嘯」之聲，三枝劍尖，已抵住他的咽喉、眉心、胸膛。

　「格格格」三件樂器，已搭住他雙手和下盤。

　蕭秋水沒再動。他敗了。

× × ×

　他曾與琴、笛子、二胡這「三才劍客」決鬥三次，分別在桂湖、丹霞以及這浣花劍廬決戰過，但三次格鬥，無一不敗。

　他無言。

　然而那「依稀」樂韻，猶在心頭。

　只聽溫艷陽緩緩把琴揚起，嘆道：「你還是未能忘……」反手一劍，閃的一下，劍已收入琴底。

　蕭秋水茫然問：「你們究竟是誰？」

　三人還沒有答。蕭秋水忽聽一下擊鼓之聲。擊鼓一過，一清越脆人的女音唱道：「郎住一鄉妹一鄉。」

　蕭秋水心頭大震，莫可形容，全身一陣抖，失聲叫道：「唐方！」

　只聽那越嶺嘶秋的女聲繼續唱道：「山高水深路頭長…」

　蕭秋水跳起，心頭喜悅如千頭小鹿急撞，叫道：「唐方！」

　就在這時，三才劍客出劍。

　劍快，音韻更快。

　劍是「天地人」合擊。

　樂是「十面埋伏」。

　但是蕭秋水沒有聽見。

　他耳邊只聽到唐方的歌聲。

　那歌是他心裏千呼萬喚的無聲。

　一定是她！一定是唐方！

　只聽那女音清亮地唱下去：「有朝一日山水變，但願兩鄉變一鄉。」（未完）

請大家注意！

　寶龍電影公司第一部出品「俠名留香」，是所有電影觀衆都要注意的一部電影。爲什麼要注意？因爲值得注意的地方實在太多：

　「俠名留香」是古龍小說改編的。古龍小說改編的電影，可以說是近三年來，港台武俠片的主流。（不單是電影，甚至是香港電視武俠劇的主流，香港兩家電視台，有同一天放映三部古龍原著改編電視的記錄）古龍小說改編成的電影，受到廣大觀衆的喜愛，而「俠名留香」，是古龍親自改編自他自己認爲最滿意的小說，和以往許多古龍小說改編的電影，自然必有不同之處，所以非注意不可。

　「俠名留香」又是古龍親自監製的。電影監製，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接觸多方面的各色人等，要處理無窮無盡的日常事務。一般來說，寫作者（或隨俗，稱「文人」）的行政能力都比較差。近日，在台北，見古龍正在爲他的另一部電影，擺「殺青宴」，六十餘人，全是各方好漢英雄，有各種各樣不同性格的人，這種場面，若叫筆者去主持，早已昏厥，然而古龍指揮若定，人人見了他都敬佩崇仰，可知他具有超絕的領導才能，單是這一點，已可以成爲第一流的電影監製了。

　「俠名留香」又是古龍親自執導的。

　這更令人驚詫，寫小說和當電影導演，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眞難想像一個人會可能有這樣多方面的才能。但古龍確是好戲拍出來了！這一點，不但電影觀衆要注意，電影從業員也要注意，注意這位性格浪漫，文筆如天馬行空，已創作了這麼多部引人入勝，看得人目眩心驚的精彩小說的小說家，如何用電影文法來創造更驚人的電影。

　請大家注意！因爲這是一部必需注意，也值得注意的與衆不同的古龍小說改編的電影。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四日　倪匡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謎中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陳秀蓮等人把彼得陳在天堂島上的陰謀擊碎後，勝利地回到香港，朱麗自是興奮非常，接着她們明裏只是接辦一些小案子，而暗中却已由李昆作好一切應付亞青聯盟組織的準備，不久，爆發性的消息傳出來了，天堂島在世界各大報紙都刋登了巨幅廣告，介紹島上風情，也介紹島上女波士陳秀蓮的事蹟，使陳秀蓮立刻成爲風雲人物，不少人來訪問，其中羅拔揚來了，他指責陳秀蓮毀約，並聲言要對付她們，但陳秀蓮泰然自若，並開女神號遊艇出公海，此時尾隨一艘亞洲號船隻，正向女神號急駛而來……

誘敵深入　一舉殲滅

蘇菲忍不住笑了道：「那個時候，妳還關心男人對妳的印象？」

「這倒不是，我祇是告訴妳我的樣子多難看，那是條遠洋漁船，船上全是男人，已經有三四個月沒靠岸了，他們從海裏撈起了一個赤裸裸的年輕女人，却不想看一眼，可見我已經不像個人了。不過我的體力還不錯，只休息了幾個小時，就能起來走動了，那個船醫說我還可以再泡上兩三天都死不掉，所以我說我有一個星期的耐力！」

陳秀蓮道：「也許還不止一個星期呢，人的耐力是無法預計的，到了危急的時候，潛能的發揮，往往能到無以想像的程度，不過妳放心，假如我們今天沉船了，我們有更好的裝備，兩三個月，妳都死不了！」

魯薏絲回頭看了一下道：「後面那條船也追過來了，他們難道也有自動導航的設備嗎？」

陳秀蓮笑道：「我相信他們不會想到這一點，而且也裝配不起，我這套設備還只是在試驗中，並沒有公開地應市呢！」

「那他們難道不怕觸礁嗎？」

「他們根本就沒有覺察到進入了那個區域，也沒有覺到危險。」

「難道他們不看海圖的嗎？」

陳秀蓮搖搖頭道：「這就是我爲什麼要讓他們追得這麼近的原因，當妳在追一個人，而且眼看着快要追到的時候，妳就不會去注意他往那兒跑。只是緊緊地釘着對方窮追不捨，也不會想到其他的，對不對？」

魯薏絲想了一下才笑道：「不錯！大姐，我現在才明白妳的意思，妳眞是了不起，在短兵相接的時候，還能運用到心理的攻勢。」

陳秀蓮笑道：「說穿了沒什麼了不起，這跟打架一樣，所謂武功，就是指三分的技擊訓練，七分的心理訓練，能够在對搏時保持冷靜，就巳經佔了勝機。」

「妳是有計劃的行動了？」

「是的，我在出發之前就對妳說過，我們是來釣魚的，既然釣魚，就一定要作好準備，釣魚的三大準備就是，魚餌，魚具以及釣魚地點。」

魯薏絲笑道：「這是誰都知道的。」

「學問在乎活用，一種簡單的道理，只要能够靈活地運用，往往能發揮極大的功用。」

蘇菲道：「釣什麼魚，用什麼餌。我們要釣的亞青聯盟，大姐自己就是最好的魚餌了，魚具是這條船……」

「不！魚具是這一片礁區，因爲要困住對方的是這片暗礁，這條船只是釣魚的手套而巳！」

「釣魚的手套，這又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這只不過用來保護釣魚者的手不受傷，不會被魚鈎傷到手，如此而巳！」

說得兩個女孩子都笑了起來，魯薏絲忽然道：「船速怎麼慢下來？」

陳秀蓮笑道：「不錯！這是電腦的安排，這表示魚巳經上鈎了，我們把魚餌收緊，準備捉魚吧！」

船速不但減緩，而且轉了個方向，魯薏絲叫道：「不對！船出了問題，這是向礁石區闖進去。」

「信任電腦，人會出錯，電腦的反應都是科學的，絕對不會出錯！」

後面那條船以較大的弧度，也打了個彎，依然對準她們後面緊追而來。這時船速巳經減到只有十二海浬了，後面那條船却仍是以七十多海浬的速度急追不捨，眼看着由五百公尺縮到四百、三百、兩百公尺時，巳經可以看見船頭上站了五六個漢子，都是西方人，每人都携着一枝長程的來福槍，而且身上還掛着一枝衝鋒槍！

魯薏絲開始着急了，回身撈起槍來。被陳秀蓮擋住了，問她道：「妳要幹什麼嘛？」

「先下手爲强，現在巳經到了射程之內，我可以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了。」

「我這船艙玻璃是防彈的，可以擋住槍彈，但是也擋住了妳的子彈射不出去，如果妳要射倒對方，就必須暴露到沒有掩蔽的地方去。」

「我知道，我會小心的！」

「再小心也沒有用，妳是黑社會很出名的人物，該認識那兩個長着大鬍子的男人。」

魯薏絲看了一下道：「認識，那是歐洲很有名的職業殺手，虎克兄弟，他們殺人索取代價很高，但是從不失手！」

陳秀蓮更笑道：「另外那個穿運動衫的小個子是美國黑手黨的殺手，叫冷面傑斯，還有兩個雖然不認識，但是跟這些天王級的殺手們在一起，想必也是大名鼎鼎之流，妳一個人能鬥得過這些特級的殺手嗎？」

魯薏絲怔住了不說話，她雖然狂，却不是魯莽的人，對於强弱厲害還是分得出的，搖搖頭道：「一個對一個，我都沒把握。」

陳秀蓮道：「那妳還要出去送死嗎？他們自從放過一響警告槍之後，就一直沒再發過槍，因此我知道他們必然是一羣有經驗的槍手，不胡亂發槍，出手就一定有把握。」

蘇菲道：「亞青聯盟集合了這麼多的殺手來對付我們，可見是下定決心，不計任何代價要我們的命了。」

陳秀蓮道：「是的！他們上次在天堂島的失利，一定提高了警覺，所以這次採取精兵主義，不在人力上浪費了。」

魯薏絲急了道：「我們怎麼辦呢？難道等着挨子彈？別人我不太清楚，虎克兄弟的脾氣我可是太熟了，他們接手的案子是不允許打退堂鼓的，一定要殺死對方爲止。有一次，一個黑帮頭目受到另一帮的擠壓太甚，傾家蕩產，請了他們兄弟來，那邊的仇家聽見了消息害怕了，情願以相同優厚的條件講和，作了很大的讓步，這邊的事主也答應了，可是他們兄弟不應答，硬是把那個傢伙殺死了。」

陳秀蓮道：「我知道，我把天堂島的業務轉變爲公開，而且交給他們的對頭代理，亞青聯盟想掠奪的計劃巳經行不通了，現在他們只想殺死我！」

「殺死妳會有用嗎？」

陳秀蓮傲然一笑道：「可能還有點希望，我要是活着，他們是絕對無法取得天堂島的。」

蘇菲笑笑道：「這一點我絕不懷疑，胡可爲巳經是够厲害的人了，可是在大姐手中一樣地栽了大觔斗，還把命賠上了！我想他臨死前一定非常後悔，不該跟大姐作對的！」

魯薏絲道：「我們別談這些了，他們很快就會追上來了，到那個時候，我們想反抗也來不及了。」

陳秀蓮道：「他們連發的衝鋒槍掛在身上備而不用，手裏只握着來福槍，那就表示他們每個人都是極爲高明的射手，只要看見了對方，一發子彈就能解決的。」

魯薏絲道：「不錯，他們能够在十分之一秒的時間內擊中活靶，這些國際知名的殺手有一個俱樂部，地點是秘密的，他們每年有聚會一次，主要的目的就是觀摩槍法，核准新會員入會，要想參加他們的俱樂部，必須要具備兩個條件，第一個是要有殺死十個人的公開紀錄，第二個就是要在電動靶塲裏，射擊十發子彈，至少要有六發的命中率。」

蘇菲笑道：「十發六中，這個標準不高呀。」

魯薏絲道：「妳知道那靶塲的情況就知道這標準有多高了，射擊者的位置在靶塲中央，靶子是活動的，不定在什麼時間，什麼地方出現，每次出現只有十分之一秒的時間，一共是一分鐘，靶子出現二十次，在這種條件的限制下，要想擊中六發，那是不可能的事。」

陳秀蓮道：「那的確是件很困難的事，我沒有試過，眞要給我試一下，我也不知道是否能够通過。」

魯薏絲笑道：「我敢保證太姐一定沒問題，因爲妳比我强得多，我只擊中了三發，而且只射了七發，時間就到了。」

「妳參加過那種測驗？」

魯薏絲苦笑道：「是的，我也是很有名氣的一個女殺手呀，因爲我是個女的，他們的主持人還願意放寬尺度，准許我第二年再試，只要能够擊中四發，就算通過

了。」

「妳後來有沒有去呢？」

「沒來得及，去年我就爲了那批毒品到香港來了，結果遇上了大姊，改邪歸正了。今年的會期就是前天，難怪亞青聯盟能够一下子網羅到這麽多的特級殺手，我想那會塲一定就在香港附近了。」

陳秀蓮道：「這些人都是那個俱樂部的會員嗎？」

魯薏絲道：「我不知道，但虎克兄弟是的，前年我參加測試時，他們兄弟倆是前一次的競技冠軍，爲我們試驗者作示範表演，結果老大中了八發，老二中了九發，他們的發槍之快，以及出手之準，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陳秀蓮吟沉道：「這個俱樂部叫什麽名稱？」

「殺人者俱樂部。」

「參加了有什麽好處呢？」

「有的，第一，不會被會友們暗殺，因爲這些高手們結仇很多，很可能會被其他的人買動了兇手去殺他們，但是參加了俱樂部，就會得到保障，如果有會員違反，將會受到所有會員的制裁！」

「是否有過例子？」

「有的，前年鼎鼎大名的神槍手亨利被人暗殺，打中了他的胳臂，結果知道是另一位會友私下接了別人的委託，當場在俱樂部裏予以射殺，而且委託他的人也在第二天被亂槍殺死。」

「這倒是一個很嚴格的俱樂部。」

「是的，所以差不多的殺手都以參加爲榮，只是他們的條件太嚴格，會員還沒有超過二十個！」

「還有什麽好處呢？」

「俱樂部會替他們找生意，安排殺人的步驟與方法，抽取百分之三十佣金。」

「抽得太高了！」

「不算高，因爲這筆錢沒有落到誰的私囊，是留作會員們的福利保障的。如果那一個一年沒有接到生意，就可以領到一萬英鎊的生活津貼，那等於是兩萬美金。傷殘或有意外，可以領到十萬英鎊的補助，像神槍手亨利的手臂殘廢了，他就成爲終身會員，除了一次有十萬鎊的補助，每年還有一萬鎊的年金，完全免稅的。」

「這倒是大手筆，這個主持人很有氣魄，是什麽人呢？」

「不知道，我不是正式會員，我相信就是正式會員，也可能不會知道。」

陳秀蓮沉默不言，蘇菲道：「以前怎麽沒聽妳說過呢？」

魯薏絲笑道：「這是一個絕對的秘密，我在接受測試前曾經立誓不得洩漏的，今天要不是看見虎克兄弟，我還是不會說出來，誰也不願意惹上這麽一個痲煩對頭的。」

「那麽，妳對我們洩漏了，又怎麽說呢？」

魯薏絲道：「爲了大姊，我什麽都不在乎，不過，我還是希望妳們別再告訴第三者，否則就是害了別人，因爲殺人者俱樂部會一個個地追根究底地查上來，知道這內情的人，一個都不肯放過的。」

陳秀蓮感動地道：「謝謝妳，魯薏絲，妳這個消息提供給我，使我解決了一個問題，而且，我對謎底也有了進一層的了解。」

「殺人者俱樂部跟大姊有什麽牽扯，是嗎？」

「沒有，但是那個冷面傑斯的出現使我很困惑，他是黑手黨的狙殺小組召集人，專們解決內部的叛徒，維持紀律的，就跟中國以前帮會中的刑堂堂主一樣，黑手黨跟亞青聯盟是對立的，冷面傑斯照理不應該爲亞青聯盟徵召來出力的，但是經妳揭開殺人者俱樂部這個組織後，我才豁然貫通了，他們是透過那個俱樂部的。」

魯薏絲道：「一定是的，據我所知，所有的會員都應該以俱樂部的立場爲最高的依歸，只要是俱樂部對他們提出徵召，他們都要放棄本身所有的立場與組織，甚至於背叛自己的國家也在所不惜！」

陳秀蓮道：「這個條件，不太苛刻了嗎？」

魯薏絲道：「現在的人多半唯利是圖，尤其是當殺手的人，已經沒有什麽良心了，何況他們在自己的國家多半是身上背着案子，不會有多强烈的愛國心的，而且俱樂部也有很多的不成文法信條，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絕不牽入政治性的謀殺，很少會遇上這種衝突。」

「好！我已經了解很多了。」

「我知道的也只有這麽多，這是那個主持人對我很激賞告訴我多一點，他說他的會員中沒有一個女的，而有些工作由個女殺手來担任更適合，對吸收我入會很有興趣，別的人恐怕還不會知道這麽多。」

「妳見過那個主持人？」

「申請入會的人，都要先經主持人召見一次的，只是他戴着面罩，穿了長袍，除了眼睛之外，什麽都看不見。」

「就憑妳的印象所得，也能猜測到一點吧！」

魯薏絲想了一下道：「眼珠是綠色的，那一定是西方人，我還看見了一兩根灰白的眉毛，聲音低沉，年紀應該不小了，他的口音中帶着濃重的牛津口音，很可能是英國人，還有，他是抽板烟的，我跟他距離有五、六公尺，也能聞到那股烟味，跟我握手時，手心冰冷而潮濕，我知道的就是這麽多！」

陳秀蓮笑道：「很好，這雖然沒有具體的輪廓，但至少已經把範圍縮得很小了，在世界上那麽多的人口中，合乎這些條件的，不會超過一千個人。」

蘇菲道：「任何一個四十到六十歲的英國男人都合乎這個條件，怎麽不超過一千人呢？」

「妳沒有去脗合每一個條件，尤其是牛津式英語，那是一個很嚴格的限制，只有牛津畢業的人才會有那種腔調，英國人進牛津的並不多，可以删除掉百分之九十九，再配合其他的條件，我想一千個也太多。」

這次是魯薏絲在反駁，陳秀蓮點頭道：「對，魯薏絲，妳很細心，記住了這個特點很不簡單，而且是了不起的工作。」

蘇菲不服氣道：「那怕只有一百個人的範圍，也是沒有用，因爲我們不能一個個去找這樣的人！」

陳秀蓮笑道：「不需要那麽費事的，

我相信慢慢可以把那個人找出來，那一切的問題都迎刃而解了。」

魯薏絲一怔道：「大姊，妳不會以爲亞青聯盟跟殺人俱樂部的主持人，有關係吧？」

陳秀蓮道：「在沒有確實的證據前，我不作任何確定，但是我也不放棄任何一種假設，這是我考慮的一個。」

魯薏絲看看後面道：「大姊，慢慢地考慮吧，目前可來不及了，那條船已經追到一百公尺左右了！」

陳秀蓮笑道：「我早注意到了，一百公尺也是一段很長的距離呀，我的女神號長二十五公尺，有四個船身遠呢！」

「他們只要一分鐘就能追上來。」

「不會的，他們的速度也慢了，大概也發現到進入了亂礁區，不敢開快了，因此我相信他們一時還不會追上來，而我們也一定可以擺脫他們的。」

魯薏絲看了一下笑道：「他們是依着我們留下的水紋進行，這個辦法倒是不錯，也很聰明。」

陳秀蓮道：「但也證明了一件事，他們對這一帶的水域並不太熟悉，不敢過份地冒險。」

「大姐對這兒很熟嗎？」

「當然，我曾經費了一個星期，用小艇在這兒勘察，作了最完整的記錄，當時只是爲了好玩。」

「妳是怎麽會想到這個遊戲呢？」

「妳記想劉嫂嗎？她的丈夫以前是南洋的海盜，對這兒的水域非常熟，經常利用這兒的礁石來躲避警方的追捕，我就記住了，我是想到有一天我要追歹徒時，如果把我引進這片水域，我不會上當，誰會想到今天我却利用它來叫人家上當呢？」

說得兩個女孩子都笑了起來，這時女神號已經變爲直駛，後面的亞洲號跟了一程，認爲可以放心加速趕上來了，於是突然加快了速度，飛快地趕來。

恰在這個時候，陳秀蓮切斷了自動控制，接過了方向盤，把船作了九十度的大轉彎，剛剛掉過船頭，後面的亞洲號已經擦尾而過。

因爲追得太急，來不及跟着轉彎，一下子滑了過去，等到他們也跟着轉身時，只聽見一陣格格的聲响，船頭起了劇烈的震動，船頭上的那些人都站不穩了，紛紛跌倒下來，而且船的速度未減，大概是衝上了一塊隆起的礁石之故，由傾側翻倒了下來。

這祇不過是一分鐘的事，那條亞洲號已經横倒了過來，而且迅速地下沉。

陳秀蓮在五百公尺的地方開動倒車，把船停住後，立刻到後舷來看看，亞洲號已經在海面上留下了一個大漩渦，整個地下沉了。快得使船上的人連救生衣都來不及穿上。

陳秀蓮對魯薏絲一笑道：「怎麽樣？這一次釣魚行動還精采吧？」

魯薏絲高興得拍手笑道：「精采極了，我眞沒有想到一條那麽大的船居然這麽快就沉下去了，好像還不到三分鐘呢！」

陳秀蓮道：「妳估計得太快了，從觸礁開始到沉沒，一共是三分四十七秒，我爲他們計過時！」

蘇菲却驚愕得連口都沒合攏，深吐了一口氣道：「我雖然親眼看見了，却仍舊不相信這是事實，照理說船又沒有爆炸，不應該沉得這麽快。」

「這是條快速的遊艇，爲了要適應高速，必須要有極爲堅硬的結構，都是用合金爲材料，沒有浮力的。」

魯薏絲道：「這個我知道，但是底部有許多密閉的空氣箱，就是船裂了，也不應該下沉，那就是爲了防止有海難時，使船上的人容易逃出的。」

陳秀蓮道：「這下面是珊瑚礁，比鑽石的硬度差不了多少，也比刀口還鋒利，在他們本身的重力與速度推送下，再厚的鋼板也劃得破，空氣箱漏了氣，就不會再浮了！」

「這是妳特選的地方？」

「我了解到對方的性能後，才決定用這個地方來作爲他們的墳墓的。」

「墳墓？大姐是說他們都無法生還的了？」

「水下兩公尺深的地方，就是一道湍急的暗流，速度大概是每小時十公里，而且整條洋流長大約是五百公里，然後滙入一條更大的洋流，任何人被捲入海流後，都沒有生還的機會了。」

蘇菲機伶伶地打了個冷戰道：「大姐，妳這次似乎很殘忍，很冷酷！」

陳秀蓮肅然道：「是的，原本我還不準備對他們如此的，可是我聽魯薏絲講到他們是什麽殺人者俱樂部的成員時，我就決心採用這一個最危險的陷阱來對付他們了，因爲這些人是萬死不赦的，天網恢恢，上帝的正義之劍絕不會放過任何一個作惡的人！」

魯薏絲也打了個冷戰道：「幸虧我沒有加入，否則遇上大姐，大概也不會放過我的吧！」

「是的，我最痛恨暴力，更反對殺人，但是遇上這一類的人，我絕不容情，而且不惜用任何的手段去對付他們！」

蘇菲道：「也不給他們一個自新的機會嗎？」

陳秀蓮道：「妳應該去問魯薏絲，這種人是否能够改過自新？」

魯薏絲想想才搖頭道：「我想可能性很少，因爲他們都已經殺人成性，成了冷血的動物了，那個主持人說的，殺人者俱樂部的會員都必須要養成一種氣質，那就是以殺人爲興趣，把殺人作爲藝術，他說我的射擊技術雖然差了一點，還可以通融，只是從一些心理測試上，我的心腸還不够狠，他給我一年的時間去練習，實際上是要我練習多殺幾個人。」

陳秀蓮接着問道：「是怎麽樣的測驗呢？」

「我不清楚，一連串的問題，而且要立刻回答的，再有就是射擊時的活靶，那都是很逼眞的人相，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我不是漏了四發沒中嗎？那四個人一個嬰兒，一個老人，一個孕婦和一個重病的人，我猶豫了一下，沒來得及射擊，靶像已經消失了，他說我如果能克除那些心理的因素，至少可以命中五發的。」

陳秀蓮點頭道：「蘇菲，妳聽見了沒有？假如一個殺手冷酷到見人就殺，而沒

有絲毫考慮的程度，這種人還該讓他生存於世嗎？」

蘇菲也默然了，忽然海面上冒起了兩個人頭，魯薏絲連忙用手指着道：「看！還有兩個人活着的！」

陳秀蓮用望遠鏡觀察了一下，道：「不錯，這兩個傢伙居然還來得及戴上了氧氣筒跟穿上救生背心，而且沒有被海流帶走！」

魯薏絲舉起了槍道：「是補上一槍還是救他們上來？」

陳秀蓮笑道：「我讓妳去決定好了，不管妳作何決定，我都投贊成票，這兩個人中有一個是虎克兄弟之一！」

魯薏絲想了一下才道：「他們能躲過那一刼，或許是上帝的天秤上，他們還沒有到必死的比重。」

蘇菲道：「也許是越過了比重，所以不讓他們死得太舒服，要他們付出更多的代價！」

魯薏絲奇道：「蘇菲，妳剛才還覺得大姐的手段太殘忍，怎麼這會兒又變得更爲心狠了？」

蘇菲的眼中射出了怒火道：「因爲我認得那個傢伙，是個該下地獄的傢伙！」

魯薏絲喊了一聲道：「是那一個？」

陳秀蓮道：「當然不會是虎克，因爲蘇菲先前就見過了，另外那個是沒有出現在艙面上的！」

那兩個人冒出了海面後，伸手向這邊的船上揮動呼救，陳秀蓮道：「把船開回去吧，魯薏絲，妳負責監視他們，不准他們的雙手到達看不見的地方。」

「我知道，這是一個最起碼的常識，還我既然差一點就被選入殺人者俱樂部，還會犯這種錯嗎？」

她用槍瞄準了後面，陳秀蓮把船緩緩地倒過去，在距離還有兩百公尺時，就大聲呼喝道：「手舉起來，放在頭上，不准動。」

兩個人都乖乖地照做了，一直到他們靠近了船邊，陳秀蓮放下了繩梯。

「一個個地上來，把你們身上所有的裝備都丟掉。」

魯薏絲把槍擺了一下道：「哈囉，大虎克，我想你是認識我的，雖然我的名氣沒有你大，但是我的槍法却是很準的。」

那個叫大虎克的男人看了一下才叫道：「奧斯陸的雌豹，魯薏絲，原來是妳呀，妳怎麼會在這兒的呢？」

「大虎克，別裝糊塗，你早知道我在這條船上了！」

「魯薏絲，我以上帝的名發誓，我不知道！」

「你也知道用上帝的名發誓？」

「我說的是眞話，不過知不知道都沒有什麼關係，我受到了委託要殺你們，知道也要殺！」

「這倒是句良心話，乖乖上來吧！」

大虎克水淋淋地上來了，跟着另一個金髮的西方中年男人也上來了，看見了蘇非，顯得很吃驚的樣子。蘇菲却哈哈地道：「寇文，很意外吧，我們居然在這兒又見面了。」

陳秀蓮對於這個突變的發現不但非常的驚奇，而且也非常的興奮，笑着道：「這個圖拼得差不多了，我一直在感到非常的奇怪，是誰有那麼大的本事，能掀起這滿天的波濤，網羅了這麼多的人才，如果是蘭寧爵士，則一切都有解答了！」

蘇菲也愕然地道：「什麼？大姊，妳說亞青聯盟的操縱者是蘭寧爵士？」

陳秀蓮道：「是的，亞青聯盟雇用了大大有名的殺人者來追殺我，而他們的領隊却是蘭寧爵士的機要秘書……」

魯薏絲道：「殺人者俱樂部只接受生意，不會聽人指使，他們承担下來的生意，都是自行設計策劃，所以這個傢伙的出現，最多只能證明跟殺人者俱樂部有關，却不見得跟亞青聯盟有關。」

陳秀蓮笑道：「妳的意思是說蘭寧爵士可能是殺人者俱樂部的主持人，跟亞青聯盟沒有關係？」

「是的，我是這個意思。」

陳秀蓮道：「這一個理由不够的！我還有更多的證據指向蘭寧爵士，證明他跟亞青聯盟有關！」

「我希望聽聽大姐的證據？」

陳秀蓮道：「好，首先我從動機說起，亞青聯盟看中了天堂島，心心念念想據爲己有，而且還作了種種部署，天堂島在一般人的眼中，只是個設備齊全的渡假去處，供應全世界最高級豪華的享受，只有商業價值，但是那些地下的武裝，却很少有人知道……」

「光是那商業價值，已經够使人眼紅了。」

陳秀蓮搖頭道：「對亞青聯盟則不然，他們有更多的方法弄錢，而且天堂島上雖然能取得很高的利潤，但是數量畢竟有限，每次以五萬美金計，五十個人，才只二百五十萬美金，這筆數字並不是很了不起，何況還要支出，亞青聯盟隨便在那個地區，收入都不止此數！」

魯薏絲笑道：「沒有人會嫌錢多的，何況亞青聯盟在別的地區收入雖多，支出也更大，因爲他們要養活很多的人。」

「不管怎麼說，他們絕不可能爲了那營業的收入而花費如此大的心血來奪取天堂島，除非他們知道了天堂島上另外還有有可取之處。」

「就是那批地下的武力？」

「是啊，那才是他們眞正需要的東西呢。」

「可是那點力量只足自保，用來侵略別人是不够的！」

「胡可爲沒有更大的野心，不想作更大的發展，如果交到另外一個人手中，就不同了，把那些裝備擴大開來，就可以成爲一枝很龐大的軍隊，以目前的武裝戰力而言，他們是可建立一個世界上排名十位以內的一等强國，尤其是天堂島上的某些設計，還超越了美蘇兩個超等强國，妳能想到到它的意義嗎？」

魯薏絲搖搖頭，陳秀蓮道：「胡可爲是個很有頭腦的人，他擁有了這些設計，却不急於求發展，因爲他沒有可資信任的人，也沒有足够的資金，所以他才一心一意地邀我合作，但亞青聯盟就不同了，他們已經有了足够的人力，只要能掌握了天堂島，把那些戰備擴充起來，立刻就可以掌握整個南中國海……」

魯薏絲道：「恐怕沒這麼簡單吧！」

陳秀蓮道：「絕對有這個可能，胡可爲作了一個很詳細的調查，而且也作了計劃，只是他的計劃較爲保守，因爲他要一手掌握全權，不想再有太多的人介入，計劃要慢慢地來，蘭寧爵士却不同意，他也是天堂島的的顧問之一，對天堂島的內情較爲了解？」

魯薏絲不說話了，陳秀蓮道：「我一直在奇怪，胡可爲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極了，除了他自己之外，就是屬於天堂島上的最親信心腹，像李昆之類的人，都不知道確實的情形，何以亞青聯盟會看中了天堂島，要極力奪取呢？」

「是妳自己把天堂島的情形對外公開的！」

陳秀蓮道：「我只是作有限度的公開，而亞青聯盟知道的却比我透露的更多，再說即使我作了片面的宣佈，那也只是我一個人的談話，在未經證實前，誰也不會相信的，妳記不記得在我的談話被刋出後，還有人斥爲無稽之談的！」

她接下去又道：「天堂島的情形在我公佈之前，亞青聯盟已經着力佈置奪取了，那個帶着黑死病毒的傢伙是跟我們同時去到天堂島的，我的介入也是他們故意安排了，只是我能够從胡可爲的手裏贏得了天堂島的所有權，才出乎他們的意料，妳想必還記得，我們第二次帶了彼得陳到天堂島去消滅黑死病毒，亞青聯盟却安排了一次全面的武力攻擊，目的是消滅天堂島上所有的活口而進行佔領，可見他們的目的不是天堂島上的遊樂設備，也根本無意把那兒有作爲營利生財的地方？」

魯薏絲沒說話了，陳秀蓮道：「我一直沒有想到蘭寧爵士，總以爲他是個學者，跟這些暴力集團扯不上關係，可是這位先生的出現，才揭開了那個謎，進而想到了蘭寧爵士，才發現了一切的證據，箭頭都可以指向蘭寧爵士身上！」

魯薏絲頓了一頓才道：「其實這些問題根本就不必要我們費神來猜測，這位寇文先生立刻就可以給我們一個滿意的答覆了。」

說時她指指那個周身水淋淋的金髮男人，他顯然還在極度的震驚中，眼睛呆呆地注視着蘇菲。

一直等魯薏絲指到他，才吃驚地道：「不！我不知道，我什麼都不知道！」

陳秀蓮笑笑道：「寇文先生，我並不指望你能知道什麼，我在你面前，不怕麻煩地向你分析了這麼多，祇是告訴你，我們知道了多少，很對不起，我們使你受驚了，蘇菲，這位寇文先生，是妳的老朋友吧！」

蘇菲咬着牙齒道：「不錯，是很老的朋友了，他還是我第一個愛上的男人，騙取了我的感情，騙取了我的貞操，然後把我出賣給他的主人，然後又把我送到天堂島上……」

寇文連忙道：「不！蘇菲，我絕不是存心這麼做的，是蘭寧爵士指示我的，妳知道他的勢力有多大？」

陳秀蓮冷笑道：「大到能令你出賣你的愛人嗎？」

寇文低下了頭，蘇菲道：「他根本就沒有把我當作愛人，事後我知道他早已有了妻子，而且他的岳家也很有地位。他跟我在一起，就是個有計劃的陰謀，利用愛情的力量，使我爲他的主人賣命，無條件地奉獻出研究的成果。」

寇文嘆了口氣：「蘇菲，反正我現在說什麼也沒有用了，妳也不會聽我的解釋了。」

蘇菲冷笑道：「我倒是希望你能說出一番能够原諒你的理由來，因爲那一定比莎士比亞的戲劇更爲動人而美麗！」

寇文張開了嘴，但是從蘇菲峻厲的眼光下，却無法說出半個字來，陳秀蓮笑笑道：「蘇菲，別這樣，究竟你們還有過一段感情的，再說我們也不能乘人之危。帶他去把身上弄乾淨，隨便找些衣服給他們換上，然後請他們到艙裏去，我們要向他們表示一點歉意。」

魯薏絲道：「對大虎克，我可不敢託大，只要一轉眼，他們就會作怪的，我來押他們去好了，二位老實點，我的槍一直跟着你們的。」

大虎克苦着臉道：「魯薏絲，何必呢，我已經認栽了，落在妳們手中還能作什麼怪，我答應妳規規矩矩的就是了。」

「不行！對一個聲名狼藉的槍手的保證，我不敢信任，你說什麼都沒有用。」

「可是我們要換衣服的時候，妳總不能在旁邊吧？」

魯薏絲笑笑道：「爲什麼不能？雖然你們脫衣服並不好看，但是我並不怕看，大虎克，你別動歪心思，我的視綫不會離開你們的，走吧，別再扭扭捏捏的了。」

她用槍指着兩個大男人，硬把他們押走了，大概過了十幾分鐘，兩個人都穿了一套泳裝，披着毛巾出來，後面跟着執槍的魯薏絲。

陳秀蓮坐在艙房裏的餐桌一頭，空出左右兩張空椅，含笑招呼他們坐下道：「請坐，二位的濕衣服已經交給蘇菲去洗了，在到達香港登岸前，一定可以燙好給二位送來，桌上有熱咖啡，也有白蘭地跟威士忌，二位可以隨自己的愛好，盡量飲用，同時牛排要煎到幾分嫩，二位也請先說一聲。」

兩個人都有受寵若驚之感，魯薏絲笑道：「大姊，難道妳還將他們當上賓看待嗎？」

陳秀蓮笑道：「不錯，他們本來就是我們的上賓，對於海上的遇難者，我們有義務加以欵待！」

她笑着轉問兩個男人：「二位的船是自己觸礁而被我們救上來的，我想這是容易被人接受的說法，而且這的確是事實，雖然我無法證明你們曾經對女神號有過攻擊的行爲，但二位也同樣地無法證明你們的亞洲號是我們弄沉的。」

寇文忍不住道：「陳小姐，我承認你厲害，沒話說了，即使你要把我們搶殺了丟到海裏去，我們也認了，因爲妳是有權利這麼做的，我承認是來對付妳們的，但這也祇是現在承認，如果，妳想到香港警署去告我們，那我們是絕對否認的。」

陳秀蓮笑道：「我沒有這個意思，再說在公海上發生的事，香港警署也管不到，我更不會殺死二位，因爲我們不是兇手

，再說我眞要二位的性命的話，也不必把你們從海裏救起來了。」

「那陳小姐的意思是……」

陳秀蓮笑道：「我沒有什麼意思，到了香港，我就送二位上岸，而且還叫輛車子送二位到要去的地方。」

寇文不信地道：「妳就這麼算了？」

「不算怎麼辦？我毫無損失，倒是你們不但損失了一條好的快船，而且還賠上了幾條性命，尤其是對虎克先生，我更感到抱歉，聽說那條船上還有你弟弟在，對他的遇難，我感到十分難過，不過，這不是我的錯，相信你也可以諒解的，因此希望你別記仇。」

大虎克點頭道：「沒什麼，殺人或者被殺，這是我們槍手的命運，無所謂記不記仇，經過這次失敗，我也該從這一行裏退出來了，職業槍手是不允許有一次失敗的。」

她的臉轉向了寇文，說道：「至於寇文先生，我只希望你記得我先前說的話，假如我的推測是錯誤的，你就很幸運，如若是有點事實，那你恐怕就要費一番唇舌去向蘭寧爵士解釋了，因爲他絕不會相信那是出於我的推測，一定會懷疑是你洩的密。」

寇文的臉色變了叫道：「妳們不能這麼對我。」

陳秀蓮笑笑道：「寇文先生，我們怎麼對你了，把你們從海裏救起來，給你們如此優厚的招待，送你們回去，而且沒有向你問過一句話，對一個要存心殺死我的人，這種待遇可以說是仁至義盡了。」

寇文叫道：「可是妳那樣子一說，爵士會把我撕成碎片了。」

陳秀蓮道：「我會向他說明，這完全是我的推測，跟你毫無關係，你什麼也沒有告訴我們。」

「爵士不會相信的，他會認定是我告訴妳的。」

陳秀蓮嘆了口氣道：「那我就沒辦法了，寇文先生，你說，我要怎麼樣才能帮助你呢？怎麼樣才能使爵士相信你的忠誠呢？」

寇文絕望地倒在椅子上，臉色蒼白，沒有說話，口中直吐氣。他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陳秀蓮道：「唯一的辦法是我們找個地方，悄悄把你們放上岸，絕口不提見過你們的話，然後你們去見到爵士，就說追趕女神號進了亂礁區，船觸礁沉掉了。」

寇文沉吟着道：「妳會這麼做嗎？」

陳秀蓮笑道：「我可以這樣做，但是你們的問題來了，亂礁區是在公海裏面，離香港有幾十海里呢！你們又將如何解釋遇救回到香港的呢？假如是被別的船隻救起，蘭寧爵士一定會去查證一下的，要是知道你說了謊……」

寇文像被一顆子彈擊中，軟癱在椅子上。

因爲他發現橫在面前的，只有一條絕路。

陳秀蓮笑笑道：「虎克先生的關係不大，因爲他不會知道多少的，寇文先生，你的問題實在很嚴重呢！」

寇文軟弱地道：「陳小姐，我知道妳早已有了如何對付我的計劃，妳說吧，我認輸了，只要妳能保全我，我可以接受妳任何的條件，我門不過妳……」

陳秀蓮笑道：「要解脫你的困境，最好的辦法自然是交給你一把槍，讓你殺了我，順利地達成任務，但是這條路要我作的犧牲太大，你不會要我這麼做吧？」

寇文苦笑道：「陳小姐，我沒有心情聽笑話！」

「好，那還有一個辦法，就是我來保護你的安全。」

「妳……妳能嗎？」

「你必須相信我能，否則誰也無法解救你了，而且只有我把蘭寧爵士澈底的擊敗，你才會有太平的日子，要想我擊敗蘭寧爵士，你就必須跟我充分合作，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我！」

等了很久很久，寇文終於屈服了道：「陳小姐，我說出來之後，就將失去我的一切了，我的職務，我的財產，以及我的家庭……」

陳秀蓮緩緩地道：「蘭寧能有這麼大的權力嗎？」

「是的，陳小姐，妳不知道他的勢力，他是我國的大財閥，擁有了十幾個大企業，我的岳家也是他的屬員……」

陳秀蓮笑道：「你的妻子也屬於他的嗎？」

寇文感到很窘迫地道：「不是這麼說，但是他可以使我的岳家頃刻之間破產，因此沒有人敢背叛他。」

陳秀蓮道：「換句話說，他可以叫你的妻子不承認你這個丈夫，也可以叫你的子女不承認你這個父親。」

「是的，他可以這麼做，除非我們拚着失去一切，過着窮人生活。」

「這個我倒不懂了，好像你們多少年來，沒有一先令的私人財產，完全是靠着他在養活似的。」

「不，不是的，我們自然有着自己名下的財產，但是都投進了各種的事業中，這些事業都是靠着他在支持着的，像我岳父跟我合股經營的保險公司，有百分之七十的客戶都是他名下的企業，他只要中止我們的契約，我們就只有破產一途。」

陳秀蓮笑道：「我明白了，假如你背叛了他，你的妻子兒女爲了不放棄目前優游的生活，就只有放棄你了。」

「是這樣的。」

「而且你的妻子兒女也一定會選擇放棄你。」

「他們過慣了享受的生活，無法去習慣貧窮了。」

「這樣的家庭關係，似乎並沒有留戀的必要了。」

寇文低下了頭，痛苦地道：「我不知道如何對妳解釋，但是我知道在我生活的那個圈子裏，每個人都是這個樣子的。」

「我並不奇怪，因爲你們整個國家都是如此的，見利忘義，背信賣友，是你們一向的作風，在整個國際中你們的外交作風就是如此。」

「你明白了就好，因此我希望妳能給我一個明確的保證，保證我今後……」

「你要怎麼樣的保證呢？」

「假如我跟妳合作，揭發了他的底細之後，我能够不受他的威脅！」

「這個無須保證，當我把他擊敗後，他就威脅不了你了！」

「可是他却能使我變得一無所有！」

陳秀蓮笑道：「至少你可以光榮而尊嚴地活下去。」

寇文搖頭道：「在我的國家裏，光榮與尊嚴都已經是過去的名詞了，一個靠救濟金生活的人，是沒有驕傲與尊嚴的。」

蘇菲冷冷地道：「大姐，妳還沒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在要求一筆相當的代價，那才是最可靠的保證。」

陳秀蓮道：「寇文先生，你是這個意思嗎？」

寇文紅了臉道：「我不是要求妳付給我一筆金錢，那顯得我太卑鄙了，我只希望妳能給我一份工作；一份有相當收入的工作，使我的家人能够很安定地生活。」

他立刻又加以補充道：「我知道妳也有很多的企業，對於安插我這樣一份工作是輕而易擧的事。」

陳秀蓮道：「不錯，我的名下有很多關係企業，一個普通的經理都可以有五萬鎊年金的收入，以及相當於同額年金的紅利收入，而這樣的一份工作，幾乎有四百個名額。」

「我只要其中的一個就够了。」

陳秀蓮道：「可是這樣的待遇並不是贈予，而是他們的工作報酬，他們的工作值得這份報酬。」

「這個妳放心，我的工作能力絕不會遜於妳旗下的任何一名屬員，甚至於比他們更好，更强……」

「你對我的企業很清楚嗎？」

「是的，我曾經作過很詳細的研究，因爲蘭寧爵士已經計劃過，其中部份是歸我去接管的。」

陳秀蓮笑道：「我的企業由他計劃派人去接管，你不認爲這件事很荒謬嗎？」

、「以前我並不這麼想，蘭寧的本事很大，他有很多的方法可以達到的，而且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只是在對妳的計劃上，他失敗了……」

陳秀蓮笑笑道：「那就是說，我並不受他的威脅，因此，你的合作對我並沒有多大的好處，我爲什麼要給你報酬呢？」

寇文張大了嘴，一時顯得很窘困，但是他最後仍然作努力的掙扎道：「陳小姐，妳只是暫時的勝利而已，如果妳不消滅這個敵人，他說不定會成功的，因此我提供的資料，對妳有很大的用處的！」

「這麼一說我倒是可以考慮了！」

蘇菲在旁道：「大姐，妳別聽他的鬼話。」

寇文掉頭道：「蘇菲，妳爲了過去的事恨我，那當然不能怪妳，不過我的話絕不是虛言恫嚇，根據妳們現有的資料就可以了解到，爵士的勢力有多大，所以陳小姐的確應該考慮一下我的話。」

陳秀蓮道：「寇文，假如你要一筆錢，我倒是可以考慮，你要在我的企業中担任一份職務，我絕不會同意。」

「爲什麼？我的能力可以勝任的！」

陳秀蓮笑笑道：「我的企業都是採最現代化的企業管理，担任高級職員的人員，並不需要太强的工作能力，計劃由專門人員負責，最後的決策才由我決定，担任高位的條件只有一個，那偏偏是你所缺少的。」

「我不相信，任何工作，我都可以勝任。」

「你要求的工作，任何人都可以勝任，你既然對我的企業作過詳細的調查，就可以了解到，在四百多名的高級職員中，幾乎有三百個人是只有中等學歷的；他們一樣把工作做得很好，這些人都是從工廠中的工人慢慢升起來的！」

「那是制度不健全……」

「我認爲很健全。正因爲他們本身沒有很高的學識，所以他們才很虛心，肯接受別人的意見，不會固執成見。」

「假如妳認爲這種制度很好，我也可以像他們一樣！」

「不，你不行，他們比你强的地方就是他們對我忠實，你唯一缺少的，就是忠心。」

寇文再度低下了頭，想了半天才道：「好吧，陳小姐，妳這麼說我也沒辦法了，那我接受妳的條件好了，妳付給我多少錢？」

陳秀蓮豎起一個指頭，寇文眼中射出了光：「一億美元？」

陳秀蓮笑道：「你自問値得了這個代價嗎？」

寇文紅着臉道：「那就算是一百萬吧，我自動降低到百分之一！」

陳秀蓮笑道：「你把自己估價得太高了！」

「妳總不會是說一萬元吧！」

「不錯！正是一萬元，而且不是美金，是港幣。」

「陳小姐，妳不是在開玩笑嗎？」

「我沒有這麼好的心情，一萬元港幣，還是我對你特別寬大，嚴格說來，你連這個代價都不值，但是爲了你跟我合作，我必須把你送到一個地方去躲藏一段時間，而且爲了要使你的失踪不會引人注意，勢必也要大虎克跟你一起躲起來，這一萬元港幣不過是你們兩個人躲藏一個月的費用。」

寇文的臉色變得很厲害，又是青、又是白，最後才顫抖着說：「陳小姐，妳是說連這一萬元的港幣我都拿不到……」

「是的，你這個人在我心目中的評價是一文不值。」

「妳簡直是對大英國紳士的侮辱。」

陳秀蓮笑了起來：「可敬的紳士先生，在上流社會中，紳士們在受到侮辱的時候，可以要求對方決鬥的，我正在等待你賜給我這份光榮呢！」

寇文的眼中射出了火花，憤怒地盯着陳秀蓮，魯薏絲却道：「不錯，而且我們這邊的人，你可以任挑一個決鬥的對象，包括蘇菲在內。更可以挑選任何一種決鬥的方法，用槍、用劍、用匕首，或者是用拳頭都行。」

蘇菲恨恨地道：「你可以挑我，因爲在船上的人裏面，我是最弱的一個，你得勝的機會最大。」

魯薏絲笑了起來道：「不錯；你如果挑上蘇菲你就贏定了，因爲她對你們過去的那段愛情還是念念不忘，愛你愛得要命

呢，只不過是要你的命。」

寇文在她們的譏諷與笑謔中，終於又平靜了下來，深思了片刻才道：「好，我接受！」

陳秀蓮道：「你接受誰的？寇文，決鬥是你主動挑戰，接受的是我們才對！」

寇文很冷靜地道：「決鬥是紳士們之間洗刷侮辱的方法，妳們都不是紳士，我也不會找妳們決鬥。我接受妳的條件。」

陳秀蓮大感詫異，她沒想到寇文的忍耐涵養功夫如此之深，在這麼一個屈辱的情形之下，他還能無動於中。

只有蘇菲不感到意外，冷笑道：「他當然會接受的，大英國的紳士在處理問題時，目光雖然短淺，但是態度之冷靜是舉世無匹的，他們為了保全性命，可以接受任何侮辱……」

寇文不理會她的譏嘲，只是道：「我接受的原因，只是因為這種方法，還可以接受，蘭寧不知道我還活着，只以為我已經跟着那條遊艇一起死亡了，他不但不會對付我的家人，而且還會照我們的契約，撥給我家人一份很優厚的邮金。」

陳秀蓮道：「那祇是給你的家人，你却沒份的。」

寇文笑笑道：「如果在妳扳到了蘭寧之後，我再出現，他們就會接受我了。因為我祇是失踪而不是死亡，他們無法立即就接受我的遺產的，一定要等兩年之後，我經法定宣佈死亡，他們才能接受一切，我只要在兩年之內出現，一切仍然還是我的。」

「我只管你隱藏一個月。」

寇文笑笑道：「妳如果是利用我提供的那些資料去打擊他，一個月的時間足够把他擊得一敗塗地了，換句話說，如果妳一個月之內毫無成就，妳就永遠擊不敗他，我的資料對妳毫無用處，我自然也不能再向妳要求什麼了。」

「到那個時候，你又將怎麼辦呢？」

寇文作了一個苦笑道：「我不知道，但是我只有認了，因為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假如仍然活不下去，那就是上帝要我結束在這個世界的責任了。」

牛津出來的紳士，固然有很多不為人所取的地方，但也有令人尊敬的地方，像他現在所表現的，就是一種看破命運的從容，他即使承認了命運，但仍然沒有被擊倒。

他自己也作了一個自嘲的苦笑。

「一個英國的紳士，可以被擊敗很多次，但不會被擊倒。」

大家沒有再去譏笑他，至少對他表示了些微的敬意。

陳秀蓮道：「很好，寇文，現在是你說出那些資料的時候了。」

寇文笑笑道：「陳小姐，我已經作了很大的讓步，但至少還能保持我一個選擇的權利吧？」

「你還要什麼選擇？」

「到了香港之後，妳先把我們安定下來，在我確知自己安全了之後，我們才開始合作。」

蘇菲道：「大姐，別聽他，他又在搗鬼了，這分明是拖延時間。」

寇文道：「我沒有什麼好拖延的，妳們手中握着王牌，只要一亮出來，就可以致我於死無葬身之地……」

陳秀蓮想了一下道：「這也不錯，我原來就沒打算要留下他，他如果跑回蘭寧那兒去，是他自投死路，因此我想他沒有什麼好搗鬼的了。」

寇文道：「不錯！假如我說出了一切，而仍然得不到任何保障的話，我倒不如跑去見蘭寧，向他坦白承認一切了，那樣他也許會相信我的，因為事實上，到現在為止，我還沒有背叛出賣他！」

船在暮色中回航，陳秀蓮把船在一個小島上彎了一彎，島上有一幢避暑的別墅，是葉長青的父親所有的。

這個島也有一半是他們的私人產業，他們在偶爾空閒的時候，也會全家乘船到這兒來釣釣魚，晒晒太陽，遠遠地躲開那煩囂的人世。

島的面積並不大，另一端住了十幾戶漁民，沒有電，沒有自來水。那是一個離世的樂園，當然，只要能忍住寂寞的話。

不過這個地方用來避難倒是最理想不過了，不但外人很少來，就是島上的人，也不大跟外面接觸。

葉長青家的別墅在島的一端，他們在靠岸的地方泊碇後，乘小船登岸的，因為那兒的碼頭太淺，女神號那樣大的船就駛不進去了。

管理別墅的是一對老夫婦，別墅的陳設是古色古香的，也很寬廣，沒有電，但是却有冰箱，那是用瓦斯為動力的，陳秀蓮從女神號上帶去了兩個人一週的食物，包括兩箱白蘭地。

在別墅裏，他們點上了蠟燭，坐在西方古典式陳設的廳中，陳秀蓮道：「你們住在這兒很安全，如果缺少什麼，可以在第一天寫條子叫亞李去買，不過要等第二天才能買到。離這兒最近的一個較大的島上有小型的士多，只要你們需要的東西不太特殊，大概都可以供應的。」

寇文很滿意地道：「很好，我沒有什麼特殊的需要，只是我要怎麼跟妳們聯繫呢？」

「可以把你要說的話交代亞李，他搭乘漁船到島上去，用電報通知我們。」

「那怎麼行，我要提供的資料又不是三言兩語……」

「你儘管放心好了，電報的費用都可以掛在我父親的報館帳戶上，這是新聞專業電報帳戶，你就是一次拍發十萬個字，也沒人會注意，事實上那家電報局空閒得很，除了我家之外，很少會有人使用。」

這是葉長青的答覆，寇文沒有再問什麼，倒是大虎克提出了問題：「我們如果想要知道外面的消息，有什麼辦法呢？」

葉長青道：「客廳裏有高敏感度的收音機、是用乾電池的，二十四小時都可以收聽到香港任何一家電台的新聞，而且短波還可以收到遠東十四個國家的新聞，這總够了吧？」

她又加以補充道：「我們這所別墅自己沒有交通工具，要想離開這兒必須要乘坐漁民們的船，而這些漁民們只認得亞李，你們如果住不慣，要想走的話，一定要通過亞李，否則不但沒人肯搭載你們，說不定還會把你們往海裏一丟……」

一切都交代過了，寇文道：「好了！我就着手整理資料，大概兩天後，就有一個頭緒，不過我還是要等待一下，看看蘭寧爵士的反應。」

「你在這兒，怎麼會知道蘭寧的反應呢？」

「蘭寧正在香港主持一次學術會議，我是他的秘書，而且我們的亞洲號出海是經過登記註册的，失踪不回去，他一定會對外有所交代的，船上有着九個人呢。」

陳秀蓮笑道：「我想他不會有消息的，因為他如果聲明說你也在亞洲號上，不是暴露他自己的身份了嗎？」

寇文道：「這倒不錯！不過遊艇的登記人是另外一個人的名字，他一點也扯不上關係，只要不提我的名字，他仍然可以透過警方要求尋找我的。」

「他為什麼要找你呢？」

「這樣才好向我的家人交代，因為我究竟是有名有姓的人，忽然失去了踪跡，他總得有個官方證明，才可以按照法定手續宣告我失踪，而且我希望妳也做件事，妳可以向警方報告一下，發現亞洲號遇難失事，讓他明白。」

「這個可倒是可以考慮的。」

「妳要想擊敗他，必須要先使他安心，認為妳還沒有發現他，否則我提出的那些資料就沒有用了；因為他可以預先防備，湮滅證據，妳就奈何不了他了。」

陳秀蓮笑道：「你現在對於打擊他很急切了？」

寇文嘆了口氣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如果我不能再得到他的信任，就必須為我自己打算，他是個很不錯的波士，但是當他認為我有危及他的可能時，他就是個很可怕的敵人了。」

陳秀蓮點點頭道：「好；你要求的這些我都可以做到的。」

「蘭寧參與的黑勢力不少，除了殺人者俱樂部和亞青聯盟外，還有很多組織，妳們也要小心點。」

「你至少可以提示一下，讓我有個防備呀。」

「沒有用的，他雖然暗中掌握着這麼多的潛勢力，但是沒有一個是他自己出面主持的，他本人只站在光明的一面，妳絕對無法利用這一點去打擊他的。」

「那你的資料對我又有什麼用呢？」

「自然是有用的，至少我可以告訴妳綫索，妳再順着這些綫索去找證據，在他措手不及的情形下，去把握他犯罪的證據，不過，這些都要等我自認安全的時候，才能一點點地告訴妳。」

陳秀蓮笑了一笑道：「好吧，但願你提供的資料有用，否則很簡單，我會把你交給他，由他來處置你了。」

他們總算達成協議了，陳秀蓮等人又回到女神號上，駛回了香港。

她倒是按照了約定，向水警署報告了亞洲號觸礁失事的消息以及地點，而且說她們走到失事地點時，營救已是不及，亞洲號已經起火爆炸下沉，沒有救出一個生還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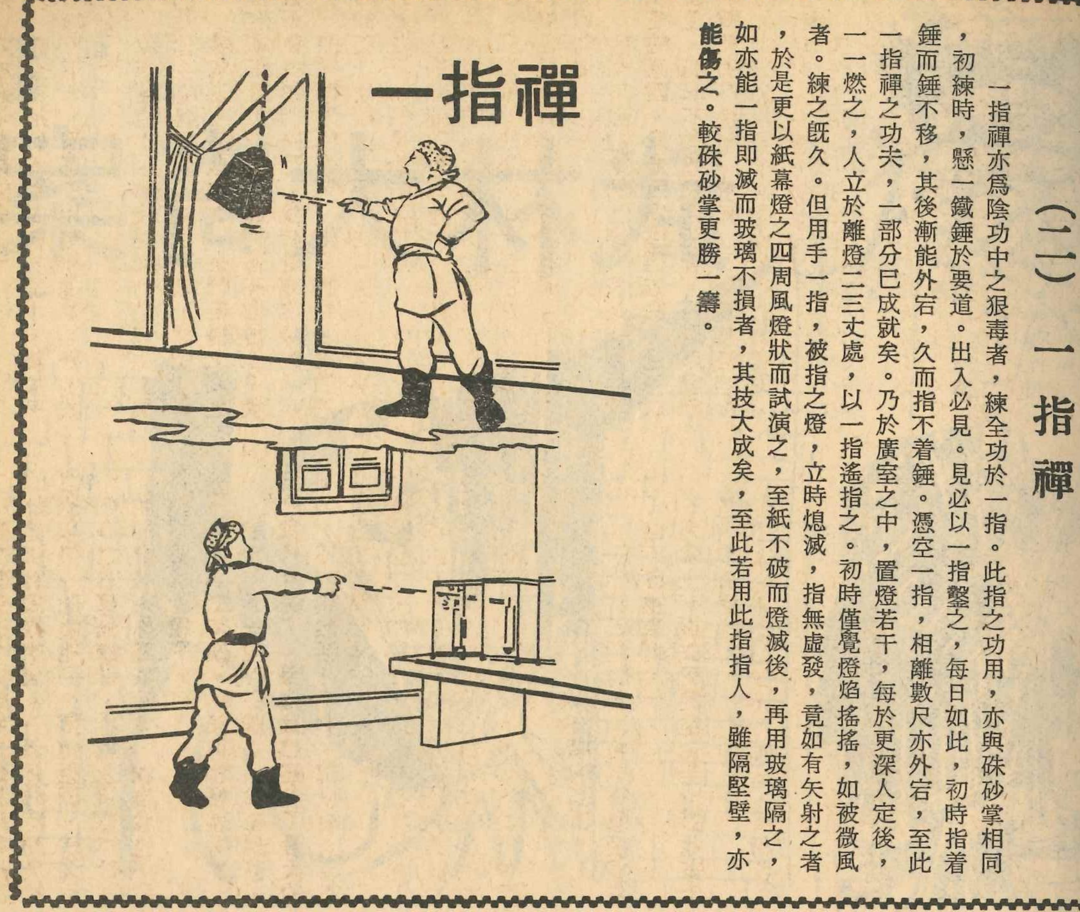
水警署發布了那個消息，而且還派了船隻到觸礁地點去打撈，證實了亞洲號遊艇確已失事。

（未完）

練功秘訣之二

（二）一指禪

靈空子・文



一指禪亦為陰功中之狠毒者，練全功於一指。此指之功用，亦與硃砂掌相同，初練時，懸一鐵錘於要道。出入必見。見必以一指罄之，每日如此，初時指着錘而錘不移，其後漸能外宕，久而指不着錘。憑空一指，相離數尺亦外宕，至此一指禪之功夫，一部分已成就矣。乃於廣室之中，置燈若干，每於更深人定後，一一燃之，人立於離燈二三丈處，以一指遙指之。初時僅覺燈焰搖搖，如被微風者。練之既久。但用手一指，被指之燈，立時熄滅，指無虛發，竟如有矢射之者，於是更以紙幕燈之四周風燈狀而試演之，至紙不破而燈滅後，再用玻璃隔之，如亦能一指即滅而玻璃不損者，其技大成矣，至此若用此指指人，雖隔堅壁，亦能傷之。較硃砂掌更勝一籌。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文·秦紅
圖·盧令

武林大奇案

（一）





江南第一家

一個斷頭的布娃娃。

一具斷頭的小孩屍體。

× × ×

又一個斷頭的布娃娃。

又一具斷頭的小孩屍體。

× × ×

這樁怪事發生在七月十五日。

七月十五中元節。

中元節就是衆鬼打牙祭的日子。

傳說七月初一開鬼門，七月廿九關鬼門，鬼乃有二十九天活動的時間，陽間乃訂七月十五爲普渡之日。

「修行記」上有此記載：「七月中元日，地官降下，定人間善惡，道士於是日夜誦經，餓鬼囚徒亦得解脫……」

所以這一天家家戶戶要備三牲大禮祭祀一番，以免餓鬼生氣，惹鬼上身。

餓鬼便在這一天到處狂吃狂飲，大打牙祭。

有人稱呼這類餓鬼爲「好兄弟」，莫非有巴結奉承之意。

月展翼生就一副叛逆的個性，向來不信這一套，從不肯隨俗祭拜，終於激怒了鬼，引鬼上門了！

× × ×

一大早，老僕月福在打掃庭院時，發現廊階下有個東西，他老眼昏花，以爲是個荷包，直到檢起一看，才看出是個布娃娃。

布娃娃沒有頭。

武功甲天下

斷頸上露出一些稻草，上面染有一些血跡，一看就叫人渾身不舒服。

老僕月福打了個寒噤，越看越覺怪異，心中泛起一股憎惡，隨手往垃圾堆上一扔，繼續打掃庭院。

剛好這時月展翼從花園那邊走過來，他老遠看見月福丟下一物，乃問道：「月福，那是甚麼東西？」

他今年三十九歲，劍眉星目，相貌極之不凡，體格也相當頎長健壯，也許是長年養尊處優之故，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十歲，仍然是個風度翩翩的佳公子。

可是，他巳不是公子哥兒，他巳是一家之主，而且巳是譽滿武林的「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

月福一見到他，連忙丟下掃把，恭敬的行了一禮道：「老爺，你早。」

月展翼拾起那個布娃娃，一看布娃娃沒有腦袋，而且還染着血，眉頭一皺道：「這東西哪裏來的？」

月福搖搖頭道：「老僕不知道，剛在那階上發現的。」

月展翼視綫投向那廊階，然後由廊階移上對面的一間廂房，忽然微微一笑道：「是了，必是君疇那孩子的惡作劇，他一向最刁鑽頑皮。」

君疇是他的侄兒，亡兄之子，今年才十二歲，就睡在那間廂房中。

「他起來了沒有？」

「還沒看見呢。」

月展翼扔掉布娃娃，一提長衫，踏階上廊，向那廂房走過去。

月福忽然道：「老爺……」

月展翼聽出他有話要說，便轉回身子問道：「甚麼事？」

月福搓搓手，陪着笑臉道：「老爺，今天是中元節……」

月展翼淡淡地道：「哦？」

月福又搓搓手，道：「往年老太爺在的時候，中元節都要祭祀鬼神，老爺爲甚麼取消了？」

月展翼笑道：「月福，你知道我讀的是聖賢之書，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所謂『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每年除了祭祖之外，別的都不必要。」

月福囁嚅而言道：「可是，中元節是大節日，家家戶戶都要拜好兄弟保平安的呀。」

月展翼哈哈一笑道：「子不語怪力亂神，我不信這些！」

他上前輕敲那廂房的門，口中喊道：「君疇！君疇！太陽晒着屁股了，你還賴在床上呀！」

自從前年大哥月展仁不幸在巫峽遇難之後，他就担起大任，成了一家之主，而且接替乃兄成爲「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可是他最關心的還是月家的下一代，他不希望享譽武林的「江南第一家」在自己手上衰落式微，所以平時很注意孩子們的品行教養，督導甚嚴，絕不讓他們有一絲紈袴氣習。

尤其是亡兄這個獨子月君疇，他覺得自己有責任把他教養成一個有出息的青年，故訂下每日的作息，要他嚴格遵守。

今天，日頭都快升起三竿高了，君疇竟然還沒起床練功，這孩子越來越懶了。

沒聽見房中的月君疇應聲，他心中不免有氣，又敲門叫道：「君疇，君疇！你再不起來，叔叔可要處罰你了！」

房中仍無一點應响。

哼，這孩子眞要不得，趁着他娘回娘家的時候，竟偷起懶了？

順手一推房門。

視綫投入房中，他突然臉色大變，失聲駭叫道：「君疇——天哪！」

「甚麼事？甚麼事？」

月福急急忙忙跑過來。

當他看到房中的情景時，他的臉色也變了，變得像一張白紙。

月君疇的上半身掛在床緣，腦袋巳經沒有了，鮮血注滿一地。

× × ×

「江南第一家」是享譽江湖四十多年的武林世家，與「江北第一家」並稱武林雙巨擘。

月家興起於月展翼的父親月瑋——眉月神刀月瑋的刀法天下無敵，他的兩個弟弟月輝和月煜也成爲武林一流高手，於是「江南第一家」就此形成，如今眉月神刀月瑋雖巳作古，但他們月家却早巳由「世家」而演變成一個門派。

因爲他們月家早年廣收門徒，門下子弟極多，有人說在江湖上十個用刀的人中，就有一個是月家的門下。

月輝和月煜年紀巳大，都巳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他們在其兄月瑋逝世後即宣佈歸隱，哥兒倆把掌門一職指定由月展仁接掌，就連袂傲嘯山林去了，至今行踪不明，音訊全無。

前年，月展仁有事赴巴東，竟在巫峽翻船遇難，於是掌門人一職就落到月展翼的身上。

如今，月家的成員只有五個，月展翼，月玉虎，月玉豹，月玉獅，月玉象。

玉虎玉豹是月輝之子，另有三女巳出嫁。

玉獅玉象是月煜之子，另有二女也巳適人。

他們六個堂兄弟均巳娶妻生子，月展仁只得一子月君疇，月展翼有一子一女，玉虎三子一女，玉豹二子二女，玉獅一子三女，玉象二子一女，包括各人的妻室，全家共二十九人。

此外，全家共有僕婢五十個，統由老管家月家臣指揮，另外還有與展翼兄弟同等輩份的外姓師兄弟六個，也居住在月家，成爲「江南第一家」的忠堅之士。

這六人的年齡都在四十以上，也都是名滿武林的高手，名叫井公亮，常嘉慶，尹健英，竇南堂，柳季倫，粟家成，合稱「月門六絕劍客」。

故此，全家上下共八十六人之多。

如果再加上藝成離師的門徒在內，那就多達千人以上了。

一個門派一千多人並不多，但凡是從月家「藝成離師」之人，個個都能在江湖上出人頭地，這在武林中是非常輝煌的成就。

因此，「江南第一家」雄視武林無與匹敵，聲望凌駕少林武當之上，只有「江北第一家」堪與一爭長短。

但是，現在居然出了命案，居然有人侵入「江南第一家」來殺人了！

更可恨的是，殺的竟是一個才十二歲的孩子。

× × ×

月展翼立刻召集四個堂弟和六個師兄弟在大廳上會談。

他滿臉淚痕，悲痛萬分地道：「我哥哥就只這個兒子，如今竟莫名其妙的被人殺害了，這叫我如何向亡兄交代？這叫我如何向大嫂交代？」

大廳上沒有一人不爲此流淚，可是沒有一人知道這件慘案是怎麼發生的，他們剛才都去現場看過，現場沒有留下一些可資追查的綫索。

月玉虎站了起來，淚如雨下道：「二哥，咱們首先得來做個判斷，君疇這孩子究竟是死於外人之手，還是……」

月展翼一聽這話，大爲駭異道：「玉虎，你這是甚麼話，君疇當然是被外人殺害的，咱們月家人難道會殺害自家的孩子嗎！」

月玉虎悲聲道：「小弟也不相信咱們自家人會幹出這種人神共憤的事，但是咱們月家多年來並未得罪過江湖人物，也沒有幹過甚麼傷天害理的勾當，爲甚麼會有人要殺害君疇這孩子來洩恨。」

月展翼斂眉不語。

不錯，君疇只是個小孩子，他不可能與人結下樑子，這一定是外人施予他們月家的一種洩恨手段。

但是，近年以來他們月家兄弟已鮮少出門，也沒有與江湖人物發生過大衝突，怎麼會有人以殺害他們月家的孩子來洩恨呢？

月展翼眼皮一抬，目光如炬地緩緩掃視廳上衆人，沉聲道：「好，現在你們各自想一想，想一想可曾開罪過誰，要毫不隱瞞的給我說出來。」

月玉象站起道：「去年小弟曾在茅山懲治過一個惡道，不過當時小弟只予略施薄懲，並未重傷他，他應該不致於……」

月展翼截口問道：「他叫甚麼？」

月玉象道：「玄玄道人。」

月展翼道：「茅山道士？」

月玉象道：「是的。」

月展翼眉毛一揚，目中神芒迸射，道：「茅山道士最擅玩弄鬼蜮伎倆，證諸那個斷頭布娃娃，莫非正是他幹的好事。」

月玉象道：「可是，他只是個二三流的人物，怎麼有胆量侵入咱們月家殺人？再說他若要殺人洩恨，就該殺我兒子，為何反殺展仁大哥的兒子。」

月展翼斷然道：「不管怎樣，玄玄道人是個嫌疑人物，必須找他徹查明白！」

目光又一掃衆人：「還有哪一個曾經與人結下樑子？」

柳季倫站起道：「數月前，小弟在成都懲治過當地一個惡霸，當時他的一批打手當街毆打一個賣藝的老人，小弟看不過去，就出手管了一下，那傢伙名叫施天動，小弟打落了他兩顆門牙。」

月展翼說道：「這也要追究——還有誰？」

竇南堂道：「小弟的一個徒弟前些日子殺死了太行山一個寨主，其人名號叫『野山狠伍世鑫』，原因是他下山行刼良家婦女。」

月展翼說道：「這件事也要追究——還有誰。」

沒有了。

月展翼面容一肅道：「你們三人立刻動手，但有嫌疑，活抓回來！」

月玉象，柳季倫，竇南堂三人應了一聲，隨即施禮而去。

「玉虎玉豹！」

「二哥吩咐。」

「你們負責訪查全城，看這幾天是否有來歷可疑的武林人物停留城中。」

「是。」

「玉獅！」

「二哥吩咐。」

「咱們家現在共有十七個孩子，從今晚開始讓他們一起睡在地下室，由你和井師兄負責保護他們的安全，白天也不准他們亂跑。」

「是。」

「常師兄，尹師兄，栗師兄，你們三位負責日夜巡邏全宅！」

「是。」

「還有，派個人去通知我大嫂，請她立刻趕回家來！」

「是。」

剛剛分派停當，忽見一個婦人衝入廳上，她手上拿着一個斷頭的布娃娃，顯然受了很大的刺激，兩眼瞪得大大的，精神已呈崩潰之象，口中喃喃說道：「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手上的布娃娃掉落地上。

她也跟着全身一軟，倒在廳上昏死過去了。

× × ×

遇害的是月玉虎的么兒月君瑞，才只有七歲大，被人發現陳屍於柴房後面，頭顱也不見了。

屍體旁邊也有一個斷頭的布娃娃！

× × ×

月展翼幾乎要發瘋了。

但他終於竭力使自己冷靜下來。

因為，他是一家之主，又是「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不論發生甚麼驚天動地的事，他都必須保持冷靜。

現在，他獨坐書房中，眼睛一直盯着放在桌上的兩個布娃娃。

布娃娃是用稻草紮好，再用花布縫製而成的，短短的雙手，長長的雙脚，形態十分滑稽，可是由於沒有頭部，因此看來已不是滑稽，而是邪氣。

斷頭鬼。

對了，它給人的印象是斷頭鬼！

今天是七月十五日，有陰間餓鬼四出覓食的日子，難道說……

「呸！」

月展翼為自己的想法感到憤怒，他絕不相信此事與鬼有關，鬼虛無實體，怎麼可能縫製出這種有實體的布娃娃？

這東西當然是活人縫製的。

是出於男人之手？

還是出於女人之手。

月展翼忽然心頭一動，立刻開聲道：

「來人！」

「來了！」

他的一個書僮應聲跑了進來。

月展翼道：「去請五位少奶奶到這裏來！」

「是！」

書僮轉身撒腿便跑。

「回來！」

書僮應聲轉回，垂手恭立，正聽候吩咐。

月展翼道：「君瑞的娘正在悲傷頭上，不要叫她，只叫她們四個來就行了。」

沒多久，他的夫人施氏和玉豹的妻子杜氏，玉獅的妻子范氏，玉象的妻子崔氏一起進入他的書房。

他們四人眼睛都已哭腫，雖然死的不是她們的兒子，但即使是外人，看到兩個活活蹦蹦的孩子慘遭毒手，也會一洒同情之淚。

月展翼嘆了口氣道：「我很慚愧，這樣的事情竟會發生在我們月家頭上……樹大招風，我想這一定是外人對我們月家的一種報復手段，現在我還沒查出一點眉目，今後妳們要小心看好自己的孩子。」

杜氏痛哭失聲道：「二哥你一定要多費神，務必要抓到這個兇手，把他碎屍萬段！可憐那兩個孩子，他們還那麼小，甚麼都不懂，竟……竟然……」

說到這裏，已傷心說不出話來。

月展翼道：「我會的！我敢保證一定會抓到他！現在妳們先看看這東西……」

他把兩個布娃娃分給她們看，接着道：「這種布娃娃縫製粗劣，好像不是街上賣的，我想可能是兇手自製的，而一般男人似不會動腦筋縫製這東西，妳們都會女紅，現在妳們仔細看看，然後提供我一些意見。」

崔氏仔細看過布娃娃後，說道：「二哥說得對，這布娃娃雖然縫製粗劣，但針針整齊，綫結也打得好，分明是出自婦女之手！」

月展翼問道：「咱們宅中有沒有這種花布？」

崔氏道：「沒見過。」

月展翼道：「宅中的老媽和婢子們，有誰曾經縫製過布娃娃？」

崔氏道：「這樣的布娃娃誰都能縫製，不記得誰曾經縫製過。」

范氏接口道：「二哥，你莫非懷疑君疇和君瑞是自家人下的手？」

月展翼沒有正面答覆，只說道：「我仔細想過，君疇和君瑞分住東西二庭院，這兩處庭院位居咱們月家的中院，外人不論從何方向潛入宅中，都要經過幾重院落才能到東西二庭院，而咱們月家雖然一向末生事故，平時防範較疏，但我們五個兄弟和井公亮六人警覺性都相當高，若有夜行人侵入宅中，不論來人輕功有多高明，我們應該都會發覺……」

話聲微頓，繼道：「其次，君疇死於床上，可斷定是夜裏遇害的，而君瑞却在柴房後面被殺，而且發現屍體時仍在流血，足證是天亮後遇害的，如果是外人下的手，不可能如此來去自如。」

聽他這麼一分析，她們臉色都變了！

外賊易敵，家賊難防，如果殺害君疇和君瑞的兇手是自家人，那豈不是防不勝防？

他的妻子施氏不禁顫聲道：「展翼，這麼說，兇手是咱們家的人了？」

月展翼搖頭道：「我現在不敢斷定，我只是在推斷而已。」

施氏忽然道：「啊！對了，我想起來了！」

月展翼目光一凝道：「何事？」

施氏說：「去年，月下香曾經縫製一個布娃娃給我們君如玩，你還記得吧？」

月下香是歸他們夫婦使喚的一個侍婢，今年十九歲，長得很標緻，而且讀書識字，是月家衆婢中最特出的一個。

月展翼面色微變道：「不錯，她會縫製布娃娃，不過……她性情很溫順，平時對孩子很好，她會幹出這種事麼？」

施氏低下頭道：「我想也不會，剛才我還看見她在傷心哭泣呢。」

月展翼拿過一個布娃娃，站了起來，道：「妳們且各自回院去，找一找看各人的屋內有沒有這樣的花布，如果找到這樣的花布，趕快來告訴我。」

杜氏、范氏、崔氏施禮而去。

月展翼目送她們走了之後，才回對妻子施氏問道：「我們屋內有沒有這樣的花布？」

施氏搖頭道：「沒有。」

「月下香現在哪裏？」

「好像在她房中。」

「走，我們去看看她。」

「不，展翼，我剛才一時嘴快，其實月下香是個好女子，她絕不可能殺害孩子的。」

「我知道，我只想拿這個布娃娃給她看看，她會縫製布娃娃，說不定能提供我一些意見。」

於是，夫婦倆來到月下香的房門口。

施氏一看房門掩着，便舉手敲門道：「香兒！香兒！妳在不在房中？」

大概不在，沒人應聲。

施氏道：「奇怪，我剛才還看見她哭着進入房中……」

一面說，一面推門而入。

突然，她驚啊一聲，整個人呆了！

次瞬間，她身子一軟，頓告暈厥，月展翼及時扶住她倒下的身子，一面大叫道：「來人！來人！」

幾個僕婢聞聲趕了過來。

月展翼急忙道：「快叫玉虎他們兄弟來！」

不一會，玉虎，玉豹，玉獅，玉象和「月門六絕劍客」都趕到了。

由於又發現君瑞被殺，所以玉象和柳、竇二人沒有立刻動身，玉虎因愛子遇害痛不欲生，也還在家中，他們聽到召喚，情知又發生事故，是以急急趕到。

他們進入月下香的房中，一看月下香的身子正靜靜的吊垂在空中，不禁也呆住了。

月下香竟然懸樑自盡了！

這是怎麼回事？

她為甚麼要自盡呢？

月玉虎很快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他憤怒的吼叫道：「好啊！原來是這小賤人幹的好事！」

不錯，君疇和君瑞兩個孩子若不是她殺害的，她幹麼要自殺？

這分明是畏罪自殺！

這時，月展翼已將昏厥的妻子扶上月下香的床，讓她躺着，他和玉豹合力將月下香的遺體解下，暫時放置於地上。

她的確長得很標緻，是難得一見的小美人，可惜已香銷玉殞，魂歸離恨天了！

月玉獅激動地道：「二哥，她這是為甚麼呢？甚麼原因使她狠下心腸殘殺兩個無辜的孩子！」

月展翼不愧是一門之主，在一日之間連續發生三起命案之後，仍然方寸不亂，鎮常非靜；他只是以沉痛的表情答道：「別忙，目前尚無證據證明君疇和君瑞是她殺的。」

他舉目一掃房間，見無任何可疑事物，乃召來一個老媽子道：「搜她身上！她是咱們月家唯一讀書識字的婢子，不論她因何而自盡，應該有遺書才對！」

那老媽子依言搜摸月下香的身子，果然搜出一封遺書來了。

遺書是這樣寫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可恨翟家三少爺誘我失身於先，復以破壞名節逼我殘殺幼小於後，如今錯已鑄成，悔恨無及，唯有一死贖罪，死後當變厲鬼找彼索命而矣！」

月玉虎激動萬分，又吼叫道：「翟家三少爺！翟家三少爺是誰？」

他因悲痛愛子慘死，滿肚子怒火，看了月下香的遺書，登時暴跳如雷。

本是撲朔迷離的疑案，至此已趨明朗

，月君疇和月君瑞果然是月下香下手殺害的！她失身於「翟家三少爺」，不幸「翟家三少爺」並不是眞心喜歡她，而是先佔有她的身子，然後恐嚇要破壞她的名節，强迫她殺害月家的兩個孩子，她因恐姦情被人所知，一時糊塗而終爲「翟家三少爺」所利用，後來眼看闖下大禍，心中悔恨交加，乃以一死而求解脫贖罪。

現在，留下來的疑問是：翟家三少爺何許人？他脅迫月下香殺害小孩的目的何在？兩個孩子的首級哪裏去了？放置兩個斷頭布娃娃代表着甚麼意義？

月展翼雙眉緊鎖，神情一片嚴肅，他在房中來回蹀了幾步後，突然問道：「月季花何在？」

「小婢在此。」

一個年齡與月下香相彷的侍婢神色惶恐的走入房中，嚇得直發抖道：「老爺，這不干……不干小婢的事，小婢……甚麼都不知道啊！」

月展翼目光如刀逼視着她，沉聲說道：「妳一向和她很要好，無話不談，是不是？」

月季花戰戰兢兢道：「是的……可是……可是小婢沒聽她說過她要殺人呀！」

月展翼把遺書唸給她聽，然後問道：「她跟妳曾經提過『翟家三少爺』這個人麼？」

月季花連連搖頭道：「沒有！沒有！她從來沒說過！」

「要說實話！」

「眞的！小婢可以對天發誓，她從未對小婢說起這個人！」

「也沒說過她愛上一個男人？」

「沒有！沒有！」

「她是否經常偷偷外出？」

「沒有，大約每個月出去一兩趟，說是去探望她的母親，不過每次都曾向主母請准才出去的。」

「妳睡在她隔壁房間，昨天晚上可曾聽到她起床出房的聲音？」

「沒有。」

「可曾看見過她縫製布娃娃？」

「也沒有。」

月展翼眉頭又皺成一團，又開始蹀步沉思起來。

這時候，施氏巳悠悠蘇醒，他便將月下香的遺書遞給她看，然後問道：「她跟『翟家三少爺』的戀情妳知不知道？」

施氏淚如雨下，搖頭道：「沒聽她說過，她一向很溫順，也很自愛，妾身……不大相信她會幹出這種事！」

月展翼又問道：「妳看這遺書上的字是不是她寫的？」

施氏又搖頭道：「妾身看不出，她雖然讀書識字，可是從未見她提筆寫字。」

月展翼問不出一點頭緒，乃下令在場的老媽和侍婢搜她的衣箱。

月下香的衣物不多，都放在三個衣箱中，老媽和侍婢打開衣箱搜了一遍，終於找出了兩樣東西。

一塊與布娃娃相同的花布。

一冊「壓箱」的玩意兒。

所謂「壓箱」，即是「閨房淸玩」；古時女子出嫁時，衣箱底必有此物，是一種精工湘繡的絹冊，繡的是「妖精打架」圖，據說此物除了可以在「閨房」中「淸玩」之外，還有避邪防火的功效——月下香還是個姑娘，何來此物？

老媽和侍婢一見之下，都不禁羞紅了臉，好像觸到了毒蛇般，慌不迭的丟在一邊。

月展翼拿起那塊花布與布娃娃對照，看出果是同一塊布剪下來的，心中巳知月下香確是殺害孩子的兇手，不禁長嘆了一聲道：「眞想不到……眞想不到她會是這樣的一個姑娘！」

一個平日那麼溫順乖巧的侍婢，竟然偷偷與外面一個男人私通，而且還擁有那麼一冊「壓箱」，眞所謂「會咬人的狗不叫」了！

月玉虎憤怒巳極，道：「這個小賤人！這個該死的小賤人！二哥你們夫婦一向待她不錯，她竟幹出這種勾當……」

說着說着，恨得目眦欲裂，恨得眞想把月下香的屍體撕成一片片。

月玉豹問出意味深長的一句話：「二哥，我們鎭江這個地方，可有姓翟的人家麼？」

月展翼面色一變道：「玉豹，此事必須謹愼，否則會釀成巨禍！」

月玉豹冷笑道：「二哥這麼說，想必也巳想到『翟家三少爺』是何許人了？」

月展翼不答，召來老管家月家臣，吩咐他爲月下香準備後事，然後才向四個堂弟和「六絕劍客」一招手道：「你們都到我書房來！」

× × ×

十一人在書房裏坐下，個個神情凝重巳極。

月展翼沉吟了半晌，才向月玉虎說道：「玉虎，月下香是受愚兄夫婦使喚的丫頭，現在發生了這種不幸事件，足證愚兄無能，平日對下人督導不嚴所致……」

月玉虎流淚道：「不，二哥，這不是你的錯，小弟不怪你。」

月展翼嘆道：「照月下香的遺書看來，那個『翟家三少爺』居心陰毒至極，他引誘月下香失身於他的目的，竟是要利用她來殺害我們月家的孩子……」

月玉豹冷冷一笑道：「把我們月家的下一代殺光了，他們翟家便可君臨武林，雄霸天下！」

月展翼眉頭一皺道：「玉豹，天下姓翟的不只他們『江北第一家』一家人，現在我們不能一口咬定是他們翟家幹的！」

月玉豹憤然道：「除了他們『江北第一家』之外，還有哪家姓翟的有理由殺害我們月家的孩子？」

不錯，江南第一家和江北第一家是武林兩大世家，合稱武林雙巨擘，一在鎭江一在江都，剛好隔江遙遙相對，兩家的勢力和聲譽一直不相上下，雖然數十年來相安無事，但無形中巳成對立之勢，這是人人知道的事。

這兩個稱雄武林的世家，只要有一家沒落，另一家即一枝獨秀，可雄霸天下。

現在，一個姓翟的「翟家三少爺」引誘月家的美婢月下香失身於他，然後逼她殺害月家的孩子，除了「江北第一家」之外，還會有誰？

月玉獅咬牙切齒道：「二哥，玉虎哥

說的沒錯，這必是他們幹的好事！」

月展翼神情嚴肅巳極，道：「可是，愚兄感到不解的一點是：如果這是他們翟家的一項陰謀，他怎麼肯讓月下香知道他姓翟？他使用一個假姓不是更安全？」

月玉豹道：「他認定月下香不會說出來，或者月下香先巳知道他是翟家人！」

月展翼抬目釘視他道：「如果你是翟家的人，如果月下香先巳知道你是翟家的人，你敢利用她來進行這項陰謀麼？」

月玉豹爲之語塞。

月玉象道：「那麼，二哥認爲這不是他們翟家幹的了？」

月展翼點點頭道：「我猜想這可能是一項陰謀，其人企圖挑撥彼我兩家進行火併，然後他便可坐收漁人之利？」

井公亮等表示同意他的看法，微微點頭。

月展翼道：「所以，假如我們就此莽莽撞撞的向他們翟家大興問罪之師，豈不正好中了那人的詭計？我們月家和他們翟家一旦干戈相見，將會造成甚麼樣的後果，你們應該想像得到吧。」

月家與翟家一旦干戈相見了，那將是可怕的二虎相鬥，其結果是非常嚴重的。

井公亮問道：「那麼，掌門人打算怎麼辦？」

月展翼道：「原定行動取消，由我單獨去江都拜訪翟鳳翔，先把事情弄明白再說。」

井公亮一怔道：「掌門人單獨一人前去，萬一確是他們翟家所爲，那……」

月展翼道：「不用替我担心，到目前爲止，月、翟二家尙無交惡情事，翟鳳翔對我當會以禮相待，萬一眞是他們幹的，他們對我有不友善的行動的話，我有把握全身而退！」

語聲一沉，冷笑道：「那時節，我們就可以爲兩個孩子報仇，放手跟他們幹一幹了！」

月玉豹說道：「二哥，小弟跟你一道去。」

月展翼道：「不，我們月家人行事光明磊落，要做得漂漂亮亮才成！」

月玉豹道：「可是，萬一他們不要臉，不顧一切的把二哥留下——」

月展翼面露冷笑截口道：「我剛才說過了，我有把握全身而退。」

井公亮道：「爲防萬一，我們六人隨掌門人一道去江都，但不入翟家，在附近準備接應如何？」

月展翼搖頭道：「不必，現在最要緊的不是我個人的安全，而是我們月家衆多孩子的安全，依我判斷，不論歹人是翟家人或別的武林人物，他必不以此爲滿足，他很可能還會繼續害我們的孩子，所以你們必須留在家中保護孩子們的安全。」

說到此處，停頓了片刻，然後又以嚴肅的口吻說道：「我走之後，一切事務暫由井師兄代理，萬一我眞有不測，掌門一職由玉虎接替，最重要的一點還是要保護全宅婦孺的安全，不論發生甚麼事，都等我回來再作定奪！」

× × ×

次日，月展翼隻身渡江，北上江都。

江都就在鎭江對岸以北四十里處，是有名的繁華之地。

鎭江是很著名的地方，江都也是很著名的地方，而鎭江有個「江南第一家」，江都也有個「江北第一家」，這是巧合？還是有意的對抗？

月展翼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只記得「江南第一家」，聲譽鵲起十年之後，「江北第一家」才開始爲人所知，如今的掌門人還是當初「成家立業」的翟鳳翔——劍破九重天的翟鳳翔。

此老年巳七十以上，雖然早巳告老在家，但直到目前爲止，他仍是中原武林劍術造詣最高的人物。

他生有五子三女，五子名叫北金，北銀，北銅，北鐵，北錫，合稱「翟家五金」——因爲金、銀、銅、鐵、錫合稱「五金」之故！

這五兄弟在江湖上的名氣，就如月展翼，月玉虎，月玉豹，月玉獅，月玉象一樣的響亮。

翟家三少爺會是翟北鐵麼？

他巳是四十歲以上的中年人，而且巳有妻室，月下香會愛上這麼一個人麼？

月展翼不大相信，這就是他決定前往「江北第一家」一查的原因。

由鎭江渡過長江而至瓜州，還要步行三十餘里才到江都，這段路上人烟稀少，頗爲荒凉。

月展翼是月家掌門人，此番以掌門人的身份去拜訪翟鳳翔，自然不便携帶武器，不過他仍然有了準備，身上有一把匕首和一袋梅花針。

月家以「眉月刀」聞名於世，月展翼不但盡得乃父眞傳，而且旁涉其他武技，暗器尤爲拿手，一手梅花針巳到出神入化之境，所以雖然未携帶月家的獨門武器「眉月刀」，他並不心慌。

他一路健步如飛，這天晌午時份，巳然趕到江都，先在一家酒樓塡飽肚子，順便向店小二打聽一些翟家的情況，便到翟家投刺拜訪。

翟家坐落城西長福街上，是一座氣派非凡的巨宅，門口立着兩隻石雕麒麟，門楣上橫懸一匾，寫着龍飛鳳舞的五個大字：江北第一家。

門房接得月展翼的名刺，一看竟是「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哪敢怠慢，連忙飛也似的入宅通報。

劍破九重天翟鳳翔正在飯廳與五個兒子進膳，聽到報告，不禁面色一變道：「怪事，他來幹嗎？」

他巳是個古稀老人，頭髮幾乎都白了，但滿面紅光，不見一點老態，一對精眸更是烱烱有神，威儀懾人。

此老早年憑着手中一柄長劍打遍天下無敵手，曾經在一日之間大破橫行北方綠林的「九重天」匪寨，擊殺了九個武功高强的匪首，因此赢得「劍破九重天」的稱號，其一身劍術造詣巳達爐火純靑的境界，數十年來尙無人能出其右。

因此，雖然他的「江北第一家」崛起較「江南第一家」晚了十年，但在他們的心目中，並不認爲月家的武藝超過他，他認爲劍爲兵器之王，月家的眉月刀雖然厲害，畢竟刀不及劍，在武學上劍的地位是高在刀之上的，只不過他爲人正派，而月

技擊叢談

鐵骨遮門刀

嚴霜

一般人閱讀武俠小說，很容易就看到空手奪白刃這麼一句，事實上眞的徒手跟一柄彈簧刀作戰，那是相當困難的，誰也沒有把握奪取對方的一柄小刀，假如換過一個情形看，抓住一柄「鐵骨遮」跟持刀的人作戰那就大有把握擊倒他。

雨傘有許多種，有用油紙製成的雨傘，有用木柄加上鐵骨以及一塊布製成的雨傘，又名雨遮，此外就是縮骨遮了，那種縮骨遮可收可放，收回來的縮骨遮變成一條短棒，可以用來跟任何一種武器作戰，假如必須用雨傘跟一柄小刀作戰，最佳的一種雨傘就是「鐵骨遮」，因爲這種遮的遮尾尖，遮頭稍爲曲，好像一個鈎，遮頭遮尾都是武器。

現時我告訴你如何用鐵骨遮跟小刀交手，假如一旦遇到歹徒，對方發動攻勢，握的是一柄刀，那種刀的長度不會超過十四寸，即是牛肉刀之類，充其量只是西瓜刀，仍是一尺多些，故此，鐵骨遮的戰鬥對象，應該是彈簧刀或西瓜刀。

鐵骨遮的優點就是體型較長，缺點就是它沒有一把刀鋒那麼快，不過，它有一個特徵，遮頭遮尾都可作戰，這是別種武器所缺少的，有許多人以爲遮尾較尖，用遮尾向對方胸腹之間刺過去，十分厲害，防不勝防，殊不料向敵人當胸刺出的時候，自己的身體也跟他十分接近，非常危險，稍爲不愼，就吃了一刀，由於兩個人的身體已經接近，距離不過一兩尺，吃了一刀，可能因此喪命，用鐵遮骨跟彈簧刀作戰，切勿施展這一招，準確的一種打法就是利用遮頭略爲曲起之處的一個鐵鈎，假如這個鐵鈎敲擊在對方持刀之手，不管打在腕背，抑或打在手掌，他就發生劇痛，刀子也跌下來，雖然用鐵鈎勾住對方的頸，或者勾住對方的小腿，都有機會打贏，但卻有危險的成份遠比不上離身作戰，即是說，揸住鐵骨遮跟一柄刀苦鬥，首先就要盡量增加距離，使他持刀搏擊，迫於向前推進，那時就可以乘機敲擊他的手腕或手掌，全部戰鬥以對方的右手爲主，沒有擊中他的持刀之手，不宜輕舉妄動，冒險刺他軀幹的中部，那是頂重要的一件事。

爲了襲擊他的右手，應該盡量走到他的右邊去，假如站在他的左邊，那柄刀子可以從上下左右幾個角度衝刺過來，那是很危險的，當然是站在他右邊好些，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一定要盡量利用步法，忽左忽右，暫時不要跟他交手，直到靠右爲止，甚至跟他正面作戰也不要緊，下邊偷步走向右邊去，跟住用鐵骨遮伸到前面去，對準他的手，而且把遮頭伸到前面，切勿把遮尾伸過去，隨時可以用遮頭的勾去鈎他右臂，那時就不必打擊他持刀的手腕亦可取勝，原因是手臂上半截給鐵器敲打之際，一定發生痛楚，握刀的下半截手臂也感覺遲鈍，那時立刻可以乘機出擊，記得這一點，用遮頭敲打對方手臂的時候，不必把它反轉過來，改用遮尾衝刺，只是用脚去踢他左脚或右脚的腿彎好了，這些地方一旦受擊，整個人站不穩，必然倒下來，到時你就可用遮骨尾向他肋骨刺去。

鐵骨遮的遮尾比較普通的遮尖銳多少，用它刺向對方肋骨，可能插中兩條肋骨的中間，一刺就傷，向敵人中部衝刺，是很危險的，如果設法避過他的右手，向他右邊肋骨刺去，就算刺不中，也不會因此吃一刀，故此，絕無危險可言。

上述動作包括三點，最重要就是把攻擊的目標集中在持刀的手，如果無法戰勝他的右手，根本上就更加無法刺中他的身體。第二點，爲了避免那柄刀，應該盡可能繞到右邊去，能够繞到他背後，那就更好。第三點，不管任何時期，將遮尾向他左脇或右脇刺去，刺中肋骨，一招打贏。

如此進行之際，仍要當心他飛出那一柄刀來，有些人練習過飛刀，不管彈簧刀或者牛肉刀，都可以脫手飛出，如果他覺得無法取勝，也許他突然以飛刀的姿態出現，故此，握住鐵骨遮的手，要非常敏捷，他剛剛擺出飛刀的模樣，就要把鐵骨遮打開，好像籐牌似的擋住它。

鐵骨遮還有另外一個絕招，叫做「蜂尾劍」，這一招就是日本盲公勝新太郎經常施展的絕招，他握的短劍，往往跟敵方交手之際，好像向前逃跑，忽然站定脚步，敵人追過來，剛剛給他一劍刺死，那一劍就是馳名的蜂尾劍，由右邊腋下標到背後出一刺就傷，根本上鐵骨遮的體形較爲細小，十分輕便，如果在奔走當中然後刺去，這一招蜂尾劍，在背後窮追上來的人，就會身受重傷，因爲遮尾又尖又硬，刺中軀幹中部胃囊或肝臟之類的要害，便即倒下來，使用這一招，絕不容易，一定要經常苦練，除了脚步要快要密，還要懂得在奔走當中側耳傾聽對方追上來的脚步是否迫近自己，太早或太遲施展這一招，俱是無濟於事的，故此，它仍是險招。

爲了誘敵進攻，突然反擊，不一定施展蜂尾劍這一招，還可以施展連環殺手的另外一招，握着遮尾，改用遮頭，忽然轉身向對方右手握刀之處纏鬥，務求擊中他的手掌或手腕爲止，這一招必須又快又狠，而且有胆連環出擊，由於鐵骨遮比彈簧刀長得多，猝然反攻持刀的人大吃一驚，就此打輸，亦未可料，就算無法打贏，施展這一招之後，立刻飛奔，對方不敢再追過來，也是一個辦法。

最後該順筆談談縮骨遮，表面上看來，這一種雨傘的形狀細小，遮頭遮尾不够尖銳，鬥不過持刀的人，實際上他仍有機會取勝的，但要記得這一點，必須把縮骨遮收藏起來，使它看來好像短棍，然後有把握打贏，如果你把它開到盡，作爲雨傘使用，那就毫無優勢，輸的成份居多。

用縮骨遮跟彈簧刀作戰出擊，或者反手出擊去打擊對方持刀之手，如果他發狂般衝刺過來，便要連續退後，又退又閃，使他覺得無可捉摸，假如他突然發招，把一把刀子衝得太遲，便有可能給你用縮骨遮打中手腕，一招打贏。

家的創始人眉月神刀月瑋也是一位俠譽頗著的人物，故幾十年來兩大世家尚能英雄相惜，相安無事。

但兩家一向鮮少往來，故若論友誼交情，可就很淡了。

現在，翟鳳翔一聽月展翼投刺拜訪，不免大感意外，想不通他所爲何來。

他的長子翟北金微微一皺眉道：「爹，月展翼一向傲得很，他今天突然到訪，必有重大的事故。」

翟鳳翔輕嗯一聲。

他坐着不動，似在考慮如何接見月展翼。翟北金起身道：「我去請他進來。」

翟鳳翔道：「不。」

翟北金一怔道：「爹不接見他？」

翟鳳翔接道：「不是，他雖小爲父一輩，但既是『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爲父理應親自出去迎接，否則便是失禮。」

他緩緩站起，接着道：「不過，你們也可以跟爲父一起去見見他——走吧！」

於是，父子六人一起出迎，來到大門口，翟鳳翔不亢不卑的向月展翼抱拳一拱道：「老朽不知月掌門人駕臨江都，有失遠迎，失禮得很。」

月展翼彬彬有禮的一揖道：「不敢，展翼冒昧造訪，幸勿見怪。」

翟鳳翔哈哈笑道：「好說，好說！月掌門人肯到江都，是老朽最大的榮幸，快請進吧。」

賓主一起入宅，進入客廳坐下，翟鳳翔逐一介紹自己五個兒子和月展翼見面，他的五個兒子年紀都比月展翼大，但因身分不同，他們只得以晚輩之禮拜見，然後一排侍立於其父身後。

僕人奉茶過後，翟鳳翔立刻開門見山的問道：「月掌門人今日駕臨舍下，不悉有何賜教？」

月展翼長嘆一聲道：「月家不幸，昨日一連發生三起命案，死了兩個孩子和一個丫頭……」

當下，便將經過情形說出，然後把月下香的遺書交給他看。

翟鳳翔看過遺書之後，神色遽變道：「月掌門人莫非認爲『翟家三少爺』是我們翟家之人。」

月展翼道：「不敢，展翼猜想此事恐係歹人移禍江東之計，但遺書中既有此『翟家三少爺』五字，展翼只好不揣冒昧前來一詢。」

翟鳳翔臉色變得很難看，冷笑道：「當今天下，姓翟的應該不只我們這一家人吧。」

月展翼先將他手上的遺書奉回，然後答道：「當然，展翼此來，只是想查一查，未敢認定這『翟家三少爺』即是府上之人！」

翟鳳翔聽他這麼說，倒不便發作，只正色道：「我們翟家人忝爲武林一脈，雖不敢說頂天立地，但幾十年來在老朽的治理之下，小兒等人尚知潔身自愛，從不敢胡作胡爲，這一點武林朋友都知道。」

月展翼客氣地說道：「是的，翟掌門人家教極嚴，此事在下素所深知，但遺書上所稱『翟家三少爺』指的並非令郎，而是……」

翟鳳翔面色又變道：「是誰？」

月展翼轉望翟北金，微微一笑道：「北金兄，在下剛在城中打聽過，據說北金兄生有三子，而城中皆稱呼令郎爲『翟家大少爺』，『翟家二少爺』『翟家三少爺』而不名，是不是呢？」

翟北金變色道：「不錯，他們是這樣稱呼小兒三人，月掌門人認爲遺書上的『翟家三少爺』即是指小兒而言？」

月展翼道：「目前，在下不願作此武斷，只希望北金兄請出令郎讓在下見上一見，問他幾句話，這點要求，北金兄諒能接受吧。」

翟北金面上閃過一抹不安之色，答道：「小兒月初出門，至今未返……」

月展翼一眼不瞬的凝重望着他，似想「看透」他這句話的眞實性，微笑道：「他一個人出去的？」

翟北金生硬的一點頭道：「是的。」

「去了何處？」

「他說要去杭州玩玩。」

「嗯，聽說令郎三少爺人生得英俊，而且風流倜儻，極得人緣……他有沒有說何時回家？」

「他說……」

「北金兄，此事關係重大，請你據實回答。」

「他原說七月十五日之前回家，不知何故至今未返……」

月展翼微微一笑，起身道：「既是如此，想必這兩天可回，在下便在江都等候幾天，一俟令郎返家，再來拜訪便了。」

語至此，向翟鳳翔拱手一揖道：「告辭。」

轉身便欲離去。

翟鳳翔冷冷道：「慢着！」

月展翼回身笑問道：「翟掌門人有何指教？」

翟鳳翔緊繃着臉，很嚴峻地道：「月掌門人請聽着，老朽那孫兒絕不會幹出那種事。」

月展翼笑了笑道：「是麼？」

翟鳳翔光火道：「不錯！」

月展翼含笑道：「常言道『母生九子，連母十條心』，翟掌門人怎敢如此肯定呢？」

翟鳳翔冷笑道：「他是老朽的孫兒，他的品行如何，老朽最了解。」

月展翼道：「剛才展翼說過了，遺書上所指的『翟家三少爺』是不是他，展翼也不敢武斷，是與否還是等他回來再說的好。」

翟鳳翔道：「月掌門人見到老朽那孫兒時，就能斷定他是不是唆使月下香殺人的兇手？」

月展翼道：「也許可以。」

翟鳳翔冷冷一笑道：「好，但是在此之前，月掌門人請聽老朽一言，第一，如無眞憑實據，老朽不接受這個指控，第二，那封遺書是否爲尊府月下香所寫，亦是值得懷疑的一件事。」

言下之意，是指那封遺書可能是月家人所僞造的證據，目的是藉此對他們翟家興兵。

月展翼當然明白他的意思，心中不禁有氣，但他仍不願在此時此地發作，只淡淡一笑道：「翟掌門人也請聽展翼一言，

第一：被殺害的是我們月家的兩個孩子，天底下不會有人製造糾紛而殺害自己的孩子，第二，我們月家在武林中的聲譽和地位並不比人差，犯不着如此。」

一拂衣袖，轉身走了出去。

× × ×

江都是個繁華之地，每天華燈一上，城中即呈現一片熱鬧的景象，這因為江都頗多富商，一到晚上，各酒樓茶肆或秦樓楚館酬酢者多之故！

而這時候月展翼却獨自坐在城中一家客棧的一間上房之中，正在燈下書寫一封信。

信剛寫好入封，房門外正好有人在敲門。

「誰？」

月展翼起身過去開門。

一個青年步入房，立刻向月展翼倒身下拜道：「弟子賀世杰，參見掌門人。」

月展翼含笑說道：「不用多禮，你請坐。」

他掩上房門，即拉着賀世杰一起坐下，含笑道：「下午我去府上，令尊說你不在，聽說你最近在跑單幫？」

賀世杰恭身說道：「是的，弟子下駟之材，學藝難精，自知難有出息，只好棄武而從商，不知掌門人蒞臨江都，迎駕來遲……」

月展翼搖手打斷他的話，笑道：「世杰，你智慧原本不差，可惜人太拘謹，因此練武進境較慢，不過今天我見過令尊令堂，發現你雙親年紀都大了，你又是獨子，棄武從商對你也許更好。」

賀世杰難為情的笑笑道：「是的，家父一直反對弟子練武，為此辜負了掌門人的厚愛，弟子覺得很慚愧，好在自去年返回江都之後，弟子從不敢告訴人曾入『江南第一家』練武……」

原來，這個青年曾經一度是「江南第一家」的門徒，後來，因為家人反對，加上進境太慢，乃半途而廢，回家從商，他說從不敢告訴人曾入「江南第一家」練武，語意是沒有利用「月家弟子」的名頭在外招搖撞騙，沾汚了「江南第一家」的聲譽。

月展翼聽了哈哈笑道：「世杰，你別誤會，我找你來是想託你辦一件事。」

賀世杰欠身道說：「是，掌門人請吩咐。」

月展翼把信交給他，說道：「我有事須在江都停留數日，你能否立刻動身趕去鎭江，將此信交給我堂弟月玉虎。」

賀世杰道：「好的，還有別的麼？」

月展翼道：「沒有了。」

賀世杰把信納入懷中，起身道：「那麼，弟子這就動身，趕得巧的話，明天晚上即可回來見掌門人。」

月展翼站起送他出房，一面問道：「你跟祝靜峯常見面麼？」

賀世杰道：「不常見面，他知不知道掌門人來到江都？」

月展翼道：「下午我去找過他，他也不在，不過我已留下話，等一會他可能也會來見我。」

賀世杰道：「他比弟子有出息，現在衙裏當捕頭，名氣很大哩。」

月展翼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世杰，包子有肉不在摺兒上，在我看來，你也很有出息！」

賀世杰走後不久，祝靜峯也到了，他是個三十來歲的青年，穿着一身便服，像賀世杰一樣，一見面即倒身下拜，執禮甚恭。

月展翼引他入房坐下來，笑問道：「靜峯，你出身月家，如今在江都當捕頭，翚家人對待你如何？」

祝靜峯答道：「回掌門人的話，弟子在此當捕頭，與翚家人並無衝突。」

月展翼說道：「你對翚家觀感又如何呢？」

祝靜峯想了想，才答道：「翚家在江北名氣很大，還好他們全家人都能明辨是非，並無仗勢欺人之事，掌門人問這個幹麼？」

月展翼不答，又問道：「翚北金有三個兒子，人稱『翚家大少爺』，『翚家二少爺』和『翚家三少爺』，你認不認識他們？」

祝靜峯回答道：「曾在酒樓見過面而已。」

「那個三少爺的多大有年紀，品行如何？」

「他名叫慧龍，才二十出頭，人長得很俊秀，聽說他們三兄弟中他的智慧最高，根骨最佳，所以成就亦最大，不過在弟子的印象中，他是一個風流成性的公子哥兒。」

「有無劣行？」

「除了常常涉足風月場所之外，倒沒聽說過有甚麼不良的品行。」

「最近有沒有見到他？」

「沒有。」

月展翼將家中發生小孩被殺的事情說出，然後又將今天去拜訪翚家的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祝靜峯大驚失色道：「翚家三少爺他……會幹出這種事？」

月展翼道：「現在還不能確定是他幹的，不過他既生性風流，未嘗沒有可能，所以要查一查。」

祝靜峯驚疑不置道：「如果眞是他幹的，那麼此事必非出自他個人的行為，而是……」

說到這裏，面色一變，因為他已想到兩大武林世家一旦翻臉成仇，那將是一場武林浩劫，其後果是非常可怕的。

月展翼嘆氣道：「當然，此事如是他幹的，必然不僅只是他個人的意思，而是他父親和祖父授意的，目的當然是要使我們月家無後沒落，這樣他們『江北第一家』即可稱雄於天下！」

祝靜峯滿臉凝重。

「靜峯，你覺得如何？」

「這個……」

「不要顧忌，把你心中所想的說出來吧。」

「是的，弟子覺得翚家人似乎不致於幹出這種卑鄙下流之事，退一萬步說，他們眞有這個野心的話，也只能偸偸摸摸的進行，怎麼敢讓月下香知道他是翚家的人呢？」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逕赴不樂島　吉凶未能卜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任三陽陷入高桐的「六光陣」中，兩隻猴子也因要搶救主人而被高桐殺死當場，任三陽拚命對敵，但終於不敵，正危急之時，藍衣人又突然出現，救了他一命，高桐見狀又和藍衣人拚命，但藍衣人身手奇高，幾招下來，任三陽對藍衣人的高招已心服口服，何況還救過他一命，在陣勢中打鬥，任三陽因對陣勢不明瞭，虛實難分，幸得藍衣人在旁指點，才避過一次又一次險招，高桐此時恨透了任三陽，又命令擺陣侍候，誰知任三陽在藍衣人指點下，一招劈死高桐的一名手下……

高桐眼前糾合六名弟子所施展的這個劍陣，名叫「七巧連環陣」，一經施展開來節節相扣，任三陽在藍衣人指使之下，雖然只施展了一招，却是微妙相關，非但當場斃了一名弟子，連帶着使得這個陣勢也將為之瓦解，迫得高桐等六人不及發招，便已敗陣！

高桐盛怒之下，一聲怒吼，叱道：「老小子，我宰了你！」

話聲出口，即見他身子一連閃了兩閃，其勢極快的已然來到了任三陽正面。

任三陽一招得手心中大喜，見狀不待藍衣人出言指示，隨即一擰右手鐵筆「毒蛇出穴」，陡地向着高桐前胸扎去！

高桐一聲冷笑，左手一擋，五指箕開，驀地向着對方判官筆的筆桿上抓去，「噗！」一聲抓了個正着。

「老小子，你還想逃麼？」

嘴裏叫着，掌中一口長劍猝然向前一遞，已經貼在了鐵筆的筆身之上！

任三陽大吃一驚，慌不迭向後就退。

高桐身子向前一緊，決計不放他逃開，掌中劍倏地捲起銀龍般地一道白光，直取任三陽面首。

這一招劍法稱得上既狠又毒，任三陽只為了不肯兵刃脫手，想不到為自己帶來了無限殺機！這時候再想閃躲那裏還來得及!?

總算他命不該絕！

就在這危機一瞬間，只聽得「叮！」一聲脆响，一枚小小像是制錢樣的暗器，由側面飛出，不偏不倚的正好擊中在高桐劍鋒之上！

不要小看了這小小一枚制錢兒，其力道端的是驚人已極！高桐那麼猛烈的劍勢，竟然在此一擊之下當場緩得一緩，一條人影，帶着藍衣人疾若飄風的身子，驀地來到了眼前現場！

落身，出手！只一招已制住了高桐的劍鋒！

藍衣人想是決計要給高桐一個厲害，左手一經拿住對方劍鋒，右手判官筆已飛快點出，直向高桐眉心間點扎了過去！

高桐冷笑着，左手倏起，用掌邊向着判官筆上用力封了過去！

無奈藍衣人這一招原是誘敵的招式，不容高桐的手掌遞實，驀地向後一收判官筆，緊跟着向外一吐，這一吞一吐有個名堂叫做「分花弄影」，高桐識得厲害，無如招式已用老了，想要即時抽回左手那裏還來得及？

猛可裏，任三陽叱喝道：「小心！」

一條人影，翩若游龍，霍地自空而降，現出了身着紅色法衣，長髮披散的風來儀來。

風來儀的親自出手，顯示着她決計要給這個幪面的藍衣人一個厲害！

名家身手，畢竟是不同於一般！

隨着她下落的身子，一隻纖纖白皙瘦手，有如雲龍探爪，直向着藍衣人判官筆上抓了過去！同時隨着她猝然落下的身子，形成了一股絕大的風力，連着她整個的身勢，泰山壓頂般直向藍衣人當頭直壓了下來！

藍衣人左手驀地向空中一揚，發出了大股掌力，雖然這樣，亦無能承當風來儀

泰山壓頂的勢子，迫使得他不得不轉移陣地！

「走！」

隨着藍衣人嘴裏的一聲喝叱，左手下盤，已托在了任三陽的後背，驀地向外一送，已把任身子推得一個踉蹌向外跌出！

藍衣人的走勢美固然是美，險也險到了極點，身子方經閃開，風來儀已挾着雷霆萬鈞之勢自空中陡然直落下來。

隨着風來儀的下落，一蓬燈光，直向藍衣人等二人身上照射過去——事實上眼前早已形成了一片光海，四面八方數不清的燈光，在風來儀身子站定之後，全數都已向二人身上集中過來！

「哼！這一次看你還怎麼跑？」

——風來儀一雙光華畢露的眼睛，緊緊的向藍衣人逼視着，同時手上的玉拂塵揮了一下，密集的燈光頃刻間便熄滅了一多半，僅僅只剩下了四點亮光，分別由四個不同的角落，向二人照射着。

藍衣人的表情不得而知，只是那雙光華內蘊的眸子絲毫也不會有「示弱」的表情！

顯然他發覺到，風來儀眼前這個陣勢有些特別，一時看它不透！

「說吧，你到底是誰？」風來儀深邃的目光在他身上轉着：「我們以前見過面麼？」

藍衣人看了她一眼，先不答理她，身子猝然向左面一個快速轉動，搶先在一個位置上站住，然而，奇怪的是當他脚步站定之後才發現到眼前的燈陣竟然隨着他的轉動也有了改變，四點燈光依然分自東南西北四個方位把他緊緊照住！

敢情眼前這個陣勢，大不簡單。

風來儀輕輕哼了一聲道：「我不妨告訴你，這個陣勢是出自我多年苦心，精心設置，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一個人能够破得了它，你可要試試看！」

藍衣人一面暗自用心察看，一面點點頭道：「我當然要試試看？」

風來儀一笑道：「很好，如果你破得了這個陣，你大可自由來去，我保證這裏不會有任何人對你阻攔，只是如果你破不了這個陣，哼——只怕你們二位可就有性命之憂！」

藍衣人一聲朗笑道：「好！我們就這麼說定了，風島主妳就請出招吧！」

風來儀笑了一聲：「我再告訴你一聲，這個陣勢由我親自主持，你所遭遇的主要敵人當然也就是我，你很難破得了，中途如果自知不敵，只要招呼一聲，我或可對你網開一面！」

「多謝盛情，」藍衣人冷竣的口音道：「妳的確是太照顧我了！」

風來儀又是一聲冷笑，手中玉拂塵往空中一揮，只見眼前驀地燈光大盛，緊接着又是一黯，一明一暗間風來儀身形已然消失！

藍衣人木然直立着，左右顧盼了一下，驀地退向任三陽身前！

任三陽咬牙切齒道：「這個娘兒們欺人太甚，鵝就是不信她這個陣——」

話還沒說完，已爲藍衣人凌厲的目光所止——他雖然臉上戴着面罩，可是露在面罩內的一雙眸子却是炯炯有神，異樣的靈活，雖然相處片刻，任三陽却對他目神的傳達頗能領會，這時在他的眼神兒傳達之下，便立刻緘口不言！

爲了怕話聲外洩，雖然二人對面站立着，藍衣人依然用傳音入密的口音向他發話——

「你記住！無論對方來勢多猛，你都不可移動！」

一面說時，藍衣人遞上了他手裏的判官筆，任三陽接筆在手，雙筆在握心胆頓時爲之一壯。

藍衣人又道：「風來儀有我對付，你只要不亂陣脚，敵人對你無可奈何！」

任三陽點點頭道：「鵝知道了！」

話聲才住，一股極大的壓力，驀地直襲了過來！

任三陽還沒有攪清楚是怎麼回事，半驚半嚇的向後一個踉蹌，却吃藍衣人一隻手掌抵在了背上。

「你忘了我怎麼關照你的？」

任三陽一驚之下才明白過來，身子一挺，站直了身子，那股絕大的內力，遂即呼嘯着撲面而過，敢情又是一次虛驚！

經此一來，任三陽更加深了對藍衣人的欽佩，自己對自己的妄動甚爲羞愧！活了大把子年歲，經歷了半輩子，想不到事到臨頭竟然是樣樣無知！任三陽心裏老大的不是滋味！這一剎的羞愧可就不再用提了。

藍衣人安置好了任三陽，不得不提高警覺，全心全力來應付風來儀的進攻！

——事實上風來儀無時無刻都在他身邊對他監視着，雙方都心存必勝，出手更爲愼密，以期一發即中，絕不與敵人緩手之招！

藍衣人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已大致對於眼前陣勢有了初步的認識，對於風來儀的這個陣勢，他不得不由衷的欽佩，的確是愼密週詳，不可思議！

大敵當前，藍衣人休敢心存怠慢，隨着他一連三數個騰縱，落身在一堵花石正前！

他身子方自落下的一剎，驀地當前人影一幌，風來儀有如鬼魑般地已來到了眼前——這一剎兩盞孔明燈光突地亮起，匹鍊般的燈光直向着藍衣人面前射到。

——這般强光奪目，突然事出意外的來到，眞正給人以恐怖凌厲的打擊！

尤其厲害的是，風來儀的待隙而臨！

像似一陣風，就在强光照向藍衣人面上的一剎，風來儀的身子已陡然來到了面前，右手長尾玉拂塵霍地向空一揚，炸出了千縷銀絲，有如萬箭齊發直向着藍衣人面門射來！

這一手尤其是配合着眼前的時間，便格外顯得殺氣盎然，以風來儀那般內力，這柄玉拂塵上所炸開的千縷銀絲，縷縷都有如鋒利的鋼針，不要說藍衣人的整個臉面，即上胸雙肩，亦全在威力照顧之下！

藍衣人冷笑一聲，他的一雙眼睛已無能在如此强光照射之下視物，可是憑着他敏銳的感觸，以及心理的臆測，已可知道對方出手的方位，隨着他右手揮處，一口緊束腰上的如意軟劍，已然離鞘拔出！

「嗆啷啷——」

拂塵上的千條銀絲，猝然間與雪亮的

寶劍劍身交纏在一起，一個往上面擋，一個往後面抽，兩股力道運施下，頓時拉了個筆直！

以風來儀與藍衣人那般功力之人，加諸在這兩件兵刃上的力道何止萬鈞？

他們顯然並非有意在力道上來決勝負，是以在一度較力之後，風來儀身子猝然向前一欺，一聲喝叱之下左手已閃電般地向前探出，兩根手指分開着，直向藍衣人兩隻眼睛上點來！

藍衣人身子猝然向前一探，風來儀的雙指帶着强勁的風力，貼着他的髮際滑了過去，眞是險到了極點！

藍衣人心裏明白，眼前情勢對自己極爲不利，第一件難以克服的即是當前的强光射臉，如不能儘快的脫離現場，轉移陣地，決計萬難逃開風來儀閃電般的連珠攻勢！

這一剎短兵相接，其勢之凌厲眞是難以想像，風來儀似乎也已動了眞怒，決計要把對方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神秘人物拿下問罪！

——只是在一連兩招閃電進攻之後，她不得不心裏承認；對方這個神秘人物簡直比她事前所估計的還要厲害的多，正因爲這樣她就更不能放過了對方，一面右手運勁拉住了對方寶劍，左手霍地向後一帶，用「分花拂柳」手法，直向藍衣人後脊項間拍點了過來！

休要小看了這一回手招式，透過她尖尖五指，藍衣人背後三處穴道均在她指力控制之中，以風來儀之指力，不要說眞的被她擊中，就只是力道掃上一些，也只怕當時就將要閉了穴道！

藍衣人胆敢以身犯險，當然不是易與之輩！

「好厲害！」

三字一經喝叱出口，身形翩若游龍的翻了過來，不等他身子完全轉過，右手已一掌擊出。

兩隻手掌幾乎已經接觸的一剎間，風來儀倏地向後一收，冷笑聲中，身軀翩若驚鴻般地拔空而起！

藍衣人其時尚不能適應加諸面端的强烈燈光，他却知道這一剎是自己最關緊要的要命關頭，雖是眼前金星亂冒，不辨東西，却不敢在原地滯留片刻，右足一勾，飛快的向側面旋身而出。

可眞是險到了極點，就在他身子旋出的一剎間，風來儀已如飛鷹搏兔般的直撲了下來！

藍衣人因爲有見於先，雖在雙目不視的情況之下，逃開了對方極具威勢的一式殺着，却亦禁不住驚出了一身冷汗，風來儀一隻纖纖右手，緊緊擦着他的後背滑了下去，表面上留下了一道口子，連帶着肌膚上也留下了一道血痕！

藍衣人鼻子裏哼了一聲，就地一個倒折，把身子第二次挪開一旁——果然就在他身子方自轉出的瞬息之間，無數燈光倏地全數直向他方才站立處聚集過來，燈光照射下更可見風來儀一式漂亮的凌空下擊之勢——只可惜這一次她撲空了。

藍衣人顯然由於方才的受辱，心中大爲憤恨，見狀那裏肯放過這一剎良機，足尖點處，捷若飄風的已猛襲了過去，右掌探處「金豹露掌」一掌直向風來儀背上抓去！

風來儀足下一個前蹌，猛地轉過身來，兩隻手掌「噗」一聲就空交接一起！

這一次他們雙方都用足了力道，兩隻手「噗！」地一經交接，却有如彈簧般地霍地彈了開來，一個鷹飛，一個兔滾，雙雙向兩邊分開！

然而，這只是另一次交鋒前的短暫緩息，緊接着兩條人影驟然間的又自合到了一塊，玉拂塵嗖嗖盤空，劍光影寒光閃閃，一瞬間已對拆了十五六招。

驀地，風來儀一聲輕嘯，倏地拔身直起，緊隨在她身後的藍衣人兩手握劍更有一擎劍天之勢——隨着凌厲的劍勢，風來儀一截衣袂，已被劍鋒揮斬下來，徐徐地向着地面飄落！

風來儀再次發出了一聲喝叱，整個身子倏地一個倒折，成了頭下脚上之勢，她手裏的那具拂塵，隨着一聲輕炸，變成了萬千銀絲，兜頭蓋頂的直向藍衣人當頭罩落下來！

藍衣人一抖手中劍，同時也發出了一聲輕炸，搖出了一天劍影，反迎着對方的萬千銀絲兜上去，兩條人影就這樣糾纏着同時自空中墜落了下來。

陡然間，劍鋒再一次和玉拂塵交接在了一塊，嗆啷一聲大響——

風來儀猝收拂塵，身軀向下一矮，藍衣人却拔了個高兒，拖着劍身上的一抹寒光，由她頭頂上掠了過去，起落間已是兩丈開外！

兩個人臉對臉的遠遠互視着！

甚久，甚久，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彼此的呼息，却顯得那麼急促！

表面上看來，兩個人像是誰也沒有佔着誰的便宜，然而彼此都是心裏有數！

藍衣人哈哈一笑，收回了寶劍，似乎不願再戰！

「風帮主承讓了！」

風來儀揚了一下眉毛，緩緩點了一下頭道：「你可以走了！」

藍衣人抱拳道：「多謝！既是這樣，在下還要向帮主爲這位玩猴兒的朋友討上一個人情，一併離開才好！」

風來儀冷哼了一聲道：「你們走吧！只是這個陣勢既已發動，却不是立刻就能撤開的！」

藍衣人一笑道：「那就看我們的造化吧！」

一面說時，藍衣人身形連閃了幾閃，已自偎向一邊任三陽身邊，單手一托任三陽後腰部位道：「走！」

聲隨人起，兩條人影已猝起如鷹，起落之間已縱出三五丈外！

風來儀仍是一動不動的注視着他們！

忽地，高桐閃身而前道：「不好，他敢情已經摸清了陣法，這就要出去了。」

一面說，正待往前趕去！

「不必了，讓他們走吧！」

風來儀慢吞吞的說着，臉上顯現着一種凄凉！

這種情形看在了高桐的眼睛裏，不禁大爲不解。

說話之間，藍衣人已同着任三陽連縱出十數丈外！

高桐大爲情急的道：「三娘娘……他們走了……」

風來儀看了他一眼，吶吶道：「我知道，吩咐下去，把陣撤了！」

高桐又是一怔，還待再說什麼，風來儀已縱身而起，一連幾個快速縱身，來到了正中六角樓內！

朱翠與青荷仍然還守在那裏！

風來儀看了二人一眼道：「我們回去吧！」

朱翠應了一聲，站起來向外步出。

青荷素知這位三娘娘的脾氣，剛才的情形她與朱翠在樓上都看得很清楚，風來儀越是外表鎮定，內心却愈是難以捉摸！憑着莫青荷跟隨她甚久的經驗，這種情況下就應特別小心，一個弄不好可就會引發她無邊怒火，自己可担當不起！

——她有見於此，是以悄悄跟隨着風來儀身後，不敢妄發一語！

風來儀一面走一面向身旁朱翠道：「剛才的情形妳都看見了？」

朱翠點點頭道：「嗯，都看見了！」

風來儀道：「那個穿藍衣服的人你可認識？」

朱翠一笑道：「妳已經問過了，我也回答過了！」

風來儀忽然站住道：「妳眞的不認識他？」

朱翠心裏一動，却硬着嘴道：「他始終幪着臉，我又怎麼會知道他是誰？」

風來儀道：「難道從他的動作和聲音裏，你一點都認不出來？」

朱翠不禁腹內暗笑，她當然知道藍衣人是誰，只是却不便說出，乾脆裝假就裝到底！

「我眞的一點印象都沒有！」朱翠含笑的看着對方道：「妳看他又是誰呢！」

風來儀一言不發的回身前行，朱翠跟在她身邊！

走了幾步，風來儀忽然又站住脚，朱翠只好也停下來看向她。

「妳知道吧！」風來儀說：「這個人是我近幾年來所遭遇到的人中，最厲害的一個……」

她的兩隻眼睛，在說到這裏時，微微的合攏起來，變成了兩道細縫！

「妳可都看見了？」她繼續思索着道：「他所施展的那些招式，都是武林中前所未見的奇異招式，其中還有一些是驚人的絕招……這個人眞是一個諱莫如深的人物！」

朱翠聽她這麼激賞藍衣人，心裏大是受用，當下試探着道：「我倒也並不覺得他有什麼特別了不起的地方，難道他的本事比島主妳還大麼？」

風來儀看了她一眼，苦笑了一下道：「妳以爲呢？」

「當然不如妳甚遠！」

「那可……不一定……」

朱翠一笑說：「這麼說他難道還能勝過了妳？」

風來儀搖搖頭道：「這個問題我現在還不能回答你……這個人絕不會無緣無故的來到這裏……我們一定還能遇着，也許下一次……」

她雖然沒有率直的說出藍衣人的武功到底如何，可是朱翠却已能由她的眼神兒裏察探出她內心對於藍衣人所持有的畏懼……這就够了！

風來儀臉上現出一種惆悵，忽然轉向朱翠道：「我差一點忘了告訴妳，我們昨天一早啓程，今天還要早一點睡吧！」

朱翠心裏一愕，風來儀已轉身自去。

她走了沒有多遠，却見她忽然又站住了脚步，却伏身於面前的一塊巨大假山石上，只見她兩隻手按在石面上，全身劇烈的抖動着，那樣子像是在埋頭哭泣，有點情發不已的樣子！

朱翠心裏一動，正想走過去看個明白，却覺得袖角上被人拉了一下；回頭一看，見是青荷！

青荷向她呶了一下嘴，搖搖頭，意思叫她不要多事！

朱翠聽從她的暗示就沒有移動！

却見風來儀獨自埋首在那塊遠比她人還要高大得多的石前，盤桓了好一陣子才離開自去！

「這是怎麼回事？」

她走了以後，朱翠這才忍不住問莫青荷！

「這是她的老毛病了！」

一面說，青荷領先緩緩走向那塊巨石，凝神向那方巨大的假山石注視着！

朱翠跟過去，好奇的打量着道：「怎麼啦？」

青荷向着她苦笑了笑道：「公主妳還不明白，三娘娘一向就是這樣……可惜了這塊來自泰山的假山石！」

朱翠聽她這麼說，再打量那塊石頭，並不覺得有什麼異狀。

青荷道：「公主妳只試着推上一推就知道了！」

朱翠心裏一動，這才有些明白，當下遂即向後閃開幾步，試着以劈空掌力向這方假山石上推了一推，掌力過處，那方大石並無異狀，緊接着「轟！」一聲，全數碎爲虀粉，揚起了半天黃塵！

二人站處雖距離那塊大石甚遠，却也無能避免，被炸開來的石粉弄得滿頭滿身都是！慌不迭忙自避開一旁！

「噢！」朱翠嚇了一跳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青荷一笑道：「公主您還不明？」

朱翠想了一下，這才點點頭道：「原來這樣，她竟拿這塊石頭當成出氣桶！」

青荷一笑道：「每次都是這樣——阿彌陀佛，她老人家肚子裏的這口怨氣總算出了，要不然還不知道誰要倒霉呢！」

朱翠一聲不響的走向先前那方巨石跟前，細細的打量着，只見先時那高過一人粗可三四人合抱的巨大花岡石，竟然自根而頂全數碎成粉末，可以想知所加諸其上的內力該是何等驚人！由此而推想風來儀本身的功力，又該當是如何駭人了！

× × ×

夜靜更深！

朱翠緩緩由床上起來，穿好了衣裳！

今夜她思潮起伏，難以入睡！

明天就要同着風來儀前往不樂島了，此一行到底是福是禍，誠然還是個未知數，然而想到了即得與母弟見面；一家團聚，却又由不住心裏高興，眞恨不能挿翅而

至！

摸着黑，她來到了桌邊，正想找出打火石把几上的燈點着，不意手方伸出，却被另一個人的手接住了！

這一驚，差一點讓她叫了出來！

「啊！」

朱翠一驚之下，右手用力向後一掙，左手順勢向下一挑，用「穿心掌」式直向她猶未能看見的這人前心穿扎了過去！

她雖然猝然間未能看清對面這個人，但是憑着她多年來與敵人動手的經驗，却可以斷定對方所站立的方位，這一招出手也就八九不離十兒！

那裏知道對方這個人敢情竟是個大行家，朱翠的手方一遞出，却被這人另一隻手又接住了！

換句話說，她的兩隻手都叫對方抓住了！

「你……」朱翠情急之下，用力向後一掙，竟然沒有掙開，這才覺出抓住自己雙手的那個人敢情力道極大，雖然如此，這人却似無意傷害她，所發出的力道恰恰好不使她能够掙開來而已。

那是一雙男人的手，大而有力！

朱翠簡直驚駭了！

「你是誰……放開我！」

「是我，」對方用着低沉的聲音道：「連我的聲音妳都不認識了？」

聲音好熟好熟，朱翠一驚之下立刻驚喜的道：「是海……兄麼？」

「妳猜對了，就是我！」

說完這句話，他緊緊抓住對方的那雙手便自放開了。

朱翠臉上一陣子紅，欲喜又羞：「你……來了？」

說了這句話，只覺得一顆心通通跳動不已，漸漸地，她的視綫已能清晰的分辨眼前景像，當然也包括了面前這個人——海無顏！

「眞的是你……」她緊張的說：「我先點上了燈！」

「用不着！」海無顏說：「是我把燈吹滅的，這樣也許說話比較方便！」

朱翠心裏一動，暗忖着自己可眞糊塗，樓上住的就是風來儀，何以如此大意？

海無顏這時候已緩緩在桌子對側坐下來。

「剛才情形特殊，請恕我不便與妳見面。」微微一頓他又接下去道：「妳的情形，我都清楚，今夜特別來看看妳……」

「這……謝謝你！」

說話時她已注意到，對方敢情已經摘下了臉上的那方面具，現出了原有的本來面目！

室內異常的黑，朱翠才發現到四面窗戶上的簾子都密密的攏着，僅僅只憑着少許的月光，由側面天窗上瀉進來！

「是我把簾子拉上！」海無顏聲音很低的道：「我知道風來儀就住在樓上！」

「你想得很週到！」朱翠在黑暗裏靜靜的打量着他：「也許你還不知道，明天我就要去不樂島了！」

「我也知道！」

微微停了一下，海無顏才接着說道：「這就是我爲什麼這個時候還來看妳的道理！」

朱翠十分驚訝的道：「眞的？你怎麼會知道！我還是才知道的呢！」

海無顏黯然一笑道：「他們的行動，我一直都在暗中注意，我發現高桐已爲她準備好了船，而且採購了很多遠行的東西，我就知道妳們要去了！」

朱翠點點頭，臉上浮現出一些傷感：「你有什麼話要……告訴我麼？」

海無顏點點頭：「我有很多話要告訴妳……只是時間不多了，我們就長話短說吧！」

朱翠聽他這麼說，心裏充滿了喜悅。

「不，我們還有很多時間，距離天亮還早呢！」

海無顏輕嘆一聲道：「不行，外面還有人等我，而且這裏實在不安全，風來儀太厲害了，剛才我只是險勝了她一籌而已，再打下去保不住不是她的對手，時候不到，我還不想跟她硬拚！」

朱翠聽他這麼說，想到即將來臨的離別，心裏一陣難受，緩緩的走過去坐下來！海無顏跟過去，在她對面一張桌子上亦坐下來！

「妳這一次去不樂島，實在是個難得的機會！」海無顏注視着她吶吶道：「我要關照妳的是千萬不要輕舉妄動，而且，妳最要緊的是妳要取得他們對妳的信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朱翠一愕道：「你的意思是……」

「不要讓他們發現妳對他們潛在的敵意，尤其是白鶴高玄這個人，妳要千萬注意，他是一個只講現實而絲毫沒有道義可言的人，妳要是有了一些蛛絲馬跡落在他的眼裏，就只怕妳這條小命萬難保全！」

朱翠聆聽之下，情不自禁的爲之打了一個寒顫。

「眞的……？他眞的有……這麼可怕麼？」

「他是我此生所遇見過最可怕的一個人……手狠心辣，再加上功力精湛！」

說到這裏，海無顏由不住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老實說，我眞有點爲妳此行担心！」

朱翠一雙明媚的眸子在他臉上轉了一轉，微微含笑道：「我不會有什麼事情的……有你這句話我也就感激不盡了！」

海無顏道：「我確信妳不會有什麼意外，不過妳還是要自己當心……眼前妳與風來儀相處得極好，這確是使我大出意外，也許在必要時候，她可以助妳一臂之力，據我所知，白鶴高玄對他這個師妹多少還存着一些戒心，也許正因爲這個理由，不樂帮還能屹立至今……總之，風來儀在不樂帮算是唯一的一個例外了！」

朱翠道：「這麼說風來儀爲人還不算太壞了？」

海無顏點點頭道：「算是多少還有點義氣，較之高玄與宮一刀來簡直不可同日而語了！」

朱翠經過這兩日相處，尤其自從悉知風來儀與「琴仙」柳舒卷昔日曾是一對愛侶之經過後，對於風來儀不禁平白生出了許多好感，這時再聽海無顏所說，不禁對風氏又留下了許多好感。

黑夜裏，房中既沒有點燈，但是透過彼此的視覺，雙方却能洞悉內外，心領神

會！

「海兒……」停了一會兒，朱翠才吶吶道：「我們會很快再見……面麼？」

海無顏點點頭，說道：「這正是今夜要告訴妳的……我也許暫時還不能去不樂島……」

「爲什麼？」

「因爲……」海無顏看了她一眼道：「我好像曾經告訴過妳，關於西藏布達拉宮那件寶藏的事……」

朱翠一驚，問道：「難道有了什麼意外？」

「還很難說——」海無顏略爲思忖了一下：「問題是不樂帮既然已經意圖染指，事情就比較痲煩，這兩天我細細想了一下，決定先去布達拉宮跑上一趟，把這件事解決之後，再盡全力去對付不樂帮，不知妳以爲如何？」

朱翠點點頭道：「這樣當然好，不過！你有把握麼？萬一……」

海無顏回答道：「這件事刻不容緩，如果我能走在不樂帮前面，我想應該不會有問題，如果走在了他們後面就比較痲煩，而且……妳知道在事情沒到最後關頭，我還不打算讓不樂帮的人知道我的本來面目……」

朱翠點點頭，却又輕輕嘆了一口氣道：「說來實在慚愧，這半年多以來，我只是忙於個人的私事……像這樣可以造福貧苦大衆，維護武林正義的善擧大事，我却是一點也帮不上忙……」

海無顏道：「妳不要這麼說，妳及妳家人的健在，就已經顯示了正義的存在，要是有一天妳們落在奸賊手裏，那才是人間正義最大的失敗……」

朱翠聽他這麼說，確實很感動，眼圈一紅，差一點爲之淚下：「海兒……你太抬擧我們了！」

海無顏點點頭道：「姑娘不要妄自菲薄，……老實說武林中人最近談起妳來，都心存敬仰……就拿妳這一次單身入不樂帮虎穴，對於整個武林來說，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妳之忍辱負重，尤其有不平凡的意義……我由衷的祝福妳能够闔家團聚，快樂成功！」

朱翠微微點了一下頭，眸子裏含蓄着感激，微微一笑道：「謝謝你，你這麼一說，我倒眞像很了不起的樣子……就憑妳這番話我也只能成功不能失敗了！」

海無顏道：「妳我同心協力，內應外合，一定能成功大事——」

說到這裏忽然面色一沉，身形一轉，來到窗前，悄悄地伸手掀開了簾子，倏地推開一扇窗，向外打量着！

窗外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音——這一嚇星皎雲靜，玉宇無聲，淡淡的月光洒在院落裏，所看見的一景一物都像是塗了一層淡淡的霧……

「怎麼了？」朱翠吃驚的道：「你看見了什麼？」

海無顏微微搖搖頭，目光却注視着那一片泛黃的枯草：「這裏有狗？」

「沒有，但有一隻貓！」

「那就難怪了！」

——一面說時，海無顏順手關上了窗戶，却向朱翠注視了一下，點點頭道：「姑娘多多保重，我走了！」

朱翠怔了一下：「這就……走麼？」

海無顏直直的注視着她，這一剎眸子裏閃爍着異樣的神采——在這樣的目光注視之下，朱翠甚至於有些胆怯，終於把眼睛移向一旁！

房門忽然敞開來，灌進來大片的風。

朱翠似乎已經想到了什麼事情的發生，但她仍然還要證實一下，結果不出她所料！

海無顏走了！

一種異樣的激動，像是失落了什麼……朱翠緩緩走向門前向外眺望着！

窗外是那麼出奇的安靜，然而她的心却是不再平靜了……

這樣傻傻地，他站立了好一會兒，才緩緩地轉回身來！

關上門，她找到一張椅子坐下來！心裏亂極了。

「嗤！」斜刺裏傳過來一聲輕笑，眞把她嚇了一大跳！

朱翠差一點由位子上跳了起來！

可是立刻她的目光就與坐在角落裏的那個人影接觸在一塊——敢情就這麼一會兒的工夫，這間屋子裏竟然多了一個人！

——那個失去了一雙足踝的怪人。

大頭，亂髮，朱翠一眼就已認出了他是誰？

「單老前輩……是你？」

單老人一雙銀鈴般的眼睛，瞬也不瞬的盯視着她，鼻子裏冷哼了一聲：「剛才那個年輕人是誰？」

朱翠微微一怔，從容笑道：「原來你老人家都看見了，他是我患難中所結識的一個朋友……」

單老人眨了一下眼睛，神情極爲認眞的道：「他叫什麼名字？……」

朱翠正想說出，轉念一想：却又一笑道：「這位朋友很不願意人家知道他的名字，老前輩還請原諒！」

單老人雙手似乎在椅把子上按了一下，身子如同旋風般，呼！的一聲已來到了朱翠面前！

他雖然失去了一雙脚掌，却依然能直立在地！兩隻小腿有如一雙木樁般插立在地。

「告訴我他是誰？……說……」

朱翠很是爲難的搖一下頭：「對不起，我不能告訴你……這位朋友很相信我，我不能失信……」

單老人眼睛驀地睜得極大，可是立刻又收小了。

「罷！罷……不說算了！」

一面說重重的出了一口氣，身子一轉，像是一陣風似的已落座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

「哼哼哼……」他頻頻的冷笑着：「妳不告訴我就以爲我沒有辦法知道了？哼哼……」

朱翠看他生氣了，心裏倒似有些過意不去，當下含笑往前走了幾步道：「對不起……我只是不願作一個失信的人罷了，你老人家爲什麼一定要知道他是誰呢！」

單老人在她說話時，似乎一直在發呆，聆聽之下，並未作答，嘴裏只是喃喃的在說着：「我竟是不知道……我竟是不知道……奇怪……奇怪！」

說着他那一雙瞳子注定向朱翠道：「妳是知道的，我的腹氣地行之功，來去無聲。你這位朋友居然會警覺於先，眞是我想不通的！」

朱翠一笑道：「原來這樣，這麼說剛才在窗外窺探的竟是你老人家了？」

單老人哼了一聲道：「不錯，就是我——我只是想瞭解一下，他是什麼來路，想不到居然被他發現……他行動快捷，輕功敢情也是不差，想不到如今武林中竟然會有這等傑出的年輕人……眞是匪夷所思了……」

朱翠聽他如此誇讚海無顏，心裏着實高興。

「今天晚上你老人家可是出去了？」

單老人一怔道：「妳怎麼知道？」

朱翠道：「這裏打得翻天覆地，你老居然不知道？」

單老人睜大了眼睛：「這——妳倒是說說看是怎麼回事？這裏發生什麼事？」

朱翠遂即將風來儀與高桐發動陣勢對付任三陽；幸得海無顏中途插手介入，才始脫困之一段經過約略道出，單老人聆聽之下，顯然大吃了一驚。

「這個人竟能破了風來儀的六光陣？好小子……」

忽然咧開了大嘴，呵呵笑了兩聲，得意的道：「風來儀萬萬也不會想到有此一天……啊……啊……聽妳這麼說，姓風的賤人竟然未能戰勝妳這個朋友，只得眼睜睜的讓他自去，這可是前所未見的奇事！」

忽然他又似很失望的嘆了一口氣：「唉——這麼精彩的一齣好戲，我竟然錯過了，眞是可惜，可惜！」

一想到風來儀受挫於人，他眞是由衷的高興，踢腿搖頭，狀如小兒一般！

二人又談了一些方才發生的事情，單老人雖對海無顏感到極度的好奇，朱翠却始終守口如瓶；不作進一步介紹，話題遂即轉到了今夜單老人的前來——

朱翠遂道：「你老人家今夜來的正好，我正要告訴你，我明天要走了！」

單老人點頭道：「我知道了，這件事我已有安排……」

朱翠一怔道：「……什麼安排？」

單老人一嘆道：「這一次我隨妳去不樂島……也不知還能回來不……幾個熟朋友那裏不能不去打一個招呼，這就是我晚上不在家的原因！」

朱翠吃了一驚道：「什麼……你也要去不樂島？」

「妳不知道……？」

「我……」朱翠實在有些糊塗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

「我跟妳一塊去——」單老人哼了一聲：「錯過了這一次機會，只怕我再想去可就不容易了……所以，我就決定跟妳一塊去了！」

「跟我……？」朱翠睜大了眼睛：「你是說明天一早，打算跟我們一塊去？」

單老人點點頭道：「也只有這個辦法了！」

「可是風來儀那裏……？」

「當然不能讓她知道……」單老人點了一下頭道：「時候不早了，妳也該歇着啦，咱們就這麼說定了！」

說走就走，就見他身子一縮已溜下了位子，等到朱翠注意看他時，顯然他已遁身窗外！

朱翠想出聲喚住他，却怕驚動了風來儀，話到唇邊又忍住了。

…………

這一夜她反覆思索着這件事，却始終也不得要領，只待留諸明日來證實這件事情了。

× × ×

午時三刻。

這艘金碧輝煌的大船，風帆飽張，正以無比的快速，乘風破浪的前進着。

偌大的船艙，似乎只有三個人——風來儀，朱翠與女婢青荷，當然，隨行的六名家奴以及原來船上的工作人員不在計算之中！

時序已入冬令，但南國日暖，雖然航行在浩瀚的大海，却沒絲毫寒冷之意，和風緩緩，海鷗翩翩，浪花一次又一次的拍打着船板，噴吐着泛白刺眼的銀色泡沫！

在搭出艙面的五色遮陽棚下，風來儀，朱翠安詳享受着香茗，她們已經用完了午膳！

「像這樣速度，再有兩天就到了！」

——鳳來儀臉上洋溢着微笑——在海與陽光的襯托之下，她變得和藹可親……白皙的皮膚不見皺紋，潔白的牙齒編排得那麼整齊——這一切似乎不應該在一個六旬以外的老婦人身上所能看見的！

朱翠懶散的靠在一張籐條編製的椅子上，這一剎看過去，她簡直完全鬆弛了。

——似乎在一切嘗試失敗之後，她才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之下，接受了風來儀的建議，隨她同返不樂島！

在一切都已成爲事實之後，她倒也能安之如飴，既來之，則安之，往後的路誠然未可預卜，却也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一隻海鷗翩翩的飛上了船舷，引頸剔翎，白色的羽毛在陽光映襯之下，其亮如銀！

朱翠喜悅的站起來，悄悄的走過去，伸手抓住了牠，像是個小女孩子一般的笑了。

風來儀點點頭道：「妳竟然童心未泯，這樣的鳥兒，我們島上也有，那裏各種珍禽異獸多的是，只怕妳一經住下之後，可就捨不得離開了！」

朱翠鬆開了手指，劈拍一聲，那隻海鷗竟自飛到了她頭上，在那裏閃身振翅，逗得她格格地笑了。

這一切看在了風來儀眼中，不覺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多年來她出入江湖，爲了執行不樂帮的帮令，大取不義之財，堪稱殺人如蔴，一顆心有如冬封之冰，確是不曾慈悲過！

……然而這一剎，面對着這個可愛少女的微笑，竟使她原已冰封的心激起了春溶的漣漪——這樣的感觸對她來說以前的確是罕見的！

一聲鷹鳴，响自當空！

船上人都不禁抬頭望去，但見一隻白毛細胸的鷹低飛掠空而至，這隻鷹看來較一般常見之鷹要小得多，但當其低飛直掠時，却出奇的快，速度驚人。（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
盧　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嚴慕光在泰山驚聞紅顏知己衞靈芝，許靈莎在北漠遇害，乃決心要爲她們報仇，於是兼程趕往恒山，抵達山腰，巧遇戴璟，知是暗算衞、許的仇人，乃先將其同行者董强殺傷，戴想遁逃，被嚴慕光以劍當箭，貫穿背胸，立斃劍下，董强負傷，奔回三聖宮報訊，沙九公聞報，即率衆下山，嚴迎而上，逼明來意，要找朱元通報仇，沙因與其師查一溟有舊，不願多生枝節，命嚴碎笛折弓作罷，嚴堅拒，雙方正劍拔弩張之際，公羊懋突如其來，挺身作魯仲連，但沙九公不允……

情意暗輸送　護郎出玉關

「三眼靈官」沙九公搖頭說道：「當代武林中，比公羊老化子面子再大之人，恐怕宛如鳳毛麟角！」

「風雷神乞」公羊懋嘻嘻一笑，自腰間摸出一面白玉小牌，向「三眼靈官」沙九公晃了一晃！

「三眼靈官」沙九公大吃一驚，臉上神色立變地，蹙眉叫道：「難道這『勾魂玉勅』的主人，也要干預這件事麼？」

「風雷神乞」公羊懋冷笑說道：「豈但干預，連人都就在近處，他請我用這『勾魂玉勅』傳言，倘若不准人情，立即血洗『三聖宮』，把你們『西嶽』一派，殺個落花流水！」

嚴慕光聞言，暗忖這「勾魂玉勅」的主人，究竟是誰？與自己有何關係？這種霸道語氣，豈不——。

他念猶未了，「三眼靈官」沙九公業已眉頭深聚地，緩緩說道：「『勾魂玉勅』主人，雖然名滿江湖，但『西嶽三怪』也未見得就對他怯懼？不過老化子既然一再講情，我也未便當眞不允，你能代表『南嶽神嫗』崔玉，及『冷竹先生』查一溟，和我約個時間地點麼？」

「風雷神乞」公羊懋哈哈一笑說道：「好不識羞的沙二老怪，你分明一見這『勾魂玉勅』，便即胆戰心寒，却還硬裝面子，把人情賣到我老化子的身上，來日這場大會，幾乎驚動了五嶽羣豪，不妨把極多江湖恩怨，併在這一處解決！故而時間應該定得長些，彼此才均易充份準備！」

「三眼靈官」沙九公點頭道：「時間便定在後年清明，地點由你決定好了！」

「風雷神乞」公羊懋想了一想，怪笑說道：「我認爲比較適當的地點，只有兩處，一處是『獨臂頭陀』閉關潛修的『中嶽嵩山峻極峯頂』，另一處則是大家一齊西出『玉門關』，在『白龍堆』的無垠黃沙之中，一了彼此恩怨！」

「三眼靈官」沙九公微一尋思說道：「還是『白龍堆』來得妥當，倘有慘遭刦數之人，就便埋骨黃沙，倒也乾淨！」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笑說道：「時間地點已決定，你我便分別通知有關各人，老化子要告辭了！」

說完，拉着嚴慕光施展輕功，躍過山澗，「三眼靈官」沙九公也帶領紫面老者，絳衣少婦，悻悻然地回轉「玉筆峯三聖宮」內。

「風雷神乞」公羊懋才一過澗，便即頓足長嘯，好似胸中積鬱有無窮憤怒，都在要這聲長嘯之中，舒洩淨盡！

嚴慕光訝道：「公羊老前輩——。」

話方出口，前面嶙峋怪石之後，閃出了「東嶽神醫」柳雲亭，向「風雷神乞」公羊懋，含笑問道：「老化子，你在沙二老怪之前，受了甚麼委屈？竟氣得如此鬼嘯！」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眼一翻，怒聲說道：「沙二老怪敢讓我受委屈？我只是覺得半世威名，抵不過這面小小的『勾魂玉勅』，未免太不服氣！」

說完，又自懷中取出那面白玉小牌，遞向嚴慕光手內！

嚴慕光接過玉牌，方看出牌上鐫有一條翠綠小蛇，一隻赤紅小蠍！

綠蛇紅蠍入目，嚴慕光不禁駭然失色，向「東嶽神醫」柳雲亭、「風雷神乞」公羊懋問道：「柳老前輩與公羊前輩，這面『勾魂玉勅』難道是『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的代表信物？」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笑說道：「我正要問你怎會與令狐楚楚這位紅粉魔頭，套上交情？難道你還認不得她的信物？」

嚴慕光搖頭說道：「晚輩與令狐楚楚，從無片面之識！」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叫說道：「這就怪了，『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倘若與你無甚交情？怎會把這面『勾魂玉勅』交與我？」

嚴慕光問道：「公羊老前輩，你在何處遇見『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公羊懋答道：「就在前面『三環谷』左近，『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派遣她的貼身小婢，把這『勾魂玉勅』送來交我，說是令狐楚楚與你頗有交情，用完以後，將『勾魂玉勅』交你收藏就是！」

嚴慕光靈機一動，發話問道：「公羊前輩，你所說令狐楚楚的貼身侍婢，是不是一位頗爲美貌，年僅十五六歲名叫聶小青的青衣少女？」

公羊懋點頭說道：「令狐楚楚的『青紅二婢』，名滿江湖，我所遇的，正是其中之一，她小小年紀，確實極其難得地，已具上乘身手！」

嚴慕光聞言，遂把與聶小青剛剛結識經過，向「東嶽神醫」柳雲亭、「風雷神乞」公羊懋等「泰山雙絕」，細說一遍。

「東嶽神醫」柳長亭詫然說道：「令狐楚楚雖對『青紅二婢』甚爲寵愛，但御下極嚴，聶小青若非奉命而爲，怎敢奉托公羊老化子，把這面在武林中極具威權的『勾魂玉勅』，交給老弟？」

嚴慕光聞言，不禁又對手中「勾魂玉勅」愕然凝目！

「風雷神乞」公羊懋怪笑說道：「不管此事的原因如何？嚴老弟且把這面顯然比我老化子還叫得響的『勾魂玉勅』，帶在身旁，總是有益無害！」

「東嶽神醫」柳雲亭笑道：「嚴老弟，你離此以後，意欲何往？」

嚴慕光道：「晚輩先往『咸陽古道』，去赴一位新交好友之約，然後準備西出『玉門關』，到『南嶽雙姝』遇難之處，憑弔憑弔！」

說到「南嶽雙姝」，嚴慕光不禁又滿面黯然神色！

「東嶽神醫」柳雲亭見狀，也自微嘆一聲說道：「一瓣心香千里熱（草頭），有人揮淚弔黃沙！『南嶽雙姝』衞靈芝，許靈芝姊妹，有嚴老弟這等多情知己，雖在九泉，亦可無憾的了！」

嚴慕光蹙眉長嘆說道：「情到多時成悵惘，從今誓不再多情，多謝兩位老前輩遠來相助之德，嚴慕光就此告別！」

話猶未了，一雙英雄虎目之中，業已淚光浮動，有點忍耐不住，趕緊向「泰山雙絕」，施禮轉身，貞氣微提，幾個起落，便自消失在奇松怪石之後！

「東嶽神醫」柳雲亭目送嚴慕光身影，搖頭一嘆說道：「好個『情到多時成悵惘，從今誓不再多情』，但像嚴慕光老弟這樣一位英挺俊朗，倜儻不羣的年少英雄，那裏可能輕輕易易地勘破情關——。」

「風雷神乞」公羊懋不等「東嶽神醫」柳雲亭話完，便即怪笑連連說道：「嚴慕光走時，目中已現淚光，可見他是位多情種子，慢說不會參空色相，勘透情關，就連當前的一張巨大情網，我看他也無法逃過！」

「東嶽神醫」柳雲亭笑着：「你所說向嚴慕光大張情網之人，是不是指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風雷神乞」公羊懋點頭怪笑說道：「不是這位紅粉魔頭還有那個？令狐楚楚若不對嚴慕光獨垂青眼，會命聶小青將那面『勾魂玉勅』，交他携帶保管麼？」

「東嶽神醫」柳雲亭蹙眉說道：「嚴慕光與『南嶽雙姝』交好，門戶倒頗相當，倘與令狐楚楚發生感情，却似不甚妥善，我們要不要從中設法，加以破壞！」

「風雷神乞」公羊懋搖頭大笑說道：「不必，不必，常言道得好，拆散人家姻緣，死後要入阿鼻地獄。何況我認爲令狐楚楚，只是武功極高，手下極辣，雖有『蛇蠍美人』之名，但並無『蛇蠍美人』之實——。」

公羊懋話猶未了，「東嶽神醫」柳雲亭便自接口說道：「老化子，你記不記得『北海雙魔』被令狐楚楚活剝人皮，張貼示衆之事？」

「風雷神乞」公羊懋雙眼一瞪說道：「柳老怪物，你說話好沒來由，『北海雙魔』日啖人心十顆，惡跡極著，別人懼他聲勢，未加誅戮，只有令狐楚楚率領青紅二婢，掃蕩『雙魔島』，連斬雙魔四煞，爲北海一帶，除了大害，雖然活剝人皮，處置稍過，但未嘗不是一件血淋淋的功德呢！」

「東嶽神醫」柳雲亭失笑說道：「老化子這『血淋淋的功德』六字，用得着實新奇，看來你對嚴慕光與令狐楚楚的這段姻緣，竟頗爲贊成的了！」

「風雷神乞」公羊懋仰天大笑說道：

「我自然贊成，『情』之一字，魔力極大，可使百煉鋼化爲繞指柔，萬一令狐楚楚受了嚴慕光的薰陶，處事稍循正道，則武林之中，誰不尊敬這位絕代紅粧、曠世女俠？」

這「泰山雙絕」，「東嶽神醫」柳雲亭與「風雷神乞」公羊懋，關懷嚴慕光之事，暫時不提。

西風落葉滿咸陽

且說那位帶着悽絕心情，滿眼淚光，獨自離却「華山」，撲奔咸陽古道的「玉笛金弓神箭手」方面。

嚴慕光當時雖因提及「南嶽雙姝」，心情激動，熱淚難禁，但疾馳過兩座峯頭，也就被那獵獵西風，漸漸吹淡了胸頭愁意！

他在春初遨遊洞庭、雲夢之際，結交了一位與自己年歲相若，風神秀絕的白衣書生，名叫諸葛朗，兩人氣味相投，萍水初交，頓成莫逆，但因當時諸葛朗身有要事，無暇盤桓，遂與嚴慕光約定於重陽前二日，在長安城西二十里的咸陽古道相會，彼此再作快聚！

嚴慕光離却「華山」，略爲瀏覽沿途的關中風景，算準時日，恰好於九月初七，趕到了咸陽古道。

萬戶砧聲冷，層霄雁陣長，蘆花涼月白，楓葉夕陽丹。節近重節的殘秋景色，使嚴慕光這位多情善感、風流蘊藉的年少英雄，胸懷中又復悃悃添愁，劍眉凝恨。

嚴慕光因與諸葛朗約定在長安城西二十里之處相會，如今自己已到，諸葛朗却尚未見來，目覩古樹西風，瀟瀟落葉，不禁頗覺寂寞，遂取下腰間玉笛，吹了一闋「憶秦娥」，並縱聲歌道：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
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遊原上清秋節，
咸陽古道音塵絕。
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歌聲才歇，便聽得身後古樹之上，有人微嘆說道：「殘照西風，萬年不改，漢家陵闕，却幾易主人？身到咸陽，連半絲『阿房』痕跡，都看不到，可見得世事宛如春夢短，爲歡須及少年時，嚴兄莫要疑我爽約不來，小弟諸葛朗，在這西風古樹以上，坐待已久呢！」

嚴慕光上次與諸葛朗在雲夢相逢，只羨慕對方人品才華，彼此未曾談到武功方面，故而如今聞言之下，頗吃一驚，暗想對方久坐身後，自己毫無所知，這諸葛朗在武功以上，竟也未必遜於自己。

驚佩之餘，轉身含笑道：「世事雖然短於春夢，人情却未必薄似秋雲，即以小弟與諸葛兄，趕赴咸陽，互遵此約而論，也不比古人爲遜——。」

語音未了，一位風神俊朗無比的白衣書生，已在嚴慕光身前飄然而立，面含微笑說道：「小弟此來，是耑赴嚴兄之約，但嚴兄却未必是爲了小弟特到關中吧？」

嚴慕光「咦」了一聲，目注諸葛朗問道：「諸葛兄此語何來？」

諸葛朗微笑答道：「嚴兄適才所奏笛韻之中，情意悽絕，那裏有絲毫千里赴約、契重新交的壯懷逸志？」

嚴慕光好生驚佩地，「呀」了一聲說道：「諸葛兄眞是知音，不瞞諸葛兄說，小弟此來赴約之前，確曾遭遇了一樁傷心憾事！」

諸葛朗聞言，蹙眉長揖說道：「嚴兄請恕小弟失言，勾起你的傷心之事，但不知嚴兄是爲何人——。」

嚴慕光長嘆一聲，接口答道：「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小弟是爲了兩位紅粧知己，遭人暗算，玉殞香消之事，心中有些悒悒！」

話完，遂把「南嶽雙姝」遇難，及自己獨闖「華山」，手刃「瘦純陽」戴璟等經過，向諸葛朗說了一遍。

諸葛朗靜靜聽完，又向嚴慕光深深一揖說道：「嚴兄在如此心情之下，仍然趕到咸陽古道赴約，委實信義過人，諸葛朗敬佩無似！」

嚴慕光悽然一笑道：「小弟來踐諸葛兄之約以後，便當跋踄千里，西出『玉門關』，到那漠漠黃沙之上，洒淚焚香，一奠紅顏知己！」

諸葛朗也聽得搖頭一嘆，黯然說道：「人生得知己難，得紅顏知己更難，嚴兄兩位紅顏知己，一齊黃沙埋骨，玉殞香消，委實令人一掬同情之淚！諸葛朗如今身無要事，願意奉陪嚴兄西奔大漠，同去『玉門關』，以解你旅途岑寂如何？」

嚴慕光大喜過望地，連連稱謝說道：「諸葛兄如此風儀，嚴慕光感謝不盡！」

諸葛朗伸手向西一指，含笑說道：「嚴兄請看，這咸陽古道以上，秋意蕭蕭，我們便在西風落日之間，奔『臯蘭』，出『玉門』倒也頗富詩意，頗饒幽趣！」

嚴慕光胸中情愁疊疊，黯然道：「縱然富有詩意，也不過是首斷腸詩而已！」

諸葛朗一雙黑白分明翦水雙瞳之中的神光微閃，覷定嚴慕光，朗聲說道：「嚴兄，逝者已矣，來者可追，你不要如此的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古人詩句說得好：『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你不要忘了你『玉笛金弓神劍手』七個字，爲你師尊『冷竹先生』查一溟，頗增光彩，是當代武林中響噹噹的英雄俠士！」

這一番話兒，果然把位「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說得豪情勃發起來，劍眉軒處，目光凝注諸葛朗問道：「諸葛兄，你除了文采風流以外，分明也具有絕世身手，可否賜告宗派？」

諸葛朗搖頭笑道：「我不能說不通武技，但皮毛末學，那裏够得上有『派別』之稱？如今既附交末，嚴兄務須多加指點才是！」

嚴慕光聞言微笑道：「滿瓶不動，深藏若虛，僅從諸葛兄這種謙冲風采之上，便可看出你比我高明多了！」

諸葛朗微笑說道：「嚴兄獨闖『華山』，弓射『瘦純陽』戴璟，劍劈『小溫侯』董强，把威震關中的『西嶽三怪』視如無物，才眞是神勇無雙，高明得緊呢！」

嚴慕光俊臉一紅，愧然說道：「我獨闖『華山』，只是一時血氣之勇，其實若論功力火候，恐怕尚非『西嶽三怪』之敵？若不是『泰山雙絕』『東嶽神醫』柳雲亭、『風雷神乞』公羊懋兩位前輩，及『蛇蝎美人』令狐楚楚爲助，可能早遭『三

眼靈官』沙九公的毒手了。」

諸葛朗聽得不由大吃一驚，問道：「『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也去『華山』帮助嚴兄了麼？」

嚴慕光自懷中取出那面「勾魂玉勅」，遞給諸葛朗觀看，並微嘆一聲，說道：「我眞想不到這位令狐姑娘的威風，大到如此程度？小小一面『勾魂玉勅』，竟比『風雷神乞』公羊懋的親身到場，還要來得有效！」

諸葛朗含笑道：「小弟說得如何了？『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何人不識君』，連一跺足能使整個江湖顫抖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居然也對嚴兄獨垂青眼！」

嚴慕光苦笑說道：「這事頗使小弟迷惑，因爲我與令狐楚楚，從無片面之識，她爲何派遣貼身婢女聶小青，到華山救我則甚？」

諸葛朗笑道：「這樁問題，極易解答，因是凡是女人，除了出家遁世以外，必須尋覓歸宿，令狐楚楚不過慧眼識英雄，選對了嚴兄這位人中麟鳳而已！」

嚴慕光搖頭說道：「諸葛兄，不要取笑，小弟的兩位紅顏知己新亡，那裏還有這等情致？」

諸葛朗失笑說道：「南嶽雙姝既遭刦數，嚴兄爲她們矢志報仇，並千里憑弔，也就足慰芳魂於九泉之下了！大丈夫不必害怕——。」

嚴慕光劍眉雙挑，接口問道：「我害怕甚麼？」

諸葛朗笑道：「嚴兄可能怯於令狐楚楚的『蛇蠍美人』名頭，不敢消受這種飛來艷福！」

嚴慕光傲骨天生，聞言之下，哂然說道：「蛇蠍不可畏，美人却足親，令狐楚楚又不是勾魂惡鬼，吸血魔王，我怕她則甚？」

諸葛朗目光凝注嚴慕光，撫掌笑道：「玉樹臨風，豪情萬丈，青雲意氣，白雪襟懷，嚴兄眞是一位絕世罕見的美男子、俏英雄，假如我是令狐楚楚，也會對你獨垂青眼，傾倒備至呢！」語音方了，驀然間一縷寒光自相距丈許以外的一株古樹之下，向嚴慕光迎面飛到！

諸葛朗聞聲伸手，用食中二指，挾住那縷寒光，竟是一根長約一寸許的短短白羽！

白羽剛入手，那株古樹梢頭，便即縱起一位身着紅衣的少女，以武林罕見的「凌空虛渡」神功，一飄五丈，在咸陽古道的兩旁樹頂之上，電疾雲飄般西行而逝！

這少女雖因背向嚴慕光、諸葛朗，難辨面貌，但僅從她那穠纖合度、修短適中的婀娜身材上，便可看出是位絕世美人胚子！

嚴慕光劍眉微軒，喃喃自語說道：「這紅衣少女，是何路數？」

諸葛朗接口笑道：「那還用猜，定然便是對嚴兄青眼獨垂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嚴慕光搖頭說道：「不對，不對，她不是令狐楚楚！」

諸葛朗微愕問道：「嚴兄怎麼知道她不是令狐楚楚？」

嚴慕光道：「令狐楚楚名震江湖，武功絕世，這紅衣少女，雖然施展的是『凌空虛渡』神功，但火候方面，不過與我彷彿！」

諸葛朗「哦」了一聲，把手中白羽遞過，微笑說道：「嚴兄，你猜錯了，這紅衣少女正是令狐楚楚，她所以不展絕世武功，也許是一片苦心，怕你怪她炫耀！」

嚴慕光接過白羽，見上面捲着一張薄紙，遂打開觀看，束上有十四個龍飛鳳舞行書，首先入目，寫的是：「知君欲弔紅顏侶，願護嚴郎出玉門！」

在這兩句小詩之後，還有幾行簪花小字，嚴慕光諸葛朗一同細看，見是：

「西嶽三怪與世外八兇聯通聲氣，妄圖武林霸業，謀獲『血神經』，並對正派人物，時時覓機暗算！江湖鬼蜮陰惡難防，尤以西去『玉門』，更多險厄，務請經常警戒，賤妾亦當盡棉力，爲君子作護衞也！賤妾令狐楚楚奉字。」

諸葛朗看完小束，哈哈笑道：「深情欵欵，流露於字裏行間，嚴兄艷福無邊，委實令小弟太羨慕了！」

嚴慕光見這位名滿江湖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果然極對自己關懷，不禁有點受寵若驚，俊臉發熱地，沒法移轉話頭，向諸葛朗微笑說道：「諸葛兄，『世外八兇』是誰？我只知道『禿頂蒼龍』龍九淵，『藍鷹』譚幹，及『幽靈鬼女』陰素梅等三人，還有五名，諸葛兄知道麼？」

諸葛朗點頭答道：「小弟最近聽人說過『世外八兇』，共是五男三女，除了嚴兄所說的『禿頂蒼龍』龍九淵，『藍鷹』譚幹，及『幽靈鬼女』陰素梅以外，還有『百臂殃神』艾天澤，『鳩盤宮主』赫連英，『桃花羽士』熊策，『白骨彌勒』智通僧，『鐵心王母』上官鳳！」

嚴慕光皺眉說道：「這些魔頭，不大在江湖走動，我連一個都未曾會過！」

諸葛朗正色說道：「小弟聽得人言，這『世外八兇』之中，五男好鬥，三女難當，個個皆有一身出奇歹毒武學，尤其以『幽靈女鬼』陰素梅，最不好惹！」

嚴慕光目光微注令狐楚楚那張小束，蹙眉說道：「令狐楚楚這束上所書的『西去玉門，尤多險厄』之語，是何用意？」

諸葛朗笑道：「這關鍵恐在『謀獲血神經』五字，『世外八兇』既也覬覦『血神經』，則西北道上，必現魔跡，我們這一路之間，定然頗不寂寞！」

嚴慕光軒眉說道：「不寂寞最好，我倒眞想見識見識這些『世外八兇』，究竟是些甚麼神頭鬼臉人物？」

說到此處，忽然想起一事，目注諸葛朗，含笑問道：「諸葛兄，你適才接那令狐楚楚的傳書白羽之際，用的像是佛門絕學『拈花手法』。」

諸葛朗點頭說道：「嚴兄眼力着實不錯！」

嚴慕光笑道：「既然如此，諸葛兄的尊師，是那位佛門前輩？」

諸葛朗微微一笑，搖頭說道：「我師傅功行早滿，西歸已久！」

嚴慕光「哦」了一聲，笑道：「據嚴慕光所知，業已功行圓滿，示寂西歸的佛門前輩，計有『少林』的淨慧大師，『羅浮』的妙法庵主，以及一位身懷曠古絕今

武學，但聽說從未曾收過弟子的『無名神尼』。──」

諸葛朗連連搖手，截斷嚴慕光話頭，含笑說道：「嚴兄不必亂猜，並非小弟故作神秘，實因先師遺命不許我提他老人家法諱，故而只好請嚴兄原諒的了！」

嚴慕光聽諸葛朗這樣說法，自然不便再問，兩人遂在這咸陽古道之上，踏着滿地落葉，迎着獵獵西風，直奔甘涼方向而去。

「陝西」境內，安然無事，但進入「甘肅」，到了「六盤山」時，却又復得到那位「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訊息。

這回令狐楚楚是用那傳書白羽，釘在一株古樹樹身上，繫柬示警，等嚴慕光、諸葛朗到達這古樹之前，伊人早杳，只留下一陣似蘭斯馨的淡淡香氣！

諸葛朗取下傳書白羽之上所繫小柬，遞與嚴慕光，含笑說道：「千里來傾知己淚，沿途頻得美人書！嚴兄所經，確是當世武林佳話！但據小弟之見，若非你對『南嶽雙姝』，情眞義重，也未必能獲得令狐楚楚的如此垂青呢？」

嚴慕光拆開小柬，只見柬上寫着：「世外八兇中之『桃花羽士』熊策，及『西嶽派』下兇徒二人，躡君多日，恐在『六盤山』中，有所動作？度君武技，及同行俊侶功力，應付此厄有餘，賤妾隱在暗處，瞻仰身手，並爲君防範意外來敵可矣！令狐楚楚再拜。」

嚴慕光對這箋紙上寫得宛如美女簪花的端正小字，不禁微覺出神地，惘然說道：「諸葛兄，我眞想不到令狐楚楚除了武功絕世之外，並還頗通文理，寫得一筆好字！」

諸葛朗含笑說道：「惺惺相惜，自古皆然，令狐楚楚假若本身條件不够，她也不敢對嚴兄這等文通武達，倜儻風流的人物，如此示意的呢！」

嚴慕光耳根微熱，臉上一紅，微笑說道：「諸葛兄文采風神，及武功見識，勝我十倍，以後千萬莫再謬讚，致使嚴慕光汗顏無地！你看，令狐楚楚函中，不也對你十分欽佩的麼？」

諸葛朗失笑說道：「嚴兄這樣說法，小弟未免有點受寵若驚！我只想能在前途見識見識令狐楚楚的容貌武功，看看這位行踪飄忽，難辨正邪，能使當世武林黑白兩道無不頭疼的絕代紅妝，究竟美到甚麼程度？及厲害到甚麼程度？」

嚴慕光劍眉微蹙，沉吟說道：「令狐楚楚既有那大名頭，武功或許相當厲害？但容貌方面，却未必能够美過黃沙埋骨的『南嶽雙姝』。」

諸葛朗搖頭笑道：「常言道得好：『情人眼裏出西施』，嚴兄如今與『南嶽雙姝』的舊情未泯，自然是這等說法，將來你若與令狐楚楚有了感情以後，定又認爲令狐楚楚傾國傾城，姿色絕世！」

兩人一面笑談，一面從容舉步，走到此處，恰好是個山峯轉角！

諸葛朗首先止步，目光微注峯後，向嚴慕光用手勢表示峯後有埋伏。

嚴慕光並未聽得任何聲息，但知諸葛朗決不虛言，遂劍眉雙挑，一陣龍吟長笑，向石後發話說道：「北嶽恒山冷竹坪門下『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敬請西嶽同源，及『世外八兇』中的『桃花羽士』熊策現身一會！」

語音剛了，一聲「無量壽佛」，突響當空，現出一道二俗，擋住嚴慕光及諸葛朗的去路。

道人是個三十六七的俊美人物，身穿杏黃道袍，肩頭飄着杏黃劍穗，除了一雙滴溜溜，水汪汪的桃花眼以外，頗有一些仙風道骨模樣！

那兩個俗家人，一個虎背熊腰，身材高大，手中抱着一隻極爲沉重的外門兵刃，獨脚銅割，年歲約在四十上下！

另一個則是說鷹瞵虎視，一看便知頗工心計，並甚狠毒的藍衫中年儒生，手中搖着一柄洒金湘妃竹扇，年齡約有三十七八！

那道人向嚴慕光單掌當胸，打一問訊說道：「嚴朋友與貧道素昧生平，怎的一口便能叫出貧道法號？並知有西嶽人物，一同在此？」

嚴慕光索性依照令狐楚楚的留柬答道：「道長等尾隨嚴慕光已非一日，難道眞把我們當做泥塑木雕，毫無所覺麼？」

「桃花羽士」熊策含笑說道：「嚴朋友既已洞悉貧道等人身份，應該也已知曉我們擋道之意！」

嚴慕光搖頭笑道：「天下人行天下路，嚴慕光不知道長率人攔路之意。」

「桃花羽士」熊策陰森森地笑了一笑說道：「貧道先爲嚴朋友介紹兩位武林好手！」

說話至此，伸手指那懷抱獨脚銅割的大漢，及手搖摺扇的藍衫儒生，含笑說道：「這兩位是『西嶽』一派中的『神勇鐵金剛』孟飛熊，及『鐵心諸葛』侯鼐！」

嚴慕光「哦」了一聲說道：「孟朋友與侯朋友即是『西嶽』一派，莫非是請了這位道長，邀刦嚴慕光，要報『瘦純陽』戴璟，及『小溫侯』董强之仇！」

「神勇鐵金剛」孟飛熊怪眼雙翻，「哼」了一聲，正待答話，那位號稱「鐵心諸葛」的侯鼐，業已搶先哈哈大笑道：「嚴兄說那裏話來？戴璟、董强之仇，算得了甚麼？何況彼此又復定了後年清明的『白龍堆』之約，那有如此小氣地向嚴兄攔道相擾之理？」

嚴慕光聽「鐵心諸葛」侯鼐說得如此漂亮，倒不禁滿懷疑惑地，愕然問道：「侯朋友等說非爲了戴璟、董强之事，嚴慕光却莫測高深，猜不出來！」

諸葛朗自雙方答話以來，一直含笑旁觀，但聽到此處，却接口笑道：「嚴兄聰明一世，懵懂一時，熊道長與孟朋友、侯朋友攔道之意，顯而易見。」

「鐵心諸葛」侯鼐聞言，冷冷瞥了諸葛朗一眼問道：「閣下何人？你未必猜得對吧！」

諸葛朗微笑說道：「我叫諸葛朗，你是『鐵心諸葛』，我是『肉心諸葛』，自然你一竅不通，而我却玲瓏剔透的了！」

「神勇鐵金剛」孟飛熊聽得冷笑說道：「你憑甚麼自詡玲瓏剔透？」

諸葛朗笑道：「玲瓏剔透就是無事不知，也就是我認爲可以猜得出你們的攔道之意？」

「神勇鐵金剛」孟飛熊越發哂不屑然地，一舉手中獨脚銅割，冷笑問道：「諸葛朗，你好狂妄，既然無事不知，可知道孟飛熊手中這隻獨脚銅割，重約多少？」

嚴慕光覺得對方所問，無理已極，正待發言斥責，誰知諸葛朗應聲含笑答道：「這個問題不難，你膂力着實不弱，這隻獨脚銅割，通體皆實，計重有兩百零四斤半！」

嚴慕光聞言，以爲諸葛朗定是信口取笑，但那位「神勇鐵金剛」孟飛熊，却驚得倒退兩步，怪聲叫道：「奇怪，奇怪，你怎麼眞能說得絲毫不錯？」

諸葛朗裝出一副酸秀才的模樣，搖頭晃腦說道：「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

「鐵心諸葛」侯鼐哂然說道：「愚者千慮，亦有一得，這也許是被你亂碰碰上了？」

諸葛朗不以爲忤地，微笑說道：「獨脚銅割的重量，就算可以亂碰，但我若猜測出你們攔道之意，是否又是亂碰呢？」

「鐵心諸葛」侯鼐冷笑道：「在你尚未猜對之前，最好不必如此自吹自擂！」

諸葛朗長眉雙軒，大笑說道：「司馬昭之意，路人皆知，你們不是因爲誤打誤撞地，獲得一些有關『血神經』的訊息，要想獨吞異寶，不願其他武林人物再出玉門關麼？」

「鐵心諸葛」侯鼐，與「神勇鐵金剛」孟飛熊聞言，不禁失驚得連退兩步，目光凝注諸葛朗，神情訝異欲絕！

「桃花羽士」熊策聽至此處，緩緩笑道：「諸葛朋友好辯才，好心機，你是那派人物？」

諸葛朗搖頭說道：「諸葛朗薄技劣材，不成氣候，那裏有甚麼派別？」

「桃花羽士」熊策又復笑道：「諸葛朋友與嚴朋友，既知我們攔路用意，可肯取消此行不出『玉門關』麼？」

嚴慕光劍眉一挑，面寒似水，正待冷然發話，諸葛朗已先春風滿面地，含笑說道：「你們謀取『血神經』，我們西奔大漠，弔祭亡友，根本像風來水上，雲度寒塘般，彼此漠不相關，何必多此一舉的攔道則甚？」

「桃花羽士」熊策淡然一笑說道：「一束生蒭，兩行熱淚，幽明相弔，其誠在心，又何苦定欲風塵僕僕地，西出『玉門關』呢？」

嚴慕光按耐不住，勃然說道：「嚴慕光與諸葛朗，西行之念已決，道長……」

話猶未了，「桃花羽士」熊策便已接口笑道：「由這『六盤山』至『玉門關』之間，共有三道關口，嚴朋友過得了第一關，過得了第二關，過不了第三關，既然其志不在『血神經』，又何必如此犯難冒險？」

嚴慕光目射神光，冷哼一聲說道：「你們把『血神經』看得比命還重，嚴慕光何嘗不把亡友交情看得比天還高？此處若算第一關，我就要試試三位把關手段如何了！」

「鐵心諸葛」侯鼐一晃手中湘妃竹扇，冷然說道：「嚴慕光，你既然不識抬舉，就在我這『勾魂扇』下……」語音到此，便被諸葛朗一陣訕笑意味極濃的森冷笑聲打斷！

「鐵心諸葛」侯鼐厲聲叫道：「諸葛朗，你如此冷笑則甚？」

諸葛朗目光斜睨「鐵心諸葛」侯鼐，滿面露出不屑神色，哂然說道：「我笑你是條死在眼前的釜底之魚，還敢如此妄自猖狂？」

「鐵心諸葛」侯鼐功力暗注右臂，驀然一招「天台指路」，用手中摺扇點向諸葛朗胸前「七坎死穴」，並獰笑說道：「我們倒看看誰是死在眼前的釜底之魚？」

眼看「鐵心諸葛」侯鼐的「勾魂扇」，業已點中諸葛朗胸前，却見諸葛朗微一吸氣，足下輕旋，便自美妙無比地，到了三尺以外。

「鐵心諸葛」侯鼐十拿九穩的一招落空，正待繼續追撲，諸葛朗目射神光，向他沉聲說道：「侯鼐，你不要不知進退地，拚命找死，你先看看你手中摺扇的湘妃竹骨！」

「鐵心諸葛」侯鼐聞言，知道必有詫異，遂低頭看手中摺扇的湘妃竹骨，不禁面如土色，作聲不得！

原來自己這柄寸步不離左右、當作兵刃使用的「勾魂扇」的湘妃竹骨以上，不知何時被人鐫上了「釜底之魚」四字！

字作小篆，鐫刻得極爲工整精細，顯非匆促之間，所能辦到！

「神勇鐵金剛」孟飛熊濃眉雙挑，冷笑說道：「這種不值一笑的手段……」

話猶未了，諸葛朗便莞然笑道：「你說得對，眞是不值一笑！」

「神勇鐵金剛」孟飛熊厲聲問道：「誰不值一笑？」

諸葛朗笑道：「自然是你，你且看看你那隻獨脚銅割的脚底心上，有些甚麼東西？」

這幾句話兒，不僅使「桃花羽士」熊策、「神勇鐵金剛」孟飛熊、「鐵心諸葛」侯鼐等人，聽得大吃一驚，連嚴慕光也頗爲驚愕地，注目相看！

「神勇鐵金剛」孟飛熊半信半疑地，翻轉自己那隻重達兩百零四斤半的獨脚銅割，果見脚底心上赫然刻上「不值一笑」四字！

諸葛朗對驚訝欲絕的「桃花羽士」熊策等人，含笑說道：「你們可知道是誰在獨脚銅割，及湘妃竹骨之上，神鬼不測的鐫上字跡？」

「神勇鐵金剛」孟飛熊被這種出奇怪事，弄得業已盛氣漸餒地，目注諸葛朗問道：「莫非是你？」

諸葛朗搖頭大笑答道：「我那有這大能耐？但我知道鐫字示警，譏笑你們是一羣不值一笑的釜底之魚的人，是名滿江湖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

「桃花羽士」熊策搖頭說道：「我不相信令狐楚楚會在這『六盤山』出現！」

諸葛朗回身目注峯壁間一塊離地十來丈高的突石，微凝眞氣，含笑叫道：「令狐楚楚姑娘可否現身……『世外八兇』中的『桃花羽士』熊道長，大概想和你談談話呢？」

常言道得好：「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八個字，久震江湖，諸葛朗這發話吸引得包括嚴慕光在

內的十道烱烱眼神齊向那峯壁突石凝注！

諸葛朗語音了後，突石上果然出現了一位身穿紅衣，霧鬢雲鬟，婀娜多姿的絕代佳人，但可惜在臉上却垂落了一幅黑紗，不讓人看出她的廬山面目！

楚令狐楚這一現身，連「桃花羽士」熊策都自然而然地，往後退了半步，但他那桃花色眼，却始終向對方凝視！

紅衣女子發出宛如出谷黃鶯般的美妙語音叫道：「熊道長！」

「桃花羽士」熊策受寵若驚地，稽首為禮笑道：「令狐姑娘有何見教？」

紅衣女子說道：「北嶽派的『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兄，以及這位諸葛先生，均是我至交好友！如今有事赴大漠，請熊道長讓個路兒如何？」

「桃花羽士」熊策惑於蛇蠍美人的美色，震於令狐楚楚的威名，再一衡量敵我雙方的當前形勢，知道不宜用强，遂在聞言之下，點頭笑道：「令狐姑娘名重武林，一言九鼎，貧道自應敬遵芳命，但由這『六盤山』，至『玉門關』之間，共設有三道關口——。」

紅衣女子不等「桃花羽士」熊策話完，便即接口說道：「有人設關，便有人闖關，只看誰的手段高明而已？熊道長不必顧慮後事，我只問你讓不讓路？」

「這不必顧慮後事」六字，語帶雙關，聽得「桃花羽士」熊策眉頭微蹙，想了一想說道：「貧道早就說過，敬遵令狐姑娘所命，但也有一樣小小要求！」

紅衣女子笑道：「什麼要求？」

「桃花羽士」熊策揚眉笑道：「江湖人言，『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不但武功絕世，連風華顏色，也屬曠代無雙！貧道這項小小要求，就是想請令狐姑娘，除下臉上黑紗，讓我能見識見識你的廬山面目！」

紅衣女子聞言，失聲一笑，伸手便往臉上所罩的面紗摘去！

這時不僅「桃花羽士」熊策、「鐵心諸葛」侯鼒、「神勇鐵金剛」孟飛熊等三人，凝目注視，連嚴慕光也渴欲一見這位名滿天下的，並對自己着意垂青的紅粧奇客，究竟美艷到甚麼程度？

誰知紅衣女子在業已揭起一角面紗，露出欺霜賽雪的尖尖下頦之後，忽又搖頭笑道：「熊道長，我今日不想露面，改個時地如何？」

「桃花羽士」熊策頗為失望地，微嘆一聲說道：「令狐姑娘，你打算改在何時何地？」

紅衣女子笑道：「你們三道關口的最後一個，設在何處？」

「桃花羽士」熊策知道不必隱諱，遂應聲答道：「玉門關口！」

「這道最後關口，必然好手雲集，我就在嚴慕光兄、諸葛先生通過『玉門關』之時，以廬山面目，與道長等『世外八兇』相見便了！」

語音方落，忽然自那絕壁突石以上，向千丈幽壑，湧身下躍，所着紅衣背後，拖着兩條又寬又長的紫色飄帶，宛如絕世飛仙，倏忽不見！

紅衣女子一走，「桃花羽士」熊策便對嚴慕光冷笑說道：「嚴朋友既然有了這樣好的護衛，料必不肯中止大漠之行，但願你能順順利利地，通過第二道關口，貧道當在『玉門關』左近，再復領教！」

話完，也與「神勇鐵金剛」孟飛熊、「鐵心諸葛」侯鼒，悄然退去！

諸葛朗見這三名武林兇人一走，回身對嚴慕光搖了搖頭，含笑說道：「嚴兄，撇開名列『世外八兇』的『桃花羽士』熊策不談，那兩名『西嶽』門下，武功也頗不弱，『神勇鐵金剛』孟飛熊的膂力，尤其驚人！若非『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及時現身，嚴兄或能敵得住『桃花羽士』熊策？我却決鬥不過孟飛熊、侯鼒二人，這第一道關口，頗不容易闖得過呢！」

嚴慕光俊目之中，神光一閃，凝注在諸葛朗臉龐之上，微笑說道：「諸葛兄，適才足令小弟吃驚的，並不是『桃花羽士』熊策的兇名，更不是『神勇鐵金剛』孟飛熊的膂力！」

諸葛朗聽出嚴慕光話中有話，遂「哦」了一聲，含笑問道：「難道另外還有足令嚴兄吃驚之事？」

嚴慕光仍然目光凝注諸葛朗，緩緩說道：「小弟吃驚的是諸葛兄竟能勝似諸葛武侯？未卜便知『鐵心諸葛』侯鼒的摺扇竹骨之上，刻着『釜底之魚』四字，及『神勇鐵金剛』孟飛熊所用獨脚銅劄的脚底心間，鐫有『不值一笑』之語！」

諸葛朗聽完嚴慕光話後，不禁失笑說道：「小弟未卜先知的其中妙理，並不難於猜測，嚴兄何妨試上一試？」

嚴慕光聽諸葛朗說是並不難猜，遂蹙眉思索這位新交好友能够未卜先知的理由何在？

但想了半天，仍未想出所以然來，諸葛朗却又向他含笑問道：「嚴兄猜出其中奧妙了麼？」

嚴慕光搖頭苦笑說道：「我只想出諸葛兄或許內功火候，已達超凡入聖之境，練就無微不辨的『慧眼神通』，偶然瞥見獨脚銅劄，及摺扇上所鐫字跡！但對於你怎會知曉孟飛熊獨脚銅劄，重有兩百零四斤半之事，却始終茫然莫解！」

諸葛朗大笑說道：「嚴兄，你在鑽牛角尖，猜得完全錯了！」

嚴慕光愕然問故，諸葛朗笑道：「我根本就不知道對方所用獨脚銅劄暨摺扇竹骨上，鐫有字跡，以及獨脚銅劄重有多少斤？」

嚴慕光越聽越覺迷惘，劍眉深蹙地，苦笑說道：「諸葛兄，請你趕快說明其中究竟，否則眞把小弟納悶死了！」

諸葛朗笑道：「其中妙處，揭破了便一錢不值，這些話兒，全是那位『蛇蠍美人』令狐楚楚，施展『傳音入密』功力，暗暗向我耳邊所說，我只不過作了一具傳話機械而已！」

嚴慕光恍然頓悟說道：「怪不得小弟毫無所覺，諸葛兄却已知道令狐楚楚是藏在那山壁突石之後！」

諸葛朗大笑說道：「此事未揭穿前，頗為奇妙，慢說對方莫測高深，連嚴兄亦告迷惘，儼然小弟自吹自擂之『諸葛之所以為亮』，但揭穿以後，半文不值，却變成『葛亮之所以為豬』了！」

嚴慕光聞言，也不禁為之啞然失笑，

兩人繼續前行，穿越「六盤山」，向甘涼道上馳去！

途中，嚴慕光提起『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能於神不知鬼不覺之間，在「神勇鐵金剛」孟飛熊所用獨脚銅劄，及「鐵心諸葛」侯鼒所用勾魂扇上，鐫字示警之事，表示異常欽佩！

諸葛朗搖頭笑道：「令狐楚楚的這種舉措，確足使對方胆寒，但必係乘着『神勇鐵金剛』孟飛熊、『鐵心諸葛』侯鼒，毫無戒備之際，預先下手，雖見機智，却也並不驚人，若依小弟看來，這位令狐姑娘，略略有些名過其實呢！」

嚴慕光由於一路之間，所生事故，業已漸對「蛇蠍美人」令狐楚楚頗有好感，聞言之下，愕然問道：「諸葛兄此話從何說起？」

諸葛朗笑道：「我是從她臨去時利用背後兩根『天仙飄帶』，炫弄『憑虛御風飛降百丈』的輕功身法一事而論，嚴兄是否覺得令狐姑娘此舉，微嫌野狐參禪，不是上乘法眼！」

嚴慕光搖頭笑道：「小弟認為諸葛兄立論過高，輕功身法能够練到令狐姑娘那等造詣，已頗難能可貴的了！」

諸葛朗目光凝注嚴慕光，「咦」了一聲笑道：「嚴兄居然替令狐姑娘辯護起來，可見她為你不辭千里，保駕西行的這番情意，不曾白費了呢！」

嚴慕光俊臉微紅，眼望遠岫烟嵐，默然不語。

諸葛朗又復含笑問道：「嚴兄到底對這位令狐姑娘的印象如何？」

嚴慕光不能不答，只得含笑說道：「我連這位令狐姑娘的廬山面目，都未見過，那裏談得上甚麼印象？但却覺得她行為並不狠惡，不知為何有了個『蛇蠍美人』的外號？」

諸葛朗點頭笑道：「嚴兄此問，小弟頗有同感，但這項秘密，外人無法代答，只好等到『玉門關』左近，見了那位令狐姑娘以後，由你親自問她的了！」

兩人邊說邊行，突然聽得一陣鳥鳴，見有兩三隻巨鷹，在當空盤旋不去！

諸葛朗含笑說道：「西北道上巨鷹，兇惡無比，餓極之時，甚至敢俯衝襲人，搶奪食物——。」

話猶未了，竟有一隻巨鷹，雙翼忽收，刺空疾落！

嚴慕光哂然失笑說道：「這隻扁毛畜生眞是找死——。」

語音至此，倏然而住，因為業已看出那隻巨鷹並非俯衝襲人，而是驀然死去！

「叭噠」一聲，死鷹墜在嚴慕光身前丈許，鷹胸之上，赫然有一根「蛇蠍美人」令狐楚楚屢次傳書所用白羽！

諸葛朗見狀，業已猜出就裏，搖頭一嘆說道：「嚴兄快去取來看看，對方究竟寫些什麼？這是令狐楚楚對你的第三次白羽傳書了！」

嚴慕光飄身縱過，自鷹屍上拔起白羽，果見白羽之上，又復纏有小柬！

展開看時，只見柬上寫着。

「小弄狡獪，以退頑敵，但知下乘身法，必不入上乘法眼，惟悃悃此心，或可博君子一笑而已，秋風多厲，『玉門關』外景色，當更蕭條，賤妾已命侍婢略備美酒佳肴，藉供君子與貴友長途解悶，唐人王之渙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本朝左宗棠云：『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賤妾則云：「不辭結伴三千里，暗護嚴郎出玉關』！微忱薄意，比諸『南嶽雙姝』，為何如耶？一笑！」

嚴慕光對着柬上一筆龍飛鳳舞的懷素草書，及含蘊在字裏行間的無窮情意，不禁惘惘出神，痴然木立！

諸葛朗失笑說道：「嚴兄，柬上寫的甚麼？你怎的有點失魂落魄之狀？」

嚴慕光臉上一紅，遞過小柬，諸葛朗看完笑道：「妙極，妙極，這一路行來，盡是些荒村野店，西北又復地瘠民窮，飲食之間，確實太不愜意，令狐姑娘為我們準備些美酒佳肴，眞是太以適用！」

嚴慕光點頭微笑，脫口說道：「慧黠溫柔，善解人意！」

諸葛朗聞言笑道：「博得嚴兄這八字佳評，令狐姑娘總算未曾白費心血，但小弟却要奉求嚴兄一事！」

嚴慕光愕然注目，諸葛朗又復笑道：「令狐姑娘柬上，分明已知小弟對她『憑虛御風飛降百丈』的輕功身法，曾有微詞，彼此在『玉門關』左近，相見之時，嚴兄還要替我解釋解釋才好！」

嚴慕光笑道：「諸葛兄放心，難道你還未曾看出令狐姑娘豪邁無倫，那裏會計較這些小事？」

說話之間，又復轉過兩角山彎，諸葛朗手指右前方，向嚴慕光大笑說道：「嚴兄請看，令狐姑娘眞是信人，那青石以上，不是她替我們準備的酒菜等物麼？」

嚴慕光也看見石上擺着兩隻酒葫蘆，及兩個布包，遂點頭笑道：「這眞是盛情難却，來來來，我們先喝一頓，略償口腹之欲！」

諸葛朗走到右邊，一揭葫蘆塞口，嗅得四溢濃香，不禁大為讚美地，含笑說道：「令狐姑娘神通廣大，這是陳年『竹葉青』汾酒，她却怎樣弄得來的？」

一面說話，一面打開布包，包中則是半隻風鷄，半隻薰獐腿，以及十枚業已蒸熟的鹽鹵鴨肫！

嚴慕光則持着壓在布包以下的一張小柬，又自出神凝目！

諸葛朗「咦」了一聲說道：「剛剛看完一封長函，怎麼又有信了？」

嚴慕光遞過小柬，長歎說道：「諸葛兄，我們應該慚愧，怎的一言一動均在令狐姑娘的耳目之內？」

諸葛朗見柬上這回只有十二個字兒，寫的是：「遇惡魔，如蛇蠍，侍君子，是美人！」

遂「哦」了一聲，恍然笑道：「原來這是令狐姑娘答覆嚴兄，她為何得號『蛇蠍美人』之意，尤其是個『侍』字，用得極為傳神，並極為香艷體貼！」

嚴慕光聽了諸葛朗這幾句話兒，忽然俊目之中，淚光微轉！

諸葛朗大聲說道：「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嚴兄你——。」

嚴慕光愧然搖頭說道：「我不是傷心，而是慚愧，覺得令狐姑娘對我情意太深

，日後如何答報？」

諸葛朗失笑說道：「這個還不容易？嚴兄只要不辜負她一番情意，與令狐姑娘携手江湖，在消極方面，助弱鋤强，降魔衞道，在積極方面，向大漢子孫，灌輸民族意識，喚醒黃魂，靜待時機一到，聯合四海八荒的志士英雄，作塲轟轟烈烈還我河山事業，不就是對她的極好答報麼？」

嚴慕光被諸葛朗說得雄心大振，不由伸手在他肩上一拍，眉飛色舞的說道：「諸葛兄說得對極，我要敬你一杯！」

說完，便取起一隻酒葫蘆來，飲了幾口！

諸葛朗也取起另一隻酒葫蘆，略爲沾唇，手撫肩頭，苦笑說道：「嚴兄，幸虧你這一掌，未用眞力，否則小弟肩骨將生生被你擊碎了呢！」

嚴慕光含笑謝罪，並向諸葛朗說道：「諸葛兄怎不多飲一點？這確是道地汾酒，風味絕佳，只可惜數量太少，僅够三日之用！」

諸葛朗搖頭笑道：「嚴兄眞不懂美人情意，據我猜測，令狐姑娘今後必對我們經常供應飲食，請想，她若一次替你準備上百斤美酒，却教你怎樣帶法？」

嚴慕光失笑說道：「這樣說來，諸葛兄更該多飲一些了！」

諸葛朗搖手笑道：「我的酒量不好，略爲點綴即可，這一葫蘆美酒，多半仍要請嚴兄代勞呢。」

嚴慕光撕了一塊風鷄，入口咀嚼，含笑說道：「小弟酒量雖還不惡，但因此去大漠，長途漫漫，並隨時須防『世外八兇』與『西嶽派』人物，加以暗算，不宜放懷暢飲，還是略爲謹愼些好！」

諸葛朗聞言，微笑說道：「嚴兄有了這樣好的紅粧護衞，大可一路徜徉嘯傲，何必還担憂甚麼『世外八兇』？——。」

嚴慕光不等諸葛朗話完，便自搖頭說道：「小弟雖對令狐姑娘的悃悃深情，頗爲感激，但大丈夫遊俠江湖，講究的却是冒險犯難，降魔衞道，怎能倚仗有人暗中相護，便自懈怠？——。」

話猶未了，忽然聽得身後蹄聲大作！

這蹄聲來勢，好不迅疾，嚴慕光諸葛朗入耳之際，覺得尚在二十來丈以外，但二人剛一側臉，一頭全身墨黑的罕見俊驢，已從身旁馳過！

驢上坐的，是位玄衣白髮老婦，因驢行太快，面貌看不眞切，但却看見這老婦手中，持有一根奇形鐵杖！

前面十餘丈外，是個山崖轉角，老婦馳到該處，突然驢行一慢，左手執杖，右手虛空向崖間略一指劃，便即繼續催驢前行，失去踪跡！

諸葛朗依然神色悠然地，緩步前行，但在嘴角上，却浮現了一絲哂薄意味！

嚴慕光見他這等神情，不禁訝然問道：「諸葛兄，你認識得這玄衣老婦的來歷麼？」

諸葛朗搖頭笑道：「我也不認得她，但從那匹『黑旋風』俊驢及那根海底寒鐵所鑄的獨門兵刃『王母杖』上，可以猜出對方是誰而已。」

嚴慕光聽得那玄衣老婦所持獨門兵刃，名叫「王母杖」，遂忽然問道：「莫非此人便是『世外八兇』中的『鐵心王母』上官鳳？」

諸葛朗失笑點頭說道：「我們今日既遇見了『鐵心諸葛』，又遇見了『鐵心王母』，倒是頗爲有趣！」

嚴慕光笑道：「他們是一片鐵心，我們是一片俠心——。」

諸葛朗接口笑道：「還有那位令狐楚楚姑娘，情性特殊，她對嚴兄，是一片眞誠純摯的情愛之心，對『世外八兇』及『西嶽派』等人，則是一片狠辣刁蠻的蛇蠍之心，正好形成極爲有趣，極爲精彩的明暗正邪勾心鬥角塲面！」

嚴慕光劍眉微蹙地道：「上官鳳手中那根『王母杖』，既是海底寒鐵所鑄，則恐份量不輕呢？」

諸葛朗冷笑說道：「想不到對方竟然也有這多身具神力之人，『鐵心王母』上官鳳的這根『王母杖』，雖然比不上『神勇鐵金剛』孟飛熊重達兩百零四斤半的獨脚銅剳，看來亦在百斤開外！」

嚴慕光聽出諸葛朗語意，含笑道：「諸葛兄語意之中，彷彿你也身具神力？」

諸葛朗臉上微紅，含笑道：「小弟因自幼曾服罕世靈藥，故而稟賦稍異，其他武學庸庸無奇，但在內力輕功兩者之上，或可與甚麼『世外八兇』，一較長短？」

嚴慕光撫掌笑道：「諸葛兄，你畢竟露了相了，小弟早就看出你神凝氣穩，嶽峙淵停，是位身負奇學的絕頂高手！」

諸葛朗雙頰益赧地，連連搖手說道：「嚴兄不要拿我調侃，小弟所懂的一點末入流薄技，與『絕頂高手』四字，眞有雲泥之判！」

嚴慕光大笑說道：「諸葛兄，我們業因彼此氣味交投，結成友好，你怎的還要是這等謙抑？嚴慕光雙目未盲，你在前途閃避『鐵心諸葛』侯彝驟然發難時所用身法，分明是造詣極高，使我望塵莫及的佛門絕學『心光遁影』！」

諸葛朗點頭笑道：「嚴兄眼力眞高，小弟確曾蒙先師傳授過這種比『移形換影』、『五行大挪移法』更爲精妙『心光遁影』身法！但我適才不是業已自承僅在內力輕功兩者之上，略具造詣麼？」

嚴慕光見他如此堅持，也只得將信將疑地，舉步向前走去！

前面便是那山崖轉角，諸葛朗停步抬頭，指着石壁，對嚴慕光笑道：「嚴兄，江湖傳言，『世外八兇』以內，五男好鬥，三女難當之語，果不虛傳，由這石壁留字看來，『鐵心王母』上官鳳確實比那『桃花羽士』熊策，高明不少！」

嚴慕光目光微注，見石壁上被那「鐵心王母」上官鳳，施展內家指風，凌空鐫出了十四個草書字跡，寫的是：「勸君早走回頭路，前行百里鬼門關！」

嚴慕光看完壁上這似詩非詩的兩句話兒，不禁大驚失色地，搖頭嘆道：「運用內家指風，鐫石留字不難，但能在驢行略慢的一剎那間，寫下十四個字兒之多，並不過分草率，却委實駭人聽聞，難到極點！連我恩師不問武林俗事，鎭日在『恒山冷竹坪』苦參神功，也未必能達到這等境界？」

（未完）